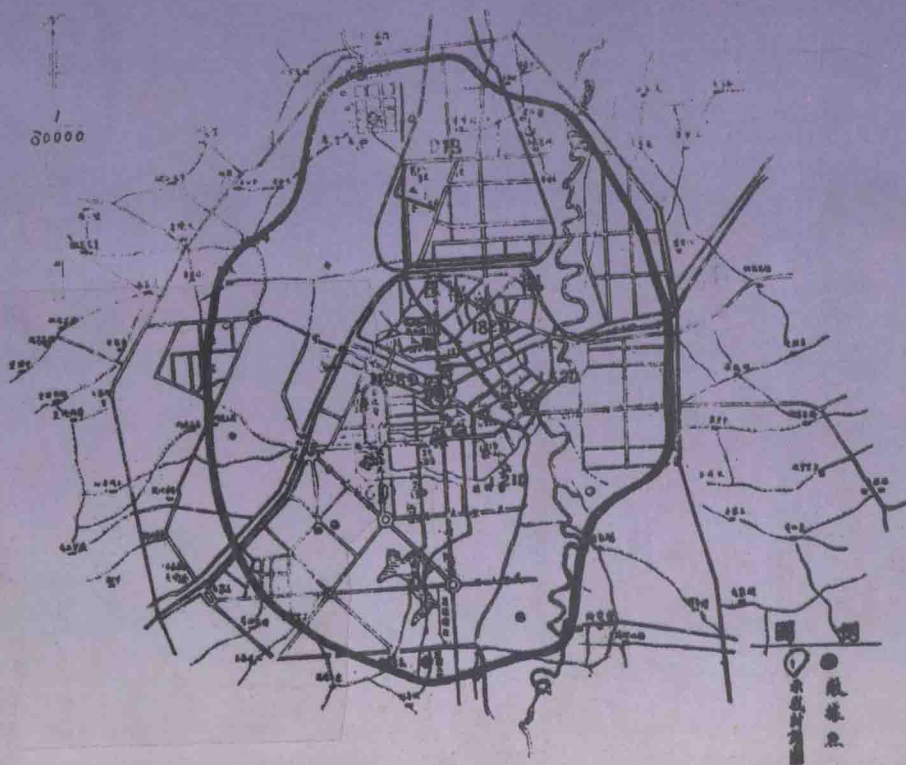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长春围困战

主编 张赞新 孙淑范 副主编 高英杰

长春敌军分佈及救軍圍困圖 1948.8.20.



长春围困战综述

高英杰

一、长春与东北战场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解放区扩大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与此相反，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经济上濒临破产，军队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下降，被迫进行“重点防御”。长江以北的兵力龟缩在以西安、武汉、徐州、北平和沈阳为中心的五个战区内。

在东北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70万，地方部队30万。解放区的面积已占整个东北的97%，人口占86%，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兵力则下降到48万，地方军7万。东北战场成为全国五大战场中我正规军数量超过蒋军的惟一战场。东北敌军依据蒋介石“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确定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指导方针（北宁线是指北平至沈阳的铁路线），并作了如下的兵力部署：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九两个兵团约30万人，防守沈阳地区；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约10万人，防守长春；另一个“剿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等四个军约15万人，防守锦

州、锦西地区。

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决定把决战的首战选择在东北战场，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从3月中旬开始，我军对长春展开了由远距离合围，到近距离包围封锁，继而由5月下旬至6月初的强攻战势转变成“长困久围”的战略方式。在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在我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这一重大因素的影响下，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降，使长春这座大城市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

长春地处东北平原腹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定都长春，改长春为新京。从此长春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设在长春。日本为掠夺我东北的资源以及反对苏联的战略需要，在东北广修铁路。于是，长春不仅有中东铁路（沈哈线）纵贯南北，又有长白线、长图线横穿西东，成为东北腹地的铁路交通枢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部配合苏联红军进驻长春。从此，苏军对长春开始实行军事管制。按中苏条约规定，苏军于1946年4月14日撤离长春，长春落入国民党接收大员之手。但同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外围部队以3路大军展开了与国民党军队争夺长春的首次争夺战。战至4月18日，我军攻克了长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长春市委、市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政权建设等工作。但由于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大肆推进，我军在四平保

卫战给其沉重痛击后开始主动北移，于是长春又于1946年5月23日落入国民党之手。从此，先后在长春驻防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分别有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后来的新七军及六十军。

在东北战场上，长春由于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它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首先，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自1946年5月我军主力部队进行了战略北移后，长春主要由国民党新一军占据，其所辖新三十师、新三十八师和第五十师驻扎在以长春为中心及以北的重要战略据点之中。此间，长春成为敌军窥视和进犯我北满解放区的中心或前哨指挥所。1946年末敌军大肆进犯和骚扰我松花江沿岸地带是以长春为中心的，1947年初春我北满主力部队3次南下松花江作战，敌军也是以长春为中心调动主力部队北援的。因此，长春成为敌军防范我北满主力部队反击和准备大举进犯我北满根据地的大本营。其次，从我军方面来看，长春及其周围的一些战略据点一方面是敌军北犯的前哨，另一方面又将是我军战略大反攻的极大障碍。因此，拔掉和扫清这些威胁我军前进道路上的桥头堡或拦路虎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我军在1947年初展开了大规模的出击作战，我北满10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在3个半月时间里曾3渡南下松花江作战，先后拔掉了其塔木、城子街、靠山屯、农安县城等重要战略据点，给敌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以沉重打击（各被我军歼灭一个团），同时还歼灭了敌增援部队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个整师，重创了敌八十七师，打消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接着，我军又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迫使敌军在吉林省境内仅存有吉林、长春、四平3个据点，我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1日始称）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

此时的长春，敌新一军由于受到我军的重创而换防，由新

组建的新七军驻守。我军从1947年12月中旬到1948年3月中旬发动了冬季攻势，敌军占据的吉林、四平两要地也先后落入我军之手，这样长春就成了一座孤城。从吉林撤至长春的敌六十军与敌新七军构成据守孤城的“困兽”。

从整个东北的战略流程上看，我们将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比喻成一只虎，那么在我军展开战略大反攻前它还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猛虎，长春就是这只猛虎的头，它张着血盆大口觊觎着我北满解放区，它的后尾横扫了南满的大部分地区，但只因为它的四肢受到我东满、西南、南满等有生力量的牵制与束缚而疲于奔命，因此它伸向长春的这颗头也只能是时常的吼叫几声而已。在我军发起战略大反攻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却变成了一只饥饿疲惫的困兽。这只饿虎掉转了方位，原是张着血盆大口的虎头（长春）转为拉长了的尾巴，沈阳构成了这只饿虎的腑脏，它的头转向了辽南，而锦州又处于它的咽喉部位。此时，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面前的有两种抉择，是先斩断其虎尾，还是狠击其虎头，卡住它的咽喉。从当时的态势上看，如若我军用大力气斩断这只虎尾（长春）就将造成这只秃尾巴的饿虎窜入关内，构成对我华北解放军的威胁；如若我军将这只虎的尾巴牢牢地捆扎起来，使其形成欲缩不能，欲回头又恐遭痛击的局面，最后被活活拖死在东北。经过几番争执和尝试，最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达成一致共识，采取后一种战略方案，拖住东北国民党军，关起门来打狗，将其就地歼灭。

二、长春围困战的三个阶段划分

作为辽沈战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春围困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围长春阶段，即以主力部队远距离包围长

春，时间是1948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敌六十军于3月9日撤往长春，3月13日我军攻占了四平，这样我东满和松江等部向长春靠拢，其中有6个独立师分别进至长春东南和长春以北地区，开始对长春实施远距离封锁，而我军6个主力纵队在四平周围修整并密切注视着长春之敌的动向。在此期间，我军独五师（后改编为第十二纵队之三十六师）和独十师先期接近了大房身飞机场，并对机场实行火力控制，对敌军的空中通道构成极大的威胁。

第二阶段：为长春外围战，时间从1948年5月下旬至6月初。我军以第一纵队（3个师）、第六纵队（3个师）、第十二纵队的两个师和5个独立师（独六、七、八、九、十师）共13个师的兵力对长春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此阶段我军的主要意图是攻取长春，并相机打击由沈阳方面出援之敌，以获取“攻点打援”之双丰收。由于我军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各部队配合不够协调，兵力与火力不够集中，且又缺乏攻城经验，没有攻下长春，然而，我军发起的长春外围战仍歼敌4个团，5000余人，攻取了大房身机场，切断了敌军的空中运输线，这就为以后的“久困长围”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时间从1948年6月初至10月中下旬。在4个多月时间里，我围城部队以10个师的兵力对长春守敌实行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的“久困长围”方针，最后迫使敌六十军阵前起义，新七军投诚，使长春得以和平解放。

三、长春围困战期间敌我双方参战部队及主要将领

1948年3月15日，郑洞国来长就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部其他要员有曾泽生任第一兵团副

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杨友梅任兵团副参谋长。当时郑洞国统辖两个正规军和一些地方杂牌军，共计 10 万余人据守长春。

新七军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这个军是 1947 年冬以新一军之新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而成的，全军共计 3.4 万余人。下辖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预备师和青年教导团。

新编第三十八师，原为新一军之三十八师，该师的 3 个团虽都曾遭到我军的重创，但很快得以补充。该师兵员和装备属长春守敌中第一流。全师 1.2 万人，师长史说，后改为陈明仁，副师长为彭克立，下辖一一二团、一一三团、一一四团。

暂五十六师，由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编而成，师长刘德溥（后改为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全师 7000 余人。

暂六十一师，是在 1947 年冬以保安第三支队（原为保安第十二支队）及嫩江保安队改编而成，其成分大部分为土匪、伪军及铁路警察，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参谋长曾德辉，全师 7000 余人。

此外，新七军还下辖一个预备师（即补充师）7000 余人和一个青年教导团 2500 余人。

国民党第六十军是一支来自云南的地方部队。军长曾泽生，参谋长徐树民，副参谋长冷克。下辖第一八二师、暂编第二十一师、暂编第五十二师、预备师及军直属队，全军共计 3.6 万人。

第一八二师，兵力约 1 万人，为六十军主力。师长白肇学，副师长为李佐，参谋长杨正隆。

暂编第二十一师，兵力约 9000 人。师长陇耀，副师长任孝宗，参谋长杨肇骧。

暂编第五十二师，兵力为 6000 余人，由地方铁路警察改编

而成。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参谋长汤启全。

预备师，由吉林师管区志愿兵第四、五、六等3个团组成。共约7000人，后期也补充到各师。

第六十军军直属队，尚有输送团、山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汽车连等，共约4000余人。

长春守敌除新七军和六十军这两个正规军外，还有一些地方杂牌部队。

吉林保安司令部，司令梁华盛，后由郑洞国兼任，副司令李寓春。下辖两个保安旅和一个独立团，兵力8000余人。保安一旅下辖3个团，旅长何大刚；保安二旅刚刚组建，旅长何恃气；独立团团团长张贯三，该团为土匪武装。

骑兵第一旅，成份复杂，由各路土匪武装合编而成，共约3000余人，旅长为韩云五。

骑兵第二旅，下辖两个团，约2000余人，旅长由杨友梅兼任。

“吉黑人民剿匪总队”，以军统局特务头子袁晓轩为首，人员有4000余人。

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共有6个新兵大队，共约1000余人。

长春警备司令部，李鸿兼司令。下辖宪兵营、吉林警察总队、长春市警察总队、“长春市人民自卫总队”，共计3400余人。

新一军留守处，主任范纯士，所属老弱病残人员3000人。

上述各部构成长春守军的全部人马。

东北人民解放军参加围困长春战役部队及主要将领如下：

第一前线指挥所，1948年4月组建，以辽东军区机关为基础，联合东前指、松前指共同组建，6月改为“围指”，9月改为第一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陈光、陈伯钧任

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沛然任参谋长，潘朔端任副参谋长。

先后参加围城作战的部队有：

第一纵队，参加了长春外围战斗。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参谋长杨尚儒，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江拥辉，政委黄玉昆；第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王树君；第三师师长刘贤权，政委方国安。

第六纵队，参加了长春外围战斗，其中所辖的十八师参加了长春围困战的全过程。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杨国夫，参谋长黄炜华，副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后改为张池明）。下辖3个师，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兼），政委张池明；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州；十八师师长阎捷三，政委袁克服，副师长黄荣海，副政委孙汉，参谋长周明国，政治部主任朱子统。

第十二纵队，该纵队于1948年3月由原“东总”直属独二师、独四师和独五师合编而成。该纵队参加了长春围困战的全过程。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副参谋长王亢，政治部主任陈志芳。下辖三十四师（原独二师）、三十五师（原独四师）、三十六师（原独五师），全纵2.7万余人。其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副师长兼参谋长王亢；第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栗再三，副师长李光汉，参谋长姚克；第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副师长郑贵清，参谋长方谦。

独六师，由吉林军区二线兵团的三个独立团及吉南军分区第七十一团编成，以吉敦军分区机构为师直单位。师长邓克明，政委钟人仿，副师长全榆、马逸飞，副政委祝世风，参谋长刘苏，政治部主任江学彬。

独七师，由松江军区二线兵团之独一、独二、独三团及军区警卫团编成，以松江军区直属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为师直单位，师长罗华生，政委邱子明，副师长程启文、余勋光，参谋长刘可天，政治部主任童浩生。

独八师，由牡丹江军区二线兵团之三个独立团及合江军区二线兵团一个独立团编成，以牡丹江军区直属机关抽调一部人员组成师直单位。师长刘子奇（后任王明贵），政委邹衍，副师长蔡久，参谋长章申，政治部主任桂生芳。

独九师，由龙江军区二线兵团之一、二、三团与嫩江军区二线兵团之三团编成，以龙江和嫩江两个军区各抽出一部分人员组成师直单位。师长廖仲符，政委钟民，副师长罗文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文邦，参谋长冉泽，副参谋长郑扶。

独十师，由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第十三团，第二军分区独立第十六团、第十八团编成，以第二军分区直属机构为师直机构。师长赵东寰，政委蔡明（后任崔国辉），副师长邓中仁，参谋长王玉华，政治部主任江腾蛟。

独十一师，由吉南军分区第七十二团、松江军区第八团、牡丹江军区独立第三团编成，以吉南军分区机构为师直单位。师长王效明，政委宋景华，副师长李德山，参谋长康干生，政治部主任王海清。

以上各部是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参与长春围困作战的主体。参与后期围困战的部队主要是由第一兵团所辖的第十二纵队、第六纵队之十八师和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计10万余人。

四、“久困长围”的特殊战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三年解放战争中，长春

是我军收复的第一座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大城市。解放与收复长春的战役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战例。在解放战争史上，长春围困战是持续时间最长、战势最为复杂、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战例。

（一）强大的军事包围使长春守敌突围无望

1948年3月，吉林、四平相继为我军攻取，东北国民党军队仅龟缩在沈阳、锦州、长春三大孤立据点及其若干地区。在是否放弃长春这一问题上，国民党要员们存在着意见分歧。首先提出放弃长春的是当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他在赴吉林、长春视察并亲自部署、指挥六十军撤至长春回到沈阳后，就向蒋介石和卫立煌建议“鉴于长春守军距离主力太远，随时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危险，应主动放弃长春，将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能战、能守、能退，能支撑一下岌岌可危的战局”。就当时的战势看，长春守敌向沈阳突围还是有可能的。但蒋介石没有同意郑洞国的建议，他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长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卫立煌和蒋介石先后下令派郑洞国前往长春，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担负起“困守长春的重任。”

郑洞国来到长春之时，我军先头部队已接近长春，并对大房身机场实行了火力控制，我主力部队正在长春周围地区集结整训，随时监视着长春之敌的动向。5月下旬，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出城展开出击行动，企图抢夺长春周围的一些战略据点，以确保大房身飞机场的安全，但这一企图很快失败，我军乘势以13个师的兵力与敌展开了长春外围作战，结果击退了敌军，夺取了大房身机场，彻底切断了敌军的空中运输线。长春被我军包围得水泄不通。此后，长春守军的给养只好靠空投来补充。

1948年9月中旬，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北宁线作战。此间，我军对围城部队做了调整，但我第一兵团所属的围长部队仍有10个师10余万人。锦州战势惊动了长春守敌，10月初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从西面突围，但很快被我军击退，敌军只好退回城内。然而，就在长春之敌突围不成之时，蒋介石却在10月中旬三番五次下令，命令郑洞国立即率队突围，并训斥称“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司令军长等退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而“总统下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曾泽生语）。针对蒋介石的突围指令，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说得更具体“就是突围出去了，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呀！”面对我军兵临城下，重重围困，突围无望的现实，长春守敌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武装倒戈，光荣起义；或是坐以待毙，缴械投降。

（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长春守敌山穷水尽

军事包围开始之日，就是经济封锁之时。经济封锁是当时我军对敌作战的一种重要的策略原则。5月25日我军攻战大房身机场，长春守敌陷入重围。敌军出城抢粮已成为不可能，经济封锁也正式开始。6月下旬，我“围指”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东北局指示，并布置了对长实施经济封锁的具体措施，第一，粮食、蔬菜、柴草、牛马牲畜等一切生活资料，均不得进入长春市；第二，断绝长春市与我区人员来往及一切商业关系；第三，肃清我边缘区及敌我双方中间地带的一切土匪及一切走私人员。我围城部队将长春周围25公里内划为封锁地带，参加封锁任务的以围城部队为主，地方武装为辅。

经济封锁分为空中和陆地两个方面。空中封锁，主要由围

城高射炮部队担任。自从大房身机场被我军攻占后，空投就成为长春守敌的生命线。根据这种情况，我围城部队先后调来4个高射炮团，用高射炮打击敌人的空投。这样，空投敌机就不敢低飞，只好在高空投掷，其目标的准确率就大大下降，有些物资落到我军阵地，有的落到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晚间被我方抢运过来），有的落入城内（但不是指定地点）而被居民抢散。总之，敌空运的粮食或其它用品平均要损失三分之二左右。

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第一，经济封锁政策的实施严重地削弱了长春守敌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多数守城士兵常以糠草代粮，以稀代干，普遍流行着泻肚、盗汗、眩晕、浮肿等病症。使之军心动摇，丧失了战斗力。第二，实行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蒋军内部固有矛盾的激化。长春守军中，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粮食储备和供应上优先，而六十军为地方部队，是后撤至长春的，事前粮食准备就不充分，缺粮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六十军士兵和其它地方杂牌部队经常有抢夺空投粮食的现象，械斗事件也时有发生。城内蒋军的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加剧。第三，经济封锁后，长春市内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杀民养军”和横征暴敛政策，使得城内工厂倒闭，店铺关门，民不聊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使长春成了人间地狱。

（三）威力强大的政治攻势，严重地瓦解了敌军阵营

瓦解敌军，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政治工作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军历史的克敌制胜，不仅依靠指战员的英勇善战，而且也依靠对敌军的政治瓦解。我各围城部队自靠近长春后，就对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6月28日，根据围城总方针，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指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会议分析了长

春守敌的特点：①部队复杂，有嫡系部队、云南滇系部队和土匪杂牌部队等，彼此间互相矛盾，相互排斥；②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孤立无援，士气日益低落；③由于我方的宣传工作，敌人对我军的政策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④东北籍新兵多，归乡心切，盼望早日结束战争。会议提出，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夺取长春的目的。

我方对敌政治攻势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阵前喊话。开始时，指战员们是用嘴喊，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后来，战士们发明了筒式的话筒喊话，有的部队还配备了高声喇叭，建立了广播站，昼夜不停地喊话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城围攻势的后期，我方还利用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和敌军家属阵前喊话，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我方的感受劝说敌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散发宣传品。在这方面，我围城部队因地制宜地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利用迫击炮打宣传弹，用这种办法送的远，散的宽，城内兵民都可拾到，使敌人防不胜防；用木箱做成“宣传船”，通过伊通河飘进城内；有的还利用放风筝的形式，将宣传品散发到城内；还有的通过送礼品、请客吃饭等方式将宣传品带入城内。围城期间，仅就传单一项我方就翻印和散发了30余种，3万余份，严重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3. 派遣地工人员深入敌军内部，瓦解与分化敌军营垒。首先，我方派刘浩同志前往六十军，与六十军中上层军官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并接通了与六十军中我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以便于我方随时掌握六十军的情况；其次，我方还将被教育好的被俘军官（如张秉昌、李峥先等人）有计划地放回城内，做敌六十军的工作；第三，我方还将在我解放区的敌军官家属送往城

内，通过他们宣传我军的政策，感化城内敌军官兵。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长春守敌越来越恐慌，军心日益涣散。在绝望之际，很多官兵在寻找出路，因此向我们投诚的人员与日俱增。自6月25日到10月6日，我军共收容投诚敌官兵1.8万余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独自来的，有的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有的是整班、整排集体而来的。其成员有士兵，也有中下级军官，同时这些投诚人员还携带来大批的六〇炮、轻重机枪、冲锋枪、马步枪等武器弹药。

五、和平解放长春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北宁线作战，即后来所谓的“辽沈战役”。我军以6个纵队（6个军）的兵力对锦州发起了强攻，与东北之敌展开了大决战。我军此举震惊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10月6日长春守敌在郑洞国的指挥下企图组织一下试探性的突围，结果以损失了一个团兵力的代价无功而返，从此长春守敌也不敢轻举妄动。

10月10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但此时的长春守敌士气低落，丝毫没有战斗力了。在面临突围无望、欲战不能的情况下，曾泽生统领的六十军毅然走上了反蒋起义之路。9月22日，曾泽生就将陇耀（暂二十一师师长）、白肇学（一八二师师长）请到他的办公室商谈反蒋起义之事，接着3人又多次密商大计，并于10月14日派出张秉昌、李峥先两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络，16日晚两人返回六十军军部，向曾泽生报告了围城解放军领导的态度和意见，随后曾又派出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起义正式代表，连夜出城与我方商定有关起义具体方案。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在曾泽生率

领下宣布起义。

是日午夜 12 时，我独八师、独九师按计划进城，与六十军进行防务交接。至 18 日晨，长春城内东部地区已在我军控制之下。在大势所趋面前，敌新七军也派出代表与我方洽谈投降之事，双方达成协议，于是 19 日上午 10 时，按预定方案，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南半部。此时，长春市内基本上在我军控制之下，只剩下郑洞国与其卫队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但至 21 时晨 4 时，中央银行内的敌军向空中象征性地放了一阵枪后便打着白旗出降了。

就这样，被困了数月之久的长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敌我形势 和攻打长春的意见致毛泽东等电

(1948年4月18日)

毛主席并朱、刘^①，工委并转军委：

关于东北敌人形势及我们对于我军下一步行动意见报告如下，请予指示。

(一)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及沈阳、锦州附近，其他地区皆为我军控制。长春到沈阳以北之铁岭共三百九十里，均为我军控制；锦州到沈阳以西之新民共二百七十里，亦皆为我军控制；由锦州到天津以北之唐山共七百里，此路敌交通时断时通，沿途有十六个师（包括整八军）分散守备。

(二) 长春守兵为六十军及新七军，共六个师及其他支队、保安部队约八万余人。沈阳及卫星据点（均在百里以内），共十九个师及其各种直属队共约廿多万人。锦州、兴城、义县地区共有十三个师以上。三处敌人皆筑有永久防御性的钢骨水泥工事，工程坚固。

(三) 东北我军在冬季攻势中共有九个纵队，最近又将各地独立师新编成三个纵队，共十二个纵队。另新成立了十六个独立师。在上述兵力中，能担任在攻坚战和野战中骨干者，约有八个师。

^①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

(四) 估计敌目前在东北基本方针为集中兵力固守沈、长、锦三大城，藉以阻止我军入关并企图利用辽河、太子河的掩护，经辽中、台安相机打通沈阳、锦州间的汽车路的交通。

(五) 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本月底可结束，然后拟以半个月时间进行军事教育，加强攻坚战斗的学习，发动群众路线的练兵运动。然后集结冬季攻势中原有的九个纵队，担任攻长春和打援。以七个纵队的兵力攻城，两个纵队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其他新成立的三个纵队及独立师，担任锦州、沈阳间，沈阳、四平间沿途箝制敌人。

(六) 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七) 如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箝制敌人；或进行休整，即令疲劳不能作战，亦能起威胁和箝制敌人的作用，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并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八) 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

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打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①，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但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需对新部队新战士加强攻坚训练，在迫近城后，则以充分时间准备，然后才发动总攻，这样危害的可能仍是很大的。

（九）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是长春战斗尚未完全解决之际，敌大举北上增援，届时主力伤亡疲劳过大，既未能全歼守敌，占领长春，又未能大量歼灭援敌，使援敌与守敌会合而形成我军的被迫退出战斗。但我们估计在东北已有了广大巩固的根据地和关内我军不断取胜的条件下，我军即令攻击未成功，经过补充休整后，仍可继续作战，不致使局势根本恶化。长春战斗我们拟以四万人的伤亡，在战后拟解散五个独立师补充。

^① 锦沈线，指锦州至沈阳的铁路线。

(十)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如批准以上意见,即望令杨、罗、杨兵团^①出动四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并望至迟在五月半(我们拟在五月半攻长春)到达此地区进行休整和尽可能配合作战。该兵团主要为配合性质,如目前有的部队过分疲劳,则可让不甚疲劳的部队先出发,其他部队可陆续出动。

林、罗、高、陈、李、刘、谭^②

卯巧

^① 杨、罗、杨兵团,即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所领导的华北军区第2野战兵团,原是晋察冀野战军。

^② 高、陈、李、刘、谭,指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高岗、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

毛泽东关于同意先打长春 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等电

(1948年4月22日)

林、罗、高、陈、李、刘、谭^①：

巧电悉。(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二)我们可令杨、罗、杨^②(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③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

卯 养

① 陈、李、刘、谭,指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

② 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

③ 榆锦段,指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线。

东北野战军总部关于 长春外围战已打响致各纵队等电

(1948年5月24日)

各纵，杨、罗、杨^①，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
长春外围作战已于本晨五时打响。

东 总^②

迺

① 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

② 东总，原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简称。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这里的“东总”，指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下同。

中央军委关于筹划由东北 运输粮食至锦榆津平及平张绥包 两线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

(1948年5月31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①，及平、张、绥、包线^②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至少有由通辽至赤峰，由赤峰至察北、绥东^③，由赤峰至平张线，由赤峰至冀东之几条较好的汽车路。修复通辽至义县，义县至承德的铁路线则更加重要。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必须估计到敌人集中到几个大据点，我军须旷日持久和他斗争，待其粮尽援绝，发生变化，方能最后夺取这些据点，这样一种持久战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我军必须保持粮食的充分接济，方能取得胜利。而热河、冀东，尤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① 锦、榆、津、平线，指锦州至山海关、天津、北平的铁路线。

② 平、张、绥、包线，指北平至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的铁路线。

③ 察北，即察哈尔省北部地区。察哈尔，旧省名，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部及山西省北部。1952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省、山西省。绥东，即山西省东部地区。

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①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二)廿九日廿三时半关于行动方案电已收到。正在研究中。

军 委

卅一日十二时

^① 杨、罗、杨军，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所领导的华北第2野战兵团。

中央军委关于询问长春作战 情况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1948年6月1日)

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①。（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六十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战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① 指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对长春外围的作战。

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 委

一日七时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关于长春外围战及正式攻
长春的形势分析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6月1日)

军委：

一日七时电奉悉。

(一)辰迴在长春郊外我军以两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歼灭敌外出收粮和控制城外飞机场之敌五十六师、六十一师、保安旅各一部，共六千余人，我军伤亡二千一百余人。

(二)从有起，我以一部兵力控制城西和城西北之两个飞机场。两个纵队和一个独立师主力在长春三十里外集结整训和进行攻城准备。我军其余各纵队仍在公主岭、伊通以南地区继续休整。

(三)这次外围战斗，还没有同六十军接触。六十军之一八二师老兵很多，战斗力较强（尤其在守备中）。暂二十一师在去年夏季攻势，曾大部被歼过。其暂五十二师则由东北保安部队编成，战斗力较弱，不过[该]军官兵一部是六十军派来的，一部是东北地主、宪兵、警察出身的，估计在战斗中仍然会坚决抵抗的。

(四)东北部队在去年夏季的四平作战及冬季的战役，各个纵队在攻坚上，有了相当基础，特别参加突破前沿的组织和实

施上，干部和战士都有了经验。三三制小组队形^①和广泛的爆破运动，已经比较普遍的掌握。不过进攻长春这么大的大城市纵深战斗，从去年四平初步获得战斗之经验还不够。地道作业在东北作战中只进行过研究和准备，但还未实际采用过。

（五）军事民主、战评运动、想办法运动，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以来，在东北部队中有了广泛开展，并已收到初步效果。许多事实证明，毛主席提出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是教育管理指挥部队的好方法，我们正在加深和掌握这种方法。

（六）原来我们准备亲自到前线去指挥长春作战，因为后来为重新考虑作战，因此目前仍在哈尔滨。

（七）如果我军正式开始攻击长春，估计沈阳之敌，开始时不会轻易增援，必然会在我主力已投入纵深战斗，以及受到杀伤，而且未能解决纵深战斗时，才会出动。

（八）东北新老共十二个纵队，目前有一个纵队在热河，其余均在东北。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的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九）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

^① 三三制小组队形，指当时总结的一种战术。如把一个班编成三（四）个战斗小组，每组三（四）人，以便于班长指挥，小组灵活机动，各组互相支援。

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十) 盼军委从全局的观察上，给以指示。

林、罗、刘

一日二十时

朱德就攻打长春致毛泽东信

(1948年6月3日)

主席：

我看了李、黄两纵队^①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一) 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拚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

(二) 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

(三) 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

(四) 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②，如果现有廿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

(五) 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

打的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

^① 李、黄两纵队，指以李天佑为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以黄永胜为司令员的第6纵队。

^② 家务，指炮弹、炸药等攻城物资准备。

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有可能投诚的。

（六）李纵攻过四平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

黄纵估计可能打开，即损失代价须大。

（七）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的、一步一步的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

（八）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

（九）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

朱 德

六月三号

中央军委关于请回答朱德对打长春 所提意见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1948年6月3日)

林、罗、刘：

你们一日廿时电及转来李、黄^①两纵意见均[悉]。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军 委

江午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① 李、黄，指李天佑、黄永胜。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 进攻或围困长春方案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6月5日)

军委：

(一) 关于东北部队行动的问题，有三个方案：

1. 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2. 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

3. 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方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在此时期内力求争取打援，同时进行练兵。此期内如未求得打援，那时我新老部队经过训练，战力提高，同时敌人已久被困饿，估计总攻击开始后，战斗发展必快，则能在敌增援部队未到前，即可解决长春之敌。

(二) 如采取第一个方案，目前即正式攻长春，则又一个无把握的仗，成功的可能较少，不能成功的可能则较多。我攻城新老兵力与敌对比还不到三与一之比，而打援兵力只有两个新成立的纵队。在此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我攻城部队在战斗过程中力量的消耗，没有把握能维持到最后取得胜利，而有可能歼敌和占城一半后，因我各连队所剩人数太少，出现僵持状况，日夜在敌飞机、大炮下，遭受杀伤消耗。敌见我力量消耗甚大，必北上增援，我又因阻援兵力不够，攻城兵力已被消耗，则援敌可能与长敌会合，使我军不得不退出战斗。这种无把握的仗，

如在别种情况下，有时仍是可以打的，就是只有半数或三分之一的部队进行无把握的战斗，即令未成功，仍不致改变全局。但如以全力进行无把握的作战，若不能成功，则使整个局势不利。这种无把握的仗，如估计以后形势打中小胜仗的机会不很多时，有时以全力冒险向城打，即令不成功亦无大妨碍，而可以再经过相当调整后，在下一战役中寻求小胜，恢复士气。但立即估计今后难求中小胜仗机会时，则不宜于轻易的打，免得把士气打下去了，难我恢复的机会。如此次攻长春不成功，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正式攻长春是不利的。

（三）如我军执行第二个方案，以主力南下，则南下主力仍可能到处扑空，或遇着同样力量集中不便我打的敌人，结果也只是能围困敌人，但这种行动又增加一个粮食补给的条件。现热河粮食已甚困难，如我军在秋收前南下，则粮食必更困难。又估计到我军南下后，长春之敌无疑的会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但长春之敌只要我们围困的时间延长，我部队战斗力提高，横直可以被歼灭的。如我军主力南下，则这个横直可被歼灭的敌人被他逃避掉了。所以我军去热河可能造成两头失利的结局，并且会感到严重的粮食困难。因此，目前也不宜于采取这一行动方案。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那时我军以一部围困沈阳，主力去热河、冀东，则较为有利。

（四）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的方法，估计敌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也有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如能求得运动战，则对我最有利。如万一无运动战可得，则在我军经过了数个月的训练，战术技

术必大大提高，而那时敌人经过数月困饿，战力必大大降低，我军那时发动对长春的总攻击，则必能迅速解决战斗，则在敌增援部队未到以前结束战斗，而求得攻长春的完全胜利。这一行动除多费去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的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如目前即对长春进行正式攻击，如不能获得胜利，则士气、实力损失，决非短期所能恢复。那时须要等待的时间就比现在用以等待准备攻长春的时间还要长。且目前敌在东北、华北采取集中兵力守大城市的方针下，我准备现阶段上的要对沈阳和类似这一类的城市除围困外，暂时别无他办法，暂时绝无可能形成进攻此大兵力、大城市的足够兵力。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急躁，但结果仍只有采取较长期的耐心的围城打援，并采取敌粮尽援绝而最后攻城办法。同时配合中原战场、西北战场运动战和中小规模的攻坚战，歼灭敌人，扩大根据地，和配合长江以南游击战争的开展等方面，继续发展全国战局。

(五)如以两个纵队和几个独立师攻城，依据我们过去经验，如我军攻击的路数太少，攻击面太狭，不能分散敌兵力、火力，则敌必集中机炮火力与飞机轰炸燃烧，与部队反冲锋，将我军打出来，使我军遭受重大消耗，形成被敌各个击破，故不宜此法。

(六)东北敌人炮火和自动火器较多，因此火力较强(例如去年秋季我们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五十师一个团，所缴获的各种炮，即有八十二门，那时我晋察冀在清风店歼灭敌第三军四个团及一个师部和军直的五个营，所缴获的各种炮只七十二门，较之我们所歼灭的一个团还少十门炮)。因此，如我军占领半个城市后，即停止进攻，而与敌相持则仍日夜遭受敌之机炮杀伤，使战力日耗，如此对我当然是不利的。故要打就要打到底，全歼

守敌，结束战斗，才为有利。

（七）如果军委同意我们实行第三个办法，为了分散敌人向长空运粮食的力量，则东北方面拟同时封锁沈阳外围的粮食。在热河方面须同时围困承德，并准备待长春攻下，继续围沈阳或进攻承德。

林、罗、刘

巳五日十九时半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打长春 第三个方案及攻城、阻歼援敌作战 方法等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1948年6月7日)

林、罗、刘：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的第三个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二)长春是否能攻克决定于(甲)时间，(乙)攻城方法，(丙)打援能力及方法。在你们的计划中，时间问题已解决了，即不是如同你们原先计划的半个月，而是三个月至四个月。有了这样长的时间，兵力因经训练而加强了，攻城亦可采用新的方法了。(三)关于攻城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四)关于歼灭援敌问题，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虽有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及歼灭援敌的胜利，方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五个纵队（最好是六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坚固阵地（利用昌图、四平、公主岭等地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以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阻止与歼灭援敌，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两个条件不可缺一。（五）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拚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我军有了大约四个或五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们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六）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但是敌人可能从空中取得粮食，城内粮食亦可能不只维持三个月。因此，你们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即是说，即使敌人的粮食能维持五六个月，外面又有强大敌军来援，我们亦有办法在三四个月内攻克长春。（七）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至完全胜利。（八）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

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九)你们的及各纵队的指挥所必须构筑巩固的可靠的防空洞。

军 委

七日十五时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 宜南下作战不宜攻长春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7月20日)

军委：

(一)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却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二)长春守敌在十万以上，工事与建筑物均甚坚固，粮食能靠空投接济。我军如正式攻击，则必须以三至四倍于敌人的力量，即三十万至四十万人的力量，同时进行有重点的多路突破，才能分散和分割敌人的兵力、火力，避免被敌各个击破，才能将纵深战斗维持攻击到底，而取得战役的全胜。必须准备逐屋逐堡的争夺，而不可指望突破后乘敌混乱迅速扩张战果的情况出现。

(三)如我们攻长春，则我十二个纵队的部署大约是：在锦州附近须留一个纵队箝制敌人，沈阳以北亦须控制四个纵队打增援。因此，我们能用以攻长春的兵力，只有新、老七个纵队，加上新成立的五个独立师，我用以攻城的兵力还不能足够三倍（我们正式攻城战通常要四倍于敌的兵力才把握大，冬季战役歼灭城〔敌〕皆是五倍左右的兵力攻下的）。我们虽有突破敌人的绝对把握，虽能在纵深战斗中继续歼灭部分敌人和占领很多街道，但攻城军每日在敌机炮火下，兵力消耗必甚大，很难使战

斗力能支持到将战斗胜利结束。去年四平战斗，我一纵两个主力师，均因各连队所剩人数太少，故不得不自动撤出战斗。今年如攻长春，这样情况仍可能出现。又估计在我主力投入纵深战斗后，沈阳之敌仍以新一军、新六军为骨干，从铁岭出发，以十五万人左右的兵力，采取集中行动北上增援。锦州之敌亦有可能出动两个军经沈阳、铁岭北上增援或进驻沈阳，使沈阳敌能抽出共约二十万左右的兵力北上增援（沈阳有正规军二十六万，连地方武装和机关人员共约三十五万人）。我军打增援的部队，只能留出新、老四个纵队，估计只能迟滞和部分歼灭敌人，不可能全歼和阻住敌人。如届时我攻城军还未能拿下长春，又因消耗甚大不能转入打援，则援敌与守敌就可能合，则我军即会被迫撤出战斗，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在援军未到以前，全歼守敌的可能性虽也有若干，但甚不可靠。所以这一仗就带着很大的勉强性和冒险性，如不成功，则影响今后作战太大，非普通部分部队攻击不成功的情形可比。使一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给全国胜利以有利的支持。

（四）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十一纵（现在冀东）、九纵（现在锦州附近）、四纵（现在鞍山附近），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每处有敌约一个师，只锦西则有三个师，以上五城，除义县敌人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未被歼灭过外，其他四个城的敌人，都是被歼过的部队番号，而以关内来的新兵组织起来的）。我军第一步首先歼灭这五个城的敌人，待这一带的战斗大体结束后（估计有的敌人会被歼灭，有的敌人会跑掉）。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

战斗。在我们向承德前进以前，我杨、罗^①部队应事先插到承德、古北口之间，防承德敌逃跑。待我军包围承德后，那时我军或一面包围承德和准备攻城，一面以一部部队协同杨、罗歼灭古北〔口〕、顺义、密云一带的敌人，然后开始攻承德和打增援。北平以北敌人肃清，和承德战役结束后，那时依照情况，从两个行动方向中选一个，或配合晋野^②部队夺取张家口和打增援，并肃清平绥路上大小据点，将傅作义在西面的力量全部打掉，或去冀东攻唐山打增援。更次一步的行动，则可准备夺取保定和打增援。尔后总的趋势，或继续向南，或继续向西。

（五）我军主力南下后，则长春之敌，因不能达到箝制我军于东北的目的，则定然乘机南退。我军能如同过去收复通化、吉林等地一样收复长春，并乘敌撤退时歼敌一部。沈阳之敌在我关内各战场继续大胜利的情形下，在我东北部队业已进关的条件下，沈阳之敌稍迟时日，亦必然撤。只有锦州之敌可能还在东北拖延一个较长的时候，而最后或被歼灭，或逃走。

（六）我军南下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接济，但九月底我们的铁路可通至义县附近，义县收复后即可通至义县。在长春敌人尚未退至沈阳以前，大概我们还能保证义县。长春敌人退至沈阳以后，沈阳之敌可能乘我主力已去承德及以南，与锦州之敌打通联系和重占义县。那时我们交通线可经过阜新、北票到朝阳，以大量汽车输送粮食。热河在九月底十月初亦可秋收。因此，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将来在冀东作战，粮食问题更易解决。在平绥线作战则须要晋察冀方面有所准备。

①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

② 晋野，即晋察冀野战军。

(七) 盼军委对于我们以上意见予以指示，以便我秘密准备一切，以便能顺利袭歼锦西之线的敌人和使承德敌人不致逃掉。

林、罗、刘

卅二十时

中央军委关于向南作战及速作 各种准备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

(1948年7月22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午贺、午养两电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严重地估计到。现在距八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八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东北局应速加强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该区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军 委

养 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关于南下作战因粮食等 困难时间难定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8月11日)

军委：

佳二十三时电悉。

(一)我们前几天得的消息说：九十四军增加到了锦州，第八军已回到了唐山以北。但近日又得到这样的消息说：在锦州之五十四军要开往山东。昨日合众社广播中说：范汉杰部将增援华中。又据报，沈阳敌人七月廿九日起宣布戒严。承德电：第四师有开古北口的消息。据以上情况看来，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但其具体情况与企图不明，正继续侦察中。如敌人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

(二)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未删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

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林、罗、刘
真十一时

中央军委关于对部队南下无期等问题的批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1948年8月12日)

林、罗、刘：

十一日十一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份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①及你们，如象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军 委

十二日六时

^①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随时 准备歼灭长春撤退之敌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9月6日)

军委：

(一) 我们完全同意军委九月五日电对我们行动指示之意见。此次奔袭如能达到使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人未逃回锦州、锦西、山海关集中，则除应继续进攻锦西、山海关外，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在我两杨兵团^①之配合下，次一步唐山亦可能为有利的进攻目标。

(二) 长春敌人粮食已极端困难，该敌必随时等待机会以求突围，故我们在北宁线作战过程中，留出大的力量随时准备自沈阳西南回头歼灭长春撤退之敌，沈阳敌人无论北上策应长春或西来策应锦州，我军皆准备大量歼灭该敌。但如敌发现我尚有强大力量在沈长线及其以西，则敌之行动可能谨慎。

林、罗、刘
鱼十三时

^① 两杨兵团，指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以杨成武为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关于传达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的指示

(1948年9月7日)

各纵、各师：

(一)兹将我们八月二十七日关于行动的政治动员电报发给你们，望你们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找机会传达，但须注意勿过早暴露秘密，对于距敌位置甚近的部队，可暂勿传达，以免部队中机关中发生投敌现象。

(二)传达的内容还须说明这次行动的意义，除了能歼灭北宁线上分散的敌人和切断东北敌人与华北敌人的联系外，必须指出长春之敌必然会突围，我军必然能在敌人突围时全部歼灭敌人。又须指出沈阳的敌人将被迫出来策应长春敌人突围或策应锦州敌人作战。因此，我们有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其次，为了避免东北战士发生逃亡，故目前不必强调打通与华北的联系或进至蒋区作战，只说是进至锦州南北地区作战。

林、罗、刘、谭

九月七日

附：

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

在利用围困长春和准备攻击长春的机会中，我野战军主力已取得了两个月的紧张练兵，大大的提高了对攻坚战与运动战的战斗力，这对今后作战有极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我军新的作战行动是暂时放弃攻击长春，只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东北敌现时所守的大城市将必然因敌之逃走或兵力减少而为我一一收复，如过去收复吉林（逃走）、收复四平（兵力减少被我攻下）一样。这一行动，对于打通与华北解放区联系与更有力的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皆有重大意义。我全军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懂得新的行动作战之重大意义与有利条件（敌分散，便于我各个击灭），而且应根据“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首先在干部中指出下列各点：

（一）人民解放战争过去一年中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坚决的执行了向敌后方作战的正确方针（即外线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去年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次攻势的巨大胜利，皆是由于避免攻击敌人正面，而采取了大胆向敌后进攻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军事后方联络线上实行截断分割敌人，而获得了各

个围歼敌人的结果，因而改变了东北局面，使我解放区占有全东北土地百分之九十七。

(二) 东北敌人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已不得不放弃面和大部线的防御，而龟缩到重点的防御，并企图借此达到旷日持久的对抗我军的进攻和迟滞我军的南下，而求得协助华北敌人，巩固对平、津、保三角地区之控制与暂保北宁路之锦平段。敌人的这些企图，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作战打击之下，遭到粉碎的。

(三) 新的行动作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开始，是在关内人民解放军五路大捷后的再起。我们完全相信东北人民解放军有过冬季攻势的严重考验，军力更加充实与又经过二个月的紧张练兵，必定能够继续争取自己的荣誉，必能英勇的吃苦耐劳的作战，求得歼灭大量的敌人，完成全东北的解放，打通对华北解放区之联系，与急起的配合全国各战场继续扩大战争胜利。

(四) 新的行动作战，但还会遇到新的困难，在人数众多之大兵团实行大的机动，由后方供应补给将可能发生间断。尤其当进入我新解放区，是必须严格执行党所规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大量歼灭敌人和解放更多的人民，并把敌人的人力物力变为直接支援自己的人力物力。因此，干部应更好的学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已经颁布之编制，同任何浪费人力物力的倾向作毫不宽恕的斗争，这是打破困难，争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五) 野战军在整训时期仍然存在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大批的清洗，表现要求精兵主义的倾向，对大批的逃兵和疾病亦未加以重视。这里基本的错误思想是没有懂得战争是大规模的，还是较长期的，对解放区人力物力不作全盘打算，而认为补充是

易为的。这在新的行动作战中，如不引起最大警惕，将会造成加倍的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因此，要求各地党委及军事政治指挥机关有计划的加强连队党的支部领导作用与提高连队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

（六）新的行动作战对全军、对各兵团皆是一新的考验和巨大的锻炼，这一战略机动的胜利，将决定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艺术及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异常忍受困难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于连续作战的需要，必须把全军的觉悟提高到最高度，并以积极的精神去运用战术与技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定能获得伟大的胜利，给全国以重大的配合。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谭政、周桓关于长春难民
出城的处置致肖劲光、肖华等电

(1948年9月11日)

肖、肖、陈、唐、解^①及十二纵：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

^① 肖、肖、陈、唐、解，指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林、罗、刘、谭、周^①

十一日

^① 周桓，当时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防长春 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致各纵各师电

(1948年9月14日)

各纵、各师：

我军主力已南下作战，准备在北宁线上先歼灭分散之敌，展开胜利的攻势。因此，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企图打退我军，且秋收已到，亦想拚命出来抢粮，将城外人民粮食运入市内，以求活命。并在沈阳敌人北上策应情况下，还可能突围逃走。这种情形就给我围城部队歼灭敌人以良好机会，我围城部队必须抓住这种机会取得胜利。你们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快要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粮食供应，只要新的粮食不流入市内，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以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敌军。如敌人出击，则放手打击争取部分歼灭之。在敌人突围时，则以不顾疲劳与困难的精神于长短距离的运动作战中争取全部歼灭之，并由此占领长春。目前长春市敌军已面临绝境，欲逃无路，继续挣扎，困难更多。经我封锁围困后，市内存粮已大部用尽，现在仅赖空投接济。但空投毕竟是有限的（空投数有限，且受气候限制不能常飞），加之冬季快到，饥饿之外又加寒冷威胁，其处境将愈来愈坏，其希望亦愈来愈微，军心将继续涣散，战力将继续消失，最后其士气必致全部瓦解，而且现在已有瓦解的征象（围城七十天的统计，敌军投诚及逃来我军者，已达一万二千六百人，其比率数日趋上升，这是敌军士气瓦解的征

象)。如此饥寒冻馁，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敌军是决难继续持久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敌人的困守全无出路，陷于绝境。而在不久的将来必被我军消灭。关内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远悬我后孤立无援的敌人据点是完全无活路可走的。或则在久困长围之后一举被我攻下（如运城，临汾）；或在久困长围之下被迫突围于野外被我歼灭（如冀南之永年）。困守长春的敌人其结局也将是如此，不会例外。我军围城不到三个月，城内敌人就显得兵慌马乱，士气沮丧，军官士兵均相率逃命。这证明我军的围困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效率，从此也证明着对于集中强大之敌当其困守城市时，我不立即强攻，首先采取围困，待条件成熟后再攻打，或逼其突围在野外消灭他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故望围城各部队，加强围城信心，坚持围困敌人的决心。如敌不逃，准备再围两三个月，加紧瓦解敌军，争取再瓦解敌人两三万人，以便我待敌更削弱后再攻。在围城斗争中，必须严守我军纪律，爱护人民利益，紧紧的与人民靠拢，不可脱离群众，并随时随地准备消灭出援与突围的敌军，配合我主力在南线的作战，使南、北两线的敌人，不能互相策应，而遭受各个击破与失败。相信同志们是能完成任务并在战功上与南线我军交相媲美的。

林、罗、谭、周^①

十四日

^① 谭、周，指谭政、周桓。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 防长春敌突围部署致第一兵团等电

(1948年9月29日)

一兵团、十二纵、六纵：

(一) 据最可靠密息，长春敌已决定突围。你们应无条件立即停止抢粮运粮及做工事，集中全力以师、团为单位进行演习两条战术的动作，不进行这一演习是必然不能完成战斗任务的。

(二) 我们估计敌人多半不敢退回四平 and 伊通，他怕我主力由西向东侧击，因此敌主要可能向双阳、梅河口、清源方向退进至抚顺。因此，你们追击的部署应放在伊通方面才能应付各种情况，对中长路亦须注意。

(三) 为加强锦州附近打援的兵力，我六纵除十七师全力直接参加攻锦外，其余两个师应即出发进至通江口附近。

(四) 十二纵应立即全力南下进至开源，如长春之敌向梅河口退，则我长春附近各独立师即猛追猛打，并首先找三十八师以外的部队打，求得歼灭弱的，而且不可采取相反的方针。

(五) 在开源与通江口附近之六纵与十二纵，如长春敌退梅河口则东进，敌退四平则北进，并准备以全力从通江口过河向打虎山、黑山前进，参加打沈阳援敌的大会战。

(六) 目前这一战役带着整个东北战争的决战性质，全体指战员须以最大的勇敢和冒险性来进行，并且清楚的掌握两条战术原则的运用，否则一定打不好。

(七) 你们围长的各独立师在西面、北面留下足以控制机场的力量即够，其他部队应集结长春以南进行两条战术原则的演习。

(八) 望将你们执行的办法电告。

林、罗、刘

二十九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 攻锦州还是打长春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10月2日)

军委：

(一) 得到新五军及九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二) 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四军、九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三) 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

(四) 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拖延到半月到廿天时间。

(五) 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罗、刘

二日廿二时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防长春 敌突围和沈阳敌增援致第一兵团等电

(1948年10月7日)

一兵团，五、六、十二、十纵，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师，辽南军区：

(一) 近日象征长春敌似即将突围，沈阳之敌有企图占领彰武切断我交通模样，但亦可能向打虎山前进。

(二) 我十二纵即应以一个师回至四平，其余两师现地停止，加强作战准备，如发现长春敌突围，即迅速北进，准备歼灭敌较弱的一路。

(三) 我五纵、六纵本日皆应向新立屯东北地区继续前进，控制在我十纵的左前方，担任突击队，该两纵本日皆应继续出发，宿营地自定。

(四) 我辽南独二师应进至老边房附近及灰山，如该地有少数敌人则袭歼驱逐之，控制辽河渡口，保证十纵侧翼安全，该师并归十纵指挥，盼与十纵联络。

(五) 我十纵应在绕阳河、一半拉门积极布防。

林、罗、刘

七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国民党军 第六十军提出起义条件致中共中央电

(1948年10月16日)

中央：

转上一兵团电。我们同意他的分析，一面加强警惕以防部队战斗意志的松懈；一面不放松可能的机会，争取真的反正。张冲^①病愈后，即派他去一兵团帮助进行此工作（潘朔端^②现在一兵团）、请中央考虑并指示，以便复一兵团。

东北局常委

铎

林、罗、刘、谭^③并东北局：

（甲）十四日夜曾泽生^④派来张秉昌（原一八四师五五〇团团长，被俘后在安东^⑤时释放的）。李峥先^⑥（与张同时释放的），

① 张冲，长期在滇军任高级军官。1946年到延安，后转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旧省名）人民政府副主席。

② 潘朔端，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参谋长。

③ 林、罗、刘、谭，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④ 曾泽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兵团副司令官兼第60军军长。

⑤ 安东，现丹东市。

⑥ 李峥先，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0军182师544团副团长。

与我有些关系)带来曾泽生、白肇学^①、陇耀^②三人签名的信,其内容主张全军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并提出协定十一条:

- (一) 二一师到达拉拉屯、石碑岭地区集结待命。
- (二) 一八二师到达兴隆山附近地区集结待命。
- (三) 五二师全部在二道河子地区守备待命。
- (四) 军师佐属人员及医院伤患,在原驻地待命。
- (五) 部队到达以上地区后,听候对方指示行动。
- (六) 开始行动日期时间,由我方决定。
- (七) 开始行动用记号联络,记号由对方规定,一问一答。
- (八) 部队行动后,即开始补给本军渡冬服。
- (九) 佐属人员不能服务者及残废官兵,请资运回籍。
- (十) 留守人员伤患者及市区本军器材械弹眷属,请加保护。
- (十一) 部队未开始行动以前,请求对方绝对保守秘密。

(乙) 根据曾的来信,我们估计,由于目前全国战局我军胜利发展,吴化文起义影响,锦州攻下,六十军与中央间存有矛盾,长春孤城突围缺信心,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六十军动摇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据来信所提条件看来,似非诚意,而且可能是突围时的诡计,其所提拉拉屯、石碑岭、兴隆山是我长[春]东南前沿主阵地,二道河子是敌前沿坚固据点,企图不费力气便能占我主阵地,造成突围条件,其他几条都是不关重要的陪衬的。对新七军态度及编制等更一字未提,我们难于相信,但也不放弃主动的与他建立关系,争取好的前途。因此我们提出几点:

① 白肇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0军182师师长。

② 陇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0军暂编21师师长。

(一) 必须表示对新七军态度，表示反蒋起义的真正行动，配合我军举行起义。

(二) 起义后集结地点、路线由我指定，其他一切按我军对蒋军起义部队所宣布保证执行。

(三) 即派一主管官出来当面谈判。

以上是否适当，请即示。

肖、肖、陈^①

删

^① 肖、肖、陈，即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副司令员陈伯钧。

中共中央同意争取国民党军 第六十军起义的方针致东北局等电*

(1948年10月16日)

东北局，林、罗、刘^①：

你们两处铣电及转来一兵团删电均悉。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处置也是对的。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并注意这些代表。张冲应速去一兵团。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六十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 央

铣亥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

①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先 打长春突围之敌等部署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10月17日)

军委：

军委参十六日关于敌情电收到。我们拟作如下部署，请示：

(一)我军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引敌进入打虎山、沟帮子、锦州之线，分散敌人以便各个歼灭之。目前则准备首先歼灭长春突围之敌。

(二)估计由锦西东进之敌不敢单独前进，必待沈阳南下之敌到达相当位置时，才敢前进。目前我军阵地与锦西敌原有阵地已成对峙状态，我军无法在两阵地间打出去。故决对锦西方面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沈阳南下之敌进入锦州。估计锦、沈间的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仍有时间和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歼灭锦、沈线之敌。对沈南下之敌迟一步打，待敌拉长分散后打更有利。

(三)为歼灭长春突围之敌，已令我在双庙子（四平以南四十里）之十二纵继续向东北前进。我在彰武以北之六纵回头向通江口、昌图线北进。我在彰武以西之五纵绕过彰武西北向法库、通江口方向前进。

(四)我攻锦各部队，迅速将锦州之武器、弹药、物资尽量北运，并迅速完成战后整理工作，以便在锦州、沈阳之线继续歼敌。

(五) 如发现沈阳南下之敌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该敌大胆前进。

林、罗、刘

筱十二时

中共中央东北局转肖劲光、 肖华、陈伯钧关于曾泽生起义 及我处置意见致中共中央等电

(1948年10月17日)

中央并林、罗、刘^①：

现将肖、肖、陈十七日来电转如下：

“（一）曾泽生于昨夜派出两个副师长，带蒋突围手令与开会记录。手令内容：令长敌迅速突围，不能一误再误，否则，军法从事。会议记录内容：以新七军、六十军先东后南，经石碑岭、长岭子（双阳东）、王家子、李树沟、海龙方向突围。

（二）六十军在突围时，按我们指示执行在长春维持秩序，待我入城接防。

（三）根据以上情况，六十军起义似已决心。我们已告唐天际^②、潘朔端即派一代表进城与曾见面。该部起义后，拟移到怀德地区集结休整。

（四）我们已令各部追歼突围之敌，同时以一部监视长春，以防万一。

肖、肖、陈

十七日”

东北局十七日十六时

^①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② 唐天际，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 国民党第六十军已起义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10月17日)

军委：

(一) 六十军已起义，曾泽生本人已到长春以东之兴隆山我独十一师师部。新七军之后方已为六十军解决，并已扣留不愿起义之暂五十二师之军官及特务。六十军本晚奉命开德惠。

(二) 曾泽生已去信劝郑洞国^①投降，郑在考虑中。

(三) 我围攻长春之各独立师及十二纵正向长春前进，以武力威逼郑洞国投降，并准备歼灭新七军。

林、罗、刘

筱十九时

^① 郑洞国，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 锦州长春两地收复后东北 形势与工作意见致中共中央等电

(1948年10月17日)

中央并林、罗、刘、谭^①：

锦州打下，长春六十军起义，东北形势正在急速变化。东北局今晚开了临时的全体会议，研究商讨目前的形势与工作。经过讨论后有以下意见：

(一)在干部中，对目前东北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因此，在精神的准备上及实际工作的部署上，均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也由此在各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胜利的积极性表现不足。

(二)我们认为，目前东北形势已进入最后消灭敌人的阶段。锦州打下，范匪被活捉后，敌之退路已断（营口是浅水港，大的军舰只能开到港口六十里外，另用登陆小艇入港，且距沈阳三百余里，估计敌人封冻前很难从此撤退）。长春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现只有三个师及一个保安旅，在我威逼之下，困守与逃跑均系绝路，敌估计有可能投降或起义。我们方针则是力争其起义。同时，准备在其不投降不起义时，坚决争取全部歼灭他。

^① 林、罗、刘、谭，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如长春问题解决，则现在长春周围之第十二纵、十一个独立师及六万二线兵团共十八万人，势必大部向南压去。如此，既可配合我主力与北宁线作战，又可对沈阳加以更大的压力，使其变为长春第二，引起沈敌内部更加动摇与混乱（现早有一些杂牌或地方系部队，极力想找我们的关系）。

（三）根据以上情况，东北局决定几项工作如下：

甲、将目前有利形势在东北全党阐明，提高各级组织及所有干部争取胜利的积极性和发挥高度的进取精神。

乙、长春解放后，东北工作的重点，将是全力解决沈阳及锦西的敌军。因此，即需加强敌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利用各种关系，主动的争取瓦解敌人，加强对沈阳、锦西敌人的广播工作、政治攻势。

丙、加强对沈阳的工作，东北局于日内即讨论沈市及其周围据点的工作。其主要内容是：利用一切关系及办法瓦解敌军，贯彻经济封锁，散布其失败情绪，并号召一切技术人员、工人、职员保护机器、财产等等（已通知辽宁、辽北、安东三省积极加强对沈周围工作）并配备干部。

（四）由于形势的发展，我们估计今后还可能有机不同、形式不同的起义事件发生，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明确的政策。我们对于一切合乎中央所示条件的起义部队，不管其动机如何，均表欢迎态度（同时必须加紧警惕）。但对这种被迫起义部队，则应采取坚决改造方针。改造的方法则是步骤有策略的根据起义部队不同情况，采取以交流经验或其他名义分编或混编部队，派进干部，轮训原有军官，发扬民主，组织士兵委员会，提高其政治觉悟，建立政治机关，特别是确立党的领导，取缔其他一切党派活动，清洗特务。方法上则反对过左过急办法。生活上则给以照顾与我军同等待遇。现六十军已起义过来，

我们即拟派张冲、徐文烈^①及抽一批干部前去工作。去之前，由东北局给以训练，说明任务方针，争取逐步的逐步的予以改造。

(五)防止胜利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失掉警惕，以为万事顺利，松懈斗争意志，以及后方散漫等等偏向。因为打下锦、葫、沈阳，最后歼灭敌人，尚需做最艰苦的斗争，后方争取改造与警惕大批起义部队，尚需十分小心。

(六)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指示。

东 北 局

酉筱

^① 徐文烈，当时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关于我两师已接国民党军
第六十军防地致中央军委电

(1948年10月18日)

军委：

(一) 我独六、独八两师已进入长春市，接防六十军阵地。新七军尚在与我谈判中，周^①给郑洞国的信已转去，林^②亦去电劝郑起义。

(二) 筱日进占新立屯敌新一军，本日继续前进，我军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我十纵主力向沟帮子、黑山撤退，我五纵主力向阜新方向撤退。

林、罗、刘
巧廿时

① 周，指周恩来。

② 林，指林彪。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处理 郑洞国投降问题致中共中央电

(1948年10月18日)

中央：

肖、陈^①巧十二点来电转如下：

(一) 今日上午新七军派一代表到我独九师二团罗刘^②师长处谈判投降，其条件要求我们要安置老弱残废。

1. 保护所有军官的生命财产，包括郑洞国在内。
2. 愿回家的准许回家，愿工作者工作。他提出保证：
(A) 不破坏仓库、武器。
(B) 集体缴枪。
3. 要我们派一高级干部与之谈判。
4. 保证自由，不当俘虏看待。

(二) 现我们的处置：

1. 已由独九师派二团周团长^③先去见面，并即派解^④参谋长为我军全权代表，去独九师找新七军更高级军官能代表郑洞国的当面谈判，并签定协定，并领导各师具体组织受降事宜。

2. 所提条件我们完全答应，包括郑洞国及一切高级军官在内，愿意回沈阳者一律欢送。

① 肖、陈，指肖劲光、陈伯钧。

② 罗刘，据查独九师没有罗刘师长，只有罗文化副师长。

③ 周，指周黎。

④ 解，指解方。

中央军委关于前往长春的
部队和长春附近部队之大部宜开往
沈阳营口间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1948年10月19日)

林、罗、刘：

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三纵从侧后箝制沈敌，长春附近之九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肖、肖^①则赴该区指挥。如何，望酌复。

军 委

皓寅

•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① 肖、肖，指肖劲光、肖华。

高岗、伍修权关于
长春解放后我军行动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

(1948年10月19日)

林、罗、刘，报中央军委，并告肖、肖^①：

(一) 新七军今早十时开始缴枪，长春问题已解决。在此情况下，估计沈阳之敌，将以主力沿北宁线两侧向锦州方向突围，并以一部向营口突围。

(二)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对当前情况，有以下处理意见：

甲、以六个二线兵团补充长春缴获之武器，留置于长春地区，负责守备。

乙、以十二纵及另三个独立师，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廿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然后以急行军，经抚顺、本溪方向，向鞍山、海城前进，以堵塞敌人向营口的退路，由钟伟^②统一指挥。

丙、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由肖、肖统一指挥，向彰武、法库、新民方向急进。

(三) 长春周围各部队应利用明廿日一天时间休整，及补充

① 肖、肖，指肖劲光、肖华。

② 钟伟，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

武器弹药后，即开始行动。

（四）目前是对我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我有全歼东北蒋军的绝对把握。故应利用目前胜利，鼓励全体指战员，以高度吃苦耐劳的决心，不怕疲劳，克服困难，坚决英勇，全部消灭东北蒋军。

（五）以上意见如正确，请由林、罗、刘向一兵团下达具体命令，并告我们。我们将以一切力量保证其执行。中央有何指示，亦请示知。

高、伍^①

皓十八点

^① 高，指高岗；伍，指伍修权，当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

中共中央贺长春解放电

(1948年10月20日)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此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协力奋斗的结果。特电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

中共中央关于动员大批 干部接管长春等城致东北局等电*

(1948年10月20日)

东北局并林、罗、刘、谭^①：

酉筱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几项工作的决定阅悉，很好，必须要作这样的认识与工作布置。只是在东北敌情的分析上，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故你们目前最紧急的工作，除继续争取瓦解敌军，与巩固并准备逐步改造起义反正的部队外，还应立即动员大批得力干部不仅去接管长春，而且要准备接管沈阳及抚顺、本溪；加紧训练俘虏及投降的士兵，以便补充；同时，要立即进行修通中长路陶赖昭^②至四平街段，以便沈敌解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逐段推进，以利支前。

中 央
酉 筱

* 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由毛泽东修改的电报。

① 林、罗、刘、谭，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② 陶赖昭，吉林省松花江北岸的一个镇，原中长路（现京哈路）上的一个站名。

新华社报道曾泽生长春起义 后致毛泽东等人及全国各界电

(1948年10月27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七日电：

前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于长春起义后，曾有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的电报及致全国各界通电。电文如下：

(一) 致毛主席等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司令员、罗政委钧鉴：

蒋介石以权术窃据国柄，勾结美帝国主义，戕害人民，危害国家。蒋党政府之腐败，自古未闻。官厅之贪污，前所未见。人民所受之苦痛，亦莫过于今日。凡有血性，莫不痛心。全军官兵，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幸福，一致决心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拥护中共主张，实行土地改革，服从中共领导，打倒蒋介石，彻底推翻美蒋在中国的统治，以解国人倒悬。除通电全国外，全军各就原防，敬候明命。祈即指示任务，俾便遵行为祷。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军官兵同叩

十月十七日

(二) 致全国各界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恤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来之艰苦抗战，创痛巨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詎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贪污腐化行为，愈益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自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特高举义旗，齐集于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剑及屣及，终始此心，敬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军官兵同叩
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 接收长春经验致陈云等电

(1948年10月30日)

陈云，并林、罗、刘、谭^①，并报中央：

据长春市委书记石磊谈，接收长春有以下主要经验：

(一)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特别是部队干部，是否能严格遵守纪律。军队本身纪律不好，即造成了各种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条件，形成混乱与大的破坏。此次解放长春，我各级地方干部都能贯彻东北局的政策和规定，接收市政及国营企业秩序较好。唯部队除独十一师纪律很好外，其他仍有乱抓破坏事情，特别是对于受降谈判、处理俘虏等，因缺乏经验表现混乱。

(二)采取自上而下，命令旧有人员全部交出其资财、清册、文件、档案的接收办法（如接收市公安局），结果有条不紊，可避免损失和破坏。

(三)收缴敌之武器后（注意检查收缴短枪），最好暂不解散原建制，命令其向城外指定地点集合。此次长春敌投降后，军官先集中送吉林，士兵跑散很多，散兵游勇流落潜伏市内，在恢复秩序上，增加许多困难。

(四)要有足够的卫戍部队与公安部队，以看守仓库及大建

^① 林、罗、刘、谭，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筑，并巡逻大街小巷，防止群众破坏，应十分警惕特务暗杀放火（长春有多次放火和打手榴弹）。但除规定一定的戒严时间外，应准许市民通行。

（五）党政干部应随同部队迅速入城，并事先准备好工作需要的运输工具，特别是粮食应及时运到，发给群众之救济粮中可发一半现款，并预支工人、我员及公教人员以半个月的薪金，或预支劳动群众以工代赈的部份工资，以便迅速发行筹码，流通市场（因公家收购物资及工商贷款要延迟几天后才能办理）。

（六）此次受降时，本可命令敌交出著名特务头子及地雷布设地图，并令其原工兵负责扫除，因事先未注意，致使长春重要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等均未捕获。

（七）我既定之各项政策应以市政府名义出布告宣布更有效，因群众在习惯上更重视政权。

东 北 局
酉 陷

(东北局) 吉林高级干部会议纪要

——关于行动方针的传达及四个月练兵部署
(1948年6月15日)

罗〔荣桓〕政委报告：

这次行动方针，觉得很难确定。东北局、总部经过许多考虑，再三请示中央，经中央基本上定案，并给以指示，才把行动方针定下来。为什么定出这样方针，这是根据情况来的。

(一) 情况

敌人方面：敌在我进攻和他们连续失败之下，接受了经验教训，首先在东北，其次在华北、华东，敌已由分散走到比较集中兵力，依靠大城市和永久及半永久的设施，准备固守城市，利用空军接济。去秋敌人接受失败经验不够，下不了这个决心，现在已下这个决心了。依靠大城市坚固工事，集中兵力，主动地与我对抗，发现我军动作，很快收缩兵力。

在华北，傅作义更采取灵活机动办法，我集结，他集中，有空子他便钻。一般地说，现在打比较分散的敌人，是比较困难了。与敌大城市对抗的形势是确定了。敌人的总作战方针，在东北、华北，主要是采取对抗防御，与我攻夺华中，争取时间，重新组织训练后备力量。

我们方面：一年多来胜利是很大的，但我们在继续前进中，也暴露了弱点，也存在着困难。如现在要对付敌大城市，兵力上不能超过敌人，要有三四倍于敌的兵力，且要应付增援；其

他大规模攻坚战，在技术方面也有许多不够，且要有很好的供应线，否则就很困难。在华中我们现在还站不稳固，在西北力量还不很雄厚，不能大规模南下。华中还未站稳固，土改中完全采取老解放区的办法，有影响。因此，在战局中出现好像暂时停止一样。但这种情况，只要我夺取大城市的条件，或南面站稳固，能很快南下，便会打破的。这是东北局几个同志交换的意见，只供大家参考，不是什么决定。

（二）方针与任务

我们在东北，要对付大城市，甚至华北的许多大城都落在我们身上。华北部队可以南下，甚至往西北转一转，东北不能超过他们，剩下的便只有全力对付大城市。而今天我们夺取大城市，有些条件是不够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应线，要有许多炮和炮弹，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是不够的。因此，对付大城市，要采取久困长围^①的办法。在东北有些城市我们是能打下来的，华北就不见得能打，因为我们条件比较好。去年打四平没打下，今年打四平很快解决了。临汾打了七十二天，潍县也打了很久。有些城市我

^① 久困长围：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考虑和部署打长春的问题。四月十八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负责人正式提议：部队在军事、政治整训之后打长春，并经得中央军委批准。五月二十五日，东北人民解放军一纵、六纵乘国民党新七军两个师出城活动之机，对长春进行攻城试打，结果只消灭敌人六千人，并不成功。五月三十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围困方针。六月中旬，东北军区师以上高干会议上进一步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并调十二纵接替一纵队担负围困任务。与此同时，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以大兵团会战和攻坚战术等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并加强炮兵建设和后勤建设，这就为辽沈战役作好了充分准备。长春守敌在辽沈战役中深感突围无望，除六十军起义外全部投诚。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们是可以打下来的，如长春，我们是要打的。但沈阳二十几个师就不一定要打下来，锦州也不一定打下来。因此，许多大城市要采取久困长围办法。长春咬紧牙关是可以打下来的，沈阳恐怕不一定打下来。

大城市不拿下来，我们可以再积蓄力量。南线如很快站住脚，很快南下，甚至采取超越办法向南几省发展，绕过大城市，以后还可以采取接收的办法。我们并不悲观，不要性急，要看远一点。

在这方针下，我们考虑打长春问题，我们决定打长春，否则，因别的地方没仗打，敌人不分散，且长春比较孤立。打长春有三种情况：围长〔春〕打援，这是好情况，但这种可能性小。我们现在打，时间长，伤亡大，敌增援，我不能撤下很多主力打援，城市也不能一下解决战斗。我们也考虑咬一咬牙关坚决打下来，即使伤亡五六万人，补充不起来，解散几个独立师补充主力；打的几个师专门整训几个月。但我们为什么现在又决定不打长春？因为外围战斗没有打好，才消灭了敌人六千余人。在战斗前暂五十六师有三个团来接头，结果只反正一个连，七十余人。在驿马站战斗中也给我以警惕，暂编师也不是那样不能打。同时，打长春是第一个大城市，如打不下，影响士气，也影响群众。今年灾荒及土改中偏差错误，刺激群众生产情绪，打长春拿下来是一个胜利，拿不下来对群众是有波动的。同时，拿不下来，有些部队半年恢复不过来，对群众情绪也有影响。因此，我们想到南面围承德，夺下承德，并求得大规模打援。但冀热辽部队围承德，只搞到隆化，同时粮食也大成问题，如从东北运，解决三十万人三个月的粮食，便要解决六万吨的运输，一千五百辆汽车，要运两个月。如运不到，便要被逼分兵，而长春敌人也跑了，搞成两头失蹶。要打又是存

在这些问题，不打又没仗打，只好请示中央。第一次总司令来电给予鼓励，说要打大城市，“两三个月打下来就是快的”，其次便是打家当，我们考虑是可以打的，但是怎样打法是个问题，一口气拿下可能性很小，有人提出先吃肉，后啃骨头。但去年四平经验很明显，一口气拿不下来便是祸害。有人提出打半边城，但敌机空袭也不大好办。

我们提出三条方针：（一）一口气拿下来；（二）向南去；（三）围困长春。中央同意我们围困长春的方法，两个月的练兵后再打。这在打长春的时间上是解决了，但方法上未解决。临汾采坑道作业，外围一突破，几个钟头便解决战斗。我们已电请中央详细介绍一些经验，提出在这方面大家很好研究。因此决定，第一步是围困长春，大部分主力练兵，在秋收前一定要拿下来，解决长春问题。围困是否有结果呢？可能使敌粮食困难，但敌主要靠空运，弹药有七个基数^①，要求完全断绝是不可能的。但围困有作用，首先敌人是被动的，精神上是一个负担。同时增加民食困难，敌也是不好办的。如果把所有大城市都围困起来，作用会更大，许多城市要靠空运是解决不了的。

对长春围困两月，便会增加敌人的困难，同时，再加以瓦解工作做好，便会创造有利条件。而对我们则害处不大，最多增强一些工事。长春敌人防御体系是已经完成了的，最多加强一些外围永久性碉堡。纵深中许多洋楼，甚至比碉堡还坚固。因此，形势上需要我们不着急，如我们经过两个月的练兵，增加几个师的攻坚力，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同时，我们补充了许多

^① 弹药基数：陆、海、空及各种兵器数目均不一样。举陆军弹药基数为例：半自动步枪（支）二百发，班用机枪（挺）一千发，重机枪（挺）四千五百发，八二迫击炮（门）一百二十发，一二二榴弹炮八十发。

新兵和俘虏，也需要训练，且利用这个机会，休息民力，放回大批民夫，可以抢种和铲蹿，这是决定我们秋收问题。因此，在练兵中要全部放回民夫，组织自己的大车运输。第一线兵团，要由兵站线供给。今后更要十分注意爱护民力。今年收成好，粮食出口要减少；收成不好，更要减少。东北局很着急这件事，这几天天下雨，是有些着急。

在两月中要好好练兵，整党没整完的，最后抽一点时间搞一搞，还要搞编制。这回下决心减少三万匹马，我们的骑兵驮马太多了。除冀、热、察要加强骑兵外，骑兵作用不大，减少一万匹马，便能多养活四五万步兵，同时也节省财力、物力。

对补充问题，今年计划主力六十万，现在五十八万，加上后方将近百万。如今年收成不好，计划减少一期新兵，第二期留在明年搞，可节省十万民力。同时，加强争取俘虏的工作。统一整编后，必可节省出两万人，再把归队工作做好，争取多两万人归队，可以争取四万人上前方，后方的部队教育，分别再拖长两个月，把整个计划完成。

我的讲话就是这些（罗政委此一报告，我们只记其大概，未经他正式审阅，只能作为参考）。

刘〔亚楼〕参谋长报告

（一）必须以专门时间来进行一次认真练兵

（1）当前是最大的新形势的战斗；（2）他处无仗可打；（3）部队新兵多；（4）历来部队没有很好的练一下。敌人兵不只八万，而是十万，质量上与我预先估计有差别，相当顽强。二十四日长春外围战斗，警惕我们必须加强战斗力。

（二）练兵目的

（1）为了有把握的打胜这一仗；（2）为将来的战术、技术

打下一个基础，及将来的军事教育打下一个基础。

（三）练兵的任务

（1）必须提出具体标准，应由师甚至团为单位提出。主要是具体切合实际，如手榴弹练多少米及命中，百分之几学会爆破及土工作业等等。

（2）一、二、三、四、六、七、八、十二纵确定为攻城部队，要着重攻坚练习。①说明一定要死拼，准备一与一的比例打下长春，有些连队准备打掉一半，甚至打掉三分之二。②思想上要有随时抗击敌人来增援的准备。③技术上主要是练投弹，打门窗、地堡，爆炸地堡和洋楼，敌火下土工作业，射击封锁枪眼、门窗，各种障碍物通过法，坑道作业。

战术上主要是五月二日的五条原则。

（3）五纵、九纵练打援，打运动战。主要是打得猛，拼死命，迂迴敌人，切断敌人，插到敌人后方。对一般村落攻击，打坍后猛追，各个击破敌人，不打王道屯，要打安福屯^①。

（4）十纵练阻援，死守及运动防御。①每个阵地，每个连排都要准备拼几百发炮弹，每个固定阵地则应准备挨几千发炮弹，要使敌人倒下一大片，一班人换敌人一个连。②每个阵地不在人多，要使阵地换班后仍然存在独立守备。③各级指挥员，民主讨论如何下决心，每个阵地多少人守，守多久。④要预先作工事及挖坏汽车路，要注意射击纪律。挖防御工事，不是坑道，要反突击、打坦克，主要注意地面上敌人。

（5）“一点两面”、“三三制”，步炮协同，尤其是“四快一慢”为普遍的内容。攻坚与打援的区别在于，一个着重于四组

① 王道屯、安福屯：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冬季攻势中，歼灭敌新五军一九五师中的两个战例，王道屯被当时称为莽撞仗，不很成功；而安福屯打的比较好。

一队，一个着重于三猛，阻援的着重于顽强性。技术上也有所着重，不能平列的提四大技术。

(四) 军事政治时间分配

(1) 七个星期军事，最后一星期政治。动员练兵的时间自定。

(2) 每天八至十小时。

(五) 练兵的方法

(1) 军事民主，群众路线。①发动群众，经过大家讨论，大家想办法。边作边评，作一段评一段。动员一切力量进行练兵，司、政、供、卫都以练兵为中心。②反对只是先生讲，学生听。③困难问题提到群众中去解决，想办法克服。④注意不只搞几个积极分子，要发动大多数。⑤注意群众路线上的自流现象。

(2) 干部的领导作用。先搞通干部，干部多用脑筋，干部以身作则、示范、两只手都要动。

(3) 有重点的练，练营以下的动作，越下越多，从各个组、班、排动作着手。先简后繁，先技术后战术，先分散后结合，先下层后上层。

(4) 练具体的动作，要求实际、踏实。①根据实际不空洞。②少而精，口不要开得太大。③要以实际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以练习次数为标准。④要考虑实际上需要，要练些什么，能练些什么，可练些什么。

(5) 弄清学与练，学是先有概念，练习是练熟，熟能生巧，反复的练。

(6) 节约时间，着重下层。会不要开太长，下层到上层开会，传达报告不要浪费时间。

(7) 从实践来证明。

(8) 适当利用解放战士。

(9) 注意练兵纪律。

(10) 开办短期训练班，专学一个动作，专教一级干部、一种人。

(六) 注意偏向问题

(1) 一慢的标准，四点钟为中等标准。①发现“一点两面”即侦察。②作到“一点两面”即到达。③四组一队准备好了。

(2) 三三制：克服队形限制地形之使用；认为三三制是为了便于平常管理教育，为了派差事；三三制拥挤在打下碉堡后不追击，仍在敌前时后方继续上，也有过分散的，一个班四面包围院子。

(3) 对分割战术的顾虑，要联系的看。

(4) 对独胆的顾虑，不只一个人独胆，要联系的看。

(七) 总的根据和材料，是军事会议上的总结，重新传达，研究弄通。另外要利用时间把编制问题搞一搞。

肖〔劲光〕司令关于“围困长春的任务”的报告（六月十六日）

意义：造成我进攻敌人的有利条件，减少敌空运空投，增加敌困难。高射炮起扰乱作用，扰乱敌市内机场，军政齐下手，增加敌精神上动摇。

办法：经常组织小部队袭扰，使其不安心修工事和守备，这是积极作用。抓住敌出扰机会，歼敌有生力量，夺取某些要点，造成我之有利条件。但许多主要外围据点，要在围困的后期，进攻的阶段去夺取。

围困、封锁、扰乱、对空，是以疲惫敌人为主，而不是防止其突围，因此：

(一) 兵力部署上，接近敌主阵地，最易威胁敌阵地的是我炮兵阵地和封锁其机场的部队，这几个主要点，要多放一点兵力。

(二) 防止敌人的反击，主要阵地要构筑工事，重要阵地的第二线要构筑工事，犬牙交错地封锁。

(三) 对敌人与对群众的观点不同，对敌要打，对群众是增加敌社会不安。主要是封锁粮食，不让群众通过，主要阵地绝对不让其通过，个别的看情况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四) 对敌特侦察分子要提高警惕性。

(五) 封锁部队要侦察敌情，上报经验。

(六) 支援部队与在位部队距离适当。

(七) 大家注意政治工作，瓦解敌人。

(八) 西面十二纵和东西各独立师，归前指指挥，兵力八个师，必要时九个师。

周恩来致郑洞国信*

(1948年10月18日)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 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13页。

对封锁长春市的决定

一、提高对封锁长春的认识及观点：

封锁长春是消灭敌人的有力工作，使长春内部混乱，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这点我们须有足够的认识。取消过去的慈善观点，随便放入放出，不利我们的封锁工作，使粮食走入长春市和敌特横行于我区。

二、封锁长春市的几项办法：

1. 在长春市周围，我县管境内 50 里为封锁区，东起兴隆泉，西至伊通河。

2. 封锁区禁止车马通行。军队必须有团司令部的护照；地方工作人员及群众必须有区政府以上机关的通行证。否则一律严格禁止。

3. 为对付长春市的疏散人口计划，各道路口和常走私地方，设检查站，必须组织群众放哨，与区村政府工作队、军队配合起来，共同检查，遇到长春市出来的人，必须阻回，不得出来，进入封锁区。

4. 各区政府工作队、村子成立联防检查队，并多设检查站及发动群众，共同进行检查（用各村屯比较好的贫雇中农十数名参加检查站）。大部要在夜间去搞，工作队、区队要分开村屯巡逻检查，以免发生误会。

5. 封锁区调查户口（限较复杂的屯子）互相保证，不得收

留外人。

6. 禁止封锁区群众到长春市走亲戚，应当断绝来往。
7. 封锁区内、村与村之间，无路条者不准通行。
8. 对白票绝对禁止使用，并于市集时检查，更要向群众说明，封锁长春及停用白票的政策道理。
9. 于封锁期间，严格禁止往长市运输一切用品粮草等。
10. 在村屯查出资敌者或特务，以及查出不报告或是放过者，都予以严重处分。
11. 查出给敌人当谍报者，交给政府处理。
12. 捉住敌人谍报者，奖励粮食。

长春县委会

1948年6月17日

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为确立革命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特宣布以下数端：

一、凡流散在本市之蒋军官兵，限即日起到八里堡解放团招待所报到，以便集中招待。若匿藏不报肆意流串，一经查出，定予严办。

二、凡蒋匪特务机关，国民党部、士兵、警察及所属一切政治组织，业已解散，其组成人员，应立即宣告脱离其组织，不得再行活动，并须自动向本市公安机关报告，如继续活动，危害治安，一经查明，依法治罪。

三、凡散布在本市民间之武器弹药及军用文件，希我全体市民藏有者交出，知道者报告，散失在外者搜集、送交本市卫戍机关和公安机关，有功者奖励。如隐藏不交或不报者，以私藏军火论罪。

四、本市在非戒严时间内，准许一切市民自由通行，并照常营业。为便利交通维护公益起见，准予将街道两旁及十字街口蒋军设置之土泥工事（如暗堡碉堡短墙外壕及鹿砦铁丝网等）一律拆毁与扫除。

五、本市所有一切建筑物（如房屋电线、栏道旁树木等）不得任何破坏，违者严重惩罚。

以上五项目布告之日起，切实遵行。此布。

主任 唐天际

副主任 朱光

邹大鹏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查大批散兵游勇警察宪兵谍报分子，流散街头或匿居市内，结合流氓土匪，乞食行窃，混乱市面，尤其特务分子，一再造谣惑众，放火打枪，袭击岗哨，掠劫汽车，企图破坏治安秩序。为保障我党政军民之安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巩固治安，特公布以下各项：

一、凡蒋方所属之党政军各种机关团体人员，其自动向本会所指定机关报到登记者，均予优待；其企图逃匿甚至继续反动者，一经查获，即予逮捕严办。

二、凡属蒋军主力及地方团体之官兵谍报分子及军人家属等，必须到解放官兵团登记，听候处理。

三、凡国民党三青团及蒋党一切政治组织人员，须到公安局办理登记手续。

四、凡蒋伪之宪兵警察突击队土匪等分子，不论官兵，必须立即到公安局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处理，其交出文件与武器者，得受优待与奖励。

五、蒋匪一切特务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其自动向公安机关坦白者，得受投诚待遇，交出武器、文件、票板、假票、特务组织名单，及其他秘密者，得论功受奖；其隐匿继续反动活动者，严惩不贷。

六、蒋伪各级政府一般职员及公营企业之员工，须自动到接收该机关之负责者处办理登记手续，交代职责，听候处理。

七、一切蒋匪弃散之枪支、武器、弹药、军用器材物资，及国民党特务仿造之假票东北银行钞票等，任何人不得私藏，必须报告卫戍司令部或公安局收缴保存之。对献枪者报告出武器者给以物资奖励，其私藏不报者一经查获，即以私藏武器图谋不轨论罪，原经蒋匪允准使用之民枪武器，亦必须立即缴交公安局暂为保存。否则以私藏武器论处。

八、凡本市人民及各界人士，均有劝导监督蒋伪分子向本军及民主政府公安机关坦白登记，交出武器秘密之责任。对违抗本军规定之分子，必须公开或秘密向卫戍公安机关告发，本军及民主政府必予以奖励。

九、任何人不得隐藏蒋匪分子，违者严惩不宽待。

十、各项登记具体办法及限定日期，由各该办理机关另行规定公布之。

以上规定望蒋方所属各种组织人员希遵行勿违。

此 布。

长春特别市军事委员会

主 任 唐天际

副主任 朱 光

邹大鹏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

长春蒋匪近来以灭绝人性的罪恶行为，于抢尽长春市民存粮使他们陷于饥饿之后，又把他们强迫驱出在敌我封锁区之间，为数八万余人，且日渐增加中。该难民停留区，由于敌人抢掠，早已十室九空，已陷于严重的饥饿状态中，每天饿毙者日渐增加，情况甚惨。省委按东北局指示，为救活数万难民着想，已决定分别收容，紧急救济，分散安置，对处理这批难民的具体办法省委决定如下：

一、以唐天际、武少文、董昆一、朱明、李庭序、李隽、军区一人和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县长等组织处理难民委员会，并由前指唐天际同志负总责，武少文、董昆一同志副之。处委会的任务，领导和处理难民一切工作。省委责成该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计划和规定具体办法，并限期处理完毕。救济办法由处委会决定，原则上必须多照顾最贫苦的难民。

二、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磐石、舒兰、蛟河、桦甸等县应准备接受难民，分配各县数目由处委会按实际情况（粮食情况，搞农业副业条件可能等）去决定，大体规定如下几种办法：（一）有劳动力的工人及其他技术人员一律送省府及工业部，分别考查使用。（二）十六岁以上青年学生（不论男女）一律送东大集中考查教育（已请示东北局）。（三）原属东北其他各省逃出的难民，由处委会介绍其回原省处理。（四）毫无依靠之小孩、妇女及老弱者，分散到各县适当安插和发动群众作社会救济。（五）一般的市民，应利用其社会关系安插，或分散各县参加生产。（六）反动首领及重要的嫌疑分子，

属军事系统的送军区政治部，地方系统的送公安处分别处理（如收容登记时，发现阴谋破坏分子，除省公安处认为须拘留者外，应驱逐出境）。

三、干部和运输等问题决定如下：（一）李庭序同志所领导的约一百二十人省委工作团，全部移交处委会使用。（二）由九台、长春、伊通、双阳调十五到二十人地方干部，到处委会工作。（三）由军区设法抽调一个连交处委会使用。（四）各地调来的干部和军区抽来武装，难民工作结束后一律归还原地原机关。（五）所需要的运输大车由处委会提出计划，由省府按战勤支差办法动员。（六）要求铁路局和东线战勤司令部对交通运输上给予帮助。

四、所指定各县及各单位，由处委会所分配和介绍来的难民必须认真负责处理，不能推卸责任。在数万难民中也可能夹杂些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乘机来我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各县及单位，必须警惕，任何疏忽麻木都是有害的。

五、遣散难民各种费用，由处委会作出预算，呈报东北局和东北政委会批准。

六、数万难民处理之复杂繁重任务，非处委会单独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党政军民及各县发动群众共同努力，认真负责，才能完成。数量巨大难民单靠政府长期救济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和组织难民自己生产，解决生活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同时各县必须展开救济难民宣传运动，着重揭露蒋匪灭绝人性罪恶行为，普遍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市镇特别发动富裕市民募捐救济（救济款交处委会分发）。

中共吉林省委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

告六十军官兵书

六十军官兵兄弟们：

你们这次由吉林返长春，长官事前不通知大家，事后不照顾你们，结果在短短二百里行程中，虽未受到解放军的严重打击，但也还是伤兵、病兵及家属……丢的沿途皆是，包袱行李丢了个精光，很多人病死、累死了，很多人不是丢了太太，就是失掉了孩子，真是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但是，人民解放军对你们怎样？人民解放军替你们收容了家眷、小孩、伤兵、病兵，有病的治了病，受伤的上了药，丢了孩子的帮他找回小孩，丢了太太的帮他找到了太太，并且很好的招待了他们，发了路费、通行证，寻了大车，安全的把他们送回长春，人民解放军这样做，这样亲切的看待他们真可算“仁至义尽”与人为善了。

现在你们又困守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坚守与撤退都是死路，如果你们不愿再受吉林撤退之苦，不愿自己妻离子散，那么摆在你们前面的光明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毅然决然，脱离反革命的蒋家军队，率部或携械投诚到解放军来。

解放军对六十军的政策是非常宽厚的，这里有革命的云南军队，有张冲、潘朔端……等将军，他们时时在惦念着你们，他们希望滇籍官兵认清目前形势，与处境，看破蒋介石对滇军的阴谋，脱离蒋介石，加入解放军，只有这样才能保得滇军不被消灭，才能使三万子弟回到可爱的云南，否则，你们将被消灭，将落得个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东北人民解放军军区政治部

告长春蒋方人员

蒋介石在东北进行的反人民卖国战争，早已注定了死亡之命运。特别自四平、吉林、鞍山、营口、辽阳相继解放后，更陷于绝境，进退维谷，仅困守少数据点，随时有战死被歼的可能。你们处在四面被围的孤岛长春，将作何打算？守吗？内缺粮草，外无援兵，孤立作战，就一定被歼。跑吗？距沈阳遥远，解放军前堵后追，六十军前辙可鉴，也是一样被消灭。既或偶幸坐飞机到沈阳，甚至关内，一来没那么多飞机，二来蒋介石卫立煌还不能自保，那能保你们，终久还不是要死亡。即便化形改装，转移隐蔽，也逃脱不了人民的检举与审判。为今之计，自我门径，各找出路。只有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反正投诚，是唯一安全长久光明正道。本军警告你们，凡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警察宪兵特务谍报人员、蒋政府官员、蒋军正规军保安队官兵，不论东北人、关内人、先参加、后参加，只要从今天起，停止反人民活动，不抵抗，不跟随国民党逃跑，不破坏长春各种之建筑、房舍、仓库、工商业、及一切设施，保存妥当，等待本军入城后，亲自如数登记，交待清楚本军准予将功赎罪，依具体情况，从宽处理。最好事先与本军或民主政府取得联络。如有组织起义，交出重要器材、物资档案及其他任何特殊供献者，酌情予以适当奖励。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员，迅速省悟，切勿同蒋匪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其罪恶昭著者，亦给予立功赎罪机会。如不听这一警告，而死心向敌，不顾大局，不顾人民利益，而仍执迷不悟，进行破坏，或煽惑市民，乘隙抢劫，或操纵流氓，乘机捣乱者，一经本军查获，或为人民所举

发，当依军法严办。如畏罪潜逃，任其逃到天涯海角，誓必缉获归案法办，以上几点，望即三思，勿失良机，勿谓言之不预也。

告长春市民书

长春各界市民们：

东北蒋匪已逼近覆灭的命运，长春蒋党、蒋军和中央胡子，不久将在我解放军铁锤打击下，完全被消灭了，他们打也完蛋、守也完蛋、逃跑也必然被歼灭的。

两年以来，你们在蒋匪铁蹄下，受压迫被剥削缺烧缺食饥寒交迫，真是“中央来了真遭殃”。我们对于你们这种困境，不断寄予怀念，现在也正为了你们的解放，打垮蒋匪的统治而努力。

长春不久就要解放，就将成为人民的城市，蒋匪永远再也不会占去了。解放后，我们要像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一样，以大家力量，军民合力在毛主席指示的“开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目标方针下，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保护工商业者之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建设成一个繁荣、幸福、自由、民主、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活干、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

但是狗急跳墙，垂死的敌人，还会作拼命的挣扎，企图化形隐蔽暗中活动，阴谋破坏长春资材、建筑、仓库及一切设施，布置秘密特务、组织流氓、企图于解放初，煽惑群众，捣毁抢劫，阴谋造成解放后我军民交困、物质困难、加祸大家，加祸我军，挑拨我军民关系，这对我长市人民是损害巨大的，大家应当立即起来，粉碎蒋匪这一恶毒阴谋。

工人们，贫苦市民们，学生知识分子们，各工厂商店职员经理们，以及各行各业同胞们，联合起来，保护长春、保护财产、保护自己的饭碗，一切大小公私建筑、房舍、资材、火车、汽车、电车、铁路、车站所有交通工具、学校、自来水、消防署、医院、日用品、财物、公私仓库、商店、楼房、建筑以及一切设施，这些财产，都是人民的家产，将来建设的基础，切实加以保护、不让敌人破坏丝毫，不许任何人捣毁一点，大家不要听信敌人煽惑，不要只顾眼前，忘却将来，不要只图自己，不顾大局，不要拆楼房，不要打碎门窗，不要抢劫物资，不要毁坏文件档案，要制裁坏蛋破坏者，制裁胡匪趁伙打劫，谁要破坏，大家有权制止。确保我们的城市完整无缺。

同胞们，我们知道，你们在蒋匪掠夺下，受着很多困难，解放军进入长春后，粮食燃料，将予大家必要的调剂，毋庸担心忧虑，怀疑不安，为消灭蒋匪，解放自己，保护长春而奋斗吧！

一切不愿受饥饿、威胁、不愿受压迫的人们，要将这张传单广泛传布，并向不识字的老乡们解说。

东北解放军
前线指挥部
长春地区

阵中日记（节选）

（1948年3月—1948年10月）

3月

3月7日

部 署

（一）吉林敌有逃长春之可能。东前〔指〕、松前〔指〕均应注意集中兵力侧击敌人一段，然后扩张战果。敌进占乌拉街可能是佯动，须注意对吉林监视。

3月11日

敌 情

（一）西窜长春之敌，被我独八师及吉南地方武装截其一部分物资。长春敌三十八师一个团出动至黑山头以西接援。该敌于本日进入长春。

……

（五）独十师截击西窜长春之敌，今日进至长春以南之新立城、孤家、大屯一线。

3月12日

我 情

……

（二）追截西窜长春敌之战斗结束后，东前〔指〕移岔路河，独立师移长春南奢岭咀子一带，独八师移长春东北警戒米沙子、放牛沟一带之敌。以上各部，均于13日开始移动。

3月13日

部 署

(一)为封锁围困长春之敌，并为防其逃窜，各独立师行动如下：

松江部队主力转至怀德与长春间，吉林部队以一个师移长春东南，一个师移长春以北，各部即开始行动。

(二)独十师移长春西南范家屯一带待机，并侦察长春敌情。

3月14日

部 署

.....

(四)各部对长春封锁划分如下：

(1)波泥河子到小合隆之线以北，统为松江负责；(2)波泥河子到范家屯，由吉林部队负责；(3)长春以西由独十师负责，独十师应移其附近整训，小部在长春以西锻炼打游击。

3月15日

决心与部署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我军利用化冻期，于18日起转入全面整训，暂定三十到四十天。为防备长春敌人南撤与南面的敌人北上，尽量诱敌恢复北宁及营沈二线，造成尔后作战之有利条件。我地方部队围锁长春之敌。

.....

东前〔指〕报：独八师休整三日后移至四家子、姜家屯、新安堡(含)、奢岭口子、大南屯(不含)地区，并派一个营向长春挺进。应部署在大南屯(含)、房身沟一线的部队，向新立城、长春堡、大屯、叶起屯派出游击队伍。

3月18日

决心与部署

〔东总〕电：我军对长春目前决〔定〕封锁其飞机场，准备下次攻长春和打增援。独五师向长春前进，担任封锁机场，并进行整训，炮司配十五榴炮一门，弹一百发，归独五师指挥。

〔东总〕电：总部同意独十师在五家子执行封锁长春〔任务〕。

3月20日

独五师18时报：到小城子、泉眼岭，22日可到长春附近。

3月21日

部署

〔东总〕9时电：独五师应进到能威胁敌机场、射击敌机，使敌机不能起落的地方。具体地方自定。独十师在范家屯北之五家子。

3月22日

敌情

（一）暂二十一师一团和军部逃兵称：

暂二十一师驻长〔春〕市南岭、南关，暂五十二师一部驻范家屯，大部驻二道河子，一八二师驻市内。

（二）东满21日报：长春敌令把连至团的文件烧毁。

（三）长春敌新编五个地方团、一个独立营，市内恐慌，士兵说，最近要向西南跑。

行动

独五师20时报：7时进到天成店、五大户、三家子宿营，明日在烧锅店、五大户一带集结。24日进入机场附近，20时移长春西北小八家子一带，执行监视机场任务。

3月23—24日

行动

独五师 24 日 10 时 30 分报：一时进入飞机场西北，以一个团东移二间窝棚，九〇炮连阵地在义家梁子，另一团在大合隆、六马架，师直和一个团在小八家子、月牙泡之线。

3 月 25—28 日

敌 情

长春敌亦有准备撤退征候。

……

(三)独五师报：暂五十六师一个营早晨曾一度侵占马驿站，被我击退。

……

我 情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26 日 17 时致电：表扬独五师炮兵 25 日在长春机场毁敌运输机一架。望传令嘉奖有功的炮长及炮手，以鼓励我炮兵部队发扬沉着勇敢的射击精神，多毁敌机，但要注意节约弹药。

决心与部署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28 日 10 时致独十师电：独五师在长春机场附近封锁机场。为配合该师作战，独十师应移至新开河、双龙台一带，以战备姿态进行整训和配合独五师。

行动

独五师 27 日零时报：12 时敌暂五十六师一团加骑一连，向我梁家子之九连三面包围，数次冲锋未逞，后来我七连赶到从下右翼反击，将敌击溃，追击五里。现每日出动七个营部队，未得休息。是否调独十师到新开河附近及双龙台牵制敌人。

3 月 29—30 日

敌 情

(一)暂五十六师一团进到驿马站、乔家营子修工事(独五

师 29 日报)。

.....

(三) 独五师 30 日报: 敌一个团 8 时占苏家营子, 现分两路, 一路到于富岭子向哈家岗子进攻, 另一路向大合隆进攻。

部队行动与休整位置

独五师 30 日 21 时报: 15 时以一、二团四个营向进占大合隆、于家岭子之敌反击, 敌退到两间窝棚, 被我包围一部, 战至 21 时半结束。

其 它

由吉林逃长春之敌, 约两万九千人。

独五师 3 月 29 日才开始整训 (因战斗)。

3 月 31 日

敌 情

独五师报: 昨 6 时暂五十六师全面开始进攻, 三团在前面, 一、二团在驿马站一带。

我 情

独五师 12 时报: 我 15 时对暂五十六师反击, 攻下村庄五处。我参加战斗人员, 每连只有 30 多战士作战。

4 月

4 月 1 日

敌 情

(一) 敌已将新七军与六十军组成第一兵团。郑洞国兼兵团司令官, 原范汉杰之第一兵团司令部改为冀热辽边区司令部。

(二) 据伊通县政府报告, 范家屯到敌甚多。

(三) 东前〔指〕报告六十军分布情况: 一八二师 (代号九四一六) 位斯大林大街以东, 暂五十二师 (代号九六一一) 师

部位大马路头道街（南关以北），一、二团位二道河子印刷厂内，三团在东盛路附近。保安旅在大房身飞机场。新编七军在斯大林大街以西，暂六十一师在红万字会，部队分布兴仁大街。

（四）敌一营进到苏家营子，后退驿马站。

最近我军位置

独六师（东满）驻双阳，独七师（松江）驻九台、饮马（河）站、一团驻米沙子，独八师（牡）驻双阳北平家堡、奢岭口子。

独九师（嫩）在波泥河子、暖泉子。

独十师（辽吉）在五家子、三门于家、孟家屯、红东李街（大岭南）。

决心与部署

东前〔指〕10时报：为加强与预防长春堡、房身沟地区之敌和保安部队及土匪南窜。已着独六师十七团一营与伊通县大队配合、集中侦察部队，在乐山镇地区积极活动。

4月2—3日

敌情

六纵报：长春敌近将外围之胡匪整编为独一师，活动在杨家屯、孟家屯。

三十六师3日报：拂晓前敌占苏家营子、三间窝棚，并向万家窝棚进攻，一路在西马家油房。9时半又报，敌分三路猛攻，一路从于家岭向哈达窝棚，一路由苏家营子向四间房，另一路（新三十八师）由合隆向东北进攻。

决心与部署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3日12时电：（1）你们机动作战，敌少则歼，敌多后移，如估计敌会撤退，则预先准备追击。（2）独十师归独五师统一指挥。

行动

东前〔指〕报：独六、七、八、九师均在伊通河以东，已令独六师、独八师查范家屯敌情。

三十六师 3 日 7 时报：独十师与西马家油房之敌接触。15 时又报，独十师侧击敌人，暂五十六师退哈达窝棚。

独五师 3 日 17 时 30 分报：敌继续进攻，并向小合隆迂回。我主力抵新开河西，河东留少数部队。

独十师报：2 日已与三十六师取得联系，现师直在翟家窝棚，二十九团在新开河东于家岭、王家捧、西马家油房、南城到小药辅，骑兵连在双龙台，二十八团在蒙家窝棚，三十团在二道岭子、新立屯。

4 月 4—5 日

敌情

独五师 4 时报：据长春西进之敌俘供，左翼为暂五十六师，中央为新三十八师，右翼为暂六十一师，共六、七个团。黄昏，敌退回万家梁子。

决心与部署

独十师应每隔二、三日向长春机场袭击一次，使敌不敢利用机场。

独五师可休整十天，原配属独五师之炮兵，应由独五师护送给独十师，以便射击。

4 月 7—8 日

敌情

独五师转独十师 8 日 22 时报告，长春敌到机场西北纪家粉房防守。驿马站、大小西堡约一个团急筑工事，机场西南东沟、开原堡一带驻敌一个团，大屯及以南地区有胡匪 1000 余人。

决心与部署

独五师已将总部命令传独十师，封锁机场，但他们还未行动，这样会误时间，盼督促执行命令。

4月9—10日

敌情

独十师9日11时报：大屯敌一千余人上午占范家屯（匪）。

长春方面：暂五十六师撤出飞机场及其周围，长春至孟家屯间有敌，估计可能突围。据城二〔部〕报，新一军有接长春敌突围之说。

其他

辽吉转独十师8日16时电谓，三日战斗，我师积极配合独五师作战，把敌人打退，追到乔家窝棚、伊通河窝棚。但独五师在阵地不动，致使部队较大伤亡，如不相信，可实地研究。

松前〔指〕报：长春敌在南岭宽城地区修新飞机场。

独五师今日炮击飞机场。几日来未有飞机降落。

4月11—12日

敌情

长春敌在米沙子、卡伦、大南屯等方向出扰，企图安定市内民心（松前〔指〕）。

长春敌情：敌使用南岭民用机场（中央观象台附近），降落小型机。中正大街向孝子坟起落飞机。现敌机使用大房身机场。

行动

东前〔指〕12日10时30分报：独八师一连与长〔春〕出发之敌，在叶家桥一带对峙。

4月13日

其它

长市是日开始整日戒严。11、12两天，卫立煌赴长春视察（据投诚〔者〕谈，可能布置逃窜）（东前）。

侵占营家屯之敌，为土匪千余及六十军一部（三师）。

4月14日

我情

独十师报：范家屯方向无部队，封锁差。11日大屯降匪进占范家屯，已集中三个骑兵连去打。

其它

独五师与独十师的问题：独十师谓，接受独五师命令，三日即配合作战，而独五师则按兵不动，致有较大伤亡；而独五师谓，三日前独十师离我们较远，联系不密切，配合不及时，〔批〕评我未动，事实上我还受敌主力进攻，〔处于〕被动，而不是按兵不动（这是计划行动的部署不周到、不一致，形成各打各的）。

4月17日

敌情

.....

（三）昨今两日，敌机在宋家洼子降落并运回大炮。

（四）六十军逃兵称：六十军计划分路窜沈阳，有的空运沈阳。

4月18日

敌情

（一）我三师据公主岭政府情报机关称：昨天22时，长春敌先头部队到范家屯，并有后续部队，企图南窜。我独五师称：范家屯之敌一个师，今日仍未动，但有向公主岭前进样。

.....

（四）辽吉前8时报：据独十师报告，7时敌一个师昨19时进占范家屯及大屯。

（五）辽吉前线长春兵力，计有新七军、六十军全部，另三

个教导团、一个吉林保安旅，六个志愿团。

决心与部署

〔总部〕决心从“五一”起，转到全面的军事整训（时间暂定15到20天）。

〔东总〕电：到范家屯之敌系抢粮，如受我威胁，必然撤退。独十师应出动一个团左右，袭击长春以北机场，均应以战斗任务为主。

4月19日

敌情

（一）近日来，长春每天有二三十人逃往沈阳，已被我军扣留20余人（一纵报）。

……

决心与部署

军事会议是日揭幕。

〔东总〕8时30分电：（一）根据最近宋家洼子机场及南岭机场升降飞机的情况，独五师、独六师、独七师、独八师、独九师、独十师应严密注意对机场封锁和破坏。这是主要战斗任务之一，万不能疏忽。

（二）长春敌近有计划地派遣大批人员南逃，应到处盘查。

4月21日

敌情

据新三十八师战俘称，此次出动为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一一四团、六十一师部队，昨夜撤回长春。宋家洼子驻敌吉林保安旅一部（三十五师）。

我情

独五师报：7时二团向宋家洼子前进，与吉林敌保安旅一部在王振东屯遭遇。我将敌击溃，现进至兰家屯以南。

4月23日

我情

独四师报：建议将各独立师均向长春推进到距城二三十里处，构筑工事，各师间架通电话，设一高级指挥，假如敌向一处突击，可以互相配合，这对将来围攻长春作用大。

独五师17时报：到长春西北之小合隆、小八家子、烧锅店。

4月24日

决心与部署

〔东总〕12时30分电：长春之敌四处抢粮，并未见我独立师严重打击，对今后作战颇为不利。各独立师必须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三十里随时打击抢粮之敌，严格禁止柴粮入城。各部应随时电告，并每个礼拜作〔一次〕总报。

行动

东前〔指〕18时报：独六师十八团向新立屯、长春堡方向活动。独八师驻奢岭口子，三团向劳家沟、逯家窝棚活动。

4月25日

敌情

独十师报：长春之敌拟解散机关后勤突围。又，新三十八师今日下午全部由孟家屯退回长春。

行动

独十师13时报：三十团控制大屯、炮山，与敌三十八师搜索连接触，将其击退。我骑兵在孟屯循环活动。

4月26日

敌情

东前〔指〕报：（一）南岭观象台之民用机场，敌未动工。南岭动物园门前之自由大路及协和广场至新皇宫，已修新机场，25日动工。（二）敌14、15日由沈〔阳〕运长〔春〕10厘米的

榴弹炮 3 门。

独十师报：三十八师下午全部由孟家屯退回长春。

决心与部署

严密封锁长春之敌。

建议：一纵二师驻地分散，为便于练兵演习，建议移公主岭。

独十师昨 9 时在大屯与三十八师搜索部队接触。我骑兵在孟家屯以西活动。

4 月 27 日

敌 情

长春每日有四、五千市民纷纷向南逃。

决心与部署

〔东总〕19 时电：同意二师移驻公主岭，谨防长春之敌万一突围。

行动

独十师一个团在大屯。孟家屯以西无敌踪。

4 月 28 日

10 日敌轰炸机一架，降落在宋家洼子，20 分钟后起飞。

十纵报：长春南逃人员，已查到有青年学生 100 余人。

4 月 29 日

敌 情

独九师报：据俘称，长〔春〕敌骑兵二师 3000 余人，昨东开大房身机场西北，保护机场。

4 月 30 日

独五师报：三团一部昨晚袭击东马家油房新七军骑兵二团，毙敌团长一人。

5 月

5 月 3 日

敌 情

长春敌有 6 个志愿兵团约 15000 人，新七军补充三个团，六十军补充三个团。

新七军重炮两门在绿园，两门在洪熙街，桂林街有山炮六门。

5 月 6 日

〔东总〕11 时电：长春敌库存粮只够维持到五月。各独立师应加紧对敌粮食封锁。

三十六师报：6 时敌两个团分三路向我二团进攻，11 时运输机一架降落在宋家洼子，我野炮刚进入阵地即起飞。

5 月 8 日

〔东总〕17 时致松前〔指〕、东前〔指〕电：三十六师、独六、七、八、九、十师，立即有计划地部署侦察长春之敌情，一得材料立即报告，事关紧要。

5 月 11 日

其 它

7 日上午〔飞〕来长〔春〕敌机两架，遭我炮击未降落。

5 月 12 日

敌 情

宋家洼子敌上午 7 时，分三路进占双庙子，掩护敌机降落。

决心与部署

三十六师 21 时报：明日我一〇七团、一〇八团各一部偷袭机场。

5 月 13 日

〔东总〕21时电：三十六师封锁长春机场必须严格，不要怕伤亡，战斗作风应更果敢一些。

三十六师报：二团在邵家店将敌一个营击退。

5月14日

敌情

长春之敌一个师以上，分三路向小合隆进攻。

（一）长春之敌一部由东迂回小合隆南新立屯，六十军五十二师正面向双庙子之敌可能〔是〕新三十八师。

（二）长春警察局直属八个分局，警员1200人。

决心与部署

三十六师9时报：对向小合隆以东进攻之敌，已令一团、三团出发，准备歼其一部。19时又报，估计敌明日继进，如敌不退，则将小合隆部队转移小八家子，将孟家窝堡部队撤至韦家窝堡。

行动位置

三十六师6时报：昨与迂回小合隆南新立屯之敌激战。12时又报，与进到小合隆东北五里之敌激战。师防地太分散（为小合隆至哈家窝棚，约三、四十里）请独七师侧面配合。13时又报，一〇七团仍在小合隆固守。一〇六团在孟家窝棚方向配合。一〇八团在哈达窝棚方向。

5月15日

敌情

今晨敌占我小合隆，向八家子前进。

23时与我隔河对峙。敌占小八家子、薛家屯。

独十师报：据息，长〔春〕敌12日报载，说大战在一两个小时必然爆发。现六十军每人准备好两袋干粮，日夜不离身。

决心与部署

〔东总〕22时电：〔长春〕城内大街不能降落大型飞机。因此敌极力控制宽城子及大房身机场。三十六师、独十师必须用一切方法，妨碍敌机在宽〔城子〕大〔房身〕降落，不得疏忽。

东前〔指〕22时报：拟于19、20日，由双阳全部出发。

行动位置

三十六师15时30分报：在黑岗、朝阳、山家子仓一线（新开河西岸）相机出击。

其 它

东前〔指〕22时报告准备工作：

（1）六、八师首长认为这次行动任务艰巨，估计在行动中三个地方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在不妨碍机密原则下，尽可能逐步深入动员，以打通思想，保证行动。（2）供给、装备补充、沿途粮食运输及后方处理，军区有很多困难。（3）前指不健全，必须加强临时指挥部，并加强领导与干部的工作。

三十六师23时报：新开河西岸地势低，离村庄较远，不易抗击，如敌渡河西犯，拟向西北撤。

5月16日

敌 情

长〔春〕敌占薛家屯，继向万家屯进攻。敌运输机两架，昨四次来长〔春〕，在宋家洼子降落。敌已知我围长部队南撤。敌拟明日由小合隆抽回，转攻大屯。

5月17日

敌 情

长春敌向我进攻者有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一一三团、六十军全部。

长春方面，敌五十六师16日在后哈达窝棚、双龙台、开原堡一线。一团驻飞机场，二团驻三间窝棚、伊通河窝棚、哈达

窝棚，三团驻双龙台、开原堡。

行动位置

三十六师 15 时转独十师电：于夜攻击敌五十六师之三团。

三十六师 22 时报：一〇七团一营向小合隆前进，到八家子东头。

5 月 18 日

行动位置

独立十师报：昨进袭双龙台、开原堡、东沟。因敌黄昏前撤走，袭击未成，仍返原防。

三十六师报：为封锁机场，建议独十师北移。

5 月 19 日

三十六师 19 时报：三团一营在河东与敌激战一小时后，退回河西。二十一营于河东月牙泡与敌接触后，刻退河西。

三十六师 23 时 30 分报：师直驻烧锅店西北之齐家窝棚，一、三团驻五大户、天成店，二团驻囊坑并派一营在小八家子东北活动。小八家子至万家桥，一、三团各有一营活动。任务是监视及阻击敌抢粮。

5 月 20 日

敌情

三十六师报：六十一师主力驻拉拉屯、邱家屯一线。小合隆距宽城子四十里，邵家店距宽城子 28 里，保安旅驻小合隆。孙菜园为六十一师二团。

决心与部署

一纵 19 时 45 分报行动部署，22 日 9 时前进到下列地区：二师到昌兴堡、平安堡、拉拉屯，三师到黑林镇及以北，三十四师到吴店子、四家子、郭家店（朝阳坡以西），一师到中央堡、朝阳坡一带。22 日 18 时，各师由以上地区出发奔袭。

二师经大岭附近进到复州屯、聂家屯、郭家窝棚，切断和包围小合隆之敌。三师经大岭进到孟家窝棚，并控制长春到小合隆公路上之邵家店，断小合隆退向长春之敌，并向长〔春〕警戒。一师加纵直在两半屯、四间房、哈达窝棚集结。三十四师进到东马家油房、东西双龙台集结，准备策应二、三师作战（指挥部随三师 22 日到黑林镇，23 日到六马架）。

行动位置

东前〔指〕2 时报：独六师在大榆树（二十家子东）、靠山屯之线，独八师在马鞍山、三棵树、大二家子，独九师加前指在双阳。

一纵 14 时报：已令各师明晚准备行动。

5 月 21 日

敌情

决心奔袭五十六师和六十一师，消灭长春援敌。

长春方面：敌五十六师在齐家窝棚、陈家围子、哈拉哈、苏家营子（长春西偏北二十余里），六十一师在孟家窝棚，一部在小合隆与万丰店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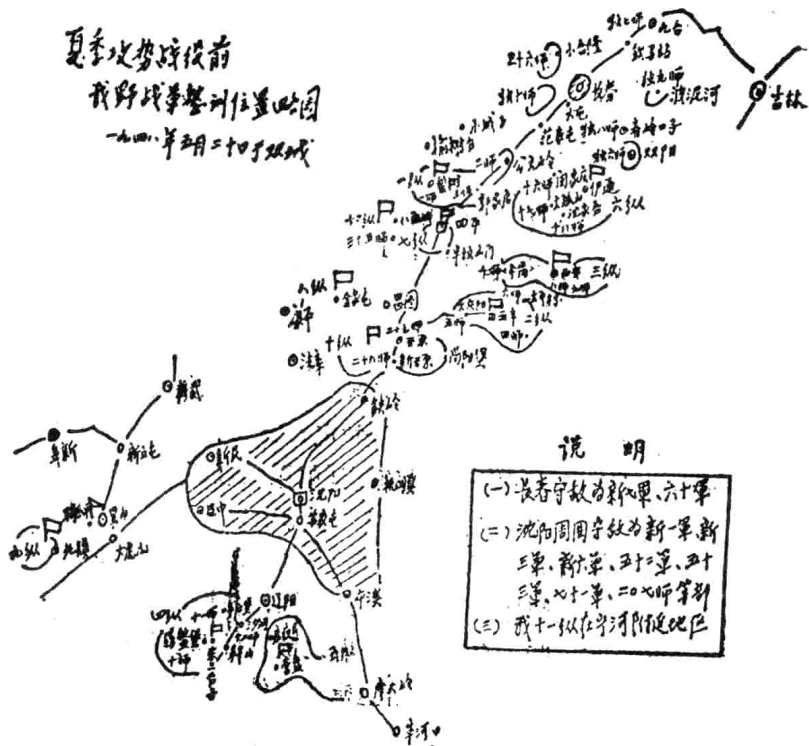
新开河东岸之苇家窝棚、十三家子一带有敌一部，宽城子区大房身两个机场，有敌少数守备队。

五十六师主要掩护大房身机场。六十师主要掩护朱家凹子机场。保安旅趁机抢粮。

决心与部署

东江〔即东总〕21 时电：向五十六师、六十一师奔袭，切断敌之退路，以便歼灭之，并准备歼灭长春援敌。

六纵担任切断六十一师向长春之退路，并包围该敌，以两个师为梯队，距离五、六里并肩移至长春西北地区，22 日下午移至景家台以北地区，隐蔽休息。23 日继续向目的地前进。24



夏季攻势战役前我野战军整训位置略图

日上午7时到达四间房、班家营子、苏家营子、崔家营子、纪家窝棚之线。

一纵附炮兵及独五师，统归一纵指挥，担任歼灭五十六师。二师应于22日下午出发，进至范家屯以西之凤凰城。小黑林子一带隐蔽集结，23日下午出发，24日上午9时进至桑家窝棚、吉家房、三道沟、潘家油房（长春西二十里），担任严格切断五十六师退路之任务。一纵其余两个师及独二师应于22日下午出

发，进至大黑林子一带宿营，23日下午出发，在二师后或直接向乔家窝棚、马家油房、哈达窝棚之线前进，应于24日上午到达指定地点。

为避免六纵与二师交叉，规定桑家窝棚、开原堡及其以东，为六纵活动地区，二师在此线以西，但应准备经桑家窝棚向北穿插。

炮兵22日下午出发至怀德城五里外隐蔽，23日继续出发，24日上午10时到达于家林子之线。

独十师22、23两日，在原地继续监视敌人与隐蔽戒备，应于24日待六纵过后，向大房身机场与长春〔之间〕前进，切断大房身机场敌之退路，如孟家屯有敌，则以一个团断其退路。

独五师22、23、24日在现地勿动，待一纵包围五十六师后，准备协助一纵歼灭五十六师。独七师应22日到达卡伦街隐蔽集结，23日下午出发，24日上午7时到长春以北前后潘家店，袭占铁路桥梁，策应六纵作战。奔袭部队应轻装，途中遇敌，则以小部监视，主力向指定地点续进，切勿害怕敌人。

5月22日

敌情

东江电：大房身、桑家窝棚、驿马站、伊通河窝棚西、三家窝堡、于家站、土家屯、两半屯一线仍为五十六师，师部驻驿马站。万家油坊、孟家窝棚一线，估计仍为六十一师，该敌昨日中午分两路占哈达窝棚、十三家子、万家桥、四间房一带。

松前〔指〕报：本日21时，长春敌二十一师一个团附山炮六门，进到兴隆山。

决心与部署

东江22时30分电：

(一)一纵四个师及炮兵担任围歼日马栈、桑家窝棚东北地

区之五十六师，应于23日黄昏出发，24日5时到达指定目标。为防止小合隆敌逃走，独五师应从敌之间隙间穿插，到小合隆以南直接包围敌人，配合六纵及独七师歼灭敌人。独五师该于23日半夜出发，24日6时到达指定地点。该师此次行动应大胆坚决，勿过早行动，暴露企图。

(二) 独二师应于23日下午出发，24日上午6时大胆插至小合隆与长春间，距长春20里外的地区，向小合隆方向前进。何处有敌，即抓住何处之敌，大胆完成任务，不放走敌人。

六纵应于24日6时左右插至长春西北四间房一带，以主力向小合隆之方向攻击前进，寻敌包围歼灭，一部留四间房和四道岭，顽强阻击援敌。

(三) 东前〔指〕率独六师、独三师于24日3时自现地出发，向长春以东之拉拉屯、乔家店、陶家店一带前进，于25日到达指定地区待命。如该处尚有敌人，则大胆切断其退路。

其 它

大房身机场位置：正东距长〔春〕西边8里，正北距桑家窝棚1里半，正南距翟家窝棚2里，正西距西合堡3里，东北距车家窝棚1里半，西南距狭堡东沟2里。

5月23日

敌 情

(一) 小合隆只有少数敌人，敌主力在孟家窝棚、姜家窝棚一带。

(二) 桑家窝棚、驛马站之敌为五十六师，孟家窝棚、姜家窝棚之敌为六十一师，均未有大的变动。

(三) 长春东敌暂二十一师一个团及骑兵300余，于21日21时进至兴隆山，23日3时进至卡伦与我独七师对战，16时向长春方向退回。

决心与部署

东江电：

(一) 10 时半致六纵并告独五师、一纵电：敌二十一师一部本日进到卡伦，已令独七师明日切断该敌退路，因此，该师不参加长春以西之战斗。已令独五师明晨抢以小合隆以南地区，六纵任务为分路大胆插到长春与小合隆之间，向小合隆前进，以一部监视长春之敌，以主力包围六十一师及其附近分散之敌人，如能单独解决则解决之，如不能单独解决，则待一纵解决五十六师后共同解决，须严格防敌向四间房东北地区逃走。

(二) 22 时半致六纵电：十六、十七两师，如果经乔家窝棚西前进时，必将敌五十六师吓跑，因此，十六、十七师改为向桑家窝棚、日马栈前进，包围五十六师，协同一纵歼灭该敌，十八师则仍经飞机场以东地区插到四间房。

(三) 24 时至六纵各师电：一纵正向吉家窝棚、乔家窝棚、哈达窝棚前进中，如你们也经此线前进，则必与一纵交叉，彼此皆不能包围敌人，因此，现决定你们应在原地停止，待第二、第三两师通过后，你们在桑家窝棚以东地区，采取战斗行动，突击向四间房前进，堵击小合隆之敌。十八师仍经飞机场以东于 24 日 5 时前插到四间房。

(四) 17 时致三十六师并告六纵电：你们应以两个团插到拉拉屯及其以东，以一个团插到拉拉屯、孟家屯及其以东，以一个团插到孟家窝棚以南，牵制敌人，等六纵到后歼灭之。

(五) 9 时半致炮司电：炮兵的使用，最好以团为单位配属给各师。

(六) 22 时半致工校一大队电：立即向长春附近出发，归一纵指挥。

(七) 12 时致三纵、七纵电：敌六十一师、五十六师、二十

一师均已在长春城外数十里处。我一、六两纵决于明晨在长春郊外，切断该敌之退路。为配合作战，我三纵、七纵均须于今夜或明拂晓前出发，连日兼程前进，以便策应。

(八) 13时30分致八纵、十纵电：我军于明日在长春附近打响，在辽河附近佯动部队可停止动作，并应撤回河东。

八纵于25或26日开始向长春前进。十纵除纵直及两个师外，应以一个师于25日出发，向长春前进。

(九) 12时致东勤、西勤电：布置在西线的后勤工作。

(十) 10时10分致独六、七、八、九师、东前〔指〕松前〔指〕电：敌一部本日进到卡伦与我独十师对战。另一部在拉拉屯、路家窝棚一带（长春以东十里），我决切断该敌退路，然后歼灭之。

独七师应于明日5时前，全力、大胆地绕至敌后路上，严阻敌人道路，必须坚决完成任务。

独九师明日5时前，到达兴隆山以南铁路上，向敌方前进。

独八师应立即出发，进到动克山隐蔽，于24日8时半到达拉拉屯、路家窝棚与长春间，切断路家窝棚敌之退路。

独六师应立即出发，本日进到动克山以南地区隐蔽。明24日在独八师后推进，策应独八师作战。

东前〔指〕应随独九师行动，指挥四个独立师牵住并歼灭敌二十一师，如不能单独歼灭，则牵住敌人，待各纵主力到达后歼灭之。

(十一) 13时30分致东前各独立师电：各独立师此行应严守秘密，不可过早暴露企图。独八师应于明日7时到达拉拉屯以西，断敌退路，如该处无敌，则该师应向兴隆山前进。独九师应于明7时到达兴隆山附近，配合歼灭兴隆山之敌。

(十二) 14时至独七师电：应以全力于明晨6时前将兴隆山

或魏家沟逃跑之敌，大胆、完全切断。我其余三个师 10 时左右可到兴隆山附近。

(十三) 20 时致十师电：此次行动，必须大胆，否则必误事。必须经分水岭推到兴隆山以南之魏家沟、高家窝棚、边南，向北堵住敌人。

(十四) 22 时致七师电：你们必须立即出发，应于明晨 5 时前到达长春西北 30 里之马家窝棚、赵家粉房一带，向西北寻找敌人包围之。

5 月 24 日

敌 情

(一) 敌五十六师第一团在桑家窝棚、翟家窝棚、范家店一带，第二团在驿马站、乔家窝棚一带，西河堡为第三团，宽城子以北地区为三十八师一个团。

(二) 六十一师均在小合隆附近，二团驻满家屯、孙家园子。三团驻小合隆西南朱家菜园、小东山、东白营子、朱家店等处。

(三) 敌保一旅确在小合隆以北。

(四) 李鸿（系国民党军新七军军长）率两个团向飞机场增援，正向范家屯前进中。

(五) 敌二十一师二、三团在拉拉屯、潘家染房、山弯子一带，四门李、小河台一帶有敌一部。

行动经过

(一) 一纵于本日 4 时进至小八家子。前线指挥所在小梁山。二师于今晨打响，并有两个营插至驿马站、河西堡间，占领潘家油房、两半屯、拐子店。该师六团攻克乔家窝棚，歼敌五十六师二团之第一营全部。该师一部对敌二团团部及二、三营（驿马站）攻击，歼俘敌一小部，未克。突围之敌，在依家窝棚被我三师堵击，俘二团团团长舒剑，副团长赵建群以下 200 余人，

大部被歼。一师未参加战斗。

(二) 六纵各师于本晨到达曾家店(十六师、十八师后随)、开原堡。十七师到东沟。十八师于大房身、长春间突破封锁, 攻击前进, 下午已有两个团到达班家营子、崔家营子。黄昏前, 师部带一个团通过封锁线。十六师以 30 分钟时间攻占了飞机场之大红楼, 俘五十六师刘师长、团长以下 600 余人, 并攻占翟家窝棚、朱家窝棚, 占领飞机场。十七师未打上。

(三) 三十四师向苏家营子、广家窝棚前进中, 堵击驛马站突围之敌, 俘营长凌景春以下 170 人。

独十师攻击飞机场五十六师一团, 歼敌两个营。

三十六师攻击小合隆南拉拉屯、孙家菜园、赵家店, 并追歼突围之敌, 共歼六十一师二团团部及两个营、一团一个连。

独七师在东开滦窝棚与敌战斗中, 歼保安旅第二团, 毙伤百余, 俘 600 余人。

(四) 我独十师、独六师攻击长春东拉拉屯、路家窝棚一带之敌时, 敌稍加接触即逃向长春。

以上共歼敌约四个团。

5 月 25 日

敌 情

(一) 邵家店附近之敌六十一师及三团, 于昨下午 2 时逃回长春。

(二) 暂二十一师于昨逃回长春。

决心与部署

(一) 长春外围战斗已胜利结束, 约歼敌四个团。

.....

(三) 各纵现在进入攻城准备(计划七天)的位置:

一纵应在长春西北一带、四十里以外地区, 进行攻坚教育

与攻坚准备，并担任侦察长春以西和以东北敌人城防工事，准备在该处选择数个突破口。西南角以长春到大岭之大路为界线，东北角以伊通为标准线，〔以〕上均属一纵。独十师归一纵指挥，控制机场附近要点，掩护侦察。独五师移至长春以北之四间房及其周围，归一纵指挥，担任侦察掩护任务。

六纵在长春以南、范家屯以东，距城三四十里外的各村庄进行攻坚教育与攻坚准备，并侦察长春南面与东面沿村工事情况，准备选择数个突破口。独六、八师移长春以南之欢喜岭一带，独八师移长春以东魏家沟、安龙泉一带，掩护侦察，独六师、独八师均归六纵指挥。

5月26日

我情

一纵一师在马家油房、两半屯，纵直在小梁山、侯家屯一带，三师在于家店、大合隆、蔡家窝棚一带。

六纵在伊通一带，十六师现在靠山屯、白龙驹、韩家小铺一带（大屯西北二十里），十七师在南城、孙家一带，十八师在大拉拉屯、耿家油房一带。

三十四师在拉拉屯（小合隆东南）、邵家店、开原窝棚、大营子。

三十六师在四间房、崔家营子、东西蔡家窝棚、大营子。

独八师在安龙泉、魏家沟、兴沟（长春东北）。

独九师在马头台、泉眼沟一带。

独七师在大小青咀子、兴隆泉、万宝山（长春北，伊通河东）。

其它

肖劲光、陈伯钧于本日到六纵司令部。

5月27—31日

敌 情

(一)长敌近日空运忙碌。28日,一架运输机降落于孝子坟,另有两架战斗机未降落。29日,有两架战斗机掩护一架运输机空投。30日,有两架运输机降落于孝子坟。31日,降落在长春市内的运输机共八架。

(二)29日晚,独五师夜袭长春八里堡之匪,俘人马各百余。30日,敌两个团分二路出扰至安龙泉、魏家沟,后退回。

(三)长春东北、伊通河以东之土匪,均化装为老百姓,为我六、七师搜剿。独七师一部在万宝山北歼匪一部。

(四)长春榴弹炮,原两门,又空运四门,共增至六门。

我 情

东江电:

(一)行动方针正请示军委中。29日肖劲光、肖华回哈(尔滨)研究方针。各部队继续进行一星期之攻坚训练。

.....

6 月

6月1—2日

敌 情

(一)近日长春敌空运忙碌。31日来长15架运输机,降落于市内7架,6日又有6架飞机空投物资(一说,一日来8架)。

.....

我 情

(一)东江电:

5月30日决定围困及严密封锁长春之部署:

(1)使用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道路,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2) 以远射炮火力, 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两机场。(3) 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4) 严禁城内百姓出城。(5) 控制适当预备队, 勾通各站联络网, 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6) 城南、城东归六纵, 城北、城西归一纵, 炮兵由炮司派归一、六纵指挥。(7) 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 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 无周密计划和部署, 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二) 六纵一日围困长春部署:

(1) 以独六、八师及纵部两个侦察队、炮司、榴弹炮、高射炮各一连为围困部队。(2) 独六师使用三个营, 东起四家子(含)、獾子屯(含), 西至孟家屯(不含); 独八师使用四个营, 自城北伊通河之三间房、前潘店(含), 至东南之四家子、獾子屯(不含), 榴弹炮两个连在红咀子构筑阵地, 对空及对城内自由马路机场。孟家屯(含)至石虎沟(不含)由纵队两个侦察队负责。营与营之间隙, 由师团及伊通县大队垫补。(3) 十七师有与独六师密切联系及策应的任务。十七、十八师随时准备协助歼灭出犯之敌。

(三) 一纵一日围困长春部署:

(1) 独十师负责石虎沟经大小房身至杨家粉房地区, 并派队由绿园迫近兴隆广场、恩慈医院。(2) 二师派小队及侦察部队控制白狗屯、崔家营子、车家窝棚, 并掩护炮兵射击飞机场。(3) 独五师负责班家营子、谭家营子、老西窝棚、上下碾子至伊通河〔地区〕, 并派队在宋家洼子活动, 向团山堡迫近。(4) 前线部队要构筑工事、架电话, 主力控制适当位置。(5) 炮兵任务及火力阵地另定。

(四) 炮兵一日围困长春之炮火配备:

(1) 一纵配一个九〇式连、一个十榴连、一个高机炮连, 2

日晨可占领阵地。(2)六纵配一个九〇式连、一个高机炮连。2日晚、3日晨到。

(五)六纵建议，一、六纵封锁长春分界线为：孟家屯（不含）以东至城北伊通河（不含）以西归一纵（东江1日复电同意）。长春西南孟家屯、十里堡（含）以东线属六纵。

(六)1日东江电六纵：考虑炮兵阵地在红咀子，是否太远？
6月3—5日

敌情

(一)新七军防地，仍无大变化。敌五十六师由新安桥到铁路，六十一师由南湖到洪熙街，新三十八师在五十六师与六十一师之间，六十军之暂二十一师在建国大学、建国庙一带，五十二师在二道河子。

(二)长春之敌，已知我封锁，近日各处外围据点均加强工事。

(三)敌机近日仍空运长春，以空投为主。报载，敌将空运沈〔阳〕粮食40吨、运长〔春〕大米300吨。1日来机10架，2日16架，3日13架，4日18架，5日20架，空投大米白面（2至3日共空投1500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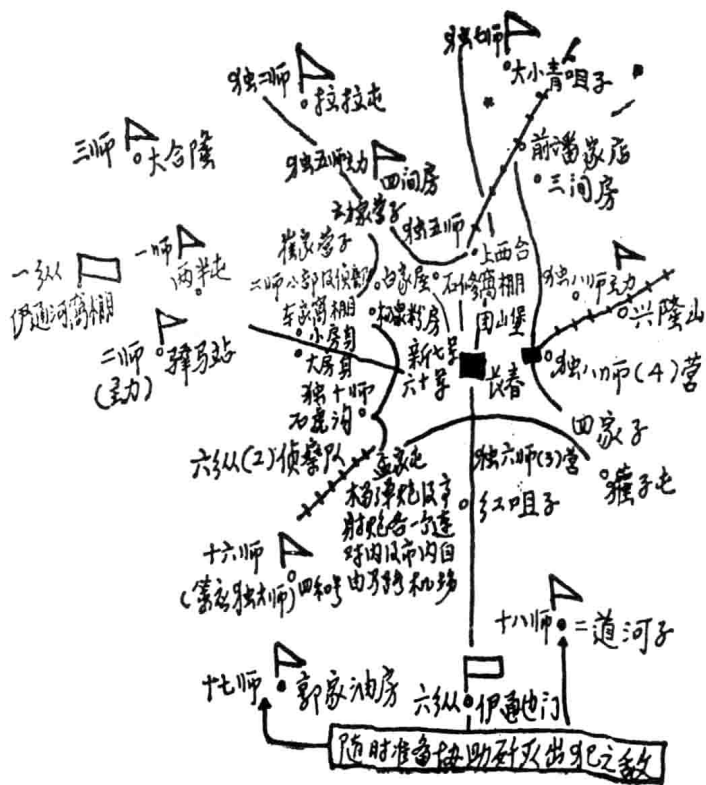
(四)长春难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我警戒部队饭吃。柏家沟的青壮年夜间从树林跑出来，〔还有〕五、六名老弱妇小。

(五)敌近〔日〕空运团以上家属进关。

我情

(一)一纵4日报：六纵两骑兵连在耿家油房、靠山屯（距孟家屯十里）。孟家屯无部队（每日出二、三百人），建议六纵派部队到孟家屯。

(二)一、六纵向敌机场射击，均因障碍、观察、射程等



我一、六纵队围困长春部署略图 1948.6.4

说明：

1. 长春西南一、六纵系按原界线部署（石虎沟），新界线（孟家屯、十里堡线上属六纵）划分后一、六纵新部署未有材料。
2. 六纵营与营封锁向陈由师团侦察队及伊通大队垫补。
3. 六纵队、独六师、八师及纵两个侦察队为封锁部队。

原因无效。对空也因城市面积大，无法封锁。

(三) 因炮司西进，拟留高射炮守桥，仍未将高射炮调到前方。

决心与部署

东江电：

(一) 2日告一、六纵派得力参谋检查石虎沟、孟家屯之分界线，双方部队必须衔接起来，以免老百姓钻空外逃。

(二) 5日告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

(三) 3日告炮司速将三个高炮连调前方封锁长春。

炮司报：4日电朱（朱家飞炮司后勤部长）搜集穿甲弹，打B₂₅。请工厂造“延期信管”，增大浸澈力，射击机场。

其它

一纵3日建议打长春办法：战役上有计划地先求歼敌一部或一半和占领城市的一部或一半，是可能的，同时也可控制强大的攻城军的一半或一部，勿投入战斗，以有利于对付增援之敌，或作第二次攻击的力量。采取此办法，可能产生三种情况：(1) 攻击成功，敌被逼，处境危机，强迫沈敌冒险向北增援，便于我在运动战中歼敌。(2) 我歼敌一半或一部，占领城市一半或一部，便夺取了敌空运基地，缩小空投范围，使敌防御系统改变，作战地带缩小，便于我围歼。(3) 如无援可打，组织第二次攻击困难，将敌核心区立即打下，留适当兵力，以地堡对地堡，以洋楼对洋楼，长春围困，主力可休整，或另寻战机。

6月6—7日

敌情

(一) 孟家屯之匪骑，在我组织攻击前，已缩回长春城内。

(二) 敌暂二十一师搜索排10余人向我伊通大队投诚。6日

长敌义勇军中将司令王蓉并副官长、秘书长等 10 人〔携〕枪 10 支向我投诚。

(三) 今日长市民外逃者已减少。青壮年趁夜钻树林逃出，有上吊死者，有求我警戒让其通过者。

(四) 本日，敌机仍空投，6 日 10 架，7 日 4 架。

决心与部署

(一) 为紧缩长敌外围阵地，六纵建议打掉孟家屯、建国大学、二道河子，并与一纵协同动作。

(二) 一纵派一科长，六纵派二科长检查孟家屯衔接地区。

(三) 六纵派参谋检查独六师、独八师（分两个检查队）封锁情形，独六师逼近敌屯好，独八师距敌远（尤其独十一师七十二团），即按 6 日纵队命令布置执行。

(四) 一纵封锁皇宫机场，炮兵已命中有效，无敌机在该机场降落。对空投尚无办法，因距市中心较远。

(五) 六纵封锁长春命令：

(1) 封锁部队应视长春封锁为我军首要任务，切实动员，认真执行，否则应受批评处分。(2) 白天组〔织〕三、五人小组，逼近敌警戒线，不许居民外逃。夜间更应逼近，发现敌人时向天空鸣枪威胁。(3) 营与营间隙，侦察队要切实活动，以填补之。(4) 宣传队要向群众宣传，不要进出。发动群众封锁，查获敌资归群众。(5) 纵司政组织封锁检查队，轮流检查封锁区，司政不断派人检查。每日 20 时汇报一次。(6) 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六) 六纵十六师冯副师长率两个连去孟家屯，并统一指挥两个骑兵营，两个侦察队已跨铁路至孤榆树封锁。

(七) 6 日令西勤及高射炮连开前方。

6 月 8 日

敌情

据俘供，六十一师与五十六师已共同防守城市西南角，新七军军部由关东军司令部移至中央银行，五十六师师部移南湖桂林路。

我情

(一) 孟家屯我十六师前哨，仅距洪熙街南头三、四十米与敌对峙。十六师、十七师侦察队补空。

(二) 据检查，独六师封锁的优缺点：(1) 动员好；(2) 工事修筑普遍，但浅狭，欠适用，易暴露；(3) 孟家屯、黑咀子，肖家堡子的前线部队逼近敌人，居民难通过。

(三) 东江 12 时电：同意夺取二道河子和建国大学。

(四) 六纵决定于 14 日攻击建国大学、洪熙街。

(五) 东江 12 时电：令五师现地待命，准备封锁铁岭、长春、抚顺、本溪一带〔的〕粮食和进行整训。

6月9日

敌情

(一) 长春二道河子之敌 300 余人，附装甲车二(辆)、飞机一(架)助战，于今(9日)3时进攻陶家窝棚，13时又逃回。另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向我三十六师一〇七团七连的上台子阵地进攻。该敌三营连冲三次，均被我击退，毙伤 80 余人。

.....

决心与部署

.....

(二)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9日15时电一、六纵队、东前〔指〕炮司：

为加强攻长春之战斗力和攻城准备，决以两个月时间，进行攻城战之战术技术训练，以少数兵力围〔机〕场及控制机场，

主力进行整训。

如封锁长春之粮食和居民进出，要切实估计：需控制的炮兵阵地及需固守那些阵地，需要多少兵力及炮兵围困（几个独立师、几个主力师），请各部速告。

（三）一纵本日 21 时半复电：该纵围困区域第一线前沿阵地，从后石虎沟附近进军，经穆家屯、火烧李、崔家营子、班家营子、唐家营子、吴家店至伊通河西岸。第二线阵地，则沿兴隆堡、翟家窝棚、马仲屯、王福祥、孙固鲁屯、小城子一线。如切实围困，需两个独立师、一个主力师、一个炮兵营、一至两个高射炮连。阵地可在翟家窝棚、车家窝棚地区。

（四）六纵 22 时复电：从孟家屯线上（含）至伊通河东，独六、八师共需展开 9 个营兵力，独立师后方必须有一个主力师。现该纵已有两个榴弹炮连、一个高射炮连、一个高射机炮连，可以轮流执行任务。需控制的地点，西由孟家屯、二道河子、二道岗子、黑咀子、四家子、十里堡、陶家窝棚、安龙泉、金钱堡一线。

（五）炮司 24 时复电：为夺取有效封锁之炮兵阵地，建议西面控制绿园，西北面控制宽城子桥梁、唐家火磨，南面占领建国大学，夺取敌之观察所，获得我之观察所，且可靠近控制市内两个机场。

炮兵团一个团，西面一个营，阵地在兴隆堡、范家屯之线，南面一个营。阵地在南岭以南。另一个营驻南岭为预备。

高射炮控制全城空投仍困难，如能占二道河子和八里堡，从东面架一个连〔高炮〕，对空封锁面可加大。

6 月 10—11 日

敌情

（一）10 日六纵报：长春周围四十里土地大部荒芜，粮食已

被敌劫空，已饿死人。部队助民抢种，每日节省一两粮救济。现发生伤寒，回归热、瘟病等。

(二) 长春自由马路机场，已受我六纵炮火有效威胁，近日未降飞机。

我 情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0日17时电六纵：为使自由马路机场敌机受我威胁，不敢降落，如二道河子、建国大学不便拿下，或不便保持，则不必去攻，但必须设法夺取其它地点，使敌机不能降落。

六纵已复电：敌机受我炮火威胁，不能降落。

6月12—15日

敌 情

敌六十一师300余人，骑二团100余人，分〔别〕于14日11时分三路袭占孟家屯，黄昏退去，放出群众500余人。

决心与部署

……

(二) 东总12日23时电令十二纵接替一纵围困长春防务。

(三) 一纵13日19时报：围困任务已交待清楚，仍暂留原配备。独十师控制石虎沟、小房身、范家屯、火烧李之线。独五师控制班家营子、谭家营子、吴家店、上下台子一线。三十四师以一个团兵力接二师车家窝棚、崔家营子、娘娘庙防务。炮司一个炮兵营，交给独十师负责。

(四) 十二纵13日9时报：决于14日北进接防，部署准备以三十四师控制西北及机场，三十五师在正面，三十六师为机动预备队，独十师在正北。

(五) 封锁长春之炮兵在纪家粮库一带的高射炮两个连、高机炮一个连、九〇式野炮两个连、小榴一个连，统归高射炮团

长指挥。长南、小朝阳沟留九〇式野炮一个连、高机炮一个连、高射炮一个连。

(六)为策应独一师、三十五师作战，三十四师16日移大营子、张家窝棚、三合堡、小八家、贝家凹子、高家窝棚、哈拉海、三间房。

驻地及行动

(一)一纵决于14日向九台、卡伦线前进，一师进至九台(16日到达)，三师进到龙家堡、农家窝棚地区，二师15日黄昏出发，进至卡伦。纵司进到饮马河(15日到达)。

(二)六纵决于15日午后向马鞍山、双河镇线开进，行程3天。十八师在大南屯策应独六、八师。

(三)十二纵钟〔伟〕的指挥所于14日乘汽车北进长春，了解情况，接替任务。三十五师于14日进到喇嘛甸宿营。

6月16—17日

敌情

(一)洪熙街敌骑一团及五十二师两个连，共约一个营于16日6时半，分三路向我十八师警卫营孟家屯阵地进犯，战至11时被击退，毙敌十余，我伤二。

(二)16日敌机十余架，分批投下物资五百余件。另战斗机二架，在大房身投弹扫射。17日敌运输机六架、战斗机二架、轰炸机一架掩护空投，每机约投六十包，飞高一千至一千五百米，空投时压制我炮。

(三)暂二十一师二团五人，带枪三支向我投诚。供称，敌暂二十一师师部在福音堂，一团一营在大陆科学院，二营在建国大学，三营在建国庙。二团一营驻观象台，二营驻净水厂，三营驻鲇鱼沟。三团驻女子中学。

(四)17日敌暂六十一师及暂五十二师逃兵19人。据称，敌

正赶修工事。

(五)敌有计划向我疏散老小妇女,孟家屯,洪熙街赶出500人,田家油房一家七人无粮上吊。

(六)长春附近八里堡,仍有老百姓出来,利用夜间走野路,到卡伦买粮。

决心与部署

(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令:

……

(2)17日电十二纵各师及独立六、七、八、九、十师:准备参加长春攻城,须在围城任务中,加紧攻城训练,将战术、技术,战斗作风大大提高一步,须使练兵有显著成绩。

(3)17日电一前指:辽吉为增加沈阳地区粮食困难,分散敌空运力量,决对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新民地区进行封锁,禁止粮食进入。规定中长路以西由辽吉负责,中长路以东由肖〔劲光〕肖〔华〕负责。封锁部队主要以地方部队及独立师负责……

(三)16日22时十二纵围困长春之部署:三十四师位于城北,并控制机场高射炮阵地与压制城内炮兵部队,统归该师指挥负责掩护。独十师仍以东西开原堡为中心,担任正面防御,并与十八师衔接。三十六师北面阵地,移交三十五师,快移万家桥修整,并随时准备支援作战。作战方针可商定,不轻易放弃前沿阵地,敌一个营兵力,则坚决将其击溃,如一个营以上兵力,则诱入我阵地以内争取歼灭,如一个师以上兵力出击,则先放出来,然后包围,待主力到后消灭之。

6月18日—20日

敌情

(一)一纵三师报,长春八里堡附近,每天均有人到卡伦买

粮食，每起五六十人，利用夜间走野地，用麻袋将粮食背回长春附近。每天均有市民外逃。

(二) 十八师报：八七医院以北未封锁，每日有粮进城，也有居民由该处外逃。

(三) 孟家屯、洪熙街敌我交界处敌放出老百姓万余，19、20日集会向我请愿，要求出来。

(四) 18日敌运输机四、战斗机二、轰炸机一，19日运输机四，两次向长春空投，每机每次约60包。

(五) 敌在我独十师冷枪炮火下，伤亡60余名。

决心与部署

(一)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令：

(1) 20日19时电第一前指，检查与调整长春周围部署，对封锁机场阵地，必须严密，顽强固守。对其他阵地，则以封锁粮食与行人进出。围城部队，加强提高战术技术。根据独十师报，火烧李至孟家屯任务太大，必须控制机场。

(2) 东总21日电十二纵、炮司：经常变更射击纪律，设置伪阵地，对付集中向我压制的敌炮兵。

(二) 第一前指20日围困长春部署

(1) 总的任务，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之敌，寻敌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以造成我攻击长春之有利条件。

(2) 战斗序列、战斗地境、具体任务：

第一，东地区队（以长春市东北伊通河，市西南之中长路孟家屯为分界线，线上属东地区队）。

独八师控制安龙泉以西、以南之线高地。

独九师控制军官学校、靠山屯以东之线高地。独八、九两

师分界线为杨家峪子、杨家店之线，线上归独九师。

独六师（附加〔农〕炮一连，高射炮一连，机关炮一连，独十师第一团）控制黑咀子、广播电台、孟家屯等要点及其附近一线高地。野炮控制自由马路、机场。独六师与独九师分界线市东南之伊通河，线上属独九师。

十八师为东地区机动部队，控制于小南庄以北东西五里桥、新立城一带，策应独六师，必要时策应独九师。以上归本部（第一前指）直接指挥，十八师紧急情况时，归独六师指挥。

第二，西地区区队

独十师（附十二纵队一个团）控制大房身机场绿园、上下石虎沟及其附近之线高地。

独七师控制车家窝棚、班家营子、谭家营子、小车站以南从桥梁取上下台子之线诸要点。独十师与独七师分界线为长洮公路，线上归独七师。

十二纵队（附野榴炮三个连，高射炮一个连）为西地区区队机动部队，位于烧锅店以东适应位置，及时策应独十师、独七师，必要时策应独六师方向作战。野榴炮担任控制宋家洼子及新皇宫机场，高射炮主要控制西北上空。以上部队统归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

（3）执行任务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各部均应于6月20日（独九师22日到达）接防完毕，并于主阵地上构筑坚固工事，为作发展之支撑点及完成对敌之严密封锁包围，详侦地形，研究具体步骤的作战方案。

第二步，向前压缩封锁，夺取可能夺取之敌人前进阵地后，立即构工事，确实控制之。完成前后左右联络之交通壕与通信网。

第三步，确定严密侦察敌人外围据点，前沿阵地及地形、地

物，并将所得作出判断结论及攻击方案，写成材料，绘成要图，除自己用外，并报本部及交给攻城部队。

以上是一般要求，各部应根据当面情况，具体执行。需友邻配合时，报本部以便统一行动。

(4) 注意事项

第一，围城任务即攻城之准备，各部应积极主动，机勇顽强，多想办法完成任务，接合部保障不让友邻吃亏。

第二，野榴弹主要任务，为控制敌人飞机场，高射炮为阻敌空运。炮兵部队应选择构筑几个预备阵地，以便随时变换阵地，机动作战，不为敌炮制压，免受损失。

第三，争取战斗空隙，组织换班训练，提高战术技术，并与战斗结合。

第四，各部应组织一至二个对空观察站，观察每天敌空运机数、时间、次数，空投物种及数量统计并登记。敌机飞行路线与战斗机掩护空投方法。按上项每日 21 时前上报一次。

其 它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9日15时电各纵、师并报军委：

(一)为切实保证坚决攻长春和打增援的完满胜利，我军除以少数部队包围长春和控制机场外，其他各部决定进行两个月(从现在到8月20日)的攻城训练，加强部队攻城的战术、技术训练，将部队战术、技术认真锻炼和提高一步，以便争取胜利。

(二)各部整训位置(略)。

(三)研究攻城和打援的训练，以保证各部在练兵中获得具体成绩，决在吉林召开师、纵两级首长会议，各纵队司令、政委及师长政委应即准备训练意见，写成简要书面材料(内容、方

师、炮司：

(1) 围城野榴炮主要任务，控制敌人飞机，使敌机不能降落，高射炮主要对敌运输机射击，扰乱其空投。(2) 各种炮根据任务选择阵地，适应推进，与妥保安全相结合。(3) 根据敌机飞行路线、敌炮火发射位置与规律，适当选择与构筑主要阵地和预备阵地多处，随时变换机动作战，构筑伪装阵地欺骗敌人。(4) 为对付敌炮压制，少数炮火分开配备，隐蔽阵地，中和敌之炮火的突然猛击〔性〕。(5) 请总部考虑增派东南、东北一空野榴、高射炮。

6月23日

敌情

(一) 十八师报：据长春进出老百姓称，长敌近日卖东西，车马装备满载。新七军移城西南角，前面两个骑兵团，后面是两个师及军部。十二纵也得此报，暂五十六师接防新三十八师，昨今敌未向我炮击。

(二) 本日敌机来三次，共6架，向长春空投粮包。

(三) 洪熙街敌一连，到七分局拖去群众牲口30余头。

(四) 有百姓夜晚利用警戒空隙，运粮进城。22日晚，十八师一个排在田家油房及广播电台，截偷运粮6麻袋，每人背回30斤。

(五) 独八师报：长敌一部附山炮二门，于23日2时，到东站八里堡带，至11时占领该地，13时全部退回原地，敌我各伤亡10余人。

行动及位置

第一前指24日报围城部队已于20、22日进入指定位置，完成包围封锁。

其它

(一) 一前指 24 日电请一纵指定最前的一个团，与独八师联系。如发生特别情况时，主动策应独八师。

(二) 23 日炮司建议，围长春之炮已够，增多会损害炮兵实力及整训，建议不再增加。可多设预备阵地及预备地带，必要时，变换阵地，变换方向，增加炮火活动能力。

6 月 25 日

敌 情

(一) 据十二纵报：近日敌空运长春橡皮船百余只。

(二) 25 日来长敌机共 5 架。

(三) 独六师报，长敌训练 1360 人，分 12 号，每号 68 人，出动时 5 人一组，携黑色毒药，出来放毒。已被我俘获 2 名，放毒者多为老头、小孩、妇女。敌特用伪造我军区假图章在长〔春〕郊〔外〕活动。

决心与部署

(一) 25 日 22 时，一前指电朱〔瑞〕、邱〔创成〕、匡〔裕民〕并报林〔彪〕、罗〔荣桓〕：陆上封锁已有着成效，扰敌空投，因高炮火力不够机动与阵地选择呆板，致敌机仍在自由马路空投（绕城东）。准备令高射炮及炮兵部队移城东构筑阵地，控制自由马路机场，扰敌空投。城西、城北各处，亦多构炮兵阵地，以便适时机动扰敌空投。建议炮司派一比较负责干部长住前指，以便积极协同动作。

(二) 24 日 23 时十八师报：孟家屯西到八七病院一带无警戒，百姓利用夜间走河沟、荒地偷运粮食进去。阻粮经验为：黄昏至半夜多放游动哨巡查，在必经小路设伏，每晚能没收几百斤。

(三)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25 日 13 时令一纵：指定最前的一个团，与独八师密切联系，策应独八师。

6月26日

敌情

独十师26日报：

(一) 洪熙街东头驻暂六十一师一个团，西街外驻骑兵一个团，西头驻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

(二) 敌24日开会，决将长市老、残、妇、孺及可疑分子，先登记后，武装掩送出步哨线，到我区就食。

孟家屯集长〔春〕难民5万人，每日饿死10余人。

6月27日

决心与部署

(一) 一前指27日23时报，歼长〔春〕敌强送难民部署：

(1) 根据长敌拟对老、残、妇、孺、嫌怀分子，用部队掩护强送我区，现孟家屯北敌占区内已集结难民万余，每日有饿死者，此批难民敌想强送出来。

(2) 敌为减轻粮食负担及打破封锁围困，采取上述手段之可能性很大，其出击方向为西南孟家屯之公路。

(3) 为捕捉战机，除加强侦察外，十二纵应即将三八野炮及山炮各一个连，转向独十师方向，准备对出扰之敌或炮兵进行歼灭压制，或封锁射击。独十师应加强上下石虎沟防务。十二纵应将一个师向前靠拢，准备随时策应独十师，断敌退路而歼灭之（敌远出时）。独六师，应将师山炮向独十一师一团方向靠近，准备随时策应作战，并应与独十师取密切联系，协同作战。

(4) 对敌此一企图，必须给予痛击，否则，类似此种手段的情况，将会增多。因此，各部必须努力捕捉这一机会，要估计到敌掩护部队不会用很大部队远出作战，即便小的机会也不应放弃。

(二)一前指 27 日 13 时报,应付长敌突围的两个作战方案: 21 日围城部署、方针、步骤及对敌估计,仍为作战指导基本方针,但敌在我加强压缩封锁、围困之局部出来,或作冒险突围之挣扎也有可能。为应付此情况,提出两个作战方案:

(1)对敌一面或几面出击,企图撕破封锁圈,强送百姓出来时,首当其冲部队,则应先集中火力迎头痛击,也可诱敌深入,抓住敌人,各机动部队应坚决断敌退路,并即包围歼灭之。如敌向西南突围,则十二纵之大部、十八师负责在孟家屯带截断敌人并围歼之;敌如向东突围,则十八师应插入石碑岭、拉拉屯之线,一纵第二师应插入朝阳沟、安龙泉、分水岭之线断敌围歼之。

(2)敌如实行突窜,则西南及正西可能性为大,为速歼敌于辽河边上,十二纵及独八师应平行追击,直插郑家屯及三江口地区,独六师、十八师、独九师,应直插大屯、大黑林子,向三江口方向腰击,以求包围歼灭敌人。独七师、独八师进城维持秩序,中心大街为界,线上属独七师。

(3)以上方案,各纵师应予以先考虑,并作出预定方案,以便应付紧急情况。二师可否全部参加,请总部决定。

7 月

7 月 1—2 日

敌 情

敌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一营防守朱家凹子、火磨。

我 情

(一)1 日 11 时 30 分一前指报:围困长春部队召集团、营干部,检查、研究围困长春第一步任务完成情况,改善和加强其巩固程度,修正部署(尤须注意接合部),同时研究执行第二、



我野战军围困封锁长春部署图（6月30日标）

三步任务。首先详细察明敌之前哨阵地外围据点及附近地形，绘制详图，提出方案意见，交本部考虑。

（二）2日10时围城司令部令各部注意之几点：围长〔春〕战役，我在形势与兵力上均占优势，但由于长〔春〕市敌还有一定人力、物力基础，使我不得不分散足够的兵力，进行较长

时间的封锁围困，并组织夺取可能夺取之外围阵地的局部攻击，逐渐压缩敌人。同时，还须粉碎敌反封锁的出击，才能达到周密封锁、削弱敌人，造成攻击长春的有利条件。因此必须注意控制突击力量，保持适时换班，加强结合部，消灭我之弱点。各兵团部署一般的要合乎以上原则，但有的兵团存在着与友邻部队参差不齐，有空隙，有的结合部配备弱部队，或派少数部队和骑兵，有的不必展开三个团，而展开三个团建制，形成团有纵深，师无纵深，有的营有纵深，师、团无纵深，这些弱点不改变，便成为敌可乘之机，为此规定：

(1) 各级单位尽可能控制第二梯队，最好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兵力。

(2) 结合部及威胁大的翼侧必须设强部队。

(3) 规定部队的换班次序与时间。

根据以上原则及7月1日李家屯纵、师干部当面商决之办法，调整部署，于本月10日前完成。

(三) 2日围城司令部电：请发动收买菜籽，拟定围城部队抽闲种菜，每独立师除自给外，给攻城部队4万斤（共领种600亩地的种子）。

7月3日—6日

敌情

(一) 今日敌由火磨出动向我独七师七团骑二连谭家营子阵地进行局部攻击，其先头仅展开一个营，约计一个团（原为保安旅现改为营番号）兵力，向我谭家营子阵地冲锋三次，均被击退，重伤敌70余人，我亦有伤亡。敌于9时即退回火磨方向，战果后报。

(二) 敌新三十八师约一个团兵力现仍留下石虎沟、平沟一带，与我独十师对峙。独十师首长报告，敌于1时30分成小股

向我绿园石虎沟、孟家店之线作试探性出击；向孟家店出击之敌先头展开约二个骑兵连，被我打退。独十师一团俘敌 30 余人。

(三) 本日早 2 时，宋家洼子南部据点敌保安旅、新七军共约二个营，进到宋家洼子北边。天明以后，在迫击山炮配合掩护下，向我谭家营子及宋家洼子西北角三合屯等地攻击，战至 9 时，该敌被我击退。据百姓说，看到敌人伤亡 60 余人，并抛尸，内连长一、排长一。另一路敌约一个团，向我上台子阵地佯攻，发炮数十发，3 日又炮击宋家洼子。根据六师报告，敌三个团向孟家屯东南出击，情形查明再告。独十师阵地拂晓开始被敌攻击，现敌一个营占石虎沟一半，我尚占一半。敌曾一度向八七五医院冲锋被击回。敌另一个营从绿园正面出击，已占绿园正东两间烂房子。

7 月 7—9 日

敌 情

围城指挥所 4 日报：长〔春〕敌于 3 日夜向我独十师各团阵地出击，被击退；另一路自南湖西经丁家窝堡，其尖兵班 5 人当接近我前沿警戒时即携械投诚，余敌退回；4 日晨 4 时，长敌由大磨公司出动约一个团的兵力（先头仅展开一个营，系原保安队，现改警备师）向我独七师谭家营子一带阵地进犯，冲锋三次，均被击退，9 时退回大磨公司。独六师报，今日（4 日）敌机（战斗机）4 架，在孟家屯以南以东瓦盆窑、小朝阳一带各投弹数枚，并扫射，运输机一架，投降落伞 29 个，黑包 7 个。

本日 3 时敌新三十八师约两个团向我阵地后之石虎沟、滦园一线出击。

7 日 11 点钟〔伟〕、王〔凤吾〕报：长敌六十一师一个团向独立师阵地出击，均被击溃，战果待报。新三十八师二营向独十师出击，被击退。

7月10—12日

敌情

围指7日报：长春敌纠集暂五十二、二十一、六十一、新三十八等师各约一个团兵力，于6日晨在炮火掩护下，分别向西南、正南、东南三方向出击，激战至下午，各路敌均被我击退。各路兵力如下：（一）暂五十二师二团约两个营，附师山炮连一个，于6日3时由二道河子、鲇鱼沟向东南出击，4时与我小河沿、四家子独九师二团前沿部队接触，战至5时，敌占以上阵地，我即组织部队向敌侧背迂回进行反击，敌发觉后，于当日12时后缩回原地。（二）暂二十一师、六十一师各一个团兵力，于6日晨3时分路在炮火掩护下向我肖家堡子、欢喜岭、郎东沟、雷家屯独六师十七团、独十一师一团前沿阵地进攻，敌向我数次冲锋，激战至下午1时前后，均被击退。初步战果：独六师十七团毙敌200余、俘敌50，缴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冲锋枪3支，步枪28支；独十一师一团俘敌60余，毙伤敌80余，缴重机枪3挺，六〇炮2门，轻机枪9挺，冲锋枪3支，步枪10支。我伤30余人。（三）新三十八师约一个团兵力，于同时由朝阳路犯我上膏虎沟七五医院、绿园东端炮楼独十师前沿阵地，除七五医院外，以上阵地曾一度被占，我于下午组织反击，将敌全部击退。初步清查，独十师毙伤敌200余，俘敌19人，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六〇炮2门，冲锋枪10支。（四）此次出击之敌，均在夜间布置，拂晓行动，有的则以尖兵伪装逃兵接近我前哨线，乘我疏忽，突然袭击。独九师前沿阵地即因此被突破。各部应即进行教育，提高警惕。拂晓，应派出游动哨，加强侦察。

我情

围指9日报：近来，敌机在各驻地连续袭击、投弹扫射。如

4日在小河西堡一带扫射，十二纵炮营亡一人，伤一匹马，6日在独六师驻地投弹扫射数次，亡马二匹，另于二十家屯亦曾扫射等，似有威力侦察性质。另据8日俘敌逃兵供称，敌军官扬言，敌机于本月15日前向长春周围40里以内实行轰炸。根据以上情况，为防意外损失，提出如下注意事项：

(一)经常变换炮兵阵地，因我经常向敌发射，阵地可能被敌发觉。各阵地应在自己担任区域内，进行当地更换或很好进行伪装。

(二)指挥所与前沿阵地亦应很好注意伪装，必要时可作隐蔽部或多作单人掩体。后勤机关弹药、车马、应注意疏散隐蔽勿解装，并应进行防空教育，严格防空纪律。

(三)指定和组织对空射击。这种射击，只有在我军位置已暴露，敌机低空扫射或投弹时进行之。接电后，望立即进行检查与部署。

7月16—17日

沈长情况：

(一)根据十二纵报，新七军军部谍报员从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秘书室复写员探听敌内部情况如下：

(1)9日警备司令部通报主要内容：第一，从13日起进行三周整训，第一二周为□教练，第三周为其他军事教练；第二，准备训练结束后进行反击，驱逐我军远离长〔春〕外围，使机场不受我炮火威胁，以便空运台湾新兵；第三，从台来之新兵由贾幼慧指挥。(2)据说，暂五十六师由永吉补充团补充起来。(3)第三兵团拟编成一个骑兵旅、一步兵旅。12日于南关大桥西之东光路汽车公司门前，已发现第三兵团直属步兵第一旅司令部牌子。

(二)东前〔指〕15日报：(1)据我前站部队观察及俘供，

敌机一架确于 13 日下午 1 时降落于长春自由路机场。另据敌《大公报》报道，该机系空军指挥杨某乘来的，以加强空运。
(2) 敌机发现我高射炮阵地转至东南面后，航线自 13 日又转至正南方。

(三) 东前指 14 日报：据长春出来的 6 个下级军官称，郑洞国确于 13 日上午乘小型飞机出走。

其 它

一前指 17 日报：通令嘉奖反击部队，其内容：长春守敌于本月 6 日曾以四个团兵力，组织一次较大规模出击，经我各路英勇反击，部队均有模范事迹出现。长南地区独六十七团、骑七连及独十一师七、九连一部在反击中战术动作上绩优卓著，特此通令。

7 月 21—22 日

敌 情

(一) 一前指 21 日报：据各方报，长敌似有逃窜之准备，望自部注意侦察。

(二) 十八师 21 日 24 时报：据新七军逃兵称，新三十八师五十六团 19 日停止做工事，部队休息，均发了米袋子，拉了许多大车装东西，有突围逃跑之谈，确否待查。

我 情

对长〔春〕敌防其逃跑的部署：注意侦察搜索这方面情况，方法要利用内线关系，审问敌逃官逃兵，并注意收集如下材料：是否普遍轻装？是否普遍准备干粮米袋，准备多少？对弹药仓库有无破坏的准备？军官家属有无出走的准备？

7 月 23—24 日

敌 情

独七师报：(1) 据敌保安旅某排长老婆说，敌连部通信员

告诉排长打行李，准备好，25日外出抢掠。(2)据本日敌区居民谈，敌在二道沟掠了很多东西。(3)据新三十八师逃兵称，自本月5日起，每天每人二斤四两大米，前三天发布胶鞋。

一前指24日零时20分报：根据各方报告，敌重修工事，调整内部，进行整训外，连日扬言出犯，并进行夏季伪装，发粮备鞍，疏散下级军官家属，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等，目前长敌似有较前次更大兵力（八九团），进行多兵多面的出击之可能，主要方向除6月27日23时电所指外，敌对东及东北方向作重点出击亦有可能。

其它

一前指24日报：据我们了解，长春无骑兵三四纵，只有去秋新七军由收编的胡子编成的骑一团二团共1600余人。现二团归六十军，一团归新七军。一团1000人，二团600余人。

我情

一前指24日零时20分报：长〔春〕敌近重修工事，调整内部，并扬言出犯，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目前敌似有较前次集中更大兵力之出击，其主要方向，除6月27日23时电外，敌对东与东北作重点出击亦有可能。为粉碎敌再次出击，拟令各部充分准备，贯彻6月27日23时电作战方案以外，如敌主要出击方向不论其是否向独八师、独九师境内出击，我拟依现在两个师主阵地，并进一步详细部署，进行顽强守备，适时组织主力部队对敌反击，求得击退并歼其大部或一部于主阵地前，是否同意？

7月25日

敌情

一前指25日报：12至25日敌机空投情形：运输机63架、战斗机2架、侦察机2架、轰炸机2架，空投降落伞2424包

(大米)，每包 100 斤，计 242400 斤；麻袋 1011 包（衣服），每包 100 套，共约 10 万套。被我拾得大米 155 包，衣服 28 包。

我 情

一前指 25 日电：独十一师去长〔春〕北剿匪，现该地已无整股土匪，是否返回？

行动部署

一前指 25 日 3 时对作战方案之补充：

(1) 情况已报。

(2) 为粉碎敌再次出击，各部应加强准备与贯彻 6 月 27 日 23 时作战方案，如敌仍以 2 个师兵力依托八里堡、二道河子、鲇鱼沟，发起对我东北区为主的出击，我则不顾敌重兵指向我独八师、独九师方向，决以现主阵地进行顽强之抗击，待主力到达后，发起反击，求得于主阵地前沿歼敌大部或一部。

(3) 具体部署：

第一，独八师（附一纵二师一个团）应于第一线尽力杀伤迟滞敌人后，坚持守住分水岭、安龙泉、朝阳沟线主阵地，力求坚持 10 个小时，待支援主力（二师之一团）到达后反击，断敌后路，歼敌大部或一部于主阵地前沿，并应与九师取得密切联系。

第二，独九师（附炮兵营及十八师九十三团）应于军官学校、靠山屯一线组织火力，尽量杀伤迟滞敌人，争取时间，并最后坚守稗子沟以东高地、石碑岭、大顶子山一线之阵地，力求支持 10 小时，待支援主力到后反击，歼敌大部或一部于我主阵地前沿。为此，应加强控制与独八师接合部之杨家店北山阵地，并以适当兵力加强火力，力求控制军官学校，保持走廊，尽力箝制威胁敌后，配合全线对敌反击。附属独六师之炮兵营，在敌出击情况下，主要任务应当为支援步兵，主要支援独九师作

战，必要时支援独八师作战。

第三，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即全部集中于大顶山、庙山一带，并定成在一切情况发生后，应随时到达出击准备位置，适时发起对敌反击，配合独九师歼敌大部或一部。为加强出击力量，准备必要时，十八师全部出击，因此，十八师主力应于适当位置集结，并进行充分准备，于情况发生后6小时内到达出击准备位置，适时配合独九师进行反击。

第四，独十一师应于26日拂晓前进至马家店一带，以一部伸至太阳沟、二道林子一线构工事，控制该阵地及以南一线高地，以该阵地作反击之支撑点，并与独八、九师取得密切联系，以掩护与保障独八、九师侧翼之安全。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25日15时给围指、十二纵队各师、独立六、七、八、九、十、十一师及十八师电示：（1）据近日各方消息证明，敌拟首先在长春附近出击，箝制我军主力，以使其沈锦间之敌，互相打通联系。（2）盼你们提高注意力，确定敌出击之位置，应以消耗与消灭部分敌人之目的进行作战准备。

7月26—27日

敌情

一前指26日报：26日上午据内线关系送来可靠情报称，长〔春〕敌高级军官近来忙开紧急军事会议。新七军阵地，由六十军接替，一八二师接新安桥西北，二十一师接洪熙街六十一师防地。新七军预备了三天粮食，准备全部出击。昨晚兴安桥战斗，伤亡20余人，高粱〔每斤价〕涨至350万元。

其它

独八师26日16时报：对敌之估计，26日召开各团干部到大顶山看地形及研究敌之出击方向。敌可能以一部经变电所、山

河沿向东南佯动，主力向军官学校攻击，或以主力由二道河子东插，再攻我军官学校。我五十三团，布置大顶周围，并构筑工事，必要时掩护师主力展开。五十二团在新立屯不动，并令其除团侦察部队伸出掌握情况外，营连干部至军官学校两侧熟悉地形。

7月29日

我情

(一) 十二纵 27 日 16 时，打敌突围部署：遵照 7 月 1 日电令，不论敌向西或向西南突围，我纵采右翼平行追击，迟滞敌人，以达配合主力歼灭突围之敌，具体部署如下：

(1) 如敌分向正西（大岭）及西北（烧锅店、小合隆）方向突围：第一，三十五师有掩护全纵主力及独十师全部集结，打烧锅店以北之任务，该师主力占领哈达窝棚、万家桥至月牙泡以东线高地为依托，坚决抗击。在该部抗击掩护下，独十师经双龙台、马家油坊、哈达窝棚、万家桥，争取 8 小时内转移至太平庄、马前窝棚一带（烧锅店北 15 里）集结。三十四师主力，于 6 小时内进至烧锅店、五六户一带地区，纵队指挥机关转至腰达营子（烧锅店北八里），〔对〕向烧锅店突围之敌，纵队决集结主力坚决阻击，逼敌分向大岭和小合隆方向。第二，向小合隆突围之敌，三十六师于小八家子以东地区，选择有利地形堵击、侧击，迟滞敌前进。独七师以伊通河为依托，配合三十六师侧击该敌，并按围城指令，该师适时进入长〔春〕市，维持秩序。

(2) 敌分路向西南孟家屯、大屯与西向大岭方向突围：第一，独十师避开正面，以东西双龙台为依托，待敌先头通过后，采侧击、追击迟滞敌人前进，并尾敌追击。第二，三十四师集结打大岭及以东附近地区，坚决阻击向南大屯逃窜之敌，配合

独十师逼敌南移。现三十五、三十六师于驻地待命，迅速准备，随时追击该敌。

(二) 一前指对 27 日 16 时反敌出击之补充方案：

(1) 如敌比前次兵力较大，以一至二个师并进出击，企图驱逐我距其最逼近最有威胁之支撑点，摧毁我之主阵地及炮兵阵地、通信、工事设备，尔后据守（我收缩），以达扩张之目的。我应依托前沿及主阵地，在于我有利条件下，尽力予敌以猛烈杀伤后，节节抗击到于我有利阵地，适时以主力出击，转为攻势，求得歼敌大部或一部。因此，必须及时掌握情况，估计敌出击深度所需时间及构或与控制反击的有利阵地，以便主力适时机动出击。

(2) 在执行第四方案时，独七师须以适当一部，于正面节节抗击，杀伤与迟滞敌人，该师主力逐次隐蔽转移至敌之翼侧，适时切断敌退路，以便更好地配合五师、三十六师主力出击。三十五、三十六师亦应很好掌握敌出击企图、深度、时间等，适时出击，以免敌未入我预定地点而缩回。

(3) 在执行第一方案时，独十师以一部力求控制与我有利之支撑点绿园，以便三十五师、三十四师主力形成箝形及出击之依托与保证。望特别注意该方向敌出击之可能性。

(4) 在判明敌主要出击方向指向独十师或独七师，对独六师、独八师仅系少数箝制时，独六师、独八师可各抽一个团左右兵力，侧击敌人，配合你们作战，请你们及时将情况告我们，并与各独立师建立密切联系。

(5) 西南方向，仍为我薄弱空隙地区，要求作战初期及时协调。如西南发生情况，仍按 6 月 28 日 9 时电令，独六师仍由你们统一指挥。

.....

(八) 一前指 29 日 10 时报, 兹将 27 日报肖〔劲光〕肖〔华〕陈〔光〕并各围城部队首长的报告转述如下: 26 日电悉, 已照转各部队执行。我们研究结果认为, 对各部要求与作战目的更明确, 并能使部队独立作战, 不完全依靠主力。我们必须掌握此精神, 在执行作战方案时, 除主阵地及前沿要点, 必须坚持一定时间, 将其余次要阵地坚守时间, 可以按当时情况加以伸缩, 在防御配备及战术运用上, 主要是加强工事, 组织火力, 保持纵深, 加强重点配备, 适时组织反击, 以达持久抗击, 大量杀伤敌人, 减少自己伤亡, 避免单纯挨打。

8 月

8 月 4—6 日

敌 情

长春情况: 3 日夜, 保安旅一团 30 人 (内有一营副及女人), 带机枪 3、步枪 2, 向我独七师投诚。

2 日晚, 长市土匪二股, 企图突围到我德惠、农安地区活动, 一股 30 余向东站窜到十里堡, 一股于 24 时由东站经八里堡、金钱堡窜至沈家店一带, 被我独八师追击全歼, 俘 84, 获冲机 3, 步枪 26, 短枪 8, 子弹千余。

3 日, 敌长白军 140 余, 内有军官 13, 家属 57, 携轻机 1、步枪 22 向我投诚。

8 月 15~16 日

我 情

一前指报长敌外围据点情形:

(1) 赵家屯、东安屯、马车地无据点。车站东, 驻敌长白军约 700 余人, 自动火器少, 工事不坚, 有少数普通地堡与简单交通壕, 战斗意志弱。

(2) 乐群分所(二道河子东),为二道河子敌外围警戒阵地,驻五十二师一团九连,有永久性地堡,距二道河子敌前沿(东城大街)约1100米。

(3) 红十字医院据点(满映南),驻敌暂六十一师二团三连,附重机、迫炮各一,北距满映制片厂据点300余米。该阵地的构筑与原建筑物均较坚固,周围隐蔽,我运动便利并有良好炮兵阵地。

(4) 上石虎沟东岭据点,是敌前沿警戒阵地,驻敌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七个连,东面距敌前沿阵地600米,工事不强,尚未完成永久设备。

(5) 恩慈医院据点,驻敌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九连,附重机、迫炮各二,距敌前沿约200米,该工事构筑与原建物均较坚固、复杂,为敌前进阵地,附近地形高,有破房子,使我接近,并有良好炮兵阵地。

(6) 宋家洼子及康德火磨二点,相距约100米,宋家洼子新七军独立团、张贯三部700余人,为康德火磨警戒阵地,修有普通地堡,一般交通壕,该敌土匪成分多,自动火器很少,周围地形开阔,我可利用高苗地接近,康德火磨驻敌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二连二个排,附重机、迫炮各二,距二道河子敌前沿阵地约1000米,工事及建筑物均较坚固。

8月17—18日

敌情

(一) 据投诚班长供,一一四团有接一一二团防务息,敌前沿工事,因雨大部已坏,现已开始每日抢修。

(二) 一前指报:据独八师息,18日夜长白军约150人,突破我警戒线,于王家店被我截歼40余人,余部向北窜去。据俘供,该敌带有电台及六〇炮四门,企图窜德〔惠〕、农〔安〕间

之郭家店一带活动，除派少数部队尾追外，请令地方武装围剿。

其 它

据北线 18 日报，德、农线拉拉屯，出现由德惠转来土匪 300 多人，距农安城 30 里，企图与前股土匪会合长安线，连日出来零星小股土匪，距离驻地、仓库很近。我们意见：警卫连暂不走。

长春匪又跑出 300 余，17 日经德惠境渡伊通河逃农安境拉拉屯，向东及北亦分两股窜扰靠山屯北湾，估计可以与东岸靠山屯、八里营子匪会合。

我 情

长敌一一二团一营八连士兵 6 名向独十师投诚，带步枪 4 支，榴筒 1。

北线 18 日报：长土匪继续出扰，独九团兵力薄弱，希再增剿匪兵力，并统一指挥。

8 月 20—23 日

敌 情

长沈情况：

(一) 独十师 22 日报：据俘供，昨长敌演习突围动作。另息，长市 18 至 25 岁青年，已不许出入。

(二) 一前指 22 日报：长敌 8 月 1 至 20 日空运情况如下：共来敌机 154 架（运 136，战 18），共投粮 7432 包（我拾 109 包）。22 日，长市小米每斤 3000 万元，高粱米每斤 2400 万元，糖每斤 800 万元。

8 月 26 日—27 日

我 情

独十师 27 日 15 时报：据一一二团逃兵供，我迫近恩慈医院后，其内部很恐慌，但士兵很望我军攻长市。24、25 两天，推

进到官舍（恩慈医院西前沿七十米）、二道房子（西南五百米）、上石虎沟、国际仓库一带，工事大部于 29 日夜完成。

8 月 30—31 日

敌情

独十师 30 日 20 时 10 分报：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29 日夜调市内整顿，前沿阵地由一一四团接替。昨夜，一一四团、一二二团共来投诚 7 人。

独九师 30 日报：骑一旅政工官主任丁驿，率政工官员 11 人投诚。

9 月

9 月 1—3 日

敌情

（一）一前指 1 日报：敌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三营，自 22 日至 28 日，以恩慈医院为依托，在炮火掩护下，向我一〇三、一〇五阵地，绿园花园阵地出击，大小达五次之多，毙俘敌 80 余人，我伤 50 余。

（二）独十师 1 日报：新七军骑一团之骑一排，有 10 人，带机枪一，冲〔锋枪〕二投诚我方。

（三）一分区 2 日报：敌新三十八师九团，还在养马堡未动。

（四）十二纵 3 日报：长〔春〕敌粮食困难，经政治攻势后，部队已逐渐瓦解。据了解，长〔春〕敌骑一、二旅已全部瓦解，骑一旅从八里堡突围，被独八师消灭，有的投诚，逃出 400 余人，窜至靠山屯西北江湾一带。骑二旅曾一度向八里堡突围，被独八师击回溃散，投我 200 余人。独七师于 27 日出击中歼其 200 余。余部溃散于机场附近，先后向我投诚 400 余人。现在敌只新三十八师发粮，六十军发代金，买不到粮，引起六十军不

满，曾〔泽生〕与李〔鸿〕大闹，部队双方在中心广场冲突。

我情

炮司3日报：炮四团，依一前指规定5日出发赴长〔春〕郊，配属各围城部队。高二团二连，今晚即出发赴长〔春〕，接替高炮一团任务，已令高一团一营在小北道休整（长春北80里）。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日17时半给炮司电：围城的全部高射炮部队，目前仍应在长〔春〕周围担任对空射击，暂勿出动，如已出发者，迅速赶回。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2日给炮司电：在烟筒山的高二团二个连，请令其即进到长春附近，与围城高射营会合，并接替防务，被接下来的高射部队〔营〕在原地附近休息待命。令炮纵仍应在原地停止待命，就地积极整训。

9月5日

长〔春〕敌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逃兵供该部位置：师部接一一二团团部（伪总理公馆），一一四团一营接一一二团一营防（兴安西顺路交叉点东南），二营接一一二团二营（朝阳桥里二百米处南拐角），三营接一一三团三营。师率八连，机连驻铁石部队旧址，九连驻传染病院，担任兴安桥哨卡警戒，七连附团迫炮排、营重机排驻恩慈医院。

9月14日

决心与部署

14日18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一兵团、六纵电：六纵应移至长〔春〕南大屯南、孟家屯、长春堡及以西地区，以便策应长〔春〕附近作战，但须待一纵走完后再移动。

14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给各纵各师各军区的指示：我军在北宁线已于12日打响，切断义县敌之退路，并完全消灭昌〔黎〕滦〔县〕沿线之敌，控制该段铁路，

各部应即在部队放手动员歼灭北宁全线敌人，并歼沈〔阳〕长〔春〕锦州增援敌人与乘长〔春〕敌逃跑时消灭之。在长敌未跑时，继续围困瓦解，过去收容 1600 人，两个月后争取瓦解 2400 人。如敌不退，准备待敌削弱到更大程度时再以主力回头消灭该处之敌。

其 它

据一兵团报，近日长〔春〕郊敌机活跃，轮番炸我阵地。8 日轰炸机 2 架，在独六师孟家屯投弹 1 枚，伊通河桥投弹 2 枚，我伤 4 人，四门李北山投 4 枚，在独八师兴隆山车站西投 2 枚，车站 3 枚，兴隆山东投 2 枚，大苇子沟投 1 枚，前分水岭投 1 枚，独九师军官学校投 1 枚，小河台投 5 枚。另，战斗机及运输机亦投追击炮弹。

9 月 15 日

我 情

十二纵报：15 日起开始放朱家崖难民，每天放 5000，10 天放 5 万人。如果每天 2 万要 25 天，预定 18 天放完。14 日晚放出 3000 余，查出轻机 1 挺。

决心与部署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 时给一兵团电示：

在敌人对整个企图尚未判明前，我长春围城部署暂勿变更，以使敌不过早判断我正式攻北宁线企图，待敌判明后再动。

9 月 18 日

敌 情

18 日保安旅二团一连长芦凤武率 24 人、骑兵旅连长齐风发率 55 人向独七师投诚。据俘供，骑兵旅残部已改编为保安旅辎重营。

总的部署与决心

11时：在敌人尚未判明我总的企图之前，为迷惑敌人，令六纵以一部利用敌机来回飞行之机会，公开向长春前进，使敌不易判明我之动向，并于××日令长春围城部队延几天再行调整部署，使敌误以我们攻长春。六纵以××团进行这一部署。

9月19日

各部署

19日一兵团围长春部署：(1)六纵(欠十八师)位于范家屯、大小南屯、新立城一线，准备随时策应围城部队之作战任务。(2)十八师仍归兵团直接指挥，在腰站、小河屯、西大顶子一带，除主要策应独九师方向作战外，并随时准备策应独八师作战。(3)独十一师(欠八团)移长春东北之太平山，老曹家、葛家屯一带参加秋收，并协同独八师作战。

移动时间：十八师20日，独十一师(欠一团)21日移，六纵主力18日移入。

其它

19日一兵团防敌突围之预定方案：

(一)估计敌突围之方向，最大可能以四〔平〕长〔春〕路为中心及两侧地区，其次是东南方向伊〔通〕长〔春〕路为中心及两侧地区。

(二)如敌沿四〔平〕、长〔春〕路及两侧地区突围，我决心利用东辽河之天然障碍及依托景家台以南山地，全歼敌人于东辽河右岸至公主岭、刘家房地区。

(三)如敌沿伊〔通〕长〔春〕路及两侧地区突围，我利用伊通河两侧及伊通以北之伊丹巴站之高地，歼敌于大南屯以南至伊通以北之沼泽地带。

(四)如敌同时沿四〔平〕长〔春〕及伊〔通〕长〔春〕路两个方向突围，则以一部依托伊〔通〕长〔春〕路两侧高地顽

强阻击，迟阻敌人集中主力，先歼沿四〔平〕长〔春〕路突围之敌，以后转歼沿伊〔通〕长〔春〕路突围之敌。

（五）不论敌向何方向突围，该敌必将集中火力兵力向我前沿突破，我各围城部队必须对当面之敌依托工事火力，给敌以大的杀伤后节节抗击，查明情况，抓住敌人，争取时间。如敌已突过，则立即尾追与平行追击，配合主力歼灭敌人。六纵、十二纵于情况判明后，发起超越追击与截击，不惜一切歼敌于预定之主要战场之内。

（六）为更好地准备战场，造成歼敌之有利条件，拟以少数之精干部队，加强火力，携带充足弹药，于该地区要点，找有障碍价值地点构筑坚固工事，迟阻敌人，查明情况与控制要点，配合主力歼灭敌人，为此，拟以十二纵担任怀德、黑林镇、朝阳坡、二十家子、公主岭、双马架子、大连泡、大榆树，六纵担任十三家子、五台子、景家台、赫尔苏水闸、大孤山、横头山子，独十一师担任双阳，以上各点除公主岭使用一个团、双阳一个营的兵力外，余均以一至二个连的兵力安设据点。

（七）长〔春〕南之地形：

（1）第一，四〔平〕长〔春〕路及四面平行的大御道均宽阔有桥，可走沿途各较重要村镇，如大屯、范家屯、陶家屯、公主岭，均是东西两平行公路，一条是大御路，即从黑林镇至朝阳坡，一条是房身沟、景家台、五台子、十三家子、二十家子的大道，有横通的汽车道。第二，伊〔通〕长〔春〕路自长南二十华里合家屯至合丹巴站段路东（一至二里）为山区，路西八至十五里为伊通河，该路长九十里，中有一横头山可做阻击阵地，或迫敌走黑鱼泡、双庙子，黑鱼泡位于横头山西南开阔地，东西长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为许多小泡构成之沼泽区，其中只有一条由横头山小屯经双庙子至袁大桥横通御道，因桥

塌车马均不能通行。第三，在伊〔通〕长〔春〕、四〔平〕长〔春〕二路平街之间，有经房身沟、五台子、赫尔苏门至四台子的边大道，除靠山有些起伏地外，亦甚好走，道东为一东北西南至赫尔苏的山区，经此山除有鞍马山至景家台、伊通至五台子、靠山镇至十三家子、二十家子横通公路外，无南北直通大道。若我控制其主要道口，可阻迫敌人不得不走四长路入我袋口中。

9月29日

敌情

据独十一师报，新三十八师演习突围急行军，并准备大车多辆及几天干粮。一一四团打好背包，发了鞋子，师长讲了话。

建议

辽北29日12时对阻敌之初步意见：

(一) 十二纵全部集中，作为兵团之机动部队，打沈阳北援之敌或打长春突围之敌。十二纵所遣一部配合围困任务，交我们接替。(二) 必要时，在长〔春〕作战范围内，可划分围困部队与可援部队（包括南边沈〔阳〕与北边长〔春〕突围之敌），两种兵团的组织任务，以专职责。(三) 如我以一部分兵力接替十二纵队围困任务，又与独十师归还我们直接指挥。一、四两师前进到范家屯地区构筑阵地，堵击敌人，曾〔敬凡〕师加强独十师，王〔兆湘〕师进到范家屯以北十余里之刘家屯、瓦房店、王家屯地区，策应独十师长春方面或范家屯方面作战，不顾一切堵击敌人。第二阶段〔为〕追击阶段，〔要〕拼命的追击。(四) 十二纵主力可与六纵主力靠拢，集中公主岭地区，以策应南北作战。

29日11时阻击长〔春〕敌突围部署：

(一) 围城部队停止抢运与抢收粮食，应学习两条战术。

(二) 估计敌人的突围方向，不敢向四平与伊通，可能向双阳退，进入抚顺。因此，追阻部署放在伊通与中长〔路〕。

(三) 为加强攻锦与阻援兵力，十七师参加攻锦外，六纵主力二个师即出发进至通江口。

(四) 十二纵主力即南下进至开源，如长春敌人向梅河口退，则我围城各独立师即猛追猛打，并先找新三十八师以外之部队打，求得先歼弱敌。

(五) 在开源与通江口附近之六纵、十二纵，如长敌南进，则向我侧击，敌退四平则北进，并准备以全力从通江口过河，向大虎山、黑山前进，参加打西援之敌。

(六) 围长〔春〕之各独立师，北边只要放少数兵力，主力应放在长春以南地区。

9月30日

一兵团30日3时阻长春敌部署：

(一) 六、十二纵已南下。根据情况，长〔春〕敌突围可能性很大。

(二) 估计长〔春〕敌突围，可能从西向东侧击，突击方向可能向伊通、双阳、梅河口，中长路亦有可能。

(三) 部署

(1) 独七师以一个团及侦察部队担任上下水塔、班家营子、杨家粉坊，主力及炮四团之炮营集结于桑家窝堡、驛马站以西以北地区。注意能以炮火切实封锁机场。与独八师交待警戒任务后，全部集结于新安堡附近待机。

(2) 独十师由一个团级干部率一个营及侦察部队担任绿园及上下石虎沟之警戒，并归独七师指挥。师部率主力集结于范家屯东南五台子、景家台（主力靠景家台）。

(3) 独六师及独十一师一个团，以一个团为侦察部队，担

任孟家屯、丁家窝堡至刁家山一线警戒，师率三个团及炮四团一个野炮或集结于长春堡南之马家岭、东西马家店。

(4) 独九师以一个团及侦察部队担任小河沿军官学校、杨家店及石碑岭一线之警戒，师率主力集结于奢岭口子附近。

(5) 独十一师（欠一个团）是准备进城部队，以一个团及侦察部队接替独八师陶家窝堡、十里堡至钱家堡一线警戒，师率另一个团位兴龙山附近。

(6) 聂〔鹤亭〕部以有力之一个团位于朝阳山、公主岭、二十家子、十三家子一线，另以一个团控制伊通至通丹站、恒头营子、大孤山子一线有利阵地，以阻滞突围之敌，主力则集结于二十家子、靠山镇至伊通线南北地区。

(7) 兵团司令部在四家子。

10 月

10 月 2 日

决 心

(一) 正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一攻锦州，一攻长春。原采攻锦，因新五军增葫芦岛，恐一时难〔攻〕下。长春经三个月围困后易攻，但部队往返不易，又加拖延时间。

(二) 请示中央对下一步之意见。

10 月 6 日

敌 情

长〔春〕敌今拂晓向朱家洼及大房身方向出击，先头展开约一个团兵力，可能企图占领飞机场。

10 月 7 日

敌 情

长春敌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攻占大房身，一一三团攻占义

合屯、杨家粉房，六十一师以七个营攻占红楼。

部署与行动

为防长敌突围与便〔于〕组织阻击，决定铁岭以北、长春以南及周围之十二纵队以及各独立师，统归一兵团肖〔劲光〕肖〔华〕指挥。

令一兵团必须以炮火控制机场，防敌机空投，如步兵能控制，即占领，并将跑道破坏。

令十二纵队即以一个师返四平，主力仍在原地集结。

10月8日

敌情

新三十八师主力，今向谭家营子、白狗屯、杨家粉房西北、正西、正南及小房身等我军阵地进攻，白狗屯被敌突破。

六十一师三团于今7时，攻洪熙街阵地，13时又占水道、丁家窝棚前沿阵地。

二道河子及车站的敌一个营，进至周家碗铺、腰十里堡，与我略有接触。

长春敌，近大肆出击，企图占领机场，有突围模样。

10月9日

其它

独十一师在长东兴隆山，独九、十、八、六师在长春大南屯、奢岭口子以南地区，独一、独十二、独十三师、独三师，在二十家子至伊通河窝棚，蒙二师、独四师在大黑林子。

独六师已进入砬子山、安山口一线布置阵地，师位于田家屯。

10月11日

总的情况

长〔春〕敌新三十八师，近日来谭家营子、白狗屯、及及

房等阵地进攻，暂六十一师向洪熙街进攻。

10月12日

战况

独六师十八团，于昨（11）日袭击进占水道科立足未稳之敌六十一师一团一营一个连，将其全歼后，回途中又击溃敌二个营。

10月15日

估计

锦敌已全歼，估计敌不致西援，长〔春〕敌可能突围，故已令十二纵今晚向四平前进，阻击长春逃敌。

10月16日

敌情

（一）锦州守敌已于昨日全歼。

（二）蒋介石昨抵沈阳，据息令长春敌人突围，卫立煌已令新三军接应长春敌人突围。

（三）据一兵团报息，六十军已向我接洽起义。

决心

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同时以一部围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

处置

（1）以六纵即回头向通江口前进，准备参加歼灭长春可能突围之敌。

（2）以十二纵即进入四平，准备截歼长春南进之敌。

（3）一兵团即组织各独立师，准备截歼长春突围之敌。

10月17日

敌情

长敌六十军在我胜利影响下，被迫起义，今晚开德惠整理。

部署与处置

先歼长春突围之敌，并以引敌深入之方针，把敌引到沟帮子一线后，再行聚歼之。对西线之敌，仍取坚决抗击之。

10月18日

敌情

自六十军起义后，我各独立师（独八师、独六师）均已进入六十军阵地，包围新七军，并迫令郑洞国投降，据一兵团报称，郑正在考虑中。

战况

长春敌六十军起义后，今又有骑兵旅1000余人，及保安旅3000余人，向我投降。

新七军中下级官佐表示，只要由郑〔洞国〕下令，可以放下武器投降。

行动

一兵团今进至四家子，独六师、独八师、独十师，现已集结于长春外围。

10月19日

战况与行动

长春新七军今5时已谈判成功。10时开始收缴武器，16时已将新七军军部、新三十八师全部及六十一师两个团、五十六师一个团全部收缴。今晚可收缴完毕。

10月20日

决心

拟集结一、二、三、五、七、八、九、十、十二、炮纵及长春方面之各独立师（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师），与敌在新〔立屯〕彰〔武〕间决战，首先歼灭新〔立屯〕彰〔武〕间之廖耀湘兵团之五个军〔缺二个师〕。

战况与行动

郑洞国要求 21 日投降。

10 月 21 日

战况与行动

郑洞国于今晨 6 时已放下武器，长春今天正式解放。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枪伤已送吉林医治。

长 春 介 绍

长春位于北满平原东南部的丘陵地带，伊通河西岸，南面起伏着石碑岭，北面则展开着一望无涯的沃野。有中长铁路纵贯南北，联络哈尔滨与沈阳、大连等大都市，西面有铁路通白城子、东面则经吉林通到图们，交通可称为四通八达。

长春建城在前清同治四年（公历1865年），至光绪廿七年（1901年），东清铁路（中长铁路最先的名字）由哈尔滨修支路通此，长春才渐趋繁荣。日俄战后，南满铁路以此为终点，遂成为南北满交通的枢纽，但当时人口也不过八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地位适中，发展可期，选定伪满“国都”改名“新京”。是后陆续并入附近各县之地，市区面积竟达七百余方公里，分为十八区，分期建筑，遂成为当时之政治中心。伪满“皇宫”及“政府”各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各大银行公司的总社及大学等均设于此，人口激增，最高时曾达八十万。日本投降后日侨遣返，居民约减三分之一，后因蒋匪“杀民养军”的残忍政策，人民不堪痛苦，大批逃出，截至上月廿九日止，三个月来共有十五万人投奔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苏军进驻长春。进而国民党政府将伪满“铁石部队”改头换面，空运长春“接收”，全市哗然。而国民党“劫收大员”则到处抢占房子、资财、汽车、女人，带给长春市民的却是苛捐杂税和法西斯统治。一九四六年四月苏军撤退后，我军应人民之请，武装进驻，将伪军缴械。那时敌

人正在南满不断向我区进攻，并自沈阳兵驱北犯，声言“打下长春再谈停战”。京沪各党派居中斡旋，商请我军暂时撤出长春。我方为表示争取和平诚意，虽明知敌是欺骗世人，一贯贪得无厌，毫无信义，但仍忍痛于五月二十三日继四平之后由长春撤退。敌新一军、新六军等进据后，果然背信向四外扩展，连占我吉林、九台、德惠、农安、双阳、伊通等城，直至六月间我在拉法新站全歼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个团，给予进犯之敌迎头痛击后，才停止了敌之蠢动。

此后敌虽然永不忘怀于以长春为北犯我哈尔滨之跳板，但在我三下江南及南满四保临江各役之后，敌锋已大挫，只能自保，无力北图。去年夏季攻势，我一度截断长春至沈阳铁路，敌新一军两师慌忙南窜，仅以其主力新三十八师配以两个暂编师（敌地方部队改编）编成新七军留长。冬季攻势中今年三月我兵临四平，长春敌恐慌异常，六十军从吉林逃向长春，集聚力量，以图困守，而免被歼。三月十三日我克四平，长春遂成孤悬之势，与锦沈仅持空运联系。五月我攻占大房身机场。紧紧围困长春市区，敌之空运已变成空投。十万之众，坐困孤城，煤粮两缺，食不获饱，士气衰颓达于极点，悲观空气笼罩全军，三个月来，逃亡者已达一万五千名，最多之时每日竟达三百余。逃亡者中不但士兵，且有校级军官，不但单身，且有成连成排携械投降者。而历次出动抢粮遭我歼灭者亦有四千余，损毫已达五分之一。因此，虽然蒋贼一再吹牛鼓气，在伪国大上曾说：“沈阳、长春、锦州……，这几个据点是必须固守而且必能固守的。”敌中央社六月二十二日电更吹嘘长春防线为“聘请专家十数名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之资料，以做参考，动员技工十数万人，使用水泥六万袋，铁板一千五百余吨，历时一年零一个月”之“坚冠全国”“永久工事”。但这些不但丝毫

不能拦阻解放军的铁拳，且不能稳定蒋匪军队固守之信心。所以当锦州一下，东北蒋匪归路断绝，素受蒋匪嫡系歧视之守军第六十军，鉴于潘朔端、王家善、吴化文诸军的光荣范例，遂毅然起义，开来解放区。所余之匪第一兵团直属队及新七军所部，至此全陷绝境，在我大军威震及争取下，亦全部放下武器，沦陷二年又五个月的长春，乃最后重归人民之手。

（转自《东北日报》1948年10月21日）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 公布长春战役战果

《东北前线廿五日电》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第二号作战公报，公布长春围城及六十军起义与新七军投降之战果统计称：

长春围城及六十军起义与新七军投降，敌军共丧失兵力九万五千八百五十五人。分别统计如下：

（一）**围城战果**：自六月十九日至十月六日，我共收容投诚敌官兵一万八千一百零一名，携来武器计有：六零炮十门，重机枪二挺，轻机枪三十八挺，冲锋式八支，步马枪一千二百九十七支。另在历次外围战斗中，共计歼敌四千三百二十八名，合共歼敌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九名。

（二）**六十军起义**：起义参加我军官兵共计二万六千余名，配属武器计有：各种炮二百九十门，其中榴弹炮四门，山炮八门，自动炮二门，战防炮一门，火箭炮四门，步兵炮十四门，迫击炮七十门，六零炮一百八十七门，另有：重机枪一百二十四挺，轻机枪六百九十六挺，冲锋式一千另七十七支，战防枪十四支，枪榴筒一百四十二个，汽车二十七辆，子弹六十万九千九百七十九发，炮弹五千四百九十八发。

（三）**新七军投诚战果**：（甲）投诚部队番号，包括：第一兵团司令部，新七军军部及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军直属之骑兵团，汽车营等；地方部队番号，包括：吉

林保安旅，骑兵保安旅第一旅、第二旅，长春警备司令部，吉林师管区，松北五省流亡政府等单位。(乙)投诚人数，计正规军官兵三万二千余名，地方军官兵七千九百二十六名，另收容各医院伤病蒋军官兵七千五百余名，合共四万七千余名。(丙)缴出武器计有：各种炮三百一十七门，其中：榴弹炮八门，山炮九门，战防炮二十八门，平射炮二十四门，火箭炮十四门，迫击炮五十一门，六零炮一百八十三门，另缴：重机枪一百四十六挺，轻机枪八百四十五挺，冲锋式一千二百零五支，战防枪二十一支，步马枪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五支，短枪一百七十支，讯号枪九支，枪榴筒十八个，掷弹筒二十五个，电台十一部，无线电话五十五架，电话总机四十一架，单机二百四十架，电线一百五十里，飞机一架，装甲车二辆，汽车四百十九辆，大车四十九辆，子弹四百五十万九千二百七十八发，手榴弹一万二千八百四十八个，炮弹八千一百五十发，及其他仓库物资等全部完整。

(转自 1948 年 11 月 28 日《东北日报》)

肖华同志在围城政工会上关于 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提纲

(1948年6月26日)

第一部分，发动群众封锁长春敌人

甲、围困和封锁长春的重要性：

东北局总部决定以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等办法来围困长春，决不是消极的对付敌人，而是要求得达到夺取长春歼灭长春全部守敌，解放长春人民的积极战略目的，就是以今年的围困，造成攻打长春的有利条件。同时我们还须了解面前的敌人是有庞大的军队，坚强的工事，我们以大规模的攻坚战夺取之，决不可马虎从事，而须有一定的准备步骤。那么今天的围城，也就是攻城序幕与有效的战斗手段。

长春约有六十万居民，十万敌军，如果我们在空中陆上断绝敌人的生活资料，严禁城外食粮输入，不让长春与市外来往（现敌空运已受阻碍，两机场在我控制下），这样经过两三个月后，敌内部情况定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将会造成敌人的饥饿与困难，军民交困，军掠，民怨，士气瓦解，社会秩序发生骚乱，生存条件为我操纵，这时也将是我大举攻城的有利时机。据我们了解现敌存粮已难支持很久，高粱米已卖到三十八万元一斤，树叶也卖八、九万元一斤，因此我党政军民须全力以赴，一致动员起来，认真执行这一封锁长春的任务。

我某些部队、机关人员对封锁长春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重

视不够，如有的没把封锁当成第一件工作去做；有的反看成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没认识到是对敌斗争的政策，是对敌作战的形式；有的以片面的观点或部分暂时的群众利益，或某些干部的思想中的片面慈善观点，因而对封锁长春不严。他们不了解长春不打下，是长春市人民的永远灾难，也是周围群众的灾难，甚至还有些机关与人员仍有不顾大局，从本位主义出发，财政观念、营利走私、投机贸易，发洋财为第一。这些同志不了解这就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客观上也就是资敌，这种现象极不能允许，是与党的封锁任务相抵触的思想。我们要正视并须设法克服它，把它看成是树立围城思想工作之一。

乙、封锁中要注意克服客观存在着的困难：

封锁斗争是一个全面的尖锐斗争，我们要封锁，敌人就要做困兽犹斗，进行反封锁，因此封锁得好决不是轻易就能办到，须要足够估计到客观情况上会给我们一些困难，否则将会影响到我们计划的实行。客观上究竟有什么困难呢？

①长春外围地区是经过敌人长期占领，而我新收复的，又处于敌我交锋的紧张地带，群众尚未发动，因此一般群众心里就是观望等待。

②长春粮价猛涨（敌人也有计划做），但日用品一般尚有存货，价格较低廉，如以货易货可一本万利，因此奸商流氓甚至少数贫民见有利可图，铤而走险者有之，尤其今后随着围困时间的持久，敌我区粮价物价越加悬殊，奸商流氓乘机走私会更加活跃。

③封锁圆周很大（按环城公路路程算有九十里），地形复杂，便于走私者进行钻隙。

④长春周围地区有地主、土匪作为敌之社会基础，便于敌之特务活动，因此对我封锁必然千方百计设法破坏。例如走私

方法，以“破烂”换粮食一村倒一村，或收买我区之坏分子，作为掩护，或利用我区人民之亲朋关系做走私之桥梁。

⑤我封锁敌之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内战与抗战中我只有反封锁的经验，而缺乏封锁敌人之经验，因此如我主观上不加强，不发动群众，都会给敌人留下空子。

上述情况必须清楚并积极想办法，以军事为骨干结合广大群众，才能完满完成封锁任务。

丙、如何进行封锁斗争？（封锁分陆空两方面，现只谈陆地封锁）

①封锁什么？

一、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生活资料。

二、断绝敌我区人员来往及亲朋商业关系。

三、肃清土匪敌特活动及一切走私爪牙，严防破坏分子钻入我区。

以上三点主要为粮食，但其中任何一项也不可忽视。

②封锁地区及各县分担的任务。

长春外围五十里路以内为封锁地带（这样即使敌出发半日也抢不到粮），没有县团以上机关证明的物资，禁止流入封锁区。

各县封锁地区的划分不应完全以过去原县界划分，而必须与军事布置相结合。

③封锁大军的编成。

一切围城部队及各县区武装、民兵、自卫队等皆为缉私队，以围城部队为第一线，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为第二线，其距离不应太远，应按具体情况确定，群众自己武装岗哨必须与部队结合，这就是封锁大军层层包围长春。

④造成社会性封锁大动员。

包围封锁长春必须使群众人人知道，因此必须广泛宣传其

要点：

一、军民总动员，围攻长春，消灭长春蒋匪军！

二、反对蒋匪军抢粮、抓丁，长春人民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收复长春！

三、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内！

四、反对奸商走私，走私是犯罪的行为，严拿走私分子交政府法办！

五、围困长春，保护土地，保护生产，保护壮丁！

六、军民一条心，把长春变成死城，变成敌人的坟墓！

这些口号要到处讲，到处写，并用政府名义，颁布法令，奖惩条例，文字及内容要简明，使群众易懂易做。

⑤一般封锁与重点封锁结合，军事封锁与群众封锁结合，造成一个严密封锁网。

什么是重点？部队结合部，地形复杂，羊肠小道及有森林之处，土匪历来活动及地主多的地方，伊通河两岸及我工作薄弱地方，这些地区都是重点，须加强领导，派专人检查，时间上要特别注意夜间，多派流动岗哨。

⑥敌我经常争夺的地区，地主的存粮要劝他或帮助他搬到我区，如地主不在家，可用政府名义借来我区，但要禁止打土豪或没收征发。

⑦在我区一律禁止使用白票。

⑧以县为单位在封锁区内进行户口调查登记，过去敌人发的居民身份证一律回收，由区统一焚毁，重发新居住证，今后无证明的黑户不得收留。

⑨严防敌人疏散市内人口。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

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此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过去早已入我区之居民就要不同处理，进行救济，组织生产。

⑩严格部队的粮食制度，防止以粮换物，或个别人员的掩护走私（地方尤应注意），违者重办，对部队中以少报多，以生换熟等浪费现象，亦须制止。

⑪封锁地区内的生产救灾问题。

首先须保证在我区内把可能种的地种上，不让有荒地，为此必须帮助群众解决种子，节省民力，军队帮助劳动。其次要保证我区内不饿死人，为此必须设法贷粮救灾，假定长市外围四十万人口二十万需救济，每人每日五两，一个半月须粮四百五十万斤（二千二百五十吨），救济须切实调查，农会证明，一次最多发三天，以防走私。同时还须准备一部分粮作解放后的救济。

⑫强化统一对敌封锁斗争的指导。

各县工作团应把封锁、生产、救灾三者结合，应组织工作团到封锁区与驻军政治机关取得密切联系，各师亦应与驻地党政民机关合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加强一元化的领导。

第二部分，对敌攻势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说明政治攻势的重要性。我们围困长春期间，要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减少甚至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求得达到夺取长春的军事目的。

甲，长春敌人的特点：

①部队复杂，有土匪伪军改编的、有云南部队、有中央嫡

系等，彼此相互矛盾、相互歧视与排斥。

②长春敌人已断绝了陆上的供援，是个孤点孤军，军事上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被我束缚并随着我给予打击的重量与围困时间的持久，内部困难必然日益增长，士气也愈益低落颓丧。

③长春敌人大部是被我歼灭或打击过的，因此我军的声威与优俘政策对他们是有着影响的。尤其云南部队对潘朔端的起义，地方部队对王家善的起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④敌人内部成分大部为东北本地新兵和收编的土匪武装，他们缺乏战斗经验，并与我区有着若干社会联系，士兵中大部又为强迫抓来的，他们对蒋介石都是心怀不满。

上述条件就是我进行政治攻势的有利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应把客观有利条件过高的估计，敌人的战斗力还没有完全削弱，现仍在用尽各种办法巩固其内部，有可疑分子都加以逮捕，部队虽有矛盾，但主要军官都是大地主及资产阶级代表，在反共一点上是共同的。

乙，目前政治攻势的要求：

①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密切结合，因为每次的军事行动，加于敌人的压力，都为政治攻势打开门路，同样每次政治攻势也为军事行动打扫了道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我围城党政军民都具有政治攻势的任务。

怎样才能密切的结合呢？一般可利用各种军事活动，广泛对敌宣传。如选择靠近敌人的地方打宣传弹，侦察岗哨活动时散发宣传品，住伊通河边的部队可利用水流送宣传板，再可进行口头喊话，但在喊前要有准备，有内容避免空洞，应以打破敌人的幻想，揭破其欺骗宣传，号召学习潘、王起义，留后路

等为主，对捉来之俘虏，一定要执行优俘政策，尽量放回，给予简单任务，并带进宣传品去。对市郊蒋军家属须调查登记，多进行宣传教育，使其设法送进宣传品通行证等。总之各部队要多创造各种各样的宣传及瓦解敌人的方式方法。至于一般逃兵，尽量不放，送后方集训免流落地方破坏作恶。

②（略）

③开展市民的宣传组织工作。

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下略）

④为攻城部队准备材料

注意情报搜集如军事政治情况的调查，各种反动组织及各主要负责人的了解，像片收集等。

各敌工站要派专人审问俘虏，汇集材料，作到完全熟悉敌人，各站要注意加强与地方及部队政治机关联系，并有固定对象，不能随便调动或变更以免混乱。

第三部分，围城部队的政治工作

因为各部队的历史不同，政工强弱不一，要求也不能一样，因此我们不能提出更具体的意见，仅是几个原则问题提出：

总的任务是以高度的战斗动员保证围城任务的完成，并在围城中贯彻攻打长春的战场练兵工作。

①各部队深入围城的政治动员，发扬各部队围城战斗中高度的顽强性、积极性。

一、首先须在干部党员中说明围城的积极意义，而不是消极的，是为了夺取长春，坚定全体同志胜利信心，克服部队中对能否打下长春怀疑思想及消极情绪，因为这是直接影响当前部队的准备工作。我们应以最近关内外的攻城胜利如收复开封、洛阳、临汾、四平、鞍山等实例来教育部队，同时也要防止部

队侥幸心里的生长。

二、要在各围城部队中树立优良的战斗作风，在守备部队中要提倡顽强守备，沉着杀敌，担任反击的部队提倡动作迅速，勇猛机动，断敌归路，在战士中要提倡创造独胆英雄。友邻部队要提倡相互团结，相互策应，主动援助，反对各扫门前雪。干部中要提倡积极负责，服从指挥，敢于胜利的精神（但不等于盲动）。要从每次大小战斗中去掉各种坏习气——游击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本位主义的观点，这些现象直接妨碍我们大规模集中统一的围城任务。

三、须针对不同的任务，把政治工作与当前战术要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政治工作要保证各个不同的战术任务的完成。发动群众动脑动嘴，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这样才能使每个指战员对完成自己的任务具有充分的信心，这种信心也才是有技术的基础，而不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上的。

四、长期的围城任务会使部队产生疲劳、急躁、厌烦、疏忽的现象，这也会影响我们的任务完成，政治工作要防止并及时克服这种现象。为此政治工作的重点应加强第一线部队的活动，要创造一套适合第一线的文娱活动与教育工作的方式（如快板小报、通俗战士读物、大鼓、顺口流、小传单、流动俱乐部等），加强保卫工作，及时揭穿敌人的反宣传，物质保证上注意恢复战士的体力。后方机关及政府应经常组织剧团慰问困到前线慰问。

②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战场练兵

这种练兵是面对着敌人的练兵，是最实际最生动，与战士的切身经验相结合的，与当前任务完全一致的练兵。其内容主要为军事达到攻城的要求与目的。为此须实习如何反击、攻坚等战术技术（总部已有规定）。政治工作要保证有熟练的技术，

人人能掌握自己的武器，要开展练评与战评结合，做到学与用完全一致，边学边用，边用边改，要克服练兵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必须发扬军事民主，干部亲自领导，多表扬模范，提高战斗观念，创造出的一套战场练兵的方法。

政治教育应贯彻城市政策与时事教育。关于城市政策教育，提出下列五个要求：

一、转变对城市的看法，没有城市革命就不可能最后胜利，要树立能打下城市并能巩固的信心。

二、弄清党的城市各种政策，尤其干部中更为重要，如保护工商业，劳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

三、人人要熟悉总政所颁布的城市的八大守则，自觉的遵守，克服发洋财及破坏城市纪律的现象。

四、适当的指出过去土改中对城市政策的左的偏向，教育干部战士，尤其对参加过土改的新战士更为重要。

五、各级干部及领导机关要检查反省本部队或本人过去对城市政策的错误认识，这样会使教育深入一步。方法上要采取民主方式，发挥自由思想，但不应放松领导，在教育中要反对形式主义或急于求功的思想，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传达反对五种恶劣作风及“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与前言。

③在不妨碍战斗与练兵的条件下，进行驻地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封锁，帮助群众生产，禁止使用民力，部队要尊重地方同志，与他们配合工作，虚心采纳他们的意见，切实执行群众纪律，保障地方工作同志的安全。

（转自“围城简报”第一期）

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给各 联络处及围城部队敌工部门的指示信

(1948年7月20日)

久困重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是我军对长春蒋匪斗争的总方针、总任务。而当前长春市敌我形势要求我们的敌军工作，一方面要克服因封锁而造成的工作困难，继续尽可能的寻求时机，物色线索，建立关系……而另一方面在目前更重要的是应以主要或全部精力，迅速全面的去组织展开对敌宣传攻势，……以下数点，希具体执行：

(一) 加强宣传中的组织工作，建立内外线有组织的宣传攻势……建立秘密性的宣传站，突破敌人思想封锁的目的。

(下略)

(二) ……要研究如何使宣传品有效地达到敌人手中，如何使敌人看见，如何收集反映。在关系工作中，要注意使组织与宣传结合起来，要对所有接触我们的关系，外围人员、逃兵、学生、商人、各色群众尽量进行宣传，解说政策。招待所、武工队要注意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宣传品的散发，严格反对浪费与压存宣传品的不良现象。

(三) 规定各联络处，各部队敌工部门不制带原则性政策的宣传品，如果需要，可翻印东政印制的此类宣传品，但应针对敌人情况，抓紧具体生动事件，制造贯彻各项政策的具体宣传品，形式应力求通俗、多样、短小有力，不要长篇大论，喋喋

不休。在宣传内容上目前主要应：（一）继续贯彻宣传告困守东北各城市国民党军官兵书，特别是其中我军对蒋方人员的六条政策。（二）宣传关里最近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说明东北蒋匪的困境，指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长春，是孤城落日，早晚必陷，打也完蛋，跑也完蛋，联系的说明他们切身的利益，说明现在正是逃跑的好时机，否则在人民解放军围困下，不打死也会饿死。提出“呆在长春挨饿等死，不如逃跑回家！”“早拖枪逃跑，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一天发路费，打路条回家！”等口号。根据情况随时以各种办法，号召蒋匪官兵逃亡，拖枪投诚、起义，要告诉他们逃亡的时机与办法，说明我军优待投诚人员情形。（三）宣传我军威力，说明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装备完善，有攻坚能力人民解放军面前，长春工事，不足支持，四平、鞍山可为前鉴，坚守只是死路一条，号召他们战场上迅速缴枪，枪口朝天放，让出工事阵地，提出“少做坏事，多留后步”，以达到动摇削弱敌之斗志与情绪。

宣传的办法，希在工作中大胆创造，更多采取口头宣传的方式，动员逃出来的群众，回去宣传，发动市郊群众、蒋属、逃兵、学生、马车夫进行传话，速捉速放俘虏人员回去宣传。根据调查，开展给长市周边守敌写信运动，发动长市内部某些工作关系、外围人员、同情分子，开展侧面的流传运动，很好的组织传送宣传单信件等。（下略）

（转自“围城简报”第二期）

围城指挥所两次政治攻势指示

(1948年8月5日、11日)

长春之敌宣称“如果无国府命令不放弃长春，但不得已时，亦可移守为攻”，并正进行所谓非常时期之行动与出击的准备。因此证明了敌人在动摇程度上大为增加。过去我们在围困封锁斗争中收到很大成绩，但对敌政治攻势则还作得很不够，故各部队应配合当前之军事斗争及时展开强烈的全面的政治攻势，并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具体宣传，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主要力量放在宣传攻势上（宣传内容与前文件之(三)项略同），在方法上还应组织难民及因故未收之敌逃亡官兵，给他们任务回去进行宣传，如有成绩，便可放行。……调查动员蒋属及有关亲朋写信给蒋军，开展索夫唤子运动，发扬已有之阵地喊话、宣传弹、河流宣传等经验。

(二) 加强内线工作，调正关系，……继续发展内线关系，各部队各工作队均应发展，但必须于发展后即交师纵联络部审查批准。撤消未批准之关系。在对待各种关系上各部队应遵守下列原则：(略)

(三) 各区的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开展这一攻势。并组织部队、敌工部门、保卫部门、武工队、宣传队、民运队及地方工作队都要集中力量参加攻势，并在前沿阵地统一的设置敌工站，以进行前线瓦解及组织工作。

(转自“围城简报”第二期)

围城中几个问题

唐天际同志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我部队自进行围城以来，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出击，坚定与提高了部队围城的信心，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进行封锁区的生产救灾运动，帮助群众克服蒋匪所造成的严重灾荒。据不完全统计救济灾民近二十万人，抢铲补种荒地达百分之七十。并在阵地上进行练兵，作了攻城准备，了解敌人，进一步的研究与认识了敌人，准备了攻城的阵地，改造地形，建筑了大量工事，扫除前沿障碍。在“八一”纪念当中表扬围城之英雄功臣，提高了部队战斗情绪，克服了在围城中的许多困难，基本上完成围指所提出围城中的总任务。

同时也给予被围困于长春孤城的蒋匪以严重打击，使其军粮日缺，士气低落，逃亡数量大增。敌之主力部队及中下级军官整批投降，长春城内社会秩序已渐陷混乱，促使敌人的统治走向崩溃，并在政治上受到重大打击！

这许多成绩，是我党政军民的同志两个月来艰苦奋斗所得来的。同时更说明了总部对长春之敌的久困重围之方针是非常正确的。

目前正处在围城的紧张期间，根据近来封锁工作的情况，有些问题还须要予以说明：

（一）继续提高认识，坚定围城思想

自围城政工会议之后，各部队都进行了打通围城思想的教育，而且收到了成效，提高对围困的认识，坚定胜利信心，纠

正片面慈悲观点等。但随着时间的延长，目前又发生了两种偏向：一是急性病，要求快打，不赞成久困，甚至有的干部说上级对长春敌情估计错误，他以为敌军大批逃亡，粮源已断，且饥饿严重，敌人逃不可能，应是打的时候了。这种情绪在许多连队里也是自发的存在着。另一偏向就是松懈麻痹的思想。在开始围城的时候，有些人还表现着惊惶失措，时间长了，反而又生出麻痹现象，如土匪乘我警戒疏忽之际而突围，还有的干部和不少的战士因在阵地上疏忽大意，不注意隐蔽，致遭受了不必要的伤亡。

这些思想偏向对于围困封锁斗争都是有害的，必须予以纠正。

虽然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压缩敌人，打击敌人之出击，围城部队又要进行打的动员。当然打的时候，就要说明打的意义，而围城部队在未结束围城任务以前，就要着重说明围困的重要。尤其在围城的领导干部中，基本上应当强调对长春的围困斗争之战略意义，掌握这种围城思想，在部队中反复教育，领导上不能迁就和同情任何急性病的要求，这样才能贯彻执行久困重围的方针的。

（二）正确掌握封锁政策

①对难民的处理：由于长春敌匪之抢掠搜刮惨无人道，致造成严重的饥饿死亡现象，其惨状难言。有些逃至我警戒线附近之饥民，根据总部指示，已予部分放行与救济，但各部执行当中，尚不够一致，因之在干部战士中招致了某些疑惑，如今后是不是还要围困呢？并因此松懈了警戒与封锁。

所以特重新说明：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市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

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清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肆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处委会。

丁、在前线放行之出口，设立检查站，后面设事务所，各师地区设办事处，以上均由军队地方双方参加组成。东部地区已由吉林省委组织难民处理委员会，负责整个救济安置处理难民工作。

难民处理原则：（一）有家可归，有亲朋关系可投者，可资助其回家或投亲友。（二）无家可归及老幼孤寡者由各县分别安插，发动群众救济，及组织他生产。总之今天救济难民是必须做的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困难的群众运动。至于西部地区可按此原则组织进行。

②对粮食及贸易的封锁根据调查证明仍有粮食流入市内，敌人之军粮征购委员会尚能收到粮食，敌报纸上曾透露有商人整车向城内运粮，因受一谍报员敲诈，向敌司令部告发，即将

谍报员枪毙。这证明了敌人是极力鼓励粮食之进入长市，并且也证明了有的商人还在向城里运粮。近并发现我在封锁区内贷出之救济粮，有被用以向长市换取布类，获利十倍。在边沿地区这种违法的粮贩子还是很多的。根据这种情况，故应多方考察，绝对禁止粮食入城。且断绝城内外之贸易来往，不放任何人进去。必须进去者须经各师批准。严禁部队地方之任何人员和单位向长市作贸易及发难民财，违者货资没收，并予以纪律制裁。

有的伙食单位借口节粮换豆换菜，而出卖粮食，实行粮食倒把，这也应禁止。粮食之换豆换菜应由师以上之供给部门统一负责调剂之。部队任何人员不得与群众合作进市内或市郊作买卖，不得随便给群众开路条到后方购粮。驻区群众须到后方换取粮食者，由团政治机关考察清楚后发给路条。

③正确执行政策，不得滥行没收。对于放行之难民及收容之逃兵，除其带有之武器、军事文件及毒品外，其余概不得没收。难民遗失之物品，应予保管，待期来领，不得私分。至于接收贿赂，借口军用滥行没收，或要难民去买望远镜、药品等作为放行条件者，形同勒索，亦应严禁。

在我区内禁止使用白钞，但不得没收难民之白钞，至于难民携有我钞者，亦不能借口说他们要来买粮食而予以没收。

除以上三种指定没收物品外，其他没收必须经师级机关批准。

④为助（加）强封锁工作，应以驻军区域成立军队与地方合组之斗争委员会，领导封锁工作，以求得在政策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而克服军队与地方工作联系配合不好，工作不统一，执行政策不一致等现象。

（三）开展全面对敌政治攻势这期间，各部队对政治攻势的

工作都比较重视了，而且有的初步总结了许多宝贵经验

目前围困斗争已至很紧张的时期，为了配合军事行动造成我更有利条件，故应继续加强此一工作。

围城以来，已歼俘及收容投诚的敌人将近一万，七月份各部队共收逃兵及起义者达五千余人，八月上旬即收达二千以上，有整排、整班拉出者，有土匪部队拉出两个支队，由此证明敌人在围困封锁中士气是受到了很大打击。

围指及各部队对于政治攻势已有好多指示和布置，今后在这方面，特再提出几个问题：

一、加强各级干部对政治攻势的认识，重视这一工作的威力，克服一切对此不关心，嫌麻烦的现象。

二、组织力量，要求前沿部队各连成立喊话组，组织地方工作队，师团的宣传队，抽调干部成立敌工队，成立武装工作队，动员蒋军逃兵、蒋军家属，发动驻区或敌区群众，大家来参加此一工作，这方面各部已有许多很好的经验。如二三部队的连队喊话，一九部队的武工队，某些连队运用当地老头，老妇、小孩，瓦解引导敌人来降，利用逃兵指名喊话，利用家属进去拉出当蒋军之亲属等等。这些经验应大大发扬。

三、政治攻势的重点是宣传攻势，而以目前长春外围之阵地……，宣传工作中喊话应成为主要方式，喊话内容可根据具体对象灵活规定。当然设法输送宣传品的工作也要予以重视。

四、阵地联欢，这是最近在二三部队中所发现者，今后可以加强这一工作。廿九团有的连队利用小孩向敌人送去米饭和炸丸子，敌人争抢，这对于每日两餐、五成大豆的蒋军当然是极大的刺激。此外据逃兵谈：他们在前线上夜间听到我部队演剧作乐，非常羡慕，故可动员宣传队在喊话时配合以动人的音乐和瓦解敌的歌唱。

五、要主动的揭破敌之各种欺骗和造谣，因敌近来也采取种种办法对其士兵作欺骗宣传，对我开展攻势。如敌为了巩固部队加强岗哨制，严刑处罚外，并宣传我不收逃兵，“不带枪不要”，并假扮一我军，谓之“俘虏”或“逃兵”，向其部队讲话，说“八跑军也吃豆饼”等等。同时还有敌政工人员及利用妓女向我阵地喊话诱惑造谣，对于敌人这些花招，都要予以调查，有准备的向敌喊话，予以揭穿。有的部队这样揭发后，他就哑口无言，且不敢再出来胡诌了。

六、凡带枪出来之逃兵，应准其带家属三人，不得拒收，其家属应资助遣送回家或投亲友，无家可归者，联络部门应设法处理。对敌之武装人员投诚者，不论携枪否，一般均应收留。个别逃兵未带枪而携有一二家属，又很难说服送回去者，亦应收留。敌散疏清洗之军官、家属、老弱、伤兵等可以动员其回去向敌人要饭吃或拿出枪来。对于收容之逃兵，应经过争取教育，改造其思想，一般的不释放。逃兵中之坏蛋、土匪、逃亡地主、特务等，不可轻放，要调查清楚，分别处理。

七、各级干部要注意领导部队搜集敌人政治情况，并予以系统研究，以作为对敌宣传之根据（军事情况之侦察，亦另有布置。）

八、政攻之经费，可作预算审核报销。

（四）进行纪律与城市政策教育

各部队政治工作除保证各个时间的任务完成，并对规定之军事教育应作充分动员外，同时各围城部队应随时抓紧纪律教育，特别城市纪律、城市政策的教育。应根据总部强调纪律政策教育的精神，并动员干部战士联系近来违犯围城纪律诸现象作深刻检讨与反省。

（五）几个具体工作

一、组织各级干部，尤其政工、宣教文化干部，进行报导围城斗争，表扬模范英雄事迹，揭露敌人罪恶阴谋，宣传敌之士气低落，困难增加，反映群众参加封锁斗争之积极热情，传播介绍围困封锁、政治攻势、战斗练兵、纪律教育等各方面之经验。至于要加强军事宣传工作，首先要提高对此工作之重视，并要加以组织成立通讯网，并经常布置检查。各部向外寄发之稿件，政治机关必须予以审查。围指即建立新华支社，配备电台，向总分社发稿。

二、群众在市内买枪者允许放行，买枪者多系有钱人，故可不奖，但夺取敌人枪支者一定要照章奖励。

三、前沿阵地已砍之青苗，按百分之七十赔偿，未砍者不要再砍。

四、各部应配合地方政府工作实行审查难民，清查户口，严密军民岗哨，以防止特务土匪之活动。近来投毒暗害，打黑枪，制作谣言等事件已屡发现，应引起警惕。

五、因天旱、虫灾，各部队种下之菜已有荒者，故许多部队已感到难完成种菜任务。目前雨水较匀，应实行杀虫，力求已种之菜不死不荒，各师争取完成卅万斤之要求。

六、长春外围柴草缺乏，但荒地荒草甚多，各部队可割草晒干，解决烧柴马草困难。

1948年8月17日

(转自“围城简报”第二期)

争取长春蒋匪 地方武装起义投诚的报告

东联办事处

长春蒋军，在我严密围困下士气低落，饥饿与疾病日增，逃亡普遍。尤其是蒋杂地方部队被歧视每日只领到少数贷金（不及粮价一半），吃曲子面亦不得一饱，因之他们感到前途无望，企图离散，返家之心更切；加以我们政治攻势的争取，仅七月下旬及八月上半月在东联办事处直接进行工作的地区，先后即有五次起义投诚，人数共四百二十二名。带来六〇炮二门，轻机枪三挺，冲锋枪七支，卡宾枪一支，长短枪一百七十七支，各种子弹约七千发。以下就是这几次投诚起义简单的情况：

（一）保安旅一团一营二连一排，于八月三日，由排长李朋云率领全排官兵二十七人，眷属二名，携步枪十八支，轻机枪三挺，子弹二千八百九十余发，及手榴弹十一枚，望远镜二个，由二道河子起义向我投诚，该排之起义，系事先经过我处派出之关系人员高××、岳××（岳曾在保安旅某团当过营长）三月余的工作，他们在目前长春敌军的处境下，适时的向李朋云等作了争取教育与解释说服的工作，并为李等之行动进行了全盘的计划与联络布置，对于这次的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第四、第十一支队及特务连的起义是经过我处××同志发展之利用关系联络争取，于八月二日经二道河子东周家窝铺拖过来。其经过如下：

(1) 第十一支队：系由该支队长董秀率领官兵五十二名携步枪十七支，手枪三支，于二日上午过来（董还在后面继续工作）。

(2) 特务连，系由该连连长范景荣率领士兵三十六名，携轻机枪一挺，步枪十六支，手榴弹五十枚，子弹二千五百六十四发，于稍后半小时过来。

(3) 第四支队，系由其队长高子泽，副支队长董仁领导。在高等出来时，因被敌发觉赶散，仅过来十一人，闻有二十余人到××师阵地后转送新安堡，但未详悉。

这个队伍是蒋匪国防部在长春市附近招收胡子编成的，归军统长春特务头子袁晓轩指挥，成分复杂。

(三) 蒋匪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支队，于七月廿九日在副支队长赵琪国率领下，于长春站起义。由于事先搬出家属物资（举动前一点钟）泄露消息，被六十军在东大桥附近中途堵击，除李团分批冲出一百六十六名，先后带来长短枪四十二支，冲锋枪一支，卡宾枪一支，榴弹发射管一个，枪榴弹十枚，瘦马两匹，及各种子弹二千余发外，其余李团人员及王团全部均被解除武装监视。

出来人员：第一批一百零九名，二批五十三名，三批四名。

该部原属吉长地方武力招收专员办事处，在举义之前，其副支队长兼蒋匪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长春前进指挥官所副指挥官赵琪国，经我原公安处××同志的关系人之争取说服，介绍我方政策后赵曾亲至××堡附近与我方谈判，约定起义时间，同时因为是地方部队，官兵间私人情谊较重，他们说“这次与六十军打了二、三十分钟，被监被冲散的人，以后还会过来的。”

(四) 新七军骑兵一团三连一排，于七月卅日，在排长张显操率领下，于八里堡起义向我军投诚，携来步枪十三支，子弹

五百余发，该排在起义之前，曾经过六十军投诚过来，又由我派回工作之曹洪德的争取。据排长张显操说，在起义前三天（即决定发动起义那天）曹洪德去到他那里，和他谈了现在的时局，长春的危险，解放军的政策，以及曹自己到解放区所见到的一切，开始他还怕过来后交给士兵来斗争，这样便打消了心中的一些疑虑。第二天他找其排副商量，又由排副与各班长商量，结果进行的很顺利。因为大家都不愿在长春受罪了，想回家，平时没有逃跑是怕长官发觉，现在上级带头，他们自然高兴，因此就在七月卅号拖了出来。

（五）保安旅二团一连，原系农安县大队，刚编入保安旅不久。全部共一百多人，最初由县大队的韩墨林任连长，但不久另外派了连长，把韩编为二排排长，大家都很恐惧，韩很不高兴。就在这时候，他原来的上司高子泽起义（即前面所写吉黑义勇总队第四支队长），更增加了他们的动摇。高子泽起义过来的次日，我们曾派范××用高的名义去争取他，很顺利的达到目的。但尚未行动时，即被六十军发觉，他们仍迅速分批由东站冲出向我投诚。计第一批十六名，由韩墨林率领跑到高粱地里住了一夜，天亮即派人向我卡哨接洽投诚，携来步枪十四支。第二批陈国印等十六名，携手枪四支，冲锋式一支，步枪九支，走到我方卡哨，恐我方发生误会，事先把枪机拿下，放在口袋里，然后请老乡带路，向我投诚。第三批二十二名携步枪十七支，冲出六十军卡哨后被六十军尾追，他们集合在芦苇塘内避了一夜，第二天看看没有动静，出来找我军联络，因不敢走远，没有找到，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枪捆好，扛起来一直向我军阵地走，遇到谁就交枪给谁，这样先找到我们农会的一个李组长，而后由李带着他们，到万宝山区政府投诚，以后由万宝山再转送卡伦。

起义部队到此后的处理，保安旅一团二连一排，均按他们的意见，遣送回家者十六人（内两个班长）回家看看，准备回来参加工作者七人（内有率领起义之李朋云排长及一个班长），回家看看准备以后参加地方工作者四人，我们发给李朋云奖金十万元，其他每人发给四万元，一般影响很好。

据我们初步的了解长春蒋杂地方部队最近连续举义投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一）在我军围困下，深感前途无望，粮食困难吃不饱，这些部队很少能领到实物，一般只能领到低于市价一半的贷金，甚至有时贷金也领不到。

（二）郑洞国要改编他们，传言计划把长春所有蒋匪地方武装及胡子统编为新九军，由李寓春任军长，有的已经派进了干部（如六十军扬言要缴保安旅二团一连的械），将骑兵支队编为兵团司令部骑兵第一旅，另派旅长。因此使得蒋杂地武胡子大感不安。

（三）我政治攻势普遍展开，我军政策影响日大。特别在蒋杂地方武装开始有一两批投诚而得到我奖励与遣散回家的实际消息传出后，打破彼等一般的顾虑。

（四）这些蒋杂地方武装彼此多是朋友或亲戚，官兵关系较密切，上下牵制较少，行动较容易，平时在其上级来检验的时候，多把武器藏起来，今天投诚拿枪比较方便。

（五）我们有计划有组织的派遣争取，适时的找出具体对象，有重点的进行关系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蒋军逃兵的日益增多，蒋杂地方武装的连续起义，对于长期被围恐慌万状的长春敌人，更加重了打击。迫使郑洞国于八月二十二日在六十军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对此种“不良”现象大叫危机。欺骗其部属要“鞠躬尽瘁”同时并采取了

日益普遍的恐怖屠杀镇压的手段，以图作垂死挣扎。因此就在这次敌高级军官会议之后，就采取了如下的几种办法，以防止逃亡起义。

(一)加强恐怖屠杀，镇压的政策是普遍的在敌军内部加强特务的监视，与连保法的严格施行。

据说最近六十军二十一师二团三营一排一个班，由不满饥饿发了几句牢骚，结果特务即时报告给郑洞国，翌日郑洞国就派了一排人，未通知该师师长陇耀，亦未通知曾泽生，更没有通知该团团营长，就直接到该连驻地，将排长及一个班全部逮捕到兵团司令部。曾泽生和陇耀知道后，向郑要人，结果郑洞国不仅没有准予保释，而且立即当面下令全部枪决，并骂曾泽生及陇耀，“你们统率的部队中发生这种事情，平时不严予管束，现在又不知道法纪，竟来保释……”，陇耀回来后，非常气闷，向曾泽生连上两个辞呈。其他因不满或因企图逃跑，而被发觉枪毙者很多，现在的长春，每天都因有这类事情而枪决的。

(二)加强并扩大谍报网的工作——敌人为了阻止逃兵的投诚，最近组织了十个谍报队(组)分布长春周围，每组三、五人，十余人不等，身带短枪，除了解我军情外(规定这是这部分临时谍报组织的次要任务)，专门负责堵拿逃兵之责任。近来逃兵被堵拿枪决及受肉刑者极多。

(三)积极加强欺骗宣传——最近敌人组织很多的剧团，用极简单的方式扩大欺骗的宣传，其内容经常利用我方前沿上某些部队执行政策中的缺点，而立即编成话剧演出，以欺骗群众阻止逃亡。如形容逃兵到我前沿卡哨，我不予收容，硬堵回去，虽然蒋军逃兵叩头痛苦哀求，仍被劝走等(在七月中旬我前沿有些部队，为了识别真伪逃兵个别地方执行过左一如×师曾有真逃兵被堵回者)。

(四)除此以外,敌人还采取了一些限制逃跑的办法,如敌人发觉我方对逃兵要有胸章,才准进来,即下令将全部所有的胸章收回不用。又如知道我前线×部队要穿军服的蒋军官兵才收容,敌人就下令把外面穿的一套单衣收回保存,平时不准穿。同时下令各敌方卡哨如无师长以上发的采买证,一律不许出入,否则各卡哨得逮捕之。又如严格禁止士兵平时出街,没有外出证,宪、警及纠察队,均可逮捕之。以上所举敌人这样办法,曾经收到了一时的部分的效果,但也只是一时的部分的效果,最近经过两个礼拜的逃兵比较减少后,现在又一天一天的增多了。不能穿军衣的蒋军逃兵就穿便衣混在老百姓中出来,平时穿军服不能出城,蒋军逃兵就在公出采买找烧柴,站岗放哨时逃跑。总之蒋军官兵,是用各种办法逃出死城——长春。

为了对付敌人所采取的这些办法,我们已经采取了如下的几个办法以揭露敌人的欺骗,继续加强政治攻势,以期配合军事的要求达到更多的瓦解敌人。

(一)逃兵一律收容,因为在前沿要想弄清真假实际是困难的,而且根据我们招待所的了解,最多不过百分之五的冒充逃兵,为了击破敌人欺骗宣传应这样做。

(二)大量印发短小精干的宣传品——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及其所采取的方法,把“欢迎蒋军官兵投诚回家!”“带枪有赏”“蒋军弟兄们,当你公出采买,站岗,放哨的时候,就是你逃跑的最好机会”……等口号印在一千元到五千元,一万元的伪币上面,用宣传弹打出去,此外并提议上级能针对长春目前情况,即印大量新宣传品。

(三)广泛的展开口头宣传——大量的使用敌人的起义人员及逃兵回去,进行活的宣传,使用长春逃出的难民(每一个被使用者给他二、五斤,一、二斤粮食回去)到长春进行瓦解的

工作。对于每一个使用人员，用一切办法帮助他突破敌人的卡哨封锁，如收集和有计划有组织的使用便衣武装等去夺取敌人的外出证，采买证，交给潜回长春工作人员使用。

（四）组织前沿部队喊话——现在我前哨部队距敌几十米，最多二、三百米，在近距离的地方，随时都能进行喊话的工作，在距离较远的地方，也可以组织精干的小队利用早晚的时间伸到敌人附近去喊话。

1948年8月17日

（转自“围城简报”第三期）

围城指挥所 关于政治攻势突击周的指示

(1948年8月19日)

为更有力的配合军事斗争，决定从本月廿六日起进行一周政治攻势的突击运动：

(一) 立即布置动员，检查过去，表扬好的成绩，批评坏的缺点，有计划的分工。划分地区，划分小组，动员战斗部队，特别是阵地中连队，以及武装工作队，游击队，组织难民、逃兵、家属等，发动大家去作。要个个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大家想办法。

(二) 各部队攻势之主要对象是当前对峙的敌人，要在敌军内部扩大我之政治影响及军事胜利的声威，使其了解我之俘虏政策与对逃兵政策，以削弱敌之斗志，使其了解只有放下武器才能不致饿死或打死，争取他们起义和投降（对敌宣传不要说“投降”字样，免刺激他们），求得能在此次攻势突击中争取一部分放下武器。

(三) (略)

(四) 宣传的方法，主要是阵地喊话，喊话时间一般的以拂晓黄昏夜半为好，如有“麦克风”播音更为有效。在阵地中散发宣传品及实行阵地联欢，发扬二三部队在这方面的经验。

(转自“围城简报”第二期)

围城敌工会议 布置对敌第二期政治攻势

兵团政治部于9月23日，召集围城各部队敌工干部，总结围城以来对敌政治攻势经验，并研究如何继续开展对敌第二期猛烈全面的政治攻势。

会议内容首先是各部队的汇报。

二〇部大量派遣逃兵、逃兵家属、难民、释放俘虏，收到了显著的成绩，经过派遣人员的影响而领出的人数共计四五九人。集体投诚共十一次，除最先一次一八二师五四四团搜索连一个王班长，带六个人，一挺机枪，四支步枪是自动过来之外，其余全是经过派遣关系的。计：保二团一个排，由一个彭班长带出十八人，一挺轻机，一门六〇炮，四支步枪。保安旅一姓杨的逃兵老婆，回去活动过来一个班，带一挺轻机，四支步枪。保安旅另一个排二十七人，带来三挺轻机，十七条步枪。张团守卫连炮排跑出一个班，七八个人。保安旅执法队带出十七人，一支步枪。张团二中队一个班，五个人带出两挺轻机，四支步枪。保安旅三团四连长带出一个连四十六人。骑保一团警卫连被打垮，连长周殿奎（蒙古人）带过来十八个人。八月十七日骑保一旅一连连长卢风舞的老婆被我俘虏送回，即回去活动卢本人，带出五十三个人，十三支步枪，一挺轻机枪，五支冲锋式，六支短枪；又活动保安旅输送团，出来二十五个人，带出三十一支步枪，一挺轻机，四支冲锋式，三支短枪，两门六〇炮。

在派遣工作中的经验：一、要及时，决定派遣之逃兵在我区顶多停留一两个钟头，即由前沿营连迅速派回去，敌不易发觉。二、不要利用敌谍报员，敌一个排已与我接洽好起义，利用一个敌谍报员带路，谍报员要钱未答应，结果就没有带出来。三、派遣的人活动一次后即易暴露，再回去有时吃亏被敌捕获。四、不要怕派回去的人与我们联系少，实际上以后慢慢都会起作用，而且反正我们花本钱也不大。

二一团围城以来，收容敌逃兵数目最多，到9月中旬止，共4059人。占总收容数目的三分之一。过中秋节时，该部搞了一个政攻突击周，做了4059块月饼，馅内装有宣传品，还买了三十多个西瓜，放在阵地前面，晚上喊话时告诉敌人去取。又派老百姓提筐子装月饼送到敌阵地去，敌兵都很高兴抢着吃，但被敌工人员发觉把老百姓押起来，第二天敌连排喊“月饼收到，对不起，人被政工队押起来了！”某连给敌送信，敌政工队回信骂我们是毛匪，但敌连长告诉送信的小孩说“信写的不好，是政工队写的！”从这也可以看出敌军一般官兵与政工员之矛盾。敌吃到月饼看到宣传品，说“八路真行，把宣传品送到咀边上来了！”八月十五晚上，在阵地前面奏乐唱歌，敌方无动静，以为白费力气了，待要走时，敌连长喊：“再唱个歌吧！刚才政工员在这里！”过节时前沿部队又专布置组织娱乐，我阵地各连欢快情形，与敌方沉静死寂的情形相对照，给敌人影响很大。第二天有两人背枪过来，说“昨晚唱得真好”。

一九部对敌喊话，前沿连队每排均有一喊话组，由政指政教直接领导。团政治处组成调查、研究两个组，供给喊话组材料。在敌突出的攻事前面、左右、右面，都选设喊话点，每一喊话点内有喊话组与音乐组，边唱边奏乐，还有云南解放战士唱云南山歌。有时插到敌侧后方喊，形成左右前后喊；或两人

故意相问答，解答敌各种疑虑问题；还可演剧叫敌人听。8月30日，十八团展开一次全面出击，天黑后先是零星断续的喊，到夜12点，各喊话点都喊起来，又打鼓、唱歌，给敌威胁很大。敌打了六炮，还打了几枪，我们不还枪，质问敌人“谁打的炮？”敌自己都不敢承认，说是别处打来的！

二三部队的对敌政攻开展得最早。其特点：（一）师团领导干部都很强调注意，提出围城中的政治工作的主要一项就是政治攻势，各级主要负责干部不仅交待任务，还亲自参加具体领导，研究情况，想办法出主意。二十九团政委亲自布置掌握该团的政治攻势工作，在喊话战中，打败了面对敌人最反动的三十八师政工队，使敌当面出丑。（二）政治攻势不仅动员前沿全体人员参加，连纵队人员也都分班到前面去喊话，喊话内容都有准备，并且普遍提高了部队对政攻的认识。

五四部对政治攻势曾及时发出四次指示，并召开过两次正式的敌工会议，第一次会议在6月26日，主要确立政治攻势思想，因过去部队敌工工作偏重于处理战俘及争取解放战斗，现在则主要是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并在前沿成立敌工组。第二次会议在8月8日，初步总结了政攻情况，调剂配备敌工组的力量，并开始大量放俘放逃兵，打破过去因过分慎重拘束，不敢放人回去的思想。但缺点未召集各部主要政工干部参加，因之师团负责干部开始并未引起注意，政治部（处）都未讨论执行。一〇五团甚至发生过对喊话组打枪。后在某次会议上，严格批评了对政攻不注意的部队，表扬介绍了二三部的成绩。到9月初，各部队才开始正式动起来，一〇五团给敌写信送东西也普遍开始，喊话都事先准备进行演习。但仍有部队迄今仍未注意，加以敌政治统治力强，故效果尚不大。对敌宣传品除转发东政印制的四万份外，自己编写了六种，印发七万份，但发得不得法，

散发得太快，撒宣传品的人每次都带一大捆约千份以上，事实上大部都浪费了。

汇报后即展开讨论，东政敌工部王部长等亦参加。在讨论中批判了政治攻势中的某些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只顾当前片面利益的观点，如有的部队及敌工站单纯为了封锁，为了多弄几条枪，为了减少麻烦，机械的执行东政不要送蒋属到哈尔滨的指示，拒绝收容带家属的逃兵，强制逃兵夫妇分开；为了防止假逃兵混出封锁线，规定过来的条件，如不穿军衣不戴符号不收，老弱退伍不收，甚至不带枪支不收。这实际与长春敌情完全不相符合，与我们争取大量瓦解敌人政策是相抵触的。再则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各部队对当面敌人内部的政治情况，组织变化及思想情绪，既无系统的了解，也缺少部分的了解，只是零碎的知道一点工作一点。远没有达到“知彼”的程度。再则还暴露有个别同志只狭隘的看见了政治攻势，而忽略了研究如何与军事打击及经济封锁抓紧时机密切结合，孤立的想在敌我阵地前面造成“和平共居”以便活动，事实上敌我不可能和平的，“和平共居”则将安定了敌人与麻痹了自己。而且只有军事及经济封锁给敌人压力愈大，打得愈痛，政治攻势才愈有效！这是紧相联系不可分离的。至于给敌人送东西，称之为“慰问袋”，在名词上也是不妥的。会议中检讨认为最严重提起注意的，则是对敌政治攻势的领导思想问题，事实上证明了哪个部队首长能切实负责亲自领导，也把下面群众动员起来，工作也就作得好，反之则结果亦完全相反。而检查各部队敌工干部，有三分之一是敌工兼民运或保卫，三分之一由保卫兼代敌工，只三分之一有专职敌工干部，而下面工作干部人数既少，政治质量亦低，因之在工作中，不仅发生一般的违犯政策纪律现象，有某些敌工站本身就有违犯俘虏政策，买换东西，向城内买东西

的行为，组织混乱，缺乏统一领导，经验交流传播得也不及时。

根据会中的讨论，唐副政委先作了初步总结，指出围城三个月瓦敌 1.3 万余人，沮丧了敌人的士气，政治攻势获得很大成绩，尤其宣传攻势的许多创造，是很宝贵值得普遍采取发扬。存在发生的各种缺点，兵团检查指导得不够，也是一大缺点，今后继续开展第二期政治攻势，要求完成×××××人的任务，必须提高部队对政治攻势的认识，组织全力进行政攻，加强调查研究，分别不同对象，采以不同办法，提出不同要求，把宣传攻势提高到新水平。

肖政委最后指示，除说明了目前战争形势发展，大的攻坚战愈益增加，政治攻势更应提到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必须认真加以重视外；并指出今后政攻的方针，除继续开展对敌猛烈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人外，特别强调组织蒋军战地起义工作，创造内应外合条件的重要性。毛主席十条作战原则中曾指示：“……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开展政治攻势，组织战地起义便是积极的促成条件成熟因素之一。肖政委例举抗战中多次的伪军反正，与最近济南攻坚战中吴化文起义，内应外合的例子予以说明，同时，围城三个月的瓦解敌人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求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这个工作，下本钱，用干部，拉长线，钓大鱼。其次又指出今天瓦解的条件更加对我有利：（一）长敌是孤军孤点。（二）长敌面临饥饿寒冷，士气沮丧，对战争前途已失去信心。（三）我军兵临城下，敌处于四面楚歌。（四）长市内军掠民怨，早失民心。（五）敌内部复杂，存在矛盾。

现在就要我们主观指导上能以自觉的掌握，肯于下本钱，不要把政治攻势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最后要达到组织敌人的战地起义。当然敌要针锋相对向我作斗争，但敌有不能克服之基

本弱点，只要我们主观指导正确，就一定能成功。最后，指出为保证完成第二期政治攻势新的任务，第一要依靠充分的自觉的群众性运动，全军动嘴动手，但不要自流，要有领导，一定有干部亲自负责。第二要依靠我们认真的调查研究与贯彻正确的政策。要作到对敌情非常熟悉了解。无调查研究的宣传就是党八股，无调查研究的组织工作，就会受到损失，及对敌军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无有远见。政策必须坚定与灵活运用，说到做到，不要标新立异，修改政策就是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第三要依靠饿（经济封锁）打（军事包围）喊（政治攻势）进一步结合，把政治攻势渗透到各个方面去。第四要求不断总结与提高经验，将宣传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经验或典型的创造，加以推广采用。特别对蒋军内部组织工作，与战场起义经验，要加以创造与重视。并详细的说明了组织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

东政王部长对处理敌俘、逃兵、敌属、工作关系、纪律、经费、材料……等许多具体问题，分别作了解答与规定。

会议最后根据肖政委的指示，具体的对长春敌军分别作了研究分析，然后各对当面敌人拟订各部政攻的计划与任务。

1948年9月23日

（转自“围城简报”第四期）

郑洞国率部投降 我胜利收复长春

〔新华社长春十九日廿四时急电〕东北名城长春今日已完全解放。郑洞国所部新七军及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均已不愿抵抗，向解放军缴械投降。十七日曾泽生率领六十军起义后，即将该军市内防地交与解放军接管。郑洞国亦不愿再打，派人接洽投降事宜，当被我方允许。彼方保证不破坏武器资财及城市秩序。我方允予宽大其军官文吏。至发电时止，郑部全体已集结缴械完毕。全市人民喜庆更生，欢声雷动。

（转自 1948 年 10 月 21 日《东北日报》）

〔新华社长春廿日一时急电〕长春迅速解放，是锦州胜利的直接结果。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系于一九四六年四月由东北人民解放军自伪军手中收复，又于同年五月被国民党军侵占。自东北人民解放军去年冬季攻势以后，长春即被解放军所包围，市内国民党守军完全陷于饥饿和绝望状态。虽然，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曾因是否撤退长春与何时撤退长春而吵闹不休，事实上这种撤退早已成为幻想。直至本月十五日解放军攻克锦州的时候，慌忙飞往沈阳的蒋介石才派飞机来长春投下他的“命令”，命令国民党军立即撤退，但是早在十四日，曾泽生将军即和解放军接洽实行起义和交代防务事宜。蒋匪撤退命令一到，六十军即率部起义，退出长春。其余国民党军队亦宁愿投降，不愿再打，突围更是不可能了。长春国民党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与新七军全部官兵遂于昨日放下

武器。新七军由原属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和东北伪军两个师编成。郑洞国部的投降，是国民党守城军队在高级指挥官率领下实行全体投降的第一次。这是中国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点，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个前途。

（转自 1948 年 10 月 21 日《东北日报》）

蒋介石令长春守军撤退 手令充分暴露其惊慌失措丑态

〔新华社长春廿日电〕蒋介石十五日命令郑洞国、曾泽生、李鸿撤出长春的手令，已由曾泽生将军交给解放军。手令称：“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军长泽生、李军长鸿：十月十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各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均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中正删子（十五日子时）已来沈指挥。知兴。中正手启，十月十五日巳时。”在今天的长春来看这个命令，确是一个大讽刺。长春是解放了，但是蒋介石下令撤退的人，一个也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蒋介石的命令十五日就由飞机投送长春，但是十六日就被曾泽生将军送给了解放军。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书出了蒋介石的惊慌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殍，也已和饿殍差不多，而城外又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得插翅也飞不出去。事实并不是什么解放军被蒋匪军吸引于辽西方面，而是沈阳的蒋匪军主力被解放军吸引于辽西方面，因而蒋匪军没有一兵一卒来接应长春蒋军的突围。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却还要以军纪制裁去威胁他的部下。此间观察家说，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把陷全盘战局于不利的罪名推给旁人。

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这一回彻底破产了，曾泽生将军接到了蒋介石的手令，随即举行反蒋起义。紧接着郑洞国、李鸿两将军就率全军缴械投诚。蒋介石的什么军纪制裁，不过是一句空话。在现在的局势下，稍为聪明一点的人就知道，究竟是学王跃武、范汉杰、张作相、卢浚泉那样做俘虏好些呢？还是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反对蒋介石好些。

（转自 1948 年 10 月 22 日《东北日报》）

长 春 军 管 会 成 立

〔新华社长春廿日电〕随着解放军入城的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于廿日开始办公，并颁布告称“顷奉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令开：长春甫告解放，为确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安宁，保障各阶层人民生命财产起见，特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长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长市军管期内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和领导长市一切善后工作，并任命唐天际、石磊、邹大鹏、张文海、王效峨、宋景华、陈刚、于方初、杨实人等九人为军管会委员。以唐天际为主任，石磊、邹大鹏为副主任……；现本军管会业已组织就绪，内设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市政办事处、公安局、统一接收保管委员会及秘书处，分别于本月廿日开始办公，希我党、军、政、机关、团体与全体人民，一体知照。”

（转自 1948 年 10 月 22 日《东北日报》）

东 北 日 报 号 外

长春全城已告解放

中华民国卅七年十月十九日

敌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部放下武器

〔新华社长春前线十九日下午一时急电〕继长春六十军全军光荣起义后，困守长春西区之敌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官兵，益形孤立和混乱，经我军不断争取、谈判，仅昨日一天内，其下级官兵被我争取来归者，即达四千余人。至今午止，敌第一兵团直属机关及新七军全部均已放下武器。现长春全城已告解放。

长春民谣——长春蒋匪军“十好”

- 长春蒋匪第一好，百姓饿死不老少，
因为粮食抢光了。
- 长春蒋匪第二好，老头干活小伙跑，
因为抓丁受不了。
- 长春蒋匪第三好，拆的房子真不少，
因为修工事的木头没有了。
- 长春蒋匪第四好，拿着饭碗满街跑，
因为军粮少又少。
- 长春蒋匪第五好，脱了棉鞋就光脚，
因为军需不够了。
- 长春蒋匪第六好，夏天景致变冬景，
因为喂马没有草。
- 长春蒋匪第七好，指挥部一天跑两跑，
因为大炮轰怕了。
- 长春蒋匪第八好，运输机也来不了，
因为解放军打高射炮。
- 长春蒋匪第九好，装在罐里跑不了，
因为解放军包住了。
- 长春蒋匪第十好，士兵就盼打仗好，
战场交枪就解放了。

※ ※ ※

长春市闹粮荒，买斤小米钱一筐。
桌椅板凳没人要，劈成柴火换白票。
福八路，福八路，八路到哪平安住。

（摘自 1948 年 9 月 14 日《东北日报》）

解放长春

肖劲光

兵临城下

长春位于东北的腹地，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伪满洲国就曾建都在这里，称之为“新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占领时期起，就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做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特别是城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间，都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坑道连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进一步加强并增修了不少工事，使长春成了一个有着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7年我军冬季攻势以后，长春虽然已丢在了我们的后方，但敌人仍配备较强的防守力量。1948年初，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来到长春，组成第一兵团。3月，敌六十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仓惶退出吉林，进入长春，与蒋军嫡系部队新七军分守长春东西各半部。这样，敌人在长春的兵力就有新七军、六十军以及收编的地方杂牌部队共10万人。敌人所以要困守这样一个孤城，一是处于形势所迫，不得已；二是舍不得丢掉这个可以向我东北南北满进攻的战略“宝地”，想在我们的腹地按上一个钉子，牵

注：肖劲光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制我军主力，等待形势的转变。

我人民解放军将东北敌军逼进沈阳、锦州、长春三个孤立地区以后，部队便进入了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布置1948年的工作，统一思想，以利再战，东北局、东北军区利用这一战争间隙，连续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省委联席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1948年初，陈云同志、莫文骅同志先期离开南满，参加政治工作会议。我与肖华同志在主持了南满土地改革会议，布置了二线兵团的组建工作之后，于2月底离开通化去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以后，我们先参加了东北局省委联席会议。会议着重总结检查了各地的土改工作，以期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地方政权，扩充兵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会议指出，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3月12日，罗荣桓同志就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问题作了报告。指出，从夏季攻势以来的十个月里，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彻底改变了局面，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确定了明确的方针，我们12000干部下乡，土改基本完成。由于我们关内关外的同志一致努力，加上华东战场连续胜利，牵制了敌人不能北调……这些都是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目前，敌人后备力量有限，大量增兵东北已不可能，蒋介石进退两难。罗荣桓同志说：我们的对策方针，一是切断退路，一是围困敌人，最后达到歼敌的目的。早在1947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曾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1948年2月18日，又电示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向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当时林彪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一正确的决策，而准备先打长春，或围点打援，而后一步一步地向南推

进，解放东北。所以，从4月份开始，东北军区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解剖分析了四平等城市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作思想上、组织上、战术技术上的准备。4月18日，林彪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报给军委，计划从5月份开始，集中九个纵队围城和打援，以新成立的三个纵队和独立师，在沈阳与锦州、沈阳与四平间沿途牵制敌人。在完成攻击准备之后，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争取用十天半月的时间结束战斗。4月22日，军委、毛主席给东北局来电，一方面同意了打长春的意见，一方面也批评了林彪多次陈述的打沈阳、锦州、榆锦段以及入关作战困难的思想。5月中旬，军事会议结束。为了下一步的作战，东北局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一个是第一前线指挥所（以后又叫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为基础组成，准备指挥攻打长春。当时还印发了长春市敌分布图、敌工事图等军用地图；另一个是第二前线指挥所，以原冀热辽军区为基础组成，负责指挥北宁线方向作战。两个前线指挥所不辖部队，由东北军区总部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属部队。这两个前线指挥所也就是以后东北的第一、第二兵团的前身。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在太阳岛休息了几天，即与肖华同志离开了哈尔滨。中途在西安（今辽源）还碰到三纵队的罗舜初、韩先楚同志，他们正奉命向伊通集结，准备攻打长春。回到通化以后，即整顿了辽东军区机关，将一部分人员和装备补充了安东军区和其他部队，本着精干的原则，把原辽东军区机关的架子带到了长春外围。指挥所开始设在长春市东南四五十里的李家屯，留守处在吉林。这时已是5月下旬。在我们去长春之前，除了围城的主力部队以外，周保中、陈奇涵、陈正人、陈光同志率吉林军区（即东满军区）和松江军区各一个前指，参

加了围城工作。我们去了以后，这两个前指都派了一些同志来，共同组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我任司令员、肖华同志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同志任副司令员（陈光同志不久调离），解方任参谋长，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长春外围战役已结束，郑洞国及其 10 万敌军已被我一、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团团围住。5 月 24 日，为了对空实行封锁，打断敌人空中增援和撤退的道路，我围城部队向长春西郊敌最大的飞机场——大房身机场发动了猛烈进攻，歼灭了敌人的守备部队。占领机场后，我们在水泥跑道上埋下炸药，炸了好几个大坑，将跑道破坏，接着严密布防，控制了机场。记得长春解放时，郑洞国还问我：“你们炸机场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你最清楚了，还用问我吗？”这一仗以后，部队基本处于围城待命状态。6 月，东北局向我们下达了“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打长春的总方针、总任务，变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的方针。以后我们得知，在打长春方针的改变过程中以及在锦州战役以前，中央军委、毛主席连续发了 100 多封电报，督促林彪率主力及早南下北宁线作战，切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而林彪始终犹犹豫豫，最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评教育下，才执行了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着眼于全局的一着妙棋，也是决胜全局的关键性的一着棋；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方针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的。

6 月 15 日至 20 日，我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调整围城部队，全面部署围城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指示，决定解放长春采取“久困长围，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决

定一、六纵队后撤整训，以十二纵队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六、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为围城部队，进行接防。当即发布命令：“为保证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的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求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对围城部队的各师，均布置了具体任务，为指挥及时、便利，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独六、独八、独九师为东地区队，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独七、独十师为西地区队，十二纵队两个师为该地区的机动部队，由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命令所有部队于6月22日前，进入指定位置。于是，十万大军兵临城下。

长春围困战役就这样拉开了战幕。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封锁区。我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蒋军十万成了“瓮中之鳖”。

军事围困

“瓮中捉鳖”并非易事。此时驻守长春之敌约十万之众，其中西半部的新七军，是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所谓的“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云南滇系的六十军，虽到东北后屡屡受挫、士气不高，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东北的地主武装、土杂顽匪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也决不会立地成佛，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困兽之斗，垂死挣扎。因此，我军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首先是以军事斗争为手段，以强大的

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对长春这个有美式装备的敌人守备的现代化城市实行围困，对我军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敌我双方碉堡相对，声息相间，部队在宽大正面上与敌短兵相接，斗争十分严峻。然而我之经验甚少，是在斗争中边摸索、边总结的。开始是力争把工作做的细致一些，准备充分一些。完成封锁圈后，部队即行构筑工事，架设通信网，勘察地形地物，勘察敌外围据点，做反突围方案。为了防止敌人突围和出击，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强的工事，围城部队依托工事反击敌人的冲击；第二线阵地也构筑了工事，尤其是在封锁机场的阵地上和西南铁路口敌主要的突围方向上，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控制了机动部队，一旦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样，在长春城外，我军的封锁线层层密密，纵横交错，水泄不通。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交通通信工作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工事，挖交通壕。除了环城交通沟保持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系外，各部队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我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敌不过百把公尺，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见。通信网也相当可观，环城架设两道电话线，一道在封锁区内侧，一道在封锁区外侧。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指挥畅通。当时围城目的是为了攻打，一是准备打敌人突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二是准备将敌人困到山穷水尽之时，再行强攻。因此我们对长春敌人的城防工事和部队情况做了非常细致的侦察。6月30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侦察工作的指示”，各部队的首长亲自动手，实行部队、群众、俘虏三结合，对长春敌外围据点和长春城内的情况进行

全面侦察，绘出要图，因地制宜地作出战斗方案。后来还研究整理成一本《长春匪情汇编》的小册子，并绘制了大量的军事地图。从以后解放长春的情况证实，我们的这些侦察材料90%是正确的。当时，城里敌人有什么动向，我们这里马上就可以知道，情报来的很快。现在想来当时我军的司令部工作，已有相当的水平，是很值得称道的。

围城之初，敌人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后来，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大概以为固守孤城实在是坐以待毙的下策吧，于是就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有相当的规模。对于出扰之敌，我们的方针是：“如敌在一个师以下就原阵地还击粉碎；如一个师以上，则诱敌深入，抓住敌人，使用机动部队歼之。”7月1日，围城指挥所在李家屯召开纵、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的问题；特别发出指示，加强各结合部的封锁；还根据情报，作了打敌人向西或南突围的预定方案。7月3日夜，长春守敌以小部队向我独立师各团阵地出击被我击溃；另一路经丁家窝棚向我出击，但由于其尖兵班集体投诚，其他部队不战而退。4日凌晨，敌由火磨公司出动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独七师谭家营子阵地进犯，冲锋三次均被击退。6日拂晓，敌人用五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西南、正南和东南阵地出击。西南方向的孟家屯车站左右一仗最为激烈，这一带由于紧靠铁路线，估计敌人从此处突围的可能性最大，恰恰做了重点防守。围城之初，我曾经带着参谋人员到担任该地区封锁任务的独六师住过几天，利用夜间赴前线查看地形，与该师领导详细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独六师是一支老部队，战斗力比较强，加上做了周密的部署，部队警惕性高，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那天，敌人采取小部队多方佯动，寻找我翼侧结合部，然后集中主力重点出击。由于6日拂晓大雾，敌

人进到距我警戒三四十米处才被发现。敌人在某据点炮火的掩护下每次四五十人为一队，轮番向我阵地进攻。当时，我担任防御的一线部队虽只有一个班，但非常沉着应战，顽强还击，坚守阵地，直到主力赶到。双方激战至下午1时，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共毙伤俘敌1000余。这是敌人最大的一次突围。此外，敌人还组织了几次中等的试探性突围，均被我打退。

8月16日，围城指挥所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总部指示，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这时，我围城指挥所已改称第一兵团。司令部亦向前压缩至距长春城20里的四家子村。为了防止长春敌人突围，又调集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布置在双阳、伊通、公主岭一线和梅河口至开原一线，把长春重重围住，从而也保证了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在这以后，我围城部队还组织了一些出击。如独七师袭击小南屯敌骑一旅，十二纵反击恩慈医院等战斗。据9月份的统计，在围城三个多月中，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0余次，毙伤俘敌近3000名。

9月，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了，我军进军的号角震撼了蒋家王朝，也使长春孤城中的敌人濒临绝境。为保证锦州战役的胜利，我东北各主力纵队均调集前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集通江口、开原之线，这时围城一线部队只有六、七、八、九、十和后调来的独十一师，共六个独立师，任务更加艰巨了。根据总部指示，为配合主力北宁线上作战，我围城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压缩部署，夺取一切能夺取的敌之外围据点，牵制迷惑长春守敌。如敌突围，坚决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继续固守，则选择突破口，构筑工事，为正式攻取长春作充分的准备，以待锦州战役结束后，主力回头打长春。为此，我围城各部队作了多种作战方案。10月2日，围城指挥所在四家子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了部署。这时，城内情报源源不断地送来，我

军获悉：蒋介石命令郑洞国部突围；郑洞国在洪熙街查看地形；敌人连续几夜在演习夜行军，急行军；敌人每人发了三天军粮；敌军官家属集中于海上大楼；敌将走不动的马都杀掉……。这些重要情况说明敌人有突围的明显迹象。于是，我十万围城部队立即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不久，又获悉，敌人估计我主要防守西南口中长路，于是将突破口选在长春以北大房身机场方向，企图以最精税的部队新三十八师作试探突围。针对这一情况，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又作了几个战斗方案，并交由前线部队进行充分的研究讨论。在讨论中我提出，估计敌人这次出来的兵力不少。我们的“刀子”插得深一点好，还是浅一点好？如果插得深，把部队全调进去，固然可以多截击敌人。但是，就像流水一样，突然截住了，冲力大，就可能同时漏掉得多；如果浅一些，梯次配备，从侧面打击敌人，一个梯次消灭一部敌人，放过一部分敌人，由第二个梯次再从侧面伏击，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队去解决；这样也许更好一些，消灭敌人更彻底一些，自己伤亡也小一些。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同意了我的意见。这样，我们部队在几十华里的区域内，分三个梯次部署展开。10月7日和8日，敌全副美装的三十八师向我独七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经我数次各个击破，进展甚慢，气势渐挫。遭此迎头痛击后，长春守敌便缩了回去。突围计划遂成泡影。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经济封锁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面斗争。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实

行经济封锁，是我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军在通往长春市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牛、马等一切生活资料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对于军队来说，历来是“兵马未至，粮草先行”。我们实行严密经济封锁，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把十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固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率十万之众企图依靠蒋家王朝的接济进行反击，东山再起，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为解决这个问题，城内的守军绞尽了脑汁。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到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都被抢走，老百姓留的种粮也全搜刮掉，许多房屋拆得只剩四壁，房上的草都被拉进城去喂马，木板木桥拆去做柴草。后来，随着我军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部署，距敌越来越近，敌人外出抢粮、拆房，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逐渐逼得敌人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开始，敌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还安慰部下说，“没有关系，没柴烧拆房子，没粮吃有空投”。然而，现实是无情的，随着旷日持久的围困，前景日益暗淡。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遭我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回逃；有的被迫高空或漫无目标的乱投，很多粮食都落到我阵地或封锁区内了。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构成了我军美味佳肴。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的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大部分供给新七军。由于蒋军官兵饥饿难忍，谁抢到就私留分吃，加深了蒋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甚至械斗。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说“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足见矛

盾之尖锐。据当时美联社的一些“专家”分析，空投粮食要 20 架飞机，每架每天 2 次，才能满足需要。然而事实是，最多时每天 12 架飞机，以后每天三四架，再以后到每周三四架，阴天下雨无飞机，有的飞机还投不中目标。因此，空投粮食只能是杯水车薪。郑洞国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缺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加倍地搜刮长春市内 50 万无辜居民。军政警合一组织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麦子、糖、豆粉等，都搜刮殆尽，管制起来，统一分配。由于粮食奇缺，城内粮价飞涨，就拿每斤高粱米的价格来说，当时有这样一张统计表：

6 月 2 日	4 万元
7 月 23 日	22 万元
7 月 14 日	80 万元
7 月 28 日	330 万元
8 月 11 日	720 万元
8 月 18 日	2300 万元
9 月 10 日	2800 万元（均为东北流通券）

从 6 月到 9 月仅三个月粮价上涨了 700 倍。后来，粮价再高，粮市上已无粮可卖，有价无市了。据投诚的蒋军官兵讲，城里连青草都要一捆钞票买一捆，金子也不值钱了，一个金镏子只换一个馒头。

敌人为了减轻城内缺粮的压力，缓和矛盾，还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的政策。他们将奄奄待毙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驱赶出来。这些源源不断地被赶出的骨瘦如柴的百姓，对我部队压力很大：部队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

利益；既要打破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为了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我围城对敌斗争委员会专门设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有的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6亿元救济金及500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们，迅速自觉地开展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节省粮食支援百姓。夏季，部队积极组织、帮助抢种荞麦、蔬菜，开展生产自救；秋季，积极帮助人民群众抢收粮食，保卫秋收。人民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痛恨蒋匪军，深深热爱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青壮年缉私、抓坏人，昼夜巡逻。这样，军民筑起铜墙铁壁，努力做到一粒粮、一根草都运不进长春。

敌人的阴谋失败了，饥饿降临在蒋匪军自己头上了。敌军从6月份开始，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1.5斤，高粱米大豆各一半；7月每日减少4/10；8月初，除新七军三十八师每周还偶尔吃一顿大米饭，六十军一八二师用1/3高粱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四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一斤黄瓜，只能熬些菜汤喝。至于地方保安部队，只能靠抢了，抢到什么吃什么。这样，困守长春敌军内部，除了共同面临的饥饿之危机外，正规军中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广大受害居民与蒋军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人心浮动，朝不保夕。郑洞国惊呼“长春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线的确是断了，是被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掐断了，是被十万大军筑起的钢铁防线掐断了，是被千百万

人民群众的铁臂合围掐断了。

政治攻势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长春成了一个孤岛，一座死城。敌人内外交困，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士气大跌，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6月28日，根据围城总方针，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同志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充分说明了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①部队复杂，有中央嫡系部队，云南滇系部队和土杂匪改编的部队，彼此间互相矛盾，相互排斥；②断绝了陆上供援，孤点孤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随着时间日久，内部困难日增，士气也愈益低落；③经过我地下党的工作和敌我双方对垒接触的过程中，敌人对我军的政策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④东北籍新兵多，归乡心切，盼望东北解放。会议指出，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最后夺取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

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智慧，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式，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经验少，单纯用嘴喊，声音小又容易暴露。后来，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烤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效果又好。又如散发宣传品，部队创造了宣传弹，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前沿上；有的缝制

慰问袋，开展过节送礼活动；还有的采取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这些办法效果都很好。我独八师的一个班长李凤春，为了宣传喊话、接逃兵，饭都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夜以继日工作，成绩显著。围城指挥所及时通报了他的事迹，推动各部队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

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敌人的军心，大批敌人过来投诚。敌人为了抵制我军的政治攻势，不得不搞些反宣传。如组织“政工队”到阵地前沿骂阵，在部队实行“连坐”法等等。但终究抵挡不住正义的力量，逃亡投诚者与日俱增。逃过来的多是土匪杂牌部队，正规军较少，特别是新七军三十八师这个一贯妄自尊大的蒋军嫡系部队逃亡投诚的更少。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分析研究了敌三十八师的人员情况，针对该师多是关内人，思家心切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的组织喊话。不喊让他们投降等带刺激性的口号，而喊“你们是怎样来当兵的”，“你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是为谁”，“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没有前途了”，“你们出来，我们一定发路费，放你们回家”，等等内容。这种喊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效果显著。敌三十八师中投诚的也日益增多。过来的士兵纷纷说：“你们喊别的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一提家的问题，我们就流泪。”

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8月5日和11日，我们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8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个个想办法。领导上组织了两次大检查，还利用自己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先进经验。各部队领导带头从干部到战士纷纷去前沿对敌喊话。有一个部队的机枪班因为不能上前线，全班自动把8月份的津贴捐出给前

线部队做瓦解敌军之用。我们还组织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长春城内逃出的难民做工作，利用蒋军家属和俘虏、投诚官兵对敌喊话，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在解放吉林时，俘虏了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团长的老婆，还有一个是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老婆。我们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还设法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去，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地说“共产党军队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这些对六十军以后的起义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城内敌人纷纷投诚，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人到整班整排的投诚。我们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军兵接待站，在我们敌工部设立接待站，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所，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有些合适的对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我们共接收投诚官兵13 500余人，其中新七军3 700余人，六十军3 300余人，土杂部队6 200余人。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六十军原属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派有几位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工作，不断施加革命的影响。1945年蒋介石强行收编这支部队后，便将他们送往东北战场打内战。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全国形势，特别是正确分析了敌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精心布置了争取滇军起义工作。据直接做这项工作的刘浩同志回忆，1946年4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亲自找他谈话，给了他如何争取滇军起义很具体的指示。朱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亲自给孙渡、卢浚泉、曾泽生写信，恳

肺腑之言，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刘浩同志受中央委托来到东北后，与在滇军中的我党地下组织接上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围城期间更是如此，我们将被俘军官经过教育表现较好者，以派遣方式回城去做工作。如梅河口战役被俘的敌一八四师团长张秉昌、李峥先等，就是这样有计划地放回去的。9月23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第一兵团又召开了敌工会议，指出，今后政治工作的计划，除继续开展对敌猛烈的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人外，特别要注意做上层的工作，组织战场起义，制造里应外合的条件歼灭长春敌人。为加强策动六十军起义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1946年5月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同志为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同时，派我党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同志主持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的工作。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了不少信。刘浩同志也化装秘密进城做上层的工作。六十军中以孙公达同志为首的地下党组织，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扩大影响，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六十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回顾围困长春战役期间，部队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我军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特别是在瓦解敌军工作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和平解放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部署，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出敌不意，首先在锦州外围摆开了战场。我军主力六个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力，扫清了锦州外围，逼进锦州城垣。10月10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长春守敌因数次突围的尝试均遭我痛击而失败，自知突围已是飞蛾投火，即使有幸突出去，这支饿兵困军，也必在半途被我层层截击消灭掉，因

而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10月14日，我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十万余众。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要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坐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

10月14日，我军派遣入城的张秉昌、李峥先同志携带着曾泽生（六十军军长）、白肇学（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陇耀（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的联名起义信前来联系。我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同志与潘朔端、刘浩同志研究了信的内容，认为比较可靠，便向兵团司令部报告。这时，我兵团司令部正在开会，研究布置打敌突围问题。会上对曾泽生的联名信，有一部分领导持怀疑态度，认为曾泽生在耍花招，以假骗人，实质是想突围，主张不予理睬。刘浩同志认为，就他与陇耀等人的接触看，六十军在当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是可能的，提出愿意冒险进去商谈起义。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来看，我认为刘浩同志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如果能争取六十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将有决定性意义。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以此为手段企图突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有力量把他们消灭。于是，我即与大家商定，一面把情况向东北局报告，一面派解方参谋长与刘浩同志一起去向张秉昌、李峥先转达了几点意见：对六十军起义表示欢迎，同时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布置了防突围的准备工作。东北局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即回电示，应相信六十军是真起义。16日夜间，六十军派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携带蒋介石15日的空投突围手令和卫立煌的突围命令出城，作为曾泽生的正式代表与我方商定起义的具

体计划。唐天际同志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他们起义，起义后的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对他们提出要参加打新七军的要求答复说：六十军被围时间已很长，官兵吃不饱，身体虚弱，不必参加解决新七军的战斗了，起义后即出城。曾泽生得知我军的意见后很高兴，17日便亲自与进城的刘浩同志一起出城，与我们最后商定防务交接计划。17日午夜12时，按照预定计划，我接防部队悄然进城，六十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进城部队秩序井然，交接防顺利。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以东地区便成了我们天下。起义后的当天，我与肖华等同志在兵团司令部会见了曾泽生军长及部分起义将领。我说，你率部起义，我们竭诚欢迎，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们丝毫不孤立，前途是远大的。我们对待起义部队的政治、经济待遇和我们解放军一样，不受任何歧视。曾泽生军长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六十军四万余众的争取和挽救，得到生存，今后绝对服从命令，接受教育改造。我看曾泽生比较拘谨，就笑着说，你在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打过日本人，还有战功嘛。今后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坦率地讲，一家人了，要情同手足并肩革命。我同肖华同志与曾泽生军长在一起照了相。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来拍摄了《民主东北》的纪录影片。六十军开往九台的路上，起义军官纷纷将帽徽扯下扔掉，有的索性将帽子都扔掉了，心情十分高兴。到九台以后，我们派了慰问团去慰问，演《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启发起义官兵的阶段觉悟。大部分起义官兵表现是不错的，当然也有违纪现象。特别是地方土杂部队编的的暂五十二师，问题比较多。我即将离开长春时，去九台看了这支部队。当时有部分同志主张，将五十二师缴械，或官兵分开。我想改造红五军团时期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对我指示，认为这样

做不妥，支持了主张教育改造的一些同志的意见，并调整干部去掌握这支部队。当时要官不要兵的说法也传到曾泽生军长的耳中，他对我说，我的部队随你们调整，只是希望不要编的太散，我们师以下干部听从你们分配。我看他顾虑重重，即与他谈起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特别谈到北伐战争。我说，那时你在三军，我在二军，我们两个军是同路。那时我参加了国民党，还是师党代表。你我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人，有战功。我们国共两次合作。现在你参加了革命队伍，就更是一家人了。我们对起义官兵都是有政策的。我还告诉他，中央军委已作了决定，不久即会将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派政治委员来，你的这些意见我们都会考虑，请曾军长放心，不要有什么顾虑。以后，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军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曾泽生起义时，曾想争取郑洞国和新七军一同起义，然而没成功。六十军起义后，我们发动起义官兵利用各种相识的关系给新七军和敌指挥机关的官兵写信，促其举义。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现代化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

布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通过关系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其中下层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大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众叛亲离了。18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19日上午10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长春市的南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减少一些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洞国的部下的苦心积虑。为了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郑“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21日晨4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4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同志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宜”。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作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待。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结下了这个副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10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团兵10万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肖华同志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长春围困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和平解放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的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葫芦岛的计划，彻底拔掉了蒋介石安在东北我军腹地的一颗钉子，使我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这一战役的胜利，还为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提供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为据守其他大城市的国民党官兵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如果按当时林彪的打法，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的这样大，这样快。长春和平解放，是我围城部队正确执行中央军委、东北局“久困长围”的指示，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管齐下的结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是值得总结的。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在敌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的同

志。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掌握时机，与围城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地策动了六十军的起义。长春和平解放，还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忘我支援。人民群众不但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还自觉地参加部队的对敌封锁工作。同时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解放做出了贡献；郑洞国将军放下武器，率部投诚，也受到人民的欢迎。对一切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的官兵，我们都是以诚相待。只要是做过有益于人民工作的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好事的人，人民都是不会忘怀的。

兵不血刃 和平解放长春

肖 华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到1948年，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是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我方的深刻变化。按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预定计划，解放战争要打五年，到这时看，用不了五年，中国革命的进程缩短了，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不是很远了。

在东北战场上，我东北野战军已把东北蒋军逼向北宁线、长沈铁路战线上的锦州、沈阳、长春等三个主要孤城，国民党在东北已经没有什么地盘了。我军已截断了北宁线和长沈线，把进到东北的蒋军全部封住，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此时，东北我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已达到百万人，超过了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东北战场战略决战已经成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中央军委，把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首战，选择在东北战场，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长春围困战役，是辽沈战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作战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

注：此文是根据1983年7月肖华同志的回忆谈话整理的。1948年围困长春时，肖华同志担任我围城部队（一兵团）政治委员。

(一)

东北战场的敌军分布：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率领的第八、第九两个兵团约30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两个军约10万余人，驻守长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的第六兵团四个军约15万人，驻守锦州、锦西地区。长春守敌10万余人是国民党东北“剿匪”第一兵团团部全部，辖新七军、六十军两个军及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第一、第二旅，长春警备司令部等。

1948年4月，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电报，一方面同意打长春的意见，同时也指出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重要意义。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电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我军各路纵队进行调动集结。5月，负责围城打长春的部队，扫清了长春外围据点，压缩对长春的包围，准备攻打长春。5月，根据斗争需要，东北军区总部做出成立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的决定，即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陈光同志（后调出）、陈伯钧同志任副司令员，解方同志任参谋长，潘朔端同志任副参谋长，唐天际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统一负责指挥。

当时，提出“练好兵、打长春”这个口号，确定打长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要打长春。我们的部队在长春四周做了真正的工事（曾克林同志插话：我们部队那时以长春模拟进行练兵，一次演习，就耗费了几万发子弹，上千发炮弹），还印发了长春市区敌分布图、敌工事图等军用地图。

我们要打长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长春守敌的主力部队是新七军——卫立煌的部队。这支部队是从新一军分出来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到过缅甸，是比较有战斗力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驻在长春市内的，还有一个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老底是云南的地方部队，1946年4月调来东北的，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比较受气的。因此，这两个军之间是有矛盾的。我们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二是长春是座现代化城市，防御工事比较坚固，如伪满的中央银行（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吉林分行），炮弹打在墙壁上，只碰下一点皮，子弹碰上就飞了。在市内大街小巷，建有碉堡工事，都是钢筋水泥的。准备打这样一座现代化城市，目的是为以后夺取大城市提供经验。三是长春是连接南北满的前线阵地，位于东北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伪满洲国的国都，叫“新京”。中长铁路纵贯南北，联络哈尔滨与沈阳、大连，西面有长白铁路，东南经吉林到图们，交通四通八达。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又增修了不少碉堡工事，配备了较强的防御力量。

敌人要进攻哈尔滨，长春就是他的前沿阵地。我们打下长春，就把敌人进攻哈尔滨的前沿阵地占领了，哈尔滨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6月间，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将直接打下长春的作战部署改变了，而确定以军事斗争为主要手段，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斗争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整个东北战场形势发展考虑的，决定“关门打狗”，南下北宁线作战，先取锦州要地，卡住咽喉，把敌人全部消灭在东北。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已经没有进攻的能力了，更谈不上进攻哈尔滨，只能坐守孤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我们当时决定打长春，主要是从战略考虑的。以后随着战

争形势的变化，主攻方向又转向了北宁线上了，长春只是围困。

(二)

我们围困长春，是从两个方面估计的：一种估计，我们把长春包围起来，必然引动沈阳的敌人出来增援。从沈阳到长春有 600 华里，中间的铁路被我军掐断了，敌人只能靠步行、骑马或靠汽车运动。待敌人疲劳时，在运动中消灭它。如果我军强行攻城，打下长春，在现代化防御工事面前，我军势必要花费很大的伤亡代价。为了避免伤亡，形成敌人不攻自破，因此，对长春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另一种估计，长春的敌人被围困得里外不通，既无粮草，又无救兵，没有办法，就得突围。我们可以在敌人的突围中，把敌人歼灭。我们采取围城的办法，就是把敌人拖垮。这是最基本的目的。如果敌人从沈阳出来增援，我们就在途中将它消灭。这是我军善长的一种作战打法。敌人不来增援，长春守敌又不敢突围，我们的久困长围必然奏效。因敌人弹尽粮绝，如处在这种情况下，就能顺利地把敌人歼灭。

我军的围城，除了军事围困外，还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在围城期间，里不出外不进的使一粒粮食、一粒子弹不得运进城去，让敌没吃的，没子弹打。城内的老百姓大部分都走出来了，城内的粮食是有限的。敌人也曾几次到附近郊区抢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早就恨透了国民党，把粮食早藏起来了，偶尔抢到一点，根本不够这么众多敌人吃。而敌人一出来抢粮，我们就知道信息，有所准备，把它打回去。这样，长春守敌只有向沈阳、向南京、向蒋介石求援，空投粮食。由于长春被我军四面包围，西部飞机场又被我们占领。飞机无法着陆，敌人只有用飞机空投粮食。飞机一来，我们就知道这是来投粮食的，就用

高射炮击它。飞机不敢低飞，在高空投。长春被围，地盘已经不大，结果，空投的大米袋子，被风一吹，很多都落到我军阵地上来。我们用较长时间围困、封锁、逼迫长春守敌起义、投诚。

（三）

我军对长春守敌实行军事围困、经济封锁之外，还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也就是进行政治瓦解。军事攻势，即兵临城下，这个办法比较成功。由于我们摆开大兵压境、立即攻城的架式，敌人就没有敢突围，只好坐守待毙，逼得长春守敌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放下武器。

我们围困长春期间的政治攻势，也用得是比较成功的。这种政治攻势，当时主要是采取撒传单、打宣传弹，派人送信，阵地跟前喊话，阵地联欢唱歌等方式，动摇瓦解敌人的军心。我们曾利用起义将领潘朔端将军做工作。他是1946年5月，在辽南海城前线起义过来的一位师长。我们保留他的军队番号 and 职务。他表现很好。我和曾克林同志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建国后，曾经担任过云南省昆明市的市长。围困长春时，是我围城部队副参谋长，让潘派一个下边军官进去，现身说法，更加有利于敌军官兵认清前途，并把俘虏曾泽生部下的一个团长放回去，带上我们写的信，让他回去做工作，效果也是很好的，为六十军起义创造了条件，对分化瓦解敌军，对曾泽生起义起了很大作用。

（四）

曾泽生起义，是在我军的军事攻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形势逼迫下，在我地下党员积极努力工作下，同意派出代表

与我围城指挥所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反蒋起义。10月17日宣布起义把军队拉出城去，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解放战争后期，这支部队，又入关南下，参加鄂西战役，进军大西南。1950年10月，又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打出国威军威，为祖国为人民立下战功。这是后话。

六十军起义后，对新七军、对郑洞国震动很大。这时，新七军上下官兵惶恐不安。因新七军和六十军驻防，仅以长春一条大街为界，就是中山大街（现在的人民大街）。大街以西是新七军驻地，敌一兵团司令部设在广场（今人民广场）的银行大楼，郑洞国就住在这里；大街以东是六十军驻地。六十军宣布起义，我军马上同六十军换防，他们撤出来，我们军队驻进去，这样就把长春的敌人防御体系打乱了，成支离破碎的状态。我军同新七军仅一街之隔，对新七军官兵喊话、做工作，比以前就更方便得多啦。我们通过广播、送信、撒传单等方式向新七军广大官兵宣传。指出：“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才是惟一的真正出路，我们保证优待俘虏，一个不抓，一个不杀。愿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可以参加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发给路费。”经过我们做工作，对新七军分化瓦解，放下武器起了加速作用。

我们也加强了对新七军的上层工作。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给郑洞国一封电信，在电信中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愿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周恩来选集》上卷还收了这封电信。我们将电信抄好后，派代表通过关系带进城去，转给郑洞国。郑洞国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周恩来同志是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现在虽是敌我双方，两个不同的阶级立场，但从私人来讲，毕竟是老上下级关系。郑洞国看大势已去，下属又众叛亲离，不得已于18日派代表与我围城指挥所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放下武器。19日，按照协议，我军进城接收长春市南半部。至此，长春全部和平解放。

郑洞国在决定放下武器之前，让部下向天上放枪，用旗帜向空中摇摆，目的是让国民党的飞机看着，说明我们还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实际上，一枪也没有向我军阵地放。

我们同郑洞国谈判，是派围城部队参谋长解方同志去的。解方同志代表围城指挥所向郑洞国讲清利害关系，才同意放下武器。郑洞国的作法，在蒋军嫡系中间，在黄埔系中间震动很大，对解放战争后期分化瓦解敌军，战场起义，和平解放大中城市，有很大的政治意义。郑洞国的行动，让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看，曾泽生、郑洞国的作法，就是他们的出路。

我们过去在中央苏区，红军第六师抓住一个国民党将领叫张淮山的，没讲究俘虏政策，给杀掉了，将此事还公开了，结果影响很不好。如果不杀就好了。以后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抓到俘虏，只要是放下武器，特别是高级将领一概不杀，实行优待，并且给予必要的安排和使用。这样做，对敌军初高级军官弃暗投明，产生很大影响。

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没发一枪一弹，把蒋介石的10

万精锐部队解决了。这是我国第一个用和平方式解放了一座大城市，开创了在解放战争中迫使整军起义，实现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范例。

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的回忆

刘 浩

1948年10月17日，正当辽沈战役胜利发展之际，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争取之下，国民党军滇系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于长春率部起义。这一义举，对和平解放长春，加速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东北我军正确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瓦解敌军原则的结果，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胜利。现将我参加策动国民党第60军起义的经历记述如下。

受领争取滇军工作的任务

1946年4月26日，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要我同爱人禄时英立即到王家坪总部去，说朱总司令要接见。我们到达总部后，总司令边同我们亲切握手边和蔼地说：“你们都是云南人，我也称半个云南人，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呵！”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么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随即给我们讲了全国的形势和东北的情况，以及我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做好滇军工作的重要性。总司令还给我们分析了滇军情况和做好滇军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最后强调指出，做好这项工作，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了一个大好事。听了总司令的话，我们非常兴奋。总司令勉励我说，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又对云南上层情况比较熟悉，才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

作。我当即向朱总司令表示，我愿意去承担这个任务。回到学校，就开始做行动准备。

党中央所以委派我去做争取滇军的工作，是因为早在抗日战争中期，中央南方局和云南地下省工委就决定让我在云南做统战工作，我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同国民党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龙云、卢汉、张冲、卢浚泉、曾泽生、潘朔端、陇耀等滇系上层人物，曾有过接触与交往。1942年7月和1943年3月，周恩来和董必武在重庆南方局找我谈话、布置工作时，都曾指示要我尽一切可能去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以利于团结抗日。我在南方局和省工委的领导下，既有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又利用了我爱人禄时英与龙、卢两家同是彝族且亲戚的关系，积极开展了争取滇系上层的工作。直到1943年底，我党已基本上建立起了与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的统战关系。此后不久，我即奉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6年4月29日，中央组织部廖志高通知我说：少奇同志和总司令要找我谈话，叫我同禄时英马上去枣园。我俩一到枣园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总司令即带我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地同我们握手，对我说：“你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呵！做好滇军工作是我们战略部署中的一个决策。中央考虑这项工作由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管，具体任务由他们向你交代。”从毛主席住的窑洞出来，总司令又带我们到少奇同志住的窑洞。少奇同志非常热情地接见我们，他同总司令一起给我们讲了两个钟头，对如何做好滇军工作，作了精心的布置。总司令说：“滇军受国民党中央军歧视，是有不满情绪的。滇军中有些将领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护国讨袁的影响。前几年，我们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龙云还有统战关系，滇军中有些将领知道的，对我们政策还有一定了解。现在在东北的滇军，占全部东北国民党军的三

分之一，以后可能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争取滇军大部分起义，对于我们集中兵力消灭其他国民党军是有重要意义的。”少奇同志接着对我交代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少奇同志又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个重要任务，是一项比较长时间的艰苦的工作，搞好了对人民解放事业是一个大贡献，搞不好就会掉脑袋呀！要有信心，有胆量，靠勇敢和智慧去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少奇同志对工作想得很细致。当时，我在延安用的名字叫刘建，少奇同志说：“刘建同志，你还得改名字，现在延安用的这个名字不能用，你在云南用过的刘若坚也不能用，要防范敌特注意。”我说：“改用刘浩吧。”少奇同志说：“好，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的报告就用刘浩。”最后，少奇同志又交代我说：“禄时英和其他几个同志，可以晚一些走。你先坐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和李克农安排你到滇军中去。先与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接上组织关系，同他们商量布置好工作，然后即以公开的身份，带着朱总司令写给滇军将领的亲笔信，去做卢浚泉、曾泽生、陇耀的争取工作，尽可能给他们搭上一个桥。建立联系后，你就到东北局去，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滇军工作。朱总司令又给我讲了一些滇军将领情况，并对陇耀作了具体分析。总司令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陇耀这个人地位不高，是个师长，但他是龙、卢的亲信，是讲武堂后补生队出来的，为人性格豪爽，敢作敢为，疏财仗义，在后补生队出身的军官中还有些威信，龙云、卢汉都用他团结中、下级军官，所以他对卢浚泉、曾泽生有一定影响。”

中央首长给我交代完任务，中组部的同志就把滇军 60 军、93 军中中共党员杨重（回解放区后改名杨滨）、张士明、宁坚、杨守沫、王立中、黄致平 6 人的组织关系交给我，告诉我说：“中央已同南方局商量过，滇军中的地下党员的关系，由你负责联系。”

进入滇军并展开工作

1946 年 5 月 4 日，我从延安乘军调部美方代表团飞机到北平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向叶剑英、李克农报到并作了汇报。叶剑英告诉我：“卢浚泉路过北平去东北时，就住在北京饭店我们代表团楼上，他派了一个自称肖副官的随员，拿着他的名片来想见我。我不在，是由工作人员接待的，当时没有邀他谈谈。好在你带有朱总司令的亲笔信，还可以去找他。”随即叫李克农和我研究怎样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李克农认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二是怎么见卢浚泉，并问我过去同卢浚泉有无接触。我说有过接触，皖南事变前后，我在张冲家里见过他，以后还带着组织上交给给我的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去同他交谈过几次，后来他还知道我的爱人禄时英是他的亲戚，但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李克农说：“这好办，你去见他就说是‘肖副官介绍来的’，他就明白了。因为他派那个自称肖副官的随员来想见我们时，曾约过我们以后去找他。”怎么见的问题估计不大，关键是怎么去的问题。由于当时北宁线常被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加强了防护，沿途盘查甚严，乘火车去锦州很不安全。李克农主张让我坐飞机先到张家口，再坐汽车赴承德，从冀热辽地区想办法化装进去。我认为选择这条迂回路线还比较好。叶剑英也同意。他一面安排人与美方代表团联系飞机；一面亲自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刘澜涛的，一封是写给冀热辽边区肖克、程子华的。叫我看过后密封带去面交。

5月中旬，我到了张家口，向聂荣臻和刘澜涛作了汇报。边区首长很快即叫人安排汽车送我去承德冀热辽中央分局。分局对滇军工作很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会上决定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的滇军工作委员会。程子华还以他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对我作了具体指示。他说：“你要注意吸取我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做兵的工作，不重视做官的工作，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官的工作能带出一大片。而且旧军队等级森严，一个官总往兵群里跑就容易暴露。”

当时，只知道滇系60军在抚顺，93军在锦州。两个军的6个党员在哪里？其所在单位有没有变动？都不清楚。分局就派联络部副部长潘振武带了1个武装班和1部电台，护送我到接敌的辽西支队。支队对滇军到东北后的详细情况也了解很少，几次派侦察员侦察，直到在栗树沟抓了93军的4个“舌头”，才得到我需要的情报。说来也巧，4个俘虏兵就是93军暂编18师1团3营的，团长叫张宗汉，副团长叫张士明，营长叫韦宗铤。这张士明正是我要找的我地下党在93军负责人。我把这一情况和行动计划电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中央，留潘振武带电台驻扁担沟，以便同我联系。我即装扮成农民的哑巴儿子（因为我不会说东北话），由进城卖粮的老乡掩护，进入绥中县城。进城后，我立即去找张士明。张士明已去锦西，调任补充团团团长，找到他的通信员田自然带我到锦西。我在张士明处住了20来天，向他了解了93军的情况和卢浚泉的态度，传达了中央指示，多次同他研究工作，布置任务。同时安排张士明团部的副官、共产党员黄致平把我写的安全进入滇军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的电报稿，送去扁担沟给潘振武发报冀热辽分局并中央。

6月下旬，黄致平护送我到抚顺60军军部找到副官处长、

60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杨重。他向我汇报了60军的情况和军长曾泽生、师长陇耀、白肇学的政治态度，以及60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我与杨重反复研究，对60军地下党的组织工作，提出了8项具体任务：一、改变过去暂停发展党员的状况，积极而慎重地发展新党员；二、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三、更广泛地开展交朋友工作，团结更多的中、下级军官；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不满情绪，适时进行煽风点火、泄气、搭桥，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的工作；五、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我军作战；六、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系，内外配合工作；七、把滇军中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组织，60军由杨重负责；93军由张士明负责；八、积极慎重地开展对滇军上层将领的工作。以后又将这8条任务告诉了张士明。于是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的工作任务，积极地行动起来。为了便于掩护和方便工作，杨重还给我弄了套国民党军装，用“赵振华”的化名办了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以办公务或做生意为名，往来于60军和93军，具体指导工作；并可以往来于北平，向叶剑英报告、请示。1946年冬，为了帮助两军地下党负责人分析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叶剑英指示我在60军重点蹲了3个月时间。有时以做生意为名到60军各师、团同党员和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情况；有时与所交朋友对象打打麻将以增进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依靠党员和朋友的努力，搜集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部署和装备等重要情报，以及师以上军官的情况，分别报送北平中共代表团和冀热辽中央分局并东北局。到1947年1月，60军的党员已发展到8人。93军的党员也发展到5人，其中一部分党员已争取到带兵实权。60军杨重当上团长，范啸谷当上副团长。93军张士明当上暂编18师3团团团长，宁坚当上暂编22师参谋长。并在党组织周围团结

了一批高级和中级带兵军官。至此，我党在滇军内部的工作已取得较好进展。

对滇军上层的策反

1946年7月下旬，我以公开身份，带着朱总司令写给滇军将领的亲笔信首先去锦州会见93军军长卢浚泉。根据内线提供的情况，我作了防范万一的准备。到卢浚泉住处，用过去与卢浚泉接触时的姓名“刘若坚”的名片，写上“肖副官介绍”几个字，卢立即出来迎接我。卢浚泉仔细地看完朱总司令的信，问了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详细陈述了当时的形势后，问他：“滇军打算怎么办？”卢回答：“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但我们没有办法。”我说：“你们不应该没有办法，滇军的护国讨袁的光荣历史，有血战台儿庄的爱国思想，你们当明辨是非，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卢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部队被分散，周围有特务监视。”并说，他的一举一动还会影响到云南卢汉。我对他说：“眼前摆在你们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蒋介石阴谋借内战消灭滇军。你们不应当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要多为滇军的前途着想。”谈了一个多钟头，卢浚泉并没有一个明朗的态度，总是强调困难，实际是看不见人民的力量，对蒋介石有幻想。

我从卢浚泉处出来，由黄致平掩护，马上搭火车到长春、沈阳绕了一圈，注意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就分别向杨重、张士明通报了见卢的情况，尔后即返回北平向叶剑英作了汇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我将滇军将领的态度、滇军地下党组织的状况，和下一步开展滇军工作的意见，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8、9月份，叶剑英根据中央“对滇军要进行长期耐心的争取工作”的指示，又两次派我去锦州见卢浚泉，一次是8月，叶剑英想邀

卢面谈，但卢以向沈阳长官部请假有困难为由推脱了。又一次是9月，叶剑英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下令东北国民党军进攻承德，13军为第1线，93军为第2线。叶剑英指示我说：“你可以问卢浚泉，他曾表示不与我们打仗，即使蒋介石下令打也通知我们。现在蒋介石下令打承德，而且有他的部队，他准备怎么办？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说话算数，必要时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给他一点表示。”我对卢浚泉转达了这个意见，卢说：“93军是后备，不主动进攻。”我说：“今后如何，就看你的态度了。”以后，由于93军调防赤峰，交通不便，加之卢浚泉思想顾虑大，总是说怕影响卢汉。经过请示叶剑英批准，把滇军工作重点转到60军。

1947年1月，东北国民党军第3次进攻临江，蒋介石已召开了“国大”，形势比较紧张。怎样继续开展工作？我同杨重商量后，即回北平向叶剑英请示汇报工作。根据叶剑英指示，我又向中央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卢浚泉、曾泽生等滇军主要将领，目前为保存实力，顾虑重重，目光短浅，轻信装备的优势和美国的支持，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有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敌人政治上输光，军事上无望的时候，争取或迫使他们起义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应立足于长期耐心工作，我是否可按中央原来的指示转到东北局去继续进行滇军工作。在等待中央回示间隙，我又去93军找张士明传达叶剑英关于“工作上积极开展；方法上细心谨慎；注意掌握时机，当机立断”的指示，于2月回到北平。叶剑英告诉我，云南的张冲来到北平，暂住北河沿。他是借开“国大”之机，到南京见到董必武，要求去延安。董老安排张冲到北平待机去延安。叶剑英叫我同薛子正去北河沿看张冲，通知张冲做好以八路军家属为名、乘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的准备。又叫我给中央写个报告，把张冲

的简历和政治态度，向中央汇报，建议中央对其进行审查，发展入党，然后派往东北一同做滇军将领的策反工作。3月，中央回电同意我转到东北局。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接见并听了我的汇报，又带我去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当时，东北局专门作了研究，决定加强对滇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由李立三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在吉南、吉北、辽北设立联络处，在前沿具体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同时，决定调潘朔端起义部队改编成的3个支队，到前沿配合开展滇军工作。从此，我即在李立三领导下继续担负滇军工作。

5月初，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先集中力量做60军的工作。要我带上林彪和潘朔端写给曾泽生和陇耀的亲笔信，带上一部电台和担负译电工作的李竞、服务员张文喜、警卫员刘生等，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带上我从60军搞来的证件，进入驻在磐石的60军。恰逢60军从磐石移防吉林市，我们4人和电台即在60军地下党负责人杨重的掩护下同车到达吉林市。在吉林市1个多月，我还是以少校军需官做大烟生意为掩护，其他同志也以地下党组织用化名为其办的国民党兵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分头进行工作。我向60军地下党组织传达了东北局指示，同他们一起研究，开展活动，重点作了545团团团长朱光云、军部通信营营长孙璞等人的策反工作。又发展了几个同志入党，并送出了杨重利用参加东北“剿总”军官校阅团的机会搜集的军事情报，和他与王立中绘制的吉林市城防工事图，及杜聿明命令暂编21师从海龙向吉林靠拢的情报。后一情报，致使暂编21师在行军途中被我截击，损失过半，师长陇耀只带几个人化装逃到吉林市。

陇耀回到吉林市，情绪沮丧，闭门不出。据地下党员反映：陇耀气很大，骂国民党嫡系新1军军长孙立人、东北保安司令

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吉林保安司令梁华盛歧视滇军，怨曾泽生、白肇学接应不力。我认为这正是利用矛盾做陇耀工作的好机会。但有的同志认为陇耀打了败仗，心中有气，怕这时去见陇耀不安全。我分析了形势，国民党嫡系歧视滇军，见死不救，连吉林市的公房都不给 60 军住。敌人内部矛盾加剧，滇军对蒋介石的幻想动摇，这正是向陇耀陈明厉害，促其迷途知返的好时机。现在 60 军处境困难，眼看蒋介石的所谓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要留条后路，不致把事情做绝，估计安全问题不大。我即要杨重以军部副官长的身份去向陇耀通报，就说张冲从云南派了个人送信来，要见他面交。陇耀于第 2 天（1947 年 7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 9 点在大门口把我迎上楼，他交代警卫和副官说：“我有客人，任何人不准上楼。”到楼上小会客室坐下，我即对陇耀说：“我是从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的，联军首长派我来见你，潘朔端将军有封信给你。”陇耀接过林彪和潘朔端写的信，认真看过后说：“欢迎你！”接着我对他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当前 60 军的处境和滇军的爱国历史以及我们党前几年同龙云的统战关系。最后劝他说：“希望你为云南父老、为 60 军几万官兵的前途着想……”陇耀对我的话听得很认真，一再表明打内战不是他的本意，大骂蒋介石不存好心。同时又叫了一通困难，说他撤回吉林途中损失很大，只有待部队补充好，条件成熟才能考虑与我们联络起义。陇耀还提出一个要求，要我们尽快释放 21 师被俘军官，否则蒋介石从他的嫡系调些人来，再安插一些特务进来，60 军的处境就更困难了。我表示对所提要求尽快向东北民主联军首长报告，并将以后同我们联系的办法告诉他。临走时陇耀说：“你是否还去见见‘么老者’（指卢浚泉，即云南省主席卢汉的么叔）？如果能两个军一起行动就好了。”我回答说：“我是要见么老者的，不过我想先见见

曾军长。”陇耀连忙摇摇头说：“军长周围有人监视，你不要去，我们谈的内容，我会告诉他的。”我接着说：“你不必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杨重，他还不知道我是从哈尔滨来的。”陇耀说：“你放心。”他高高兴兴地把我送到大门口。不久，吉林军区根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指示，将暂编 21 师被俘官兵 200 余人，全部放回，在 60 军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后，我从吉林去锦州 93 军途中，先后到了沟帮子和北票市，向任 93 军暂编 22 师参谋长的宁坚和任 93 师暂编 18 师 3 团团长的张士明，传达布置加强瓦解敌军、适时组织起义的任务，询问和了解 93 军暂编 22 师师长龙泽汇收到我们送去的艾思奇写给他信后有何反应。同时，将杨守沫提供的东北地区特别是锦州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补给仓库位置，和张士明提供的北票城防工事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及时送出。我回到解放区不久，我军即将开始秋季攻势。这时张士明派余光及时把暂编 22 师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命令向杨家杖子行动的重要情报送回。我正集结辽西待命的两个纵队立即在杨家杖子将这个部队全部歼灭。我们收集情报的工作，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重视和表扬。

正在我们争取 60 军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蒋介石从广播中听到张冲到了哈尔滨，就下令清洗张冲旧部，并派卢汉再次到东北对 60 军、93 军做安抚工作。原属张冲旧部的张士明、杨重被以回云南接新兵为借口，免去了职务。两军中的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李竞回哈尔滨总部报告。组织决定李竞立刻再到滇军中去，通知张士明、杨重回解放区工作，指定 60 军地下党工作由孙公达负责，93 军地下党工作由杨守沫负责。确定集中力量继续做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工作，力争实现 60 军全军起义。要求 93 军地下党组织着重搞重要军事情报，配合作

战需要，并力争实现小规模战场起义，为我军攻城让开缺口。由于我地下党组织在两军尤其是在60军内已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因此，蒋介石对60军、93军两军的这次清洗没有危及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外线攻势和长春起义

1947年9月，我到吉南送李竞安全进入吉林60军后，回到哈尔滨总部。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通知李立三和我到他住处去，向他详细汇报了滇军工作情况，又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如何在新形势下抓紧进一步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10月，东北局开了专门研究敌军工作的会议。主要议题：一是保卫吉林小丰满水电站问题。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及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挽救覆灭命运，已拟定炸毁小丰满水电站计划，妄图水淹松哈（哈尔滨）平原，断我后勤补给通路。会议认为：小丰满水坝为松花江流域广大人民生命所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电站安全；二是加强城市工作和敌军工作，决定将东北联络站改为城市工作部，负责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敌军工作统归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来管，加强对敌政治攻势。根据罗荣桓建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专门负责滇军工作，重点是争取60军，瓦解敌人。同时，代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检查前线部队的俘虏政策。任命我为处长，杨滨为副处长，下设敌工、宣传、俘虏管理，总务4个科及1个武装工作队。并指定由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桓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

前方办事处正式组成之前，为配合我军冬季攻势，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带我到吉林外围，大力开展以保护小丰满水电站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攻势，组织群众性的对敌喊话，散发传单，揭

露敌人妄图破坏小丰满水电站的阴谋。同时，派交通员进入吉林通知60军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做好保护小丰满水电站的工作。60军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和一度驻防小丰满的60军182师545团副团长、共产党员范啸谷，为此在敌军内部做了积极的工作。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在我党组织内外配合的工作下，60军军长曾泽生、师长陇耀、白肇学及驻守小丰满的团、营主官，不愿做历史的千古罪人，在1948年3月8日从吉林撤往长春时，没有执行东北“剿总”（东北行辕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改称）炸毁小丰满电站的命令。

1948年2月，东北军区政治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改称）前方办事处组建成立。3月8日，60军仓皇撤离吉林，丢下30多个中、下级军官的家属、小孩没有带走。我前方办事处当天进入吉林市后，首先收容了这批家属、小孩，并帮助60军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子找到了在逃跑时失踪的小孩。把她们集中食宿，派女同志组织她们学习，对她们进行短时间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后，将她们送去长春。并托她们当中暂编21师中1个团长的妻子，秘密带去一封我写给陇耀的亲笔信，促他早日弃暗投明。这些家属到达长春后，在60军广大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更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李泰然专门接待了送他家属、小孩去的老乡，非常感动地说：“国民党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合家团圆，人民解放军是自古以来真正的仁义之师。”他托老乡带信来表示要弃暗投明，并送来60军到长春后的重要军事情报。后来，李泰然参加了长春起义。他曾用自己妻离子散又获团圆的事例，向思想比较复杂的地方官现身说法，对起义部队进行两党两军的对比教育，对说服该师官兵拥护共产党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做好60军的工作，争取他们反蒋起义，4月份，经军

区罗荣桓副政委批准，从哈尔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选择了经过教育表现较好，与曾泽生、陇耀等60军将领关系较深，在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60军被俘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何尔寿，营长张士勋等人，并由周桓副主任给他们讲话，然后由我们分别布置任务后，以释放俘虏的形式派遣进长春去做策反工作。这批派遣人员在60军中都认真执行了各自领受的任务，突出的是张秉昌和李峥先，对60军长春起义做了有益的工作。

5月下旬，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结束长春外围作战，将长春10万守敌团团围困起来。此后，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指挥所（后改为第1兵团），先后召开了两次政工会议，布置对长春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决定在师以下单位普遍建立国民党投诚官兵接待站。投诚者均集中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的投诚官兵招待所，统一按政策分别处理，有的资遣，有的送后方，有的给予任务又放回长春去。我们还在前沿组织对敌喊话、广播宣传、散发传单、打宣传弹、散发国民党军投诚通行证等等。与此同时，我和杨滨还几次派交通员进入长春，向60军地下党组织传达任务：积极搜集重要军事情报和有重点的组织策反起义。60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派人送出了长春敌军分布、城防工事等重要情报，以及已重点做好182师545团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报告。从5月到10月，长春敌军纷纷向我军投诚。据当时师以上敌工部门统计，我军在半年之内散发进长春的各种传单多至百万份，每天向我军投诚的官兵有时多至百余人。仅6月12日至9月30日这90多天，就有18000余名国民党官兵向我军投诚。整个长春的敌人都陷入欲守无望的境地，这就大大推进了对60军的策反工作。

经过5个多月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长春守敌处于内无

粮草，外无援兵，军心涣散，饥寒交迫的绝境。当时摆在长春守敌面前的有 3 条路：一是继续死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二是突围向沈阳逃跑，但很难突破重围，即使跑出一部分，也逃不出被歼灭在途中的命运；三是反蒋起义，走向新生，这是惟一正确的光明之路。我在 60 军中以孙公达为首的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一方面作好了 545 团在关键时刻起义的计划，请示上级批示行动时间；一方面通过团结在地下党组织周围的爱国军官，去影响和推动 60 军的主要将领曾泽生、陇耀等及早做出抉择。

10 月 14 日，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长春守敌已预感到末日来临。就在这长春守敌官兵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60 军军长曾泽生、师长陇耀等经过几次密商，决定由陇耀出面，以张秉昌、李峥先为联络人员，带着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联名信到离城 10 华里的穷岗子（我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的驻地）联络起义问题。我当时兼任第 1 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正在兵团部。15 日，前方办事处敌工科长李竞来兵团部找我，汇报了来人的情况，并带来了信。我看了曾、陇、白的联名信，内容是表示愿意起义。并在信中提出 11 条要求回答的事。大意是：一、如我方接受 60 军起义，60 军所属暂编 21 师开到拉拉屯、石碑岭地区集结待命；二、182 师开到兴隆山附近集结待命；三、暂编 52 师开到二道河子守备待命；四、军师佐属及伤病员在原地待命；五、各师开到以上地区后，听从对方指示行动；六、行动时间及联络记号由对方决定；七、部队起义后要求保留建制，不要编散；八、官兵愿回云南的发给经费，资送回籍；九、部队行动后即发给全军过冬的服装；十、留守伤病员及家属请予保护；十一、行动之前请绝对保密。我当即把信拿去给兵团政治部唐天际主任看，向兵团首长报告请示。唐主任看完信后说：

“等我同司令部电话联系后再定。”

唐主任与司令部电话联系后告诉我：“司令部得到的情报，长春敌人要突围，有的同志认为60军派人来联络起义，是企图突围的诡计，目的是麻痹我们，不可信。现在你到司令部去，把你们对60军工作的情况，当面给司令部的领导讲讲。”我说：“那可不可以让潘朔端（60军184师在海城起义的将领，时任兵团副参谋长）同我一道去？因为潘朔端熟悉这信上的签名是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亲笔，知道这信的笔迹是白肇学书写的。”唐天际说：“可以。”我心想：这是个关键时刻，万一我同潘朔端到司令部后还是这么个情况又怎么办呢？于是我又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写了请示报告，还把曾、陇、白的联名信抄了一份附在报告中，立即派人搭上火车，于16日晨送到哈尔滨交给东北军区联络部副部长王央公，由王央公亲自送给东北军区政治部周桓副主任面交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

我同潘朔端于当天下午5时，坐吉普车去兵团司令部。当时，兵团司令部驻地在长春东南12里的四家子，我们到司令部时已是深夜。司令部正在开会，研究布置打敌突围问题。等会议开完，我向兵团首长报告，并把曾、陇、白联络起义的信递给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陈伯钧副司令员等兵团首长传阅。我向兵团首长汇报了我对60军派人联络起义的情况和看法。肖劲光司令员听得很仔细，他又问了潘朔端的看法。潘答说：“我看60军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已经交换过意见。”肖劲光想了一下，断然地说：“我同意刘浩的看法。我们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现在就由刘浩去跟他们谈，60军真的愿意起义我们欢迎，但他们必须表示对新7军的态度。你们看还有什么意见？”有的同志说：“60军真起义，就要他们配合消灭新7军。”兵团其他首长再没有发表意见。我提出最好有位兵团首长和潘朔端

同我一道去穷岗子，肖劲光和肖华都认为可以，就指定兵团参谋长解方和潘朔端同我一起去。

16日上午，我们到了穷岗子联络站后，与张秉昌、李峥先见了面。我们向对方一共提了5点意见：一是表示欢迎60军起义，并指出，如果想突围，我军将采取行动坚决消灭；二是60军决心起义，即应立即掉转枪口，沿长春中山大街（今人民大街，是60军和新7军防区的分界线）对新7军和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布防；三是准备配合我军消灭新7军；四是建议曾泽生用召开紧急会议办法，把蒋介石配属60军的暂52师师长李嵩（军统特务）及其3个团长扣押，强制该师服从指挥；五是另派李佐（182师副师长，同我前方办事处及60军地下党组织有联系）、任孝宗（暂编21师副师长）为代表出城商谈。我们还勉励张秉昌、李峥先，说：“你们两位是我们的派遣人员，现在又是曾泽生派出的联络员，你们这次再回长春，要更好地完成任务。”随即于当日下午，用一辆中型吉普车送他们到阵地前沿，叫他们回去转告曾泽生和陇耀。

16日夜，曾泽生派出的正式代表李佐、任孝宗，携带蒋介石15日的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突围计划出城，来到兵团政治部见到我和唐天际主任，对我们说：“曾军长接受贵方提出的5点建议，已下令由陇耀的暂编21师对新7军布防，由白肇学的182师监视暂编52师，准备扣押李嵩等。如果郑洞国和新7军突围，60军在城内维持秩序。其他尚待解决的事，曾军长派我们来商量。”这时，兵团首长转来了中央指示，大意是说：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你们要不失时机地同60军代表商谈，只要他们采取行动，宣布反蒋起义，拥护党的政策，加入我军即可。不必要求他们对新7军采取超越他们所能做到的限度。即派一代表进城与曾商谈。唐天际把电报拿给我看后，就

同我谈了进长春去可能碰到的问题和处理的原则，让我先给 60 军地下党组织派来的赵雄交代，叫他们停止执行朱光云、赵国璋（共产党员）率领 545 团起义的计划，改为支持 60 军全军起义。尔后，把李佐、任孝宗找来由唐主任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表示欢迎他们起义。考虑到他们有困难，就不要他们配合消灭新 7 军了。新 7 军的问题由我军去解决。并说：“我们决定派刘浩为代表，同你们一起进长春，当面同曾军长商量尚待解决的问题。”

17 日晨，我同李佐、任孝宗及两名工作人员，到了曾泽生设在朱光云、赵国璋团部的临时指挥所。这时，曾泽生到 546 团团部应付郑洞国派来劝阻他起义的杨友梅、尚传道、崔垂言去了。他得知我已到了他的指挥所，就不再同对方磨，而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方反驳走了，立即回来见我。我向他讲了我们欢迎 60 军起义的态度以及一些政策，并传达了不必由 60 军配合消灭新 7 军的精神。曾泽生听了很高兴，当时就把他的手枪递给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要我收下。随即与我商定于当晚 10 时通电起义。接着，他给陇耀、白肇学通了电话，布置继续积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和行动准备，注意防范意外。我也给陇耀通了电话，要他们利用电话、写信等各种途径，趁势对新 7 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其军心，争取和迫使新 7 军投诚。为了具体确定交接防的时间、口令、办法，我同曾泽生于下午 3 时许一起乘车出城，去见唐天际主任，尔后把我与曾泽生商定的行动计划，向兵团首长作了汇报。双方商定：当夜 12 时开始交接防地，翌日晨 4 时前交接完毕，60 军 3 个师开到九台县休整。会商结束，唐主任招待曾泽生军长晚餐，曾军长高兴地说：“这是我第一顿吃上革命饭。”唐主任接着说：“欢迎你吃到底！”说得在座同志都笑了。饭后，我即同曾泽生赶回长春。临行时，唐

天际主任向我转告兵团首长的意见，说：“如果郑洞国和新7军接受我们的条件，也可接受其起义或投诚。”我同曾回到指挥所后，一面按交接计划部署准备交接，一面抓紧做郑洞国和新7军的工作。曾泽生说新7军军长李鸿卧床不理事，可以做副军长史说和师、团长的工作。他认为此工作交给陇耀和代理军参谋长李树民去做比较合适。我们当即对陇耀作了布置。晚上，还由曾泽生军长给郑洞国挂了电话，曾告郑走起义道路。郑洞国回答说：“我是军人，要讲气节。”曾泽生火了，说那要看对谁讲气节，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对曾军长说：“你再把电话接通，我给郑洞国讲。”我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对郑洞国说：“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是否可以不做无益的牺牲，我们希望你站到人民一边来。”郑洞国还是说了些“不成功，便成仁”的话。到当晚10时，60军宣布起义，发出通电（通电内容与致毛主席电内容是一样的）后，陇耀来电话说：“新7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师长彭立克等人，已先后同我和李树民联系，表示要从长计议。这些人的思想很恐慌。”我同曾泽生告诉陇耀继续做工作，争取迫使新7军放下武器。隔了几个小时，18日凌晨3时刚过，陇耀又来电话说：“新7军官兵发觉解放军已进城，都乱了套。史说、彭立克、龙国钧等人要他帮助介绍与解放军代表商谈，看样子是想投诚。”这时，我同曾泽生正忙于安排带60军起义出城，就交代陇耀介绍他们与接防的我军洽谈。

18日晨4时，我同曾泽生军长沿长春中山大街巡视了一遍，见防地已交接完毕，所有仓库、物资、器材等完善地办了交接。我随即同车出城。上午11时左右，全军3个师3万余人，均先后到达卡伦、兴隆山地区宿营。我们在卡伦休息一下，就

乘车去我第1兵团部见兵团首长肖劲光、肖华、唐天际。兵团首长及潘朔端将军都在这里热烈欢迎60军起义将领。然后，唐天际主任通知曾泽生军长，经东北局批准我为代表，同曾军长共同处理好全军事。

10月1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联名电贺曾泽生将军及60军全体官兵。同时，新华社、《东北日报》也发表评论说：60军起义，直接导致了10月19日的长春解放和郑洞国的兵团部与新7军投降。不仅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

长春围困战的政治工作

周 桓

我是1945年10月调到东北工作的。1946年1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1948年1月改称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我军胜利攻克锦州之后的第4天（10月19日），长春宣告解放。这是我军作战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1座具有10万守敌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5月末，我军放弃了先打长春的计划，确定对长春守敌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即：军事上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开展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主要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进城。6月25日起，正式开始封锁围困。担任围困任务的是第1前线指挥所（后改称第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指挥的第12纵队2个师、第6纵队1个师和5个独立师及1个炮兵团。北宁线作战开始后，围城部队又进行调整，改由11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担任此项任务。

围城之初，长春守敌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城袭扰和

（该文节选自周桓回忆“辽沈战役的政治工作”，标题是编者另加的。）

抢粮，遭我重创后，又不甘心困守孤城，曾多次组织突围，但在我军铜墙铁壁面前，均未得逞。至9月，围城已达3个月，大小战斗进行了30余次，我军毙、伤、俘敌近3000人。在进行经济封锁方面，围城部队一方面严格控制入城通路，禁止粮、菜入城，炮击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紧缩包围圈，使敌军粮源断绝、军心动摇；另一方面大力收容接济长春市内难民。为了粉碎敌军“杀民养兵”的企图，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9月11日，东总给第1兵团、第12纵队发出《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的指示，这份由林、罗、刘、谭、周（周桓）签署的指示中，要求对阻于长春市内的难民，在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9月14日，林、罗、谭、周又签署发出《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我军主力已在北宁线展开作战，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和出城抢粮，以求活命。要求围城部队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粮食供应，只要新的粮食不流入市内，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以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指示还对围困战的形势作了分析，强调围城部队要随时随地准备消灭出援与突围的敌军，配合我主力在北宁线作战，使南北两线的敌人，不能互相策应，而遭受各个击破与失败。

在长春围困战中，我军为瓦解敌军而进行的宣传、争取、瓦解和策反工作，其广度、深度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史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当时，我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长春城外20余公里范围内形成了环形封锁圈，在如此宽大的正面上，敌我短兵相接，双方工事对峙，声息相闻，为发动政治攻势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第1兵团曾召开了多次政工会议，研究部

署此项工作。肖劲光、肖华同志根据1月全军敌军工作会议提出的“把敌军工作重心放在前方，服从前方，服从军事”的原则，并运用我国古代军事家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思想，积极组织部队开展政治攻势。我们军区政治部组织人力，统一编写印制了100多万份宣传品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源源不断地运往长春城下，发给围城部队使用。

那时政治攻势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作宣传，创造了好多种既有效又安全的做法。

其中最通用、最简便、效果也最明显的方法是阵地喊话。开始是用嘴喊，用“土喇叭”喊，后来制作了弯形长话筒，既可防敌人寻声打冷枪，又可伸向敌人阵地。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就是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的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的士兵，也争取其中、下级军官。除了我军干部战士喊话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地前喊话。

在围城的日子，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你们叫“弟兄”，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泪来。

另一种方法是送宣传品。利用打宣传弹、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沿护城河水放宣传木筏和利用各种关系带进长春等方式，将军区和围城指挥所印制的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上，送进长春城里。宣传品的种类很多，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

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讲形势，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摆出3条性命攸关之路：一是如若困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二是如若向沈阳突围，拖着饥饿的身子在人民翻了身的大地上逃命，逃脱不了被解放军层层围歼最终覆灭的命运；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这才是惟一的光明出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学。另外，我军从阵地上拾到不少敌人空投的邮包，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家属寄来的信件，我军都设法转送进长春，也有效地扩大了我军的影响。

再一种方法是不见面的“交友”。有的部队缝制“慰问袋”，内除装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烙饼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的则利用老百姓的关系直接把东西送过去。还利用节日机会，进行送节礼活动。有的部队还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敌60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单上写下“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的诗句，设法送到敌军手中。不少敌前沿的班、排收到我军送去的宣传品后，给了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还有些分队发展到与蒋军士兵举行阵地联欢活动，在敌前沿布置敌军士兵俱乐部，插上各种各样的宣传旗子，用留声机向敌军放思乡曲，宣传队员为他们演唱家乡小调、说快板、对口唱等，以拨动敌军士兵的思乡情绪。有的还设法把敌军士兵“请”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让他们叙述国民党军内部的情况，然后我们的战士讲我军的政策，招待他们吃顿饱饭，再让他们回去扩大宣传。

通过以上多种办法，瓦解敌军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收效。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敌60军起义前，零星和小批

地逃进城来，向我军投诚的敌军官兵有 19612 人，约占守敌总人数的 1/5。其中，集体投诚者有 57 个整班、10 个整排、3 个整连，投诚官兵共携出步枪 2952 支、短枪 267 支、冲锋枪 69 支、轻机枪 34 挺、60 炮 3 门，共计 3225 件，另有子弹 92733 发、炮弹 49 发。

还有一条战线，是在敌军内部做其上层军官的工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即已着手做滇军的工作。1946 年 4 月，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云南籍同志座谈会，号召云南籍的同志到滇军中从事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即派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到东北来做滇军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刘浩，刘少奇和朱德同志向他具体布置了争取东北滇军起义的工作。刘浩同志辗转来到东北后，即找负责敌军工作的李立三同志（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和我（兼任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以后，他在我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滇军工作，担任过滇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他曾以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公开身份多次往返于滇军 60 军和 93 军之间，同这两个军的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掌握兵权，搜集情报，团结进步官兵，进行敌军内部兵运工作等。他还先后会见过 93 军军长卢浚泉、60 军军长曾泽生、暂编 21 师师长陇耀，向他们面交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件，并向他们宣传了我军的政策。1948 年 2 月，为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敌军工作，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提议，成立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任命刘浩为处长，杨滨（原 60 军地下党负责人）为副处长，仍分工由我直接领导前方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在长春方向，还有由吉林军区周保中等同志领导的吉南联络处，及松江军区前线指挥所由陈光同志负责主持的对长工作组，在东北局敌工部和军区政治部联络部

统一管理下，开展敌军工作。

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成立后，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为了进一步做好敌滇系第60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反蒋起义，经罗荣桓副政委批准，从哈尔滨“军官教导团”选择了几名经过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被俘军官，以放俘的形式派遣进长春做策反工作（此前，还将60军撤逃吉林时丢下的军官家属，如暂52师师长李嵩之弟媳等遣送到长春）。临行前，我根据罗副政委的指示，给他们讲了话，并派刘浩向他们具体布置了任务。这些人进长春后都认真执行了各自的策反工作任务，特别是184师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对60军起义做了有益的工作。

至我军兵临锦州城下之际，长春实已成为一座死城。蒋介石曾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率部突围。但守敌慑于我大军之声威及锦州“失陷”之震撼，更加感到末日来临，突围无望，守则待毙，只有起义方是出路。10月14日，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的当天早晨，曾泽生即派张秉昌、李峥先为联络员，带曾泽生及其两名师长陇耀、白肇学的联名信，到离长春10里的穷岗子我前方办事处联络起义问题。

兼任第1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的刘浩和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同志确认了曾泽生等来信的笔迹之后，认为60军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义是可信的。于是刘浩一面向肖劲光、肖华等领导请示，一面将他写的报告和曾泽生等联名信的抄件派人急送哈尔滨。我看了报告和信，认为刘浩的分析是正确的，当即向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作了请示。东北局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向第1兵团发报，指出：应相信60军是真起义。

第1兵团的领导同志，在做好防敌突围准备的情况下，派兵团解方参谋长、潘朔端副参谋长和刘浩向张秉昌、李峥先表

示了5点意见，请曾泽生派出正式代表出城商议。

16日夜，60军派李佐、任孝宗两名副师长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的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到第1兵团政治部共商起义的具体计划。并说：曾泽生接受我军提出的5点意见，已下令对新7军布防。

这时接到中央电示，记得大意是：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要不失时机同60军代表商谈，只要他们采取行动，宣传反蒋起义，加入我军即可，不必要他们对新7军采取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的行动，可即派代表进城与曾商谈。

兵团立即派政治部主任唐天际按照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办理，并通知对方：我方决定派刘浩为代表，进长春和曾军长面商尚待解决的问题。

曾泽生经与我军代表商定，17日晚10时通电宣布起义。12时交接防地。至18日晨4时，我军顺利地接管了长春市大同街以东地区的工事、岗哨以及仓库、物资、器材。60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县休整。

60军起义，我军接防，使一路之隔的敌新7军官兵更加惶恐、动摇，有些人开始主动与我军接触，从一些分散的班、排放下武器，很快发展到个别的连、营同我军接洽投诚。18日，新7军正式派出代表与我军第1兵团洽降，并达成协议。19日清晨，新7军所属各部以连为单位在原地集结，各级军官按职衔分别集中，听候安排。到下午4时，全部受降工作结束，我军接管了长春市的西半部。

党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1期生，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国民党军有震动的作用。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至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

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我们收到此电后，当即转第1兵团，请他们迅速通过关系送进城去。然而周副主席的忠告劝勉，一时尚不能消除郑洞国对蒋介石的愚忠。稍后，由郑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出面与我军洽商，给了郑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21日凌晨，长春守敌在其最后一个据点——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对空打了一阵乱枪，佯作一番抵抗之后，打出白旗，郑洞国及其幕僚和特务团共400多人缴械投诚。至此，具有现代化设防、号称“坚冠全国”的名城长春，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第十二纵队参加长春围困战

袁升平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第3个年头。我各路大军，经两年多的浴血奋战，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越来越有利于我的变化，战略决战时机逐渐成熟。在这战略决战前夕，我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于1948年2月诞生了。从松江军区、齐齐哈尔卫戍区等部抽调干部组成了纵队领导机关，钟伟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北满独立第2、第4师和西满独立第5师升为主力，归12纵队建制，分别编为第34、第35、第36师。纵队编成不久，就参加了长春围困战。

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军1947年连续发动的秋、冬季攻势沉重打击下，到1948年3月，已被迫收缩到长春、沈阳和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地带，陷入欲进无力、欲退难舍、困守无望的窘境。

长春是敌深陷在我解放区腹地的重要据点。这里，中长路纵贯南北，长图路、长白路横亘东西，交通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时期，曾把长春作为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和重要军事基地，修筑了大量永久性防御工事。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又把长春作为对我东、西、北满攻防的基地，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修，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城市防御体系。守

（节选自袁升平同志回忆“第十二纵队在辽沈战役中”，标题是编者另加的。）

敌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及所部第7军、第60军和骑兵旅、保安旅、警察总队与西满逃去的地主土匪武装等，共10万余人。全城以中山马路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区由60军防守，西区归新7军，游杂部队多部署在外围据点。要不要固守长春？敌人内部是有歧见的。郑洞国曾建议：长春远离主力，“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但这个意见被蒋介石否定了，他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敌人一部分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因此，决心以10万之众，依托所谓“坚冠全国”的防御工事，作长期固守，以待转机。

为解放长春，我军在冬季攻势尚未结束时，即着手进行攻取准备。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以下简称东总）的部署，我纵36师及独立第7、第8、第9、第10师，从1948年3月18日开始，先后进至长春近邻，对长春形成包围态势。之后，第1、第6纵队也相继进到外围。我纵34师因参加四平战役，35师进行整训，分别于5月中旬和6月下旬才加入围困长春之战。

先期进入长春外围的第36师，在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率领下，于3月23日进至长春西北小八家子地区，担负监视长春之敌和封锁机场的任务。3月25日，该师指挥东总配属的野炮连及师属山炮2门，隐蔽进入驿马站阵地，由106团团长南士云率本团1营进入长春西大房身机场附近，107团、108团各抽1个营，分别前进至苏家营子、西陈家洼子相配合，出敌不意地袭击了敌机场。炮兵以突然猛烈的火力，一举击毁敌运输机两架；步兵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敌机场派出的警戒分队。当时，长春与外界的陆上联系已被我军切断，空中运输成了敌人的生命线。经我军这次打击，敌深感其空运的脆弱性，乃以新7军新编38师及暂编56师等部，每日出动约7个营的兵力连续向

我反击，企图迫我后退，以保护其机场安全。3月28日，敌分3路向我106团前出到丛家梁子之9连阵地进攻，敌暂56师第3团由西向东，骑兵一部由东向西夹攻，另有一部敌人在右侧箝制。我9连三面受敌，顽强抗击达3小时之久。为解9连之围，我106团迅即反击，3营从正面进攻，2营从敌左侧出击，1营向敌背后迂回。108团3营也奉命赶去助战。敌不支溃退，我各营乘胜追击，歼敌约两个连。3月30日，敌一部出扰驿马站一带，遭我106团2营的痛击，伤亡200余人，仓皇逃窜。4月2日晨，敌又出动1个团的兵力向我108团阵地进攻，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2营首先接敌，教导员赵亚一面将敌情向上级报告，一面组织部队抗击。他根据哈达窝铺地形东高西低、我阵地居高临下的有条件，将6连部署在公路两侧，控制制高点，卡住通往我纵深的通道。营属重武器配属5连，部署在左侧，构成交叉火网。4连隐蔽在营指挥所右侧树丛里作机动。战斗开始后，敌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轮番向我攻击，攻势一次比一次猛，房屋轰倒，工事炸塌，许多同志伤亡，但始终未能突破我阵地。战斗到中午，6连干部多数伤亡，文书房文成主动代理指挥，最后全连仅剩十几个人，仍坚守在阵地上。电话兵也冒着炮火及时抢修线路，断线一时接不上，他们就让电流从身体通过，有效地保障了营、连实施指挥。我3营防地王家窝铺是敌进攻的重点，这里打得更为激烈。营长蒋顺学利用该地四周高、中间低的特点，将全营4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集中配置在正面，严密封锁敌进攻道路。敌反复强攻，均被击退，死伤很多，损失惨重。3营也付出很大代价，连级干部伤亡过半，8连、9连连长负伤，7连连长石家福牺牲。战至傍晚，敌人败退。4月3日，敌新38师再度分3路向苏家窝铺及马家油房一线进犯，我36师与敌展开了激战。正当敌我打成胶着状态时，独立第10师奉

东总电令赶至马家油房一带，突然从敌左侧冲杀过来，给敌以沉重打击，配合我36师将敌击退。这几次战斗，共毙、伤敌1300余人、俘虏140余人，缴获60炮2门，轻重机枪17挺，步枪百余支。

4月下旬，经中央军委批准，东总决心集中主力经过充分准备后夺取长春。为阻敌空运，4月18日东总电令我36师以1个团的兵力，再次袭击长春西北大房身机场，按照东总电令，我第108团以夜袭的方法，炸毁了敌人机场跑道，使飞机不能降落，自此敌只能靠空投来解决城内的给养，从而更增加了敌人的惶恐情绪。敌为鼓舞士气，稳定军心，长期固守，于5月14日拂晓，以暂第61师全部、新38师两个团、182师1个团及搜索营、保安团等部，分3路大举向我进攻。敌暂61师主力在两架飞机配合下，向我小合隆阵地发起攻击，遭到我107团的顽强抵抗。为策应107团作战，我106团主动向进入孟家窝铺之敌暂61师3团发起进攻。敌人来势很猛，我军同敌激战一日，予以重大杀伤。当晚接东总电示：“向小合隆前进之敌，必系掩护空运和掩护抢粮性质，你们可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在敌进退的运动中求得歼敌一部，避免与敌正面抵抗。”按照东总指示，我36师主动后撤，待机破敌。当晚敌即占领了小合隆。

5月19日，东总又电告：长春出扰之敌一个星期之内可能不退，我军拟以奔袭方法抓住该敌，引敌增援而歼之。决定以第1、第6纵队和第12纵队34师、36师，独立第7师、第10师及炮司的1个团攻击该敌，并明确规定了各部队的任务。我36师的任务是从敌间隙中插至小合隆东南地区，断敌退路，协同第1、第6纵队歼灭出扰小合隆地区之敌。部队于23日晚23时出发，108团为前卫。先头部队3营进至拉拉屯西侧时，遇敌

1个连的阻击。经1小时激战，将敌全歼。部队继续向前猛插，又连续攻克几个村庄，于24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此时，敌已发现我军意图，见我先头部队仅1个团兵力，便连续向我冲击，企图突破我军堵截。我108团进行了坚决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了回去。下午14时，我106团、107团先后赶到，迅即向敌展开攻势，给敌以沉重打击。这次战斗，我36师共歼敌300余人，俘虏12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轻重机枪50挺、火炮19门。刚从四平地区赶来参加战斗的我34师，于24日赶至苏家营子、广家窝铺一带截击驛马站突围之敌，歼敌1个营，俘敌营长以下170余人。25日拂晓，敌一部乘我34师立足未稳之机，向我驻宋家洼子一带的101团突袭。在团长张治银、政委张麇指挥下，我军迅速将敌击溃，除毙伤者外，俘虏300余人。敌人经我这次较大规模奔袭作战的打击，仓皇逃回市区，长春外围和大房身机场被我军占领。从此，长春之敌便被我军紧紧地包围起来。

这次长春外围奔袭战，带有试战性质。从这次战斗中发现，长春守敌有10万人，而不是原判断的8万人，且工事坚固。因此，东总经中央军委批准，对长春改为长围久困、尔后伺机夺取的方针，并决定在实行军事围困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进行经济封锁，使敌粮弹俱困，军心动摇，为尔后总攻创造条件。根据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东总于6月15日在吉林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围城部署，决定野战军主力部队后撤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以我纵及6纵18师，独立第6、第7、第8、第9、第10师，加上1个炮兵团，负责对长春进行严密封锁，长围久困。同时，成立了由李立三领导的围城对敌斗争委员会，组建了围长指挥所（后改称第1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围长部队。肖、肖首长决定：以长春东

北的伊通河至西南和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把围城部队划分为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为第6纵队第18师和独立第6、第8、第9师，直接受围长指挥所指挥；西地区队为我纵及独立第7、第10师，由我纵负责指挥。

为了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我们于6月下旬召开了纵队党委扩大会议，独立第7、第10师的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了东总吉林会议精神，认真研究了西地区开展围城斗争的问题。会议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新的作战方针对西地区围城部队的部署作了调整。由独立第7师接替我纵第36师；配置在长春东北，以罗家窝铺为中心，在伊通河、上下台子、班家营子、崔家窝铺一线，担任长春北及东北地区防务。独立第10师配置在以东西开原堡为中心的范家店、上下石虎沟至长（长春）沈（沈阳）路一线，担任长春以西及西南地区的防务。我纵第35师配置于长春西北伊通河窝铺、小房身、杨家粉房、火烧里一线，并担负支援独立第7师、第10师作战的任务。东总配属我纵的榴炮营、高炮连，担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和对空射击的任务。我纵34师驻大岭，36师后移至小八家子、小合隆一带，为纵队机动部队。部署调整后，根据围城指挥所提出的“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空运，扰敌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之敌”的要求，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向敌展开了尖锐复杂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

当时，围长的主要活动是军事打击。在我西地区，为有效的包围与打击敌人，我纵及独立第7师、第10师，都制订了防敌突围、出扰的作战预案。根据预案，组织部队有计划地侦察敌情、勘察地形、架设有线通讯和构筑工事，从前沿到纵深，前后呼应，梯次配置。在主要方向上，都筑有较为坚固的堡垒，并以交通壕相连接，形成绵密的网状阵地。对敌之工事部署，绘

制了详图，做到了如指掌。同时，采取坚决的对敌压缩行动，逐步缩小包围圈。针对西地区地势开阔、土质坚实的特点，我们用挖地道进行爆破的办法，不断向城区推进。当地道延伸到夺取目标时，即行爆破，将敌工事摧毁，有效地杀伤和震慑了敌人。西地区敌人的6个据点，被我们用这种办法拔掉4个，剩下的两个没等我们接近，敌人就吓跑了。经过压缩包围圈，敌我前沿之间形成了工事相对、短兵相接、声息相闻的态势。敌为夺生计，不时派出部队骚扰、抢粮和试探突围，其规模小到营、连，大到师、团，都被我军击退。其中，我纵对市区恩慈医院之敌的反击，独立第7师对敌骑1旅的袭击，独立第10师对突围之敌的阻击等，对敌打击尤为沉重。在我有力的军事打击下，敌人突围不成，抢粮无望，出扰失败，只能困守孤城，无路可逃。

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我们还按照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城指挥所的要求，开展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我西地区，经过军民层层设防，处处把关，粮柴等一切日常生活资料，很难从陆上流入城区。对敌机的空投，我也以高炮和高射机枪等火力进行封锁，使敌接济十分困难，粮荒极为严重，粮价暴涨，且有价无市。守敌长期吃不饱饭，士气极为沮丧。我们还根据肖华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指示，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瓦解敌人。通过设置扩音器、组织前沿部队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宣传队阵前演出、赠送食品等，涣散敌人斗志，瓦解敌之军心。特别是利用投诚人员、敌军家属和难民做宣传工作，效果更好。我驻洪熙街方向的35师103团3营，同敌仅一墙之隔，双方经常对喊，在我强有力的攻势下，敌无言可对。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喊话，敌先是三三两两向我投诚，接着就整班整排地跑过来。他们投

诚后，又向敌喊话，影响很大。在我政治攻势下，敌军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军心动摇，逃跑和投诚者与日俱增。仅从9月1日至5日，在西地区就有534名敌军官兵向我投诚。长春城内，到处是绝望的哀鸣，就连那些高级将领也惶惶不可终日，郑洞国也哀叹“长春如断线的风筝”。

长达半年多的围困长春之战，大量地杀伤、消耗、疲惫了守敌，使敌陷入了欲逃无路、欲守维艰的困境，而沈阳、锦州之敌亦难下丢掉长春单独撤逃的决策。尤其重要的是把蒋介石、卫立煌的注意力吸引到北线上来，为我主力隐蔽地实施战略机动，南下北宁线，突然发起辽沈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揭开战幕。战役第1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北宁线，夺取锦州。这是关系战役全局的关键之战。为防止在我军攻锦时长春之敌向南突围和沈阳之敌增援锦州，东总于9月29日电令我纵将围困长春任务移交给各独立师，立即南下开原、通江口一线，会同第5、第6、第10纵队，由第6纵队首长统一指挥，或截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或阻击由沈阳、新民西进援锦的廖耀湘兵团。我纵具体做两种准备：一是如长春之敌退梅河口，我则东进会歼，如退四平，我则北进迎堵；二是准备以全力从通江口渡河向大虎山、黑山前进，参加打击援锦之敌。东总还指出，此次攻锦和打援，带有整个东北战争的决战性质，全体指战员必须以空前的决心和勇气来进行这一大战。接电令后，我们立即召开纵队党委会，我和钟伟司令员传达了东总电令，并做了南进部署。要求大家深刻领会此战的意义，抓紧时间做好动员，确保圆满完成作战任务。部署后，将围长任务向友邻部队做了移交。部队于9月30日从驻地出发，向南兼程前进，行军中边走边动员，指战员情绪高昂，斗志旺盛。经8天行军，于10月8日进至开原一带。这时，蒋

介石认为我军主力南下，围长力量必定空虚，乃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郑遂以其新 38 师、保安旅等部，连续向我大房身机场阵地攻击，企图迷惑我军，以达向南突围之目的。同时，沈阳出援之敌也有攻占彰武切断后方交通的征候。面对这种情况，东总命令我纵以 1 个师迅速回返四平；另两个师就地做好战斗准备。我们纵队领导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分工，确定 36 师北返，向四平急进。由钟伟司令员去 36 师进行传达和部署。该师受命后，不顾疲劳，于 8 日晚出发，连夜向四平开进，准备堵截长春突围之敌。在此期间，蒋介石组织的东、西两个援锦兵团，正实施东西对进。为保确我攻克锦州全胜，我纵奉命率 34、35 两师于 12 日又进至通江口一带待机。

10 月 14 日，我攻锦部队发起总攻，15 日攻克了战略要地锦州。这时蒋介石又急忙空投手令给郑洞国，严令其立即率部突围，否则军法从事。郑明知突围无望，仍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决定 17 日拂晓，采取先东后南的路线，向海龙方向突围。蒋介石的手令和突围会议记录，当日即由正在同我商洽起义的国民党第 60 军密送我第 1 兵团，并迅速转报了东总和中央军委。16 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如 60 军起义拉出长春，则 1 兵团应指挥 12 纵及独立师攻入长春，解决新 7 军，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按照军委的意图，东总于 17 日电令我纵再次北上，准备会同围城的各独立师解决新 7 军。就在我部北上途中，敌 60 军宣布起义，长春东区即被我军占领。此时，城西区新 7 军一片慌乱，他们深感覆灭的命运已经来临，惟有献城投诚是条生路，遂派出代表向我军请降。19 日，当我纵先头部队进至长南陶家屯一带时，新 7 军宣布投诚。至此，长春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纵奉命停止前进。

长春起义纪事

曾泽生

—

1948年秋天，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已陷入绝境，几十万军队被解放军重重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方，各不相顾，欲守不能，欲走不得。

9月，长春城内是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饥寒交迫，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一张腐烂的菜叶而互相拼命欧打。长春，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结果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问题，也是盘旋在每个人心里的问题。

9月中间，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锦州战役，攻克锦州外围的义县，并切断北宁线，锦州失陷在即。华北蒋军北援和东北蒋军南撤的种种幻想，全部破灭了。一个“关起门打狗”的局面

注：曾泽生原为国民党六十军军长，1948年10月17日于长春市率部起义，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军中将军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73年2月在北京逝世。

已呈现在东北蒋军面前。

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里焦灼地走来走去，思虑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我推开窗户，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哨兵在徘徊。这种寂静沉闷的气氛更增添了我心头的烦躁不安。我转身关上了窗户，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闭目沉思：三条路当中只有反蒋起义才是出路，才是活路，我是很清楚的。共产党解放军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我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但是，作为一个在国民党营垒中戎马半生的高级将领，头脑里还装着不少封建忠节等糊涂观念的我，要下这个决心，在转变立场的时候，总是感到痛苦的。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为全长春 10 多万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我终于在内心痛苦的斗争中战胜了自己。自语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看表，时针正指着 9 点。我拿起电话，接通了一八二师师部：“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 点钟一定要到！”

说完，我又找二十一师的陇师长。

10 点钟，白肇学和陇耀都乘车来了。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我找他们来作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

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白师长见我紧锁着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

“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我说着，就在一张靠近的沙发上坐下来。

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们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看着他俩的样子，我一下子也不知怎样开口。沉默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

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

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说起。”

“什么事情呢？”陇耀插嘴问道。

“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说，“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表示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白师长沉默不语，不知低头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低头不语，就改变了意思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我又转向白师长，问道：“肇学，你的意见如何？”

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

陇耀性急爽快，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

我想，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现在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

“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气太多。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陇耀不同意白肇学“解甲归田”的意见，他愤激地说：“我

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事件’之仇！”

我们反复的谈论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谈到下半夜3点。陇耀和白肇学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5点钟了。我回来躺在床上，激动得睡不着觉。早晨，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白师长疲惫地斜倚在靠窗的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来，我忙按他躺下。他嘶哑着嗓门对我说：“昨天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

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

“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

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国、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部队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

“更坏！”他气愤地回答。

“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我趁势逼进一步问他。他望着我，默然很久。突然，他挣起身，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我一阵激动，兴奋的热泪滚出眼眶，紧握着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

临走的时候，我又叮嘱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

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二

白肇学明确表示拥护起义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9月26日下午5点钟，我们在铁路宾馆商议，一旦起义准备就绪，就立即派人去与解放军联络，考虑到在职者均不便离开，决定由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原五五一团团团长张秉昌和原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崢先作为联络代表。

30日中午，我们在暂二十一师陇耀师长处，分析研究主要官佐对起义的态度，认为多数人会赞成起义，但有一些官佐担心举义影响云南和危及家属安全。我们考虑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绝不能因小失大，坐失良机。同时我们也分析了蒋介石已经手忙脚乱，自顾不暇，无力去惩治云南和加害家属，既要起义，眷属承受些风险，也只有忍痛。冤有头债有主，帐只能等待全国解放再算了。但这个眷属和后方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有些心情沉重。

那时，长春城里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七军。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长春城里防区，以中山路（人民大街）为界。新七军守街西，六十军守街东。我们起义，当然首先就要对付新七军的阻挠破坏。10月2日下午，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考虑以本军两个师的力量与解放军配合行动，虽有困难，但不会有大的问题。会议议定两个方案：我军沿两军地境线占领阵地，严密布防，以军事行动予新七军以威胁，促其觉悟，但绝不放第一枪；或在取得解放军同意后，本军撤离市区，在长春东北集结待命，起义行动开始时，分别函告对方，由我给郑洞国、李鸿写信，由白、陇师长及所属团长给新七军的师长、团长写信。信

的内容主要写蒋政权之贪污腐败，治国无能，祸国殃民的罪行，向他们指明出路，劝其共襄义举。

10月3日、4日，新七军在长春西南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枪声炮声从早到晚猛烈的响了两天，伤亡惨重，毫无进展。4日下午，郑洞国来电话，找我去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想试探一下郑洞国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八路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他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的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没有希望！”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瞧他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心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绝不能让他知道。

4日下午4时，我与白、陇两位师长，在中长铁路理事会大楼进行第5次密商，认为起义既已决定，再与解放军交火实属不当，那么趁此时机发动起义是否可能？第一，尚未与解放军接洽；第二，在下级军官中的酝酿尚不够成熟；第三，对新七军的情况尚未作详密的调查；第四，暂五十二师的态度不明。我们考虑，仓促起义恐出意外。讨论决定：按照郑洞国的命令，5日派出部队协助新七军作敷衍性出击。

第二天，我派一个团去敷衍，配合新七军在八里堡一带出击。在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一次，李鸿单独来，闲谈中，我装作很愁苦的样子，说：“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对这个问题，他也恼火，说：“士气低落，大概皆相同。”

我又试探着问道：“你看，我们能继续守下去吗？”他愁苦

着脸，说：“困难太多！”

看来，他的态度是很消极的。我就又试探着说：“突围，六十军是没希望了，你们还是可以的。”

他摇摇头，表示信心不大。

那时，新七军战斗力最强的师是三十八师，其次是六十一师，最差的是五十六师。我就探问道：“五十六师可以突出去？”真没想到，我这一打听，会引出他的一肚子牢骚。他立即数说了一大套：“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原来，新七军上下，也早已灰心丧气，自顾不暇，已无能来阻止我们起义了。

我们派出的一个团，以敷衍的态度配合新七军出击，打了三天，自然是毫无结果的。7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又冲不上去，而且三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要撤。郑洞国没法，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

事实告诉人们：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三

连日来，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南京派驻长春的视察员李克庭、特派员项乃光，皆来军部打探军队士气，以及征询对今后军事形势的判断。来者不善，我皆以“士气可虑”、“军事形势尚可乐观”等话虚以周旋。

13日夜10时，我约白、陇二位师长在铁路宾馆讨论有关起

义准备事项。大家认为内部酝酿工作进展顺利，起义条件已成熟，目前形势下已不能再行迟延，当即作出以下决定：第一，派张秉昌、李峥先为代表，持信前往解放军方面接洽，信由白师长起草，我们三人亲笔签名，由陇耀安排张、李出城；第二，接洽妥当后，预定于16日夜开始行动，除解放军方面另有指示外，应采取积极行动向新七军布防；第三，布防完毕后，对其上级送信警告，对其士兵用喊话方式，说明本军意志；第四，对暂五十二师，由一八二师和暂二十一师各以一营兵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师长、团长，然后挟持该师就范；第五，派纠察队维持市区治安；第六，处置好伤病员及后方人员。

10月14日早晨，我派张秉昌、李峥先出长春，去与解放军联络，预定第2天早上返回。可是15日我在家里等了一天，直到16日中午，两人还没有回来。我心里焦灼不安，一是惦念着他俩是否能与解放军联络上？解放军是否接受我们起义？再是担心他们被新七军捉去，走漏了消息，使部队的起义行动遭受破坏。白师长和陇师长从知道他俩没按期回来的消息后，就不断地打电话来。每次，我都要安慰他们一番，让他们冷静，告诉他们，没听到什么风声，张秉昌两人是在我这里领受任务后直接走的，旁人不可能知道。但是在谈话中，我也无法掩饰自己焦灼不安的心，因为我也不知道，张秉昌和李峥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中午，我正吃饭，副官报告：

“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

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

还没过5分钟，电话铃又响了，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是郑洞国的声音，语

调很急促。我猛烈一怔，什么事情找得这般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莫不是消息走漏了？我延宕着时间说：“我正吃饭！”“情况很紧急，你马上就来！”郑洞国还是坚持说。他越催得急，我心里就越疑惑，但现在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就立刻和白师长、陇师长通话，急切地问他们：

“郑洞国找过你们没有？”

他们一听，都吃了一惊，忙问我：“联络的人出了事吗？”

我察觉到自己刚才问得太突兀，连忙解释说：“没有出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的很急，这是过去没有的事，不能不防。”

他们说郑洞国没要他们去。我稍稍放了心，便吩咐他们说：“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说完，我去郑洞国的兵团部。街道上行人稀少，商店门紧闭着，城市显得空旷、冷落、荒凉。刚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变故。郑洞国穿着一件美式茄克，拉链大敞开着，半身陷在沙发里，面容愁苦、憔悴，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屋内烟气弥漫，见我进屋，就立起身来，递给我一份电报：

“空援机油两缺，立即向沈阳突围。”

是蒋介石在沈阳亲自下的命令。接着，郑洞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给我，并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是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沉重地叹气。信是蒋介石在沈阳亲笔写好派飞机投下来的，无非是一大堆空头支票，加上大串“准备反攻”的呓语。郑洞国不安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紧张担着的

心事，现在是一下解除了，心里非常轻快。我将电报和信冷冷地放在一边，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他回答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天出击，18日就突围。你意见如何？”

我说：“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郑洞国听了，默然不语。我又问他：“计划从哪条路走呢？”

“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他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呀！”郑洞国没有作什么表示，只是不断地哀声叹气，猛吸着手里的烟卷，大口大口的浓烟，遮没了他的脸。我惦记着家里的事，也不愿在这里久留，相对默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经了解，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郑洞国倚靠在沙发上，愁苦地点了点头。

出来后，我就驱车去看视新七军军长李鸿，想劝说他起义。李鸿正伤害寒症，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我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决：是否把我们要起义的事情告诉他？最后，转念一想：不行，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我们起义也还没有联络妥当，不能告诉他自讨麻烦。我头脑一清醒，就上车走了。

四

从李鸿住所归家，已经是下午了，张秉昌和李崢先还没回来。我在办公室里焦急得坐立不安。我们原定今天夜里就开始起义行动，现在已是下午两点多种，联络的人还未回来，而郑洞国命令今天晚上就开始突围，怎么办？越想，我心里越急，就

越觉得时间长得难熬。好不容易等到黄昏，他俩才气喘喘的推门进来。我忙上前去握着他们的手，急切地问道：“联络上了吧？”没等他俩开口，我看着他俩满脸的喜色，马上又高兴地说：“一定是联络上了。”张秉昌笑着，点了点头。

解放军接受我们起义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立刻用电话告诉白师长和陇师长。陇师长在电话上兴奋地冲我喊道：“军座，现在就动手干吧！”我也激动地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在去暂二十一师之前，我按解放军的意见，又派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我们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

当我们到了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我站起来讲话，沉痛地揭露了蒋氏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述说了蒋介石对我们六十军的歧视、排挤、分割和监视等痛心的事实，最后我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样办？”

我的讲话，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我刚坐下，人们便两个三个的讨论起来，满屋子嗡嗡的，过了好一阵，黑角落里有人大声的说了一句：“军长怎样命令，就怎么办？”大家也随声附和“对，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

我说：“不，这个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

大家还是坚持要我决定，服从命令，这是旧军队的传统作风。但是我坚持要大家来商议决定。推来推去，延宕了不少时间，终于有人大胆起来发言了，他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

我当时就否定了这个意见，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

有了人打头炮，发言就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有人主张：“尽忠党国，战至最后一人！”……就是没人提议起义。我环视了一眼满屋的人，大家都是云南袍泽，是被蒋介石强迫到东北打内战的，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白眼。几年来，部队受到了人民武装力量的连续重创，眼前都是无路可走，每个人都有无限心事。我了解他们，所以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只是怕触犯“叛逆”的弥天大罪。于是，我又更明显的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是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必给他‘尽忠报国’！怎么办？大家还应该多考虑！”

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猛的站起来一个人，急促地说了一句：“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人们的头，像被电流吸引一样，一下都转向他，然后又都转过头来望着我，看我的反应。会场紧张地沉默着。

我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会场的情绪，像一根绷紧了了的琴弦，一下放松。人们陡然活跃起来。我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

“同意！”大家齐声回答。

这时陇师长站起来，面对我大声地说：“报告军座，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人们哗地站了起来。我郑重地向大家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从二十一师我直接去一八二师。我向营以上军官说：“二十一师已经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

大家一致说：“起义！”

8点钟，一八二师继二十一师之后，向新七军布防。我命令陇师长、白师长，撤回郑洞国今晚开始突围行动的命令，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持和他们拼！我们有解放军作后盾，不怕他们！”

长春孤城的夜晚，死沉沉的，老百姓关紧了家门，在屋子里哭着，叹息着。这时，他们还不知道，黑暗的日月就要结束，和平和幸福已经向他们走来了。

五

从一八二师回来，我拿起来电话：

“接五十二师师长！”

一会，电话接通了，正是师长李嵩接电话。我用平常讲话的声调，向他说：“李师长吗？有件事情通知你，今晚11时，你带着三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说完，我又叮嘱了一句：“注意，要准时到达。”

“是，我们一定准时到！”回答得很干脆。

我一直等到听见他和师的总机讲话：“要三个团部！”才放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告诉副官：“请副官处长张维鹏来。”

一会，副官处长张维鹏进来，我让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向他说：“起义行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五十二师还没有安排。五十二师是国民党的交警部队，是一八四师海城起义后，杜聿明拨来监视我们的。师长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的内部情况，他不会同意起义，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但是五十二师又正驻在我们两个师中间，是我们起义的障碍，现在，就是要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张维鹏问道。

我说：“我已经通知李嵩带着三个团长，11点钟到这里来开会。你就将他们扣留，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不然，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我看了张维鹏一眼，问道：“你明白了吗？”他站起来说：“懂了，我一定办好！”

说完，他就去布置了。

夜10点，我正向军直属各营以下军官动员起义，副官来报告说：“李嵩和三个团长来了！”

我说：“你请副官处长陪他们一会。”

我继续动员。11点多钟，张维鹏高兴地跑来报告我：“军座，一切都妥贴了！”

“经过怎样？”我问他。

张维鹏笑着讲道：“李嵩和三个团长刚下车，我就直接对他说：‘军长有点事，请师长休息一会。’”

李嵩点头说：“好，好，好！”就招呼三个团长：“到军长寝室里休息会吧！”

“我向他们随身的卫士说：你们随便找地方休息会吧！李嵩也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就照往常一样的在楼梯口留下，没跟上楼。等李嵩等上楼，这些卫士就被我们早先安排下的人把枪下了，押了起来。”

“李嵩对我们起义的事情，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上楼的时候，还老向我打听：‘军长找我们来商议什么事？’‘别的师有人来吗？’‘听说部队要向沈阳突围，有这个话吗？’对这些问题，我只是吞吞吐吐应付着。”

“李嵩走前面，推开军长的卧室门，跨进去，看见里面东西都搬空了，只零乱的放着几张沙发，地上纸屑破布狼藉，就惊住了。转身问我：‘军队行动了？是突围？’”

“门‘呼’的一声推开了，四个卫士提着枪，气昂昂地走了进来。李嵩的脸刷的雪白，拉着我的袖子，战兢兢地问道：‘副官长，这是什么意思？’”

“我严肃地告诉他说：军长命令我向你们宣布：六十军起义了，将你们扣留。你们要当面向副师长、副团长交代，听从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

“三个团长望着师长，不作声的站一旁。”说到这里，张维鹏还将李嵩和三个团长吓得像泥塑木雕的小鬼样子，表演了一番，逗得我好笑。张维鹏接着讲道：“李嵩忙答应说：‘是，是，遵命照办！’胆怯怯地不住用眼偷瞧站在门边的卫士。”

“于是，李嵩和三个团长就轮流向五十二师打电话，找自己的副师长、副团长来。很快，他们就赶来了。李嵩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哀声哭气地叮嘱说：‘千万要听从曾军长的命令，起义，起义，保全我们的生命！……’三个团长除各自向副团长交代外，也不住的向副师长恳求，不能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副师长和副团长们走的时候，我又向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听话，跟新七军跑，我们就先剿灭你们！我们有解放军作后盾，你们别执迷不悟！’那个副师长忙点头哈腰的应了几声‘是，是，是！’还要我向军座转达：‘我们服从指挥，拥护起义！’”

听完张维鹏的报告，我就拿起电话，命令五十二师副师长：“作好行动准备，接到命令就开始行动！”

他恭敬的应了声“是！”又在电话上把他向张副官处长表示的“服从指挥，拥护起义！”的态度，向我保证了一次。

接着，我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负责监视五十二师的营布置好了吗？他们回答说，各派出了一个营，早就对五十二师布置好了警戒。

五十二师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六

安排好了五十二师的问题，下夜1点钟，我的指挥所就从中长理事会大楼搬到裕昌源——五四五团团部。该团团长朱光云较进步，拥护起义态度最积极。

在摇曳的灯光下，我怀着非常愤慨的心情，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理直气壮的信。给郑洞国的信说：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吏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竭尽压榨剥削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身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敬启

给李鸿的信，内容也一样。

次晨，天尚未明，派人将信送往郑洞国司令部。很快，去的人就转来了，报说：“见到郑洞国本人，他们正在开会，乱糟

糟的。郑洞国读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上午，郑洞国派他的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秘书长崔垂言来见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指挥所的位置，就告诉哨兵将他们拦在五四六团团部，我到那里去接见他们。我乘车经过大小街道，见到各种担任警戒的哨兵，个个都精神抖擞，情绪激昂，心里十分兴奋。

杨友梅见我就陪笑说：“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特派我们来拜致副司令官。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

我听了很不高兴，这几个人还想要说服我不起义，简直是异想天开。我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

尚传道听我说话的口气不对头，忙接口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作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我冷笑了一声，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因我们打内战而在死亡线上的十几万长春的老百姓，反对蒋氏政权，救国家于危亡，非与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的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作，是不够恰当的吧？”

我愤然说：“你们是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

话，一下就说呛了。崔垂言见我变了脸，就慌忙出来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杨友梅也不住的陪着笑脸说原谅他的唐突。几个人说来说去，总是一句话：“从长计议！”我极不耐烦，就很干脆地说：“我们已经决定这一正义行动，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新七军

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们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先对六十军下手，再突围，也只有听便！”说完，我把手向外一挥，说：“你们走吧！”杨友梅还讨好地向我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他们走了以后，就再没有音信。

七

从五四六团回到裕昌源——指挥所，李佐、任孝宗和解放军派来联络的代表刘浩同志正在等我。经介绍我们亲切地握手以后，刘浩同志热情地对我说：“解放区军民，正在积极准备，热烈地欢迎你们！”

他的话，全指挥所的人都听到了。

刘浩同志是云南人，很直爽，很热情。谈了一会，我们很熟了。他意味深长地笑着问我：“曾军长，1947年春天六十军驻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6月间和陇师长谈过话，你听说过吗？”

我说：“不知道！”

“那时，我劝陇师长起义，他不干！”说完，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把我也逗乐了。

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

笑了一阵，他又告诉我：“杨滨同志现在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滨，是我过去的副官处长兼特务营营长，1947年秋天才离开六十军的。到现在，我才确实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从刘浩同志嘴里也知道在六十军内，从1938年起就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党员不少，作了许多工作。连我设指挥所的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党员，无怪乎团长朱光云拥护起

义的态度那么积极。原来这次起义，内部动员十分顺利，得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听了，我心里更加兴奋。

为了免遭蒋介石飞机翌晨的报复轰炸，刘浩同志带来哈尔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首长的指示，决定我们当晚就撤出长春，把防区交与解放军。那夜，月朗星稀，我和刘浩同志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就随部队离开长春。部队沿着公路，长长的行列，威武地走着。

拂晓，蒋介石飞机就烂炸长春，隆隆的爆炸声从身后传来，望长春，滚滚浓烟笼罩着城市上空。蒋介石又对人民犯下了一桩滔天罪行！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到达解放区了。解放区的老百姓早烧好了开水，做好早饭，热情的迎接我们。10月，在东北已是初冬，但今天的太阳特别好，暖融融的，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感情，使我们好像是沐浴在温暖的海洋里。我又兴奋，又激动地向刘浩同志说：“今天，真是好多年没有过的晴天！”

困守长春始末

郑洞国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率领中国驻印度部队回国。不久，被委任为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并参加了接收上海的工作。1946年初，在东北指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因重病在北平就医不能视事，乃电请蒋介石先生任命我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3月初，我即赶往锦州指挥军事。从此，我卷入了这场血腥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中。

临危受命

老实说，当时我也深感这场内战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国家残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在这个时候，大打内战，无异是把国家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但是，在长期的反动思想毒害下，作为蒋介石先生的亲信学生，我不敢，也不愿意违背蒋先生的意志。我认为，政治上的事情，终究要由“领袖”、“政府”去解决。我作为一名军人，只应服从命令。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使我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注：作者当时系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兼吉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东北内战之初，在军事上杜聿明将军和我是乐观的。我们认为，东北解放军人数较少、装备低劣，且立足未稳，群众基础亦不如关内好。而国民党军队则有美国的大力支援，且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又有新一军、新六军等美械装备的“王牌军”参战，只要果断地展开全面进攻，必能迅速抢占整个东北。因此，我到锦州之后，即按原定作战计划，在苏军撤走后，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挺进，很快占领了沈阳、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等重要城市。随后，以精锐之新六军、五十二军等部攻占沈阳外围重镇本溪，作为拱卫沈阳之有力屏障。另由我亲任前敌总指挥，率精锐之新一军、七十一军等部沿中长路两侧向北大举进攻，相继攻占铁岭、开原、昌图、法库、四平街，最后一直打到长春、永吉。此时杜聿明将军重病未愈，也匆匆赶回东北，坐镇沈阳，指挥军事。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东北解放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方面在东北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在南满、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并协调行动，互相策应；另一方面则不固守一城一池，而是采取运动战的方式，给进犯之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到1947年4月上旬，随着国民党军队4次进攻临江战役的失败，东北战局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因战线拉长，处处设防，加之在进攻中不断遭到解放军的重创，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造成机动兵力严重不足，军队士气低落。而解放军却愈战愈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1947年5月起，东北解放军又相继发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使东北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毁灭性打击，战局日蹙。在北满，国民党军队完全孤立长春和永吉两个互不相连的据点上，而主力则局促于四平街、沈阳、营口、锦州一带。东北

国民党军队虽然反复挣扎，但局势还是一天天地糟下去。这期间蒋先生被迫将重病缠身的杜聿明将军调离东北。此后，又几易东北主帅，但都未能挽回失败的颓势。

1948年元月，卫立煌将军被委任为东北行辕副主任（以后又代理东北行辕主任职务），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任命我和范汉杰将军为副总司令。这时东北的局势更加严重，解放军把北宁路再次切断，集结大批兵力进攻辽南、辽西的国民党军队。3月中旬，解放军再次攻克四平街，歼灭七十一军的1个师。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为避免分散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卫立煌将军派我赴永吉、长春视察，亲自部署，指挥驻守永吉的六十军向长春撤退。至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若干中小城市了。鉴于长春守军距离主力太远，随时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危险，我乃向蒋先生和卫立煌将军建议，应主动放弃长春，将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就能站、能守、能退，能支撑一下岌岌可危的战局。但蒋先生没有同意我的意见，他认为放弃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长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不久，我先后接到卫立煌将军、蒋介石先生的命令，要我立即由沈阳飞往长春，就任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我的一些朋友和身边幕僚都劝我不要接受这项危险的使命。我内心的斗争也很激烈。很显然，现在去陷入重围之中的长春，无疑是死路一条。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和旧意识的束缚，我还是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于3月中旬来到长春。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固守待援

1948年3月底的长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仅有的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我到长春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其作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新七军和六十军，以及第一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新一军留守处部队，青年教导第一团，吉林师管区，联勤十六兵站支部，驻长空军站等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10万余人。

新七军是陈诚将军于1947年冬以新一军之新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而成的，总兵力有3万余人，原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将军为军长。在该军所辖3个师中，新三十八师开入东北后，虽屡遭损失，但基本上保存了驻印时的老班底，经补充后兵员达1.2万人左右，装备亦好，是长春守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此时由原新一军参谋长史说将军任师长。暂五十六师的前身是原伪满铁石部队，后经收编由关内空运东北，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改编为暂五十六师时虽有7000余众，但战斗力极弱。该师师长原为刘德溥，后因原来同为伪满部队的暂五十八师王家善部在营口起义，恐其不稳，遂调新七军参谋长张炳言将军接任该师师长。暂六十一师系由地方团队改编而成，人数亦有7000余人，虽经训练，但战斗力仅稍强于暂五十六师，原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邓士富将军任师长。该军另有直属部队4000余人。因此，号称所谓“王牌军”的新七军，其实只有新三十八师1个师尚称能战，其余两师则徒有虚名。

六十军是云南部队，成立较久，全军约3万余人。该军开

入东北后，多次遭受解放军打击，特别是在1947年冬永吉守备战中损失甚重，以后虽经补充，但一直未能恢复元气。六十军下辖3个师，其中一八二师兵力约1万人，实力较强，师长为白肇学将军；暂二十一师兵力约9000人，实力较弱，师长为陇耀将军；暂五十二师系在永吉时由交警总队改编拨归六十军指挥的部队，有6000余人，其内部成份复杂，训练很差，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该师师长是李嵩将军。此外，六十军还有1个预备师，约7000人，多是新兵。

根据我3月中旬作出的长春城防部署，新七军和六十军以该市中心路、中正大街（今人民大街）为界，新七军防守西半部，六十军防守东半部。3月下旬，我再度来长春后，除命新七军暂五十六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并着六十军派出暂五十二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处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没有在兵力部署和配备上作出大的变动。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中长路、长图铁路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沦陷后，伪满洲国曾以这里作为其“首都”。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期，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了）望台等，样样俱全。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4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3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4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再往南去的中正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1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粮食、淡水，还能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

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 60 米。街与街之间，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許多草坪、花园空地。其距离足够发扬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 1947 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 2 米、深 2 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本着持久防御的方针，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的防御设施，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外组织了多道防线。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为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斜射火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

为了恢复和提高六十军的战力，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的防卫力量，还下令将新七军的一些汽车、火炮等重型装备拨归六十军使用，并将新七军的 1 个重炮连配属六十军指挥。

经过这些努力，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

在整顿长春防务过程中，令我十分头痛的是如何处置那些地方游杂部队。这些部队多是地方武装，素来战斗力不足，骚扰百姓有余。为了巩固城内秩序，我起初曾下令一律不准他们进城。以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们常常找我闹着要钱要粮，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我派人去调查，发现其中许多是无兵司令，或者是谎报人数，以图骗取钱粮。更有甚者，他们彼此间还为抢占地盘，争夺部队而内讧，经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搞得乌烟障气，十分混乱。于是，我下决心将其中素质好些的编成两个骑兵旅，新七军亦收编了 1 个骑兵团，使其参加市区防务。其余的干脆逐出城外，任

其自生自灭。这下城郊的百姓更遭了殃。那些反动地主、胡匪纪律本来就坏，一旦断了粮饷，就愈要以劫掠为生。他们每到一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百姓们恨之入骨。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惟有听之任之了。

为了提高士气，巩固内部，增强军政官员们长期固守的信心，我采取蒋介石先生办中央训练团的办法，举办各种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首先于4月间开办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我兼任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省保安副司令李寓春将军等任副主任。学员多是从永吉逃来的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永吉市政府、吉林省政工大队等机关的人员，共400余人。这批人结业后，有的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军官，有的安插在长春市政府中。5月间，新七军也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培训该军连排级干部。到了7月至9月间，我又亲自在励志社开办了3期兵团干部训练班，培训第一兵团直属机关和新七军、六十军师级以下干部。在这些训练班上，我每次都亲临主持讲话，借以维系士气。直至9月下旬，由于局势极度恶化，这种训练班才被迫停办了。

此外，在五六月份我以省主席的名义，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以后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其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防止他们饿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还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欲固守长春，六十军是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减轻该军对历来遭受歧视的不满心理，我到长春不久，即保荐曾泽生

将军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以资笼络。平时，我经常请曾泽生将军到我家里吃饭、谈话，彼此交换意见，努力建立起一种私人间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尽管在固守长春期间，我与曾泽生将军相处甚好，甚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之间还常相往还。但那个时候，若想彻底消除所谓“王牌军”和“杂牌军”之间的隔阂，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只好私下里不断提醒、告诫兼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李鸿将军等新七军将领，注意和六十军“同舟共济”，搞好团结。对于两军之间出现的一些小摩擦，我也多采取“和稀泥”的态度。

5月20日，蒋介石先生在“竞选”的闹剧中获胜，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为了进行宣传，也为了鼓舞士气，我特下令于当天在长春组织一次庆祝大会。会后，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的主持下，由新七军和六十军联合举行阅兵典礼。我和在长春的所有高级军政官员都出席了仪式。当时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感到前途渺茫，忧虑重重。我作为长春最高军政长官不得不强打精神，讲一些豪言壮语给人们打气，但自己心里也很空虚。这时，我据可靠情报获悉，进入5月份以来，长春四周的解放军调动频繁，并有大批主力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估计连同原来的围城部队，兵力在三四个纵队以上。我判断解放军极有可能先打长春，然后再掉头南下对付沈阳、锦州。虽然长春城防坚固，但依现在的士气民心能支撑多久，我心中没有任何把握。当全部美械装备的新三十八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地前通过时，我心头突然袭来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绪。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为自豪的一支部队，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勋，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累遭打击，士气下降。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他们。

正沉思间，站在我身后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参谋长一职始终空缺）轻轻用手臂碰碰我，对我说：“司令官，部队已检阅完了。”我定神一看，果然街上已空荡荡的，街道两旁冷冷清清的旁观群众，也开始陆续散去。这个所谓庆祝仪式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当时的气氛倒真像是举行了一次葬礼。

就在第二天，我指挥长春守军沿飞机场方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出击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我和杨友梅、曾泽生、李鸿等几位将军共同策划的，目的在于乘解放军发动攻城战役前争取主动，解除解放军对机场的威胁和骚扰，确保机场安全。同时，也趁机搜购一些粮食。

这天清晨，新七军新三十八师主力和暂六十一师一部突然由西门外出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突击，作为预备队的六十军一八二师也随后迅速跟进。最初，战况似乎比较顺利，解放军进行小规模抵抗后，便节节后退。新三十八师于当天下午占领了距长春西北60里外的小合隆镇。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当即偕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等驱车前往小合隆镇一带巡视。小合隆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只有几十间低矮破旧的房屋。新三十八师临时师部就设在镇上。我在师部简单了解了一些情况，指示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将军抓紧在附近地区扫荡，搜购粮食。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将解放军阻挡在火炮射程以外。黄昏前，我和杨友梅将军等又匆匆赶回城内。

24日，情况突然发生逆转。解放军乘长春守军主力北调，集中大批部队由东西南三面围攻长春，并以2个师以上的兵力猛攻西郊大房身机场。担任机场守备的暂五十六师1个团，一战即溃，很快就被消灭干净。解放军控制了整个机场。接着，防守长春西门至机场一线的该师其它部队也遭到解放军猛袭，损

失惨重，残部仓皇退回城内。这时，长春四郊都有激战，炮声隆隆。城内人心惶恐异常，各部队指挥官纷纷向我告急。这时我才知道中了解放军诱敌之计。此刻，城内精锐尽出，倘再迟延，不仅长春城防危险，就连在长春市外活动的两个半师也有被解放军分割歼灭的可能。我见情势不妙，当即决定将新三十八师等出击部队撤回，并命史说将军率新三十八师及暂六十一师一部乘解放军立足未稳，迅速夺回机场。

当天中午，新三十八师与占领大房身机场的解放军发生激战。史说将军首先投入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机场，并以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各坚固据点。正当双方酣战之际，解放军主力一部突然由侧翼拦腰向我袭击，来势非常凶猛。在新三十八师右翼担任掩护的暂六十一师部队当即被冲垮，部队四下溃散。解放军趁势猛打猛冲；一直进逼到设在通往机场公路旁新三十八师师部附近。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战斗。解放军人数愈来愈多，攻势愈来愈猛。新三十八师师直部队有些抵抗不住，渐呈动摇之势。左右见情况危急，均劝史说将军先将炮兵撤下，再率师部及后边两个团撤退。史说将军考虑炮兵一撤，军心将更加动摇，纵然能率后卫二团侥幸逃回，前边攻打机场的两个团则必遭歼灭，因此惟有硬着头皮顶住。他一面命令炮兵及所有轻重武器一起向解放军猛烈回击，一面让后卫团跑步向上增援。无奈众皆不敢恋战，纷纷打算后撤。史说将军见状又气又急，命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敢退！”左右见主官如此，遂不忍相弃，只好返身全力抵抗。不多时，后卫部队赶至，解放军乃稍退。史说将军这才得以将攻打机场的两个团撤下来，并收拢溃散了的暂六十一师部队，匆匆退回城内。解放军见目的基本达到，况且长春城防坚固，一时难下，也退兵而去。

这一仗我们败得很惨，不仅粮食颗粒未得，部队也遭到严重损失。暂五十六师有两团的兵力被歼，收拾残部仅得 2000 余人，暂六十一师亦损失约两个营，惟新三十八师得以基本保全。最糟糕的还是机场丢失了。从此，长春、沈阳间的这惟一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了，守军只好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解放军占领西郊大房身机场后，似乎放弃了强攻硬打的打算，转而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对长春的包围。同时，在具体战术上，解放军亦由过去的远困改为近逼，双方火线距离，近处仅 100 米，远处不过 1000 多米，不时发生零星炮战和小规模交火。以前长春守军还可依靠空运维持补给，并不时派出小部队四出劫粮。此时机场失守，部队均被封锁在哨卡内动弹不得，使原来就极为困难的粮食及燃料问题更加艰难了。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居民尚有 50 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 70 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我上任伊始，便决定乘解放军尚未合围，抓紧抢购军粮，除拨出“东北流通券”，由新七军、六十军及保安旅等部队自行采购以外，并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从 3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之间，先后购囤军粮 300 万斤左右。新七军驻长春较久，自 1947 年冬以来，已积储了一些粮食，后来又从商人手中买了一大批因交通中断无法外运的大豆、豆饼做马秣。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也购买了一批大豆做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六十军因由永吉撤来长春，毫无粮秣储备，除现购现吃外，只好从新七军现存的粮秣中分出一半备用。大约 4 月中旬，我曾嘱尚传道先生在市内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后来统计的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市内存

粮只能吃到7月底。为此，我日夜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将军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集粮食。

进入6月份以后，长春四面被解放军合围，郊区粮源断绝，市内存粮日益减少。粮食投机倒把随之盛行起来，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更加不安。囤积居奇的粮食数量虽不太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1斤，最后竟涨至3亿元1斤。由飞机空投1万元1张的钞票已无用处，我不得不让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额最初是几十万元1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1张。临到长春快解放前，1两黄金也换不来几斤高粱米，货币实际上已失作用。当时，市内税款收入，尚不够税务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后来我把终日无事可干的省政府工作人员也遣散了（因为国民党在吉林省的控制范围不出长春市，省政府徒有虚名）。

最令我恼火的是，新七军的个别军官竟背地里参与粮食投机活动，事发后影响极坏。为了安定人心，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买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但对其他人却未敢深究，因为我也担心操之过急，很可能激出事变。

当时，新七军的日子还好过一些；六十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了，自长春被围以后，该军官兵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暂五十二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饮，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果引起曾泽生将军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我，气愤地提出抗

议。我只好抚慰他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生意外。

在粮食紧张的同时，城内的燃料也将用尽，一些部队，机关开始拆无人居住的房屋当柴烧。后来连市内树木、柏油路也遭到砍伐、挖掘，虽一再明令禁止，亦无济于事。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我曾企图在长春东郊开采煤矿，特命六十军暂五十二师自农学院向外出击，但很快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团长彭让等200余官兵被击毙，余部只得狼狈退回。

我感到这种局面很难再支撑下去了，一面继续电请卫立煌将军加紧空投粮食，一面发动各军师长官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他速想办法。不久，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他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度过眼前难关。

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他们见了蒋先生的命令也都连连摇头，说千万使不得，倘照此行事城内定大乱。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复电给蒋先生，表示很难执行这个命令。为了制定出一个粮食管理办法，还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共同拟订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中规定：允许居民留存到9月底的口粮，剩余粮食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

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该法令的，均处以极刑。

这道当时被称为“战时粮管法令”的条令公布后，有些暗中与军队勾结的商人。自恃有后台支持，依然我行我素，抬高粮价抢购。我知道后很生气，亲自批准处决了3名被查获的“不法”商人，以后市场上的情况虽一度稍稍好些，但民间存粮毕竟有限，几经折腾，也未搜集到多少。

到了八九月份，长春已到山穷水尽的边缘。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病员不断增加。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我曾设想利用市内宽阔的马路，开辟出一个简单机场，以进行空运，但工程刚开始马上就招来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只得作罢。无奈，我只好再三哀请蒋介石先生和卫立煌将军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11—12架飞机来空投，以后减到每天3—4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这点粮食对于10万大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尤其恼人的是，空军与新七军曾有摩擦，因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飞机飞得既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常把许多粮食误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气得直骂。

我曾规定，每次空投的粮食，由兵团司令部负责收集，统筹分配各部队。但由于空投不准确，一些米包落到指定地点以外，立刻引来成批饥饿的军民蜂拥抢夺，甚至彼此展开械斗。我怕引起大的混乱，亲自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大意是：今后凡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空投物资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但此后这类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对于在极度饥饿威胁下的人们，已无法再用纪律和命令来约束了。

当时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自7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

一时期，长春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被饿得瘦骨嶙峋，有的已奄奄一息。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倘不是被内战逼得走投无路，天底下哪里会有弃亲生儿女不管的狠心父母！起初，我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收容这些孩子，后来又竭力动员军队眷属抱养，无奈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这如何收容得过来？许多孩子就因此而死掉了。

大约在8月上旬，蒋介石先生从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的两条马路，放老百姓出城。因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欲出不得，欲退不能，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当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战，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的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遗憾的是，那时尽管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长春守军灭亡

的命运已经不远了，而且内心也更加悔恨当初到东北来打这场内战。但是，那种愚忠愚孝的封建意识却继续左右着我的思想。我错误地认为，不论国民党多么腐败，也不论局势多么险恶，我毕竟跟着蒋先生干了几十年，惟有尽自己的力量，挣扎到底，才能保全军人的气节，对蒋先生也算是问心无愧。所以，我的心情虽然极度痛苦、绝望，却仍然强作镇静，拼命支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由于我的这种顽固态度，使长春人民蒙受的灾难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这是我后来思之而痛悔不已的。

突围无望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经精心筹划和充分准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起，解放军各路大军云集北宁路，连续猛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各点的国民党军队，义县至锦州的陆路交通亦被切断，由此揭开了这场决定国共两党在东北胜负命运的重大决战的序幕。

大约在9月底前后，解放军相继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等城，随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合围锦州。

解放军这一着棋的确非常厉害。因为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要地，锦州一旦失守，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将退路断绝，顿成瓮中之鳖，必遭覆灭。故蒋介石先生闻讯大惊，慌忙于9月底10月初由南京先后飞抵北京、沈阳，亲自督促、指挥驻华北和沈阳的大军驰援锦州。

本来在9月初，东北“剿总”曾有由沈阳派出几个军的兵力北上四平衔接应长春守军突围之议，使我在绝望之中有了一丝希望，及至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我这一点希望也成为泡影了。我很清楚，目前等待援军已无可能，再拖下去，只有全

军饿死、困死，遂决心乘解放军主力南下锦州之时，孤注一掷，拼死向沈阳突围。

打定主意后，我立即召集新七军军长李鸿将军、副军长史说将军（史氏此时已升任副军长，新三十八师师长由陈鸣人将军接任）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等人开会，研究当前局势。李、曾等人皆无突围信心，经我再三坚持，始勉强同意抽调新七军新三十八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向长春西北方向作试探性突围，我们计划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飞机接应下全军突围。

10月3日拂晓，新三十八师首先打响，激烈的枪炮声霎时响彻西郊。战斗连续了3个多小时后，我接到李鸿军长打来的电话：“司令官，不行呵，解放军好像已有准备，我们攻不上去呀！”我严厉地对他说：“你要有信心，不要怕牺牲，一定要打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言毕，我放下听筒，驱车赶往三十八师师部，亲自指挥督战。在该师师部，李鸿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将军告诉我，他们自清晨以来已发动了几次进攻，但因解放军火力强大，都被打退了，至今阵地未能向前移动一步。我听后很生气，认为是他们缺乏信心，指挥不力所致，命他们重新调整兵力，组成几支梯队，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攻。同时，命一八二师也加入战斗。

过了片刻，新三十八师和一八二师攻击部队在炮兵支持下再度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我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尽管我军炮火很猛，但步兵终因饥饿过久，体力不济，运动很慢。有几次突击部队好不容易接近解放军阵地前沿，马上又被解放军反击下来，伤亡很大。李鸿将军在旁急得不住地唉声叹气。我装作没有听见，仍然下令不停地进攻。战至中午，阵地仅向前推进了几里地，此后便再也打不动了。此刻，我才痛切地感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为此心中

焦躁万分。

4日下午，我请曾泽生将军到兵团司令部，命他再由六十军暂二十一师派出1个团的兵力助攻。曾将军垂首无语，半晌才抬头恳切地说：“桂公，（部属对我的尊称，我的表字是桂庭）现在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有1个纵队、6个独立师的兵力，围得很紧，我们根本突不出去，这样打下去只能徒遭伤亡。”我有些生气地反问：“那么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氏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沮丧地说：“桂公一意要打就打吧，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办法了。”看见他无精打采的样子，我虽恼火，却还是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劝慰了他一番。他返回六十军军部不久，勉强增派了1个团的兵力，也只是摆摆样子，并未认真打。解放后，曾将军同我讲，他那时已有意举行起义，本想试探一下我的口气，争取一起行动，见我态度顽固，只好收住不说了。我当时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意图。

以后，我们在西郊又打了3天，但毫无结果。任凭我和各级官长亲自督战，士兵们也不肯卖命，有时甚至只要解放军的回击炮火一打响，出击部队便自动退回原阵地。我又气又急，却毫无办法。这时，东北“剿总”指示我可使用毒气弹突围，被我拒绝了。在这以前，我就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但一直没有执行。我感到，打内战已经是不好的事情，倘对自己的同胞使用国际上都禁用的武器，就太不人道了。所以，一直到长春解放，我都没想过要动用毒气。

7日下午，解放军发起一次反击，六十军方面一度吃紧，我偕李鸿将军闻讯匆匆赶至设在一家面粉厂内的六十军临时军部。我刚一进门，曾泽生将军便气冲冲地朝我大声说道：“司令官，弟兄们都饿着肚子，实在打不下去了。这几天伤亡这么大，再打就要把部队拼光了，请您下令无论如何要在今晚把部队撤

回来吧！”我也知道突围没有多大希望，可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便扭头问李鸿将军：“李军长，你的意见如何？”李氏早就没有突围信心，只是不敢言明，此刻曾将军已先公开表示异议，也连忙附合道：“桂公，看来现在突围是不行了，还是先把部队撤回来再说吧！”我见两位军长都坚决表示不愿再突围，再固执己见恐出意外，遂长叹一声，跌坐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下达撤退命令。我知道，此番突不出去，也就再无生机了。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有起义或投诚这一条生路可走。

10月10日中午，几架飞机突然飞临长春上空盘旋，我意识到可能是上级送来紧急命令，立即摇电话给杨友梅将军，要他派人联络。果然没多久，杨将军便匆匆地来到我的住处报告说：“司令官，空军空投下来紧急公函，请过目。”我连忙接过一看，原来是蒋介石先生分别写给我和李鸿、曾泽生两位将军的亲笔信，信的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说：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将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亦有部队在路上接应，等等。

我阅过信后，马上通知新七军和六十军军长到我的住所开会。这时，李鸿将军突然患起伤寒病，高烧不退，军务由副军长史说将军代理。不一会儿，曾、史二人即先后来到了，两人看过信，都坐在那里默默无语。我问道：“总统命令我们突围，二位看看怎么办好？”曾将军连连摇头苦笑道：“总统下命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史说将军一反往常活泼乐观的样子，也在一旁愁眉苦脸地补充道：“就是突出去了，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呀！”我们又反复密商了许久，仍无结果，我只好将

会议情况着实电复蒋先生。

10月15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守军15万人。这样，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完全被切断了。

在锦州失守的次日上午（即10月16日），蒋先生再次派飞机空投下来一道措辞十分严厉的“国防部代电”。电文如下：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日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正）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

随“代电”还有蒋先生给我的又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仅是语气稍缓和些，他说已派二〇七师去清原接应，自己也在沈阳停留3日，要我务必果断地率长春守军突围，否则就不能等候矣。

我的心被眼前的一切搅得异常烦乱，明明知道突围已不可能，但作为军人又不能不服从命令，心情真是痛苦极了。最后，我心一横，突围是死，不突围亦是死，横竖是死，干脆拼死向外突吧，死了也能落个“国民党忠臣”的名声。

想到这里，我命副官通知曾泽生将军和史说将军火速到我的住所开会。史将军接到电话马上就赶来了，曾将军却推说正在吃饭，支吾着不肯来。我一把夺过电话，焦急地说：“曾军长，我有要事相商，你马上来一趟！”“这……我刚吃饭，等一会去好吧？”电话筒里传来曾氏犹豫的声调。“不行，事情非常紧急，你得马上来！”我仍坚持。“那——好吧，我5分钟以后赶到，可以吧？”他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过了大约10分钟，曾泽生将军才赶到，神色显得有些慌张，

一反常态。我虽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

“桂公召我什么事，这么急？”曾氏一面点头与史说、杨友梅二将军致意，一面略微局促地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我顺手将茶几上的电令和蒋先生的亲笔信递给他，并告诉他：“昨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唉！”也许是因为一向吸烟过多，再加上着急和难过，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卡住了，说话费力，声音也嘶哑得很。

曾泽生将军拿过电报和蒋先生的信，很快地看了一遍，又放回原处，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就开始行动，明天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我情绪激动地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以不容置否的坚决口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这个时候，我最耿耿眼前的这几位将领不肯同我一道突围。

曾将军望望史说将军，又望望我，用很低的声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六十军没有什么希望。”“新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桂公很清楚。如果桂公决定突围，我们服从。”史说将军在一旁轻轻抚摸着我爱养的一只小花猫，也慢吞吞地表示了态。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理会他们的勉强态度，又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下午再开会拟定突围计划。”“我们打算从哪条路走呢？”曾将军仿佛不放心似地插上一句。我想了一想，心事重重地说：“还是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吧，……实在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打游击。”曾将军苦笑道：“桂公还真打算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么？”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没有作声。其实，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清楚，突围，仅仅是为了服从命令，其结果无非是战死在城郊。所谓到长白山上去打游击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实际上是根本做

不到的。

大家又默默坐了片刻，曾将军首先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毕即匆匆离去。史说将军也随即返回新七军军部去了。

万万没有料到，此时我的内部正面临着严重的分化。曾泽生将军已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正式决定率六十军起义了。许多年后，记得有一次曾将军笑着对我说：“那次桂公召我去开会，催得很急，我心里好紧张，还以为您发觉了六十军准备起义的事，要将我扣起来呢！”实际上，当时我和新七军的将领对此事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了。

当日午后1时，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将军、参谋长龙国钧将军、六十军参谋长徐树民将军相继按时来到我的住所开会。

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我首先郑重宣读了蒋介石先生的电令，然后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众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末了，史将军说：“李鸿军长正病着，我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是请司令官做出决定吧！”徐参谋长也在一旁这样附和着。

我考虑一下，站起来很忧郁地表示了我的决心：“总统既然决心要我们撤退，我们就只好走吧！”

随后，杨友梅将军取出地图，大家一起伏在桌子上研究起撤退的路线、时间和部署。经过大约两三个小时的反复商讨，才算把突围的详细计划定了下来。

当时我们的计划是：将长春守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清原转移，左纵队由六十军担任，先沿吉长公路向永吉疾进，待先头师通过岔路河后，先头师即任纵队后卫转向永吉、磐石铁路线，跟随军主力向海龙、清原前进；右纵队由新七军担任，先

派新三十八师向长春南部大屯方向佯攻，打开缺口后即掩护暂六十一师向南占领伊通伊巴当，担任右纵队侧翼掩护。然后三十八师作为纵队先头师，再向东南往双阳向烟筒山、磐石铁路线前进。暂五十六师先任长春守军的后卫，固定长春城防工作，俟新三十八师撤出长春后，改任后卫，随军主力前进。暂六十一师俟暂五十六师抵达双阳后，即向双阳转进，担任右纵队后卫，掩护兵团退却。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右纵队行动。

右纵队新三十八师行动时间定在当日午夜12时，暂六十一师于次日凌晨2时前向伊通方向疾进；左纵队亦在午夜时分同时突围。

一切商定之后，我即宣布散会，要众人马上回去做好夜间突围的准备。

史、龙、徐3人分别离去后，我和杨友梅将军又驱车来到兵团司令部，亲自布置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的突围事宜。事毕回到柳条路我的住所时天已黑了。我草草地用过晚饭，便闷闷地躺在卧室床上不停地吸烟。突围的事终于决定下来，似乎使我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一种空虚、绝望的心情又袭上心头。我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倘突不出去，我只有杀身成仁。想到我不过活了45岁，就将以这样的结局了却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还有10万袍泽、10万更年轻的生命要随我一同走向死亡之地，心里感到阵阵悲凉。这样想着想着，竟不觉昏睡过去。

那一晚，新七军的几位将领却迟迟未睡，大家知道明天必死无疑，心都麻木了。陈鸣人、邓士富、张炳言等几位师长相约跑到副军长史说将军房里搓麻将，很晚还赖着不走，直到最后史将军发起急来，才把他们赶走。

大约晚10时许，我床头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一把抓起电话听筒，里边便传来六十军暂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急促地声

音：“喂、喂！你是司令官吗？六十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我刚想探问个究竟，对方却把电话挂掉了。放下电话，我心头一阵紧张，心想六十军若真的起义，让解放军占领了长春半个防区，那情况就不堪设想了。但转念一想，暂五十二师师长李蒿、副师长欧阳午等人素来与曾泽生将军等滇系将领不和，是否有意夸大其事？此事现在又不便过于声张，免得引起混乱，影响突围。于是，我又立即给杨友梅将军打了电话，请他设法了解一下六十军的动向。也许是那一天过于紧张、疲倦了，打过电话我又酣然入睡。约摸午夜时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正站在我的床前，一脸紧张的神色。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忙问：“你们来干什么？”龙参谋长抢先急切地说：“司令官，六十军的情况可能有突变，现在已失去电话联系了。”“什么！”我的心猛一沉，一骨碌披衣坐起来，迫不及待地听取了史、龙等3人的详细汇报。

原来在半小时前，新七军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经派出该军特务连搜查，发现中正大街东半侧的警戒部队已加强了兵力，先前一阵乱枪便是大街东侧防区街心地堡内的守兵发射的。史、龙2人曾打电话给六十军军部接洽，但电话总机称，与六十军的直通电话线在3个小时以前就拆除了，因此无法联系。

听了上述情况，我始感事情已发生突变，看来几小时以前暂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报告的情况并非无中生有。我随即拿起电话听筒要曾泽生将军讲话，但等了很久没人接，再要徐参谋长的电话，也无人接，这更证实了关于六十军起义的说法，我无力地放下话筒，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指六十军）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那

突围的事怎么办？”史说将军忧心忡忡地问。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已不可能，遂命令立即中止突围行动，将已开始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防，并迅速向六十军方向派出警戒。史说等人走后，我又急将六十军的上述情况电告给沈阳卫立煌将军，请示今后行动机宜。

17日拂晓前，我又多次向六十军方面摇电话，最后好不容易接通了，但接电话的却不是曾泽生将军。那人在电话里粗声大气地问：“你是谁，要干什么？”我平静地说：“我是兵团司令官，你是谁？请曾泽生将军讲话。”过了好一会，听筒里才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语气比刚才那位缓和多了：“司令官，我是六十军新闻处长。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我仍然要求与曾将军直接通话，但被拒绝了。我刚懊丧地放下听筒，又接到一向与我和李鸿、史说等人十分亲近的天津《民国日报》青年特派记者杨治兴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很激动地：“桂公，六十军已经起义了，曾军长刚刚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转告您，说他决不向您开第一枪，希望您带头率大家举行反蒋起义。您看怎么办？”末了，杨氏又一语双关地加上一句：“桂公，您要尽快拿定主意啊！”我心里烦躁极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放下了听筒。

天亮后，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将领和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等，又相继来到我的住所打探消息。六十军起义的确切消息使大家万分震惊，众人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讨对策。正说话间，忽报一名六十军军官前来送信，我即命请进来。那人进来后稍微环视了一下室内，然后举手向我行了一个礼，自称是六十军政工处长，特地奉命前来

送曾泽生军长的一封信，言毕将信递上。我抽出一看，果然是曾将军写给我的，字迹十分工整的亲笔信。信中说。

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艰苦，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藉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尤以长市军民身受之痛苦，罄竹难书，胥由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致于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 敬启

阅过曾将军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他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从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人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共产党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

之意。但此刻若要我同曾将军一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我跟随蒋介石先生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他是我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我们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我的领袖。我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惟恐在这最后关头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我把曾将军的信放到桌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来人闻言没有再表示什么，转身退了出去。

六十军的信使走后，房内几个人拿起曾氏的信互相传递着阅读，没有人讲话。半晌，崔垂言先生对我说：“桂公，您是否再与曾军长通一次电话，请他同意我们派人去同他面谈一次，看看事情还有无挽回的余地。”我想了想，同意了 this 建议，叫副官接通了电话。不一会儿，对方表示曾军长愿意同司令官的代表会面，并提出去六十军的代表所乘车辆前插一面小黄旗，以便通过岗哨。我随即指定杨友梅将军和崔垂言、尚传道两位先生作为我的代表去同曾将军商谈。临走前，我想起曾将军在围城期间对尚传道先生有些不满，故还特地叮嘱了他几句。

过了大约不到1小时，杨友梅等3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们告诉我，曾将军的态度很坚定，没有转回的余地了，并说曾氏还再次劝我们认清大势，必将早有所抉择。至此，我对促使曾将军回心转意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心情十分痛苦，但并未动摇顽抗到底的决心。我命史说、龙国钧两将军先回新七军军部，召开各部队长会议、讨论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言和尚传道二位先生将省市政府的重要档案焚毁，做好最后破釜沉

舟的准备。同时，由于六十军起义后设在原伪满国务院的兵团司令部和我在柳条路的住所已不安全，我下令暂时迁进中央银行，再作进一步突围的布置。

正忙碌间，记者杨治兴心事重重地来到我的住所探望，并说有事要对我讲，在我的卧房内坐定后，他先犹豫了一阵，方鼓起勇气说：“桂公，您一向待我亲如子侄，现在我不能不向您进一忠言，目前长春的局势已难挽回，下面都不肯打了，再打也没什么希望，请您还是早做妥善主张吧！”我叹了口气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但目前我只有打下去，没有别的路可走。”杨氏有些激动地说：“桂公，我大胆地说一句，您不是以前也同我讲过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吗？现在您却执意要为这样一个政权打到底，就是战死了又能怎样？我看还是退出内战吧！免得再做无谓牺牲。”杨氏的话确实刺痛了我。我何尝不愿活下去，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贡献？但一想到这样就意味着背叛蒋介石先生，我的心又强硬起来，遂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强作镇静地对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这些话。”不过，看到眼前的这位年仅20余岁的青年人，也许会同我一道死在突围的路上，心中不忍。过了一会儿，我酸楚地对他说：“小杨啊，跟着我走是浑水，跟着共产党走是清水。你与我不同，还是留下吧。我让人给你留下几袋米。”杨氏闻言感动万分，激动地说：“这时候我不能走，我陪您去中央银行。”

当日下午，我接到沈阳方面发来的电令，指示我务于18日上午率部队从六十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炉。我立即在中央银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突围部署。参加会议的除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将领外，还有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富春将军、军统长春站站站长项乃光以及蒋介石先生于5月间派来的两名督战官李克廷、肖

树瑶等人。

我仍旧先在会上宣读了电令，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等了半天，在座的新七军将领们都默默无言，惟有崔垂言、项乃光等人坚持要突围。我知道突围的关键要看带兵将领的态度，遂转向史说将军问道：“史副军长，突围的事你看怎么办好？”“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不过是要又无辜地死伤几万人罢了。”史氏无精打采地答道。我尚未及答话，项乃光忽然奔到史将军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吗！”史氏闻言满面愠色地站起来，拂袖而去。他一走，会自然开不成了，只得不欢而散。

晚上，尚传道先生又来看我，我留他在司令部一起吃晚饭。因为彼此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愿多讲话。饭后，大约晚7时许，曾泽生将军突然打来电话，我赶紧拿过听筒，他却只讲了一句：“有人同你讲话。”接着，一位自称姓刘的陌生人在电话中说道：“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我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言毕将话筒重重地往电话机上一搁，表示回绝。

但是，和我一样打算负隅顽抗的人毕竟是愈来愈少了。

后来我知道：17日夜，杨治兴又到史说家，谈到长春的局势和今后的打算，史将军叹息不已。杨氏趁机进言：“目前突围和战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率部声明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氏与其他将领本已不想再打，只是碍于我的反对而不敢做主，故闻言忙问：“桂公意下如何？”杨氏急于促成和平，乃根据我平素私下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佯称：“桂

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将军以为是我授意杨氏来传递这个信息，不由大喜过望，说：“倘桂公同意，一切就好办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龙国钧将军商议，决定派新七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团长姚凤翔3人与解放军接洽谈判。

新七军与解放军接洽的事情，我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晓，以后还为此与史、龙二人有些误会。

1962年，我与史说在上海相遇，谈及这段往事，彼此间才弄清记者杨治兴从中“假传圣旨”的缘由，不禁相对大笑。这是后话。

18日晨，沈阳方面如期飞来一队轰炸机，在市区上空盘旋。稍顷，从飞机上又传下催促突围的命令，我只好说部队尚未就绪，请求延期突围。这时，机上指挥官报告说，市区东半部正有大批部队向城外开出，问我是什么部队。我回答说可能是六十军部队。机上人员立即请求进行轰炸。我说：“算了吧，那些以前都是自己人，况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停止轰炸吧！”于是，这队飞机在南关一带盲目地丢下几枚炸弹，便悻悻地飞去了。

18日下午，我万分焦虑地来到新七军军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督促部署突围事宜。这时李鸿将军已从家移居到军部，我特地先去看他。他的病仍然很重，连说话都很困难。左右的人告诉我，李氏近日来经常蒙头痛哭，情绪非常悲观。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只好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安慰他，随后便匆匆来到隔壁的小会议室主持开会。

会上，我依然坚决主张突围，但大家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我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将军发表意见。他只说：“目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

些情况您是深知的。”之后，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说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又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其中一位与我私交很深的老部下，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将军大胆地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目前现状，再徐图良策吧！”我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他的意见，宣布散会。

散会后，史、龙二人执意要留我在新七军军部过夜。我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我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我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我的名声？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事后才知道，那时新七军的主要将领都以为我内心里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我在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故欲将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中，并无恶意，是我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

在返回兵团部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地步，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我离心离德了，看来真是“气数”将尽。我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惟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自戕的决心。

我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尚未起床，杨友梅将军和两名督战官轻轻走进我的卧室。杨将军侧身坐在床沿上，声音低沉地问：“桂公，桂公！您睡醒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有动弹。杨将军怯生生地说：“刚才接到新七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已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他们都希望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

不往下说了，但声调里充满了期待。新七军决定投诚，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一旦成为事实，仍使我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我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杨将军见我久久不言语，坐在床边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卧室门外有人轻轻地同我的卫士讲话，杨将军闻声快步走了出去，稍顷又进来附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见您。”见我没反应，他又重复了一遍，过了约两分钟，我才有气无力地问：“龙参谋长有什么事？”龙氏平静地说：“现在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军官会议，希望司令官去主持一下。”“你们李军长呢？史副军长呢？他们为什么不亲自主持？”我有些气恼地问。龙氏答：“李军长正生病，无法主持会议。史副军长现在主持会议，但有些重大问题无法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了。”听了龙氏的话，我联想起昨晚他们执意要我在新七军军部留宿的情景，不禁恨恨地想到：“哼！果然是想挟持我。”我愈想愈气，再也抑制不住埋在胸中的痛苦和怨恨，猛地撑起半身，指着龙氏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众人从未看到过我如此责骂部属，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我也自觉出言过重，深深地叹了口气，又颓然倒身躺在床上。龙将军怔怔地站了一会，怀着满腹委屈和失望返回新七军军部去了。

19日上午，新七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的各部队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时真正是山穷水尽了。我见大势已去，遂将全部情况向

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多久，我接到刚刚被蒋先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残局的杜聿明将军打来的电报。他拟请蒋先生派直升飞机接我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电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放下武器

20日这一天异乎寻常地平静，解放军并未像我预料的那样攻打中央银行大楼。实际上，杨友梅将军和我身边的高级幕僚们已背着我在暗地里与解放军接洽了。那时我呆在房间内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随时准备牺牲，并未注意到他们的行动。

10月20日夜11时，我给蒋先生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大意是：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被击退。本晨迄午后午时，仅有零星战斗。落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职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遵训诲，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发完电报，我合衣躺下。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我尚以为是解放军向我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我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岂知我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已发觉我的精神异常，预先就将我的手枪取出收藏起来了。我生怕再稍迟一刻便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这时，一直守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4名卫士闻声拥入，呼喊着我死死抱住。住在邻室的我的本家侄子，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的郑安凡也跑了进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言毕大哭。我狠狠地顿足叹气，颓丧地倒在床上。稍顷，杨友梅将军带着一些幕僚匆匆地走进房间，也含泪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我猛然怔住了。原来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几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身后，惟恐我再出意外。杨友梅将军等人也团团围着我，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的秘密接洽，悄悄迎了解放军的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当日天大亮后，我带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兵团直属部队出城，途中恰与率部进城的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将军和政委

肖华将军相遇。肖华将军立即停车，走过来热情地同我讲话，没有一点胜利者的架子和骄矜之色，使我冷冰冰的心里，油然生起一股钦敬之意。

晚上，肖劲光将军和肖华将军在位于长春郊区四家子的司令部里设下丰盛的筵席款待我。尽管主人招待得非常客气、周到，但由于我当时的思想仍甚顽固，且心绪很坏，故只低头吃酒，很少讲话。肖劲光和肖华二位将军显然看出我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不停地给我斟酒夹菜，和气得很。酒过数巡之后，我才开口对二位将军说：“我在国民党里搞了20多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果有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肖华将军和蔼地答复说：“关于这些我们党有政策规定，请郑将军放心。要回家的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的也一定给予妥善的安置。”“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的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肖劲光将军也在一旁微笑着问道。我知道他们的态度十分诚挚、友善，没有丝毫恶意，但因失败而为死灰般的情绪萦绕着内心的我，却还固执地想做“失败中的英雄”，不肯向共产党人低头，所以很坚决地向他们表示，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说了两条：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二位将军笑了笑，毫不介意，对我的两点“要求”，也都爽然应之。筵席快结束时，二位将军委婉地提出，“你不愿工作，是否愿意到后方哈尔滨去看一看，休息休息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我想了想，觉得自己对解放区一向十分隔膜，看一看也好，还可以研究一下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能够得人心，打胜仗，自己输也输个明白。于是，我就点头同意了。

我在解放军的司令部里住了一夜，第2天便离开了这座战

火刚刚熄灭的城市，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

忆独立第十师参加长春战役

赵东寰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我军从1947年5月起，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季攻势，攻克许多城市。至1948年春，歼敌30万余，已把敌军分割包围于吉林、四平、长春、沈阳、锦州等互不相连的大中城市及附近地区。我军士气特别高昂，敌军因受沉重打击，已经非常恐慌，处于攻击无力，守必被歼，逃无出路之境地。特别是困守在四平、吉林、长春之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兵无斗志。

3月初，敌东北“剿总”，根据蒋介石电令，为加强其吉林、长春部队之统一指挥，组成了以郑洞国为首的兵团司令部，辖吉林驻军曾泽生的六十军和长春驻军新七军以及地主、土匪、伪满残余武装共10余万人。郑洞国在我军强大攻势压力下，于3月9日决定放弃吉林，将六十军从吉林撤到长春，与新七军共同坚守。

我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有把握的情况下，相机夺取敌占中等以上和具有中等坚固设防城市的指示，拟在攻取四平之后，相机拿下长春。记得3月12日，罗荣桓同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给我们作报告时指出：从1947年夏季攻势以来，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彻底改变了敌我斗争局面。晋察冀野战军已攻克了石家庄，刘邓大军已挺进中原，我军已由劣势转为优势，这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按照东北局确定的“七七”方针，以2万干部下

乡搞土改，任务已基本完成。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敌人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当前我们的对敌斗争方针，就是要切断东北敌人的退路，逐个围歼敌人。土改的胜利完成，使东北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这就大大有利于支援解放战争。部队中战俘的迅速增加，也急需大批贫下中农成分的农村青年充实连队，参军热潮的形成，使我军战斗力进一步加强了。

罗政委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给了我们以巨大鼓舞，当时我军正在围攻四平，兄弟部队协同已扫清了四平外围之敌。我军根据第三次四平作战的经验，就在12日发起了四打四平的总攻击。我们以强大的炮火、勇猛地攻击，发扬机智勇敢，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逐个夺取敌人的支撑点。特别是七纵邓东哲同志率领的十九师猛打猛冲，其他部队紧密配合，一举全歼七十一军，彻底解放了四平，使辽吉、辽东解放区连成一片，长春与沈阳之间已无敌人重要据点，长春之敌更加孤立，他们与沈阳只能靠空中的联系了。

我们独立十师于2月下旬在八面城组成。以辽吉军区一分区十三团、二分区十六团和十八团为基础，改建为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及一个炮兵营；师领导机关是以第二分区机关为基础组成的。我任师长兼党委书记，副师长邓忠仁，副政委蔡明，参谋长王玉峰，政治部主任江腾蛟，后勤部长乔守愚，政治委员陆华。二十八团团团长段志清，政委杜西书，二十九团团团长杨易风，政委汪历锋，三十团团团长刘俊岭，政委石世良，炮兵营营长何锡铭，副营长赵培卿。

我师组成后，从八面城开赴郭家店和樊屯以西地区，待机阻击长春出动之敌。

第一次长春外围的战斗，是1948年初，在长春西北向马家

油房和两半屯展开的。敌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和五十六师各一部，由长春出动，企图到乡村抢粮，当他们窜到马家油房、两半屯一带时，被我军独立五师师长沈继贤、政委王建中率部阻击。因敌人攻势甚猛，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急电我师驰援，我们从刘家窝棚一带出发，以急行军速度赶到马家油房，立即从敌人左侧突然发起攻击，配合独立五师夹击敌人，激战近两小时，敌军伤亡惨重，支持不住，便狼狈溃逃。在战后，我见了独五师十三团团长崔荣泰和三营营长蒋顺学同志，他们俩都是我在抗日战争时的老战友，多年不见，在胜利中重逢，倍感亲切欢快。我们促膝畅谈战斗经过与大好形势，他们说：敌军来得多，攻得很猛，我们险些被敌人包围了，感谢你师的支援！我赶忙说：主要是你们打得顽强，我们只起了协助作用啊！

长春战役外围的初战获胜，东北总部非常满意，发电报表扬了我们全体指战员。

第二次长春外围战。敌虽在马家油房、两半屯抢粮未逞，溃败回城，但他们并不死心，于5月上旬，又以新七军主力一部窜到长春西北小合隆，另以一团驻守大房身飞机场，企图取得沈阳敌空军之支助，还以敌之警备旅在绿园、上下石虎沟构筑工事，以加强其长春之守备。

我军在解放四平之后，进行了整训，认真总结了四平攻坚作战的经验，士气甚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定于1948年5月24日起组织发动长春外围作战。集中了主力部队一纵和六纵队以及我们独立第十师，先从长春西北和正西面展开攻击，首先歼灭驻守在小合隆、大房身、绿园和上下石虎沟之敌。在小合隆之敌新七军主力部队，发觉我军主力部队集结，不敢恋战，急速逃回长春市区。在大房身飞机场和绿园、上下石虎沟之敌军坚守未撤。

我独立第十师奉命参加长春外围战。5月23日黄昏，部队就从大屯西南一带村庄出发，以二十八团为先头部队，攻击上下石虎沟、绿园，二十九团攻击大房身飞机场之敌，三十团为预备队。二十八团的同志打得很好，于24日拂晓就歼灭了上下石虎沟的敌人，尔后即转向绿园战斗，副师长邓忠仁、参谋长王玉峰同志与二十九团团长杨易风、政委汪历锋一起研究，命令他们的第一营以奇袭方式实施爆破攻击，一举攻占了大房身飞机场主要支撑点兴隆堡高地之地堡群，全歼守敌，机场即在我军控制之下。天亮时我军即冲入机场，占领了两个飞机库。二十九团三营的同志同时在机场外围西南角歼敌约一个营的兵力，敌军集中600余人退守机场指挥大楼与我军对峙。我师参谋长王玉峰即组织炮兵营以“九二”步兵炮向敌轰击并掩护主力进攻，因敌大楼坚固，攻击数次均未奏效。正好六纵队十六师的同志已到我炮兵阵地附近，王玉峰参谋长同该师协商，要求他们借给我们一些炸药，他们说，我们共同攻击大楼吧！战况紧急，我们就协同动作。该师四十七团派一个营前来助战，在集中四门山炮和几十挺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爆破组把大楼东墙炸开一个大洞，攻坚战士一拥而入，敌人已经无法抗拒，随举白旗投降，在楼内的敌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及团长汤克振以下600余人，都成了我们的俘虏。至下午6时左右，我们即全部占领了大房身飞机场。

东北总部电令我们各部队在原地待命，以监视长春守敌。我师指挥所即转移到机场南面的张沟，令二十九团驻在机场，二十八团在绿园监视敌人，三十团驻上下石虎沟以西地区待命。

我们打下大房身飞机场后，长春与沈阳之敌的空中联系即被切断，长春守敌龟缩于市区，更加孤立了。

长春曾是伪满之首都，日本侵略军在“九·一八”侵占我

东北以后，即将长春的城市建筑与军事建筑结合起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在乡军人会、日本侵华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大楼矗立于市中心十字路口的四角，各楼以坑道相互联接，并有铁门防护，必要时可以互相隔绝。还有伪满银行大楼，地下是现代化的建筑，环市工事设有独立据点，北部宋家洼子的面粉厂和西面洪熙街伪满电影制片厂均有层层铁丝网环绕。郑洞国就是凭借这些工事企图顽抗，固守长春的。

外围战役结束后，我第一、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即在长春西北紧紧围住敌人。在此情况下，我军是进攻长春还是围困长春之敌？决定于中央统一部署。6月初，东北局、东北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定对敌实行“长围久困”与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还决定围城指挥部，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解方为参谋长。

6月15日至20日，围城指挥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传达贯彻党中央和东北总部关于对长春之敌“长围久困”，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迫敌粮缺弹尽，人心动摇时，再相机攻取的指导方针，对围城部队作了调整，全面部署了围城作战任务。决定一纵、六纵后撤整训。以十二纵之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第六、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和一个高炮团为围城部队。划分了作战区域，明确了近期的主要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封锁敌机空投，严禁人员进出城区，及时歼灭出扰之敌，并积极完成攻坚战斗之各项准备工作。

指挥部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以独立第六、八、九师为东地区部队，六纵的十八师为东地区机动部队，受围城指挥部直接指挥；独立七师和我们独立十师为西地区部队。十二纵的两个师为西地区机动部队。我们立即按分配的地域加强构

筑工事。搞好通讯联络，造成了“城外之城”的防御体系。

我们独立十师的左翼为独立七师，右翼为独立六师。日日夜夜加紧构筑堑壕与交通壕，及时联系，协同动作。敌军不甘心作“瓮中之鳖”，天天以炮火向我阵地轰击，我们立即组织还击，有些工事被敌击毁了，就利用中长路的铁轨抢修加固，扩展掩蔽部并在交通壕上加盖以保障部队安全和休息。敌人的弹药是有限的，只有消耗，已无补给来源。开始几天，他们的炮火很猛烈，天长日久，他们的火力就减弱了。我们按照上级意图，也只加强政治攻势，发射宣传弹，用喇叭筒喊话，敌军士气更加减弱了。敌机有时也来空投，但怕我军高射炮火，又不敢低飞。蒋介石从来就是偏向嫡系，向西区新七军投细粮，向东北六十军投杂粮，因空投不准，细粮偏偏落在东区六十军防地上，敌军互相争抢，还有饥饿的市民也抢，就造成了一片混乱，扩大新七军与六十军的矛盾，同时也扩大了敌人和市民的矛盾。郑洞国觉得实难固守下去，企图突围逃窜，即于7月6日命其三十八师一一四团试着突围。我军已成铁壁铜墙，决不许他们突围得逞，经两小时的猛烈阻击，全歼其先头部队一个营，敌后续部队见势不妙，赶快缩回城内。我军的政治攻势也使大批敌军受到教育，而且他们许多人饥饿和疾病交加，无心战斗。敌一一四团前沿一个排长，他的一个班长病倒了，没有吃的，派人要我们给点大米，给他的班长吃，我们就把好的饭菜设法送过去，还给了部分大米。他的营长发现后，打了排长的耳光把牙也打坏了，满嘴流血。那个排长非常气愤，带了一个班，全副武装，向我师投诚。我们听了他们的叙述，以礼相待，把他们送到了后方去。

到了7月下旬，敌人的处境就更为困难，他们想出一个新招，强迫居民向城外“转移”，以减少食物消耗，饥饿而又恐惧

的市民被赶到两军阵地空间地带，不少人就死在荒草野地上了。跑到我军阵地的，我们安置食宿后，让其到别处投亲靠友。一些青年则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和我们一起解放长春。特别是一些中学生，还有长春医科大学的学生，要求更为迫切。我们就收留了一部分。当时我们独立十师参军的，现在有的还在部队，当了师职干部，有的转业到地方，现任市局级干部。

到了10月初，敌人已被围得焦头烂额，妄想向南突围。围城指挥部得到情报后，命令我师两个团到长春南面的范家屯以东高地构筑工事，坚决阻敌南逃，陈伯钧副司令员还到阵地给我们做了具体指示。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的防御地面由三十团接替，该团在广大正面积进行防御。敌人于10月8日果真试图向西南突围，火力非常猛烈，想从洪熙街、绿园方向突破我军防线，我师三十团英勇顽强，组织火力全力阻击，并在独六师、独七师战友大力协同下，激战半日，将敌人打了回去。

10月15日，大好消息传来，锦州解放了，敌第六兵团被歼，兵团司令范汉杰也被俘了。国民党军队欲向关内逃跑之企图已成泡影。我军群情振奋，斗志倍增。长春守敌也得知了这一信息，更加惊恐。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早与我党我军城工内线有所接触，此时他已下了起义的决心，于17日夜即按防务移交计划，迎接我军入城。六十军全副武装撤出城外，到九台休整，听后整编，我军顺利进入长春市，接收了六十军防地。

长春国民党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获悉曾泽生将军率六十军起义，大为惊慌，急令新七军固守阵地，加强戒备。我军已接了六十军城防，占领了半个长春市，对作战大为有利，指挥部调我师待机作战，如谈判不成，即以武力攻击，解除新七军武装。刘浩同志又陪同指挥部解方参谋长与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等接触谈判，讲明形势，晓以大义，敦促新

七军认清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只有尽快放下武器，向我军投诚，免遭被歼。新七军的将领龙国钧等提出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障其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及其部下官兵之生命财产安全，我方亦即表示同意接受这个条件。

18日，龙国钧向郑洞国说：“新七军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郑洞国听后沉思良久，觉得已经无计可施，如拒不投降，只能自寻死路；放下武器，才是一条光明之路。在我军重重围困之下，郑洞国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投诚之路。随即于19日宣布投诚。长春宣告彻底解放。

长春工委成立经过 及其活动的简略回忆

杨实人

长 春 工 委 成 立 的 经 过

1947年11月东北局城工部召开城工会议，这时只在东北局一级设立城工部，省一级还没有城工部，只有原东北局敌工部时期在吉北缸窑和九台设有二个联络站，作为向国民党统治区输送、接待派出人员的前沿阵地。1947年5月敌工部和城工部合并为东北局城工部，这二个联络站转由城工部领导。所以出席这次城工会议的只有东北局城工部的干部和东北局社会部的邹大鹏同志，外地只有缸窑联络站长陈少中同志和九台联络站长江含同志。立三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把城工工作摆到前线去”的设想，理由是：当我军1946年冬发动第一个冬季攻势后，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到1947年第2个冬季攻势，无论在南满北满，还是在东满西满，都给予敌人严重杀伤，取得了一连串战役胜利，把国民党军包围在吉林、长春、四平、沈阳、锦州、营口、山海关一线。在这一重大胜利形势下，中央和东北局的方针与决策是，对龟缩在吉林、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城市的国民党军采取长期包围政策，选择有利时机，各个击破，达到瓦解、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争取完整地和平地接收这些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城市。在这一方针和决策下，我们除进行长期军事包围外，还要作许多方面的配合工作，如

调查了解这些被占领城市居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调查了解国民党在这些城市的党政活动和军事部署，鼓励市民群众进行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斗争和大中学生争取民主运动的要求，动员工人、学生、公教人员保护工厂、学校、机关的完整，不让国民党军逃跑时进行破坏等等，只有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才能实现中央和东北局提出的任务。但我们城工部想在哈尔滨进行派遣工作，和敌占城市有的远离千里，和地下党的联系发生很大困难，派遣出的地工关系有时呆不住又跑回来，被占领城市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问题我们知道得很晚，甚至不大了解，收集的资料很难及时到手，我们的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立三同志认为，只有把城工工作摆到前线去才能打破这种局面。具体做法是，把城工部一室的工作交回总政联络部去进行，二室的干部分作二部分，由宋黎带一部分干部到瓦房店成立辽南省委城工部，负责以沈阳为中心的被占领城市工作，由杨实人带一部分干部到九台成立长春工委，负责以长春为中心包括吉林的城工工作，还准备向辽西省委建议成立辽西省委城工部，从铁路北面做沈阳、铁岭、四平等城市的工作。立三同志又把上述想法向富春同志（东北局分工领导城工部的工作）汇报，富春同志认为可以试试，并向东北局常委提出，经讨论后同意设立辽南省委城工部和长春工委，责成立三同志提出具体方案并负责落实。于是辽南省委城工部和长春工委开始进行筹备，不久辽西省委也成立了城工部。

在城工会议结束后，立三同志找我和几位有关同志商谈筹备成立长春工委的具体问题，他首先提出长春工委成立后要做什么？有哪些中心任务？在讨论中他归纳长春工委的中心任务是四条：1. 加强同长春等市内的地下党员的联系，发展更多的地工关系，调查了解长春市内各方面情况，搜集重要军事情

报供我方参考；2. 为将来接收长春作组织的与干部的准备；3. 设法找到一些干部和一点武装组成工作队和武工大队，配合长春市郊已被我军解放建立了民主政权的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帮助农民进行生产、救灾和反对土匪、地方武装的斗争，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中扩充武装，为将来接收长春作市公安武装的基础；4. 参与卡伦检查站的工作，便于掩护在长地下党员和地工关系的进出，同时也能从长春外逃的人员中调查了解一些资料和长春新近发生的情况。在谈到长春工委组成与机构建立时，立三同志说，待和东北局组织部商量后确定工委委员名单，干部向组织部要几个，但主要由内部调剂，把缸窑、九台二个联络站的全部人员由工委分配工作，还准备向东北局建议，请松江省委参与对长春工委的领导，也就是长春工委受东北局城工部和松江省委的双重领导，长春工委的具体业务和日常工作由东北局城工部照管，这样便于争取松江省委的支援。商谈过后不久，立三同志告诉我，东北局已同意争取松江省委对长春工委的双重领导，他并已和张秀山同志联系过，交换过意见，秀山同志已同意给予长春工委积极支持，要我去找张秀山同志商量支持的具体问题。我见到秀山同志后，向他汇报了立三同志的指示，秀山同志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东北局的决定，对长春工委要积极支援，准备初步给一批干部和二一个连的武装，以后什么时候再要干部，什么时候再给。我在向立三同志汇报和秀山商谈的结果后，于1947年12月中旬带了一位干部（可能是吕天同志）到九台，会同江含同志找九台县长杨华同志交涉在九台设立长春工委机关所需的房屋和粮食、柴草供应等问题。在九台呆了一个时期，了解一些九台联络站的情况，看望了留在招待所学习的一些从长春出来的学生，大约于12月底返回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后，东北局组织部已确定了长春工委的组成名

单，由杨实人任书记，赵东黎任组织部长，马鸿新任宣传部长，陈少中任武装部长，陈泊（同时决定卡伦检查站拨归长春工委领导）、邱玉明、钟明（都是驻军独立师政委）三同志任工委委员。随后松江省委给的二三十位干部（由马鸿新同志带队）和二三个连的武装近 200 人（由高秀成、项强同志带队），以及东北局组织部调来的赵东黎同志都集中到哈尔滨，连同我和城工部二室分往长春工委的干部，在做一些必要准备后，大约是 1948 年 1 月底或 2 月初（春节后的二、三天）即乘火车经吉北拉法转到九台，这时陈少中同志也带领缸窑联络站的全体人员到了九台，加上九台联络站的人员在内，当时集中在九台的干部和武装可能共有 400 多人。

到九台稍事安顿后，即召开了几天的工委会议。当时陈泊同志在哈尔滨，邱、钟在驻地，缺席。在会议上主要是研究建立工委机构和搞好机关工作秩序问题。第一步确定立即把工委机构建立起来，除分配一些干部充实组织部、宣传部之外，大家主张把机关工作搞好，决定设立工委秘书处，调配给秘书处的足够人员，由江含同志任秘书长，负责工委机关日常行政事务和生活后勤工作，还派了几名干部帮助收容在招待所的学生进行学习，其余没有分配具体工作的干部和多余的勤杂人员都合并从松江来的工作队和武装一起，分别组成一个工作队与一个武工大队，准备作为参加长春市郊农村发动群众的基干力量。长春工委在做这些安排后即开始正式办公，对外称：中长政治部。第二步，经研讨后，确定把工委的日常工作分作两摊子，第一个摊子以赵东黎同志为主，江含同志为副，统一负责领导设在九台的长春工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的，重点抓和东北局城工部保持密切联系；设法调查了解长春内各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注意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军火

仓库所在地等重要情报，工委须及时将所收集的资料写成书面材料分送围城司令部、东北局城工部、松江省委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参考；搞好派遣人员的接待、输送、安置等工作，保证进出人员的安全；搞好招待所收容的一些从长春出来的大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第二个摊子，以陈少中同志为主，马鸿新同志为副，带领工作队和武工大队进驻卡伦，在卡伦设立“中长政治部群众工作队”，把干部和武装分散到围绕长春东南城郊的米沙子和东北城郊的兴隆山一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配合已建立民主政权的乡村政权，帮助农民群众进行春耕生产和救灾，同时集中武装防止土匪与逃兵的掠夺与骚扰。我和陈少中、马鸿新同志同去卡伦，陈与马二同志用一部分时间驻在卡伦掌握情况，进行指挥，用另一部分时间分赴工作队、武工队活动的地区进行巡视，观察了解在发动群众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则住在卡伦，有时参加听听工作队武工队回来汇报发动群众工作中的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有时照顾卡伦检查站的工作，一般隔天到检查站去看看。还规定在每个月的四个星期中，我与陈、马二同志约呆在卡伦三个星期，最后一个星期同返九台和赵东黎、江含同志汇合，对上个月的工作进行回顾，研究东北局城工部有些什么新的指示？如何贯彻落实东北局城工部新的指示？前方与后方二个摊子的工作有些什么新的进展？遇到什么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1948年2月到6月约5个月的工作中，我和工委同志就是这样进行工委日常工作的。这里有个问题必须指出，可说是工委领导工作中的缺陷，就是工委很少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只在1948年3月22日召开过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但也是惟一的一次，以后一直没有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直到进长春后宣告长春工委结束。参加3月22日会议的除经常在九台的委员以外，陈泊、邱玉明、钟明三同志都到了，还有陈

光同志出席指导。在会议中，我先介绍长春工委成立经过和立三同志指示的长春工委的四项任务以及到九台后所作的部署，赵东黎、陈少中、马鸿新同志汇报了依照部署各自贯彻执行的情况。陈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详细阐述了当时政治、军事发展的形势，强调指示我们除做好四项任务外，要特别加强政治思想攻势和做好军事情报工作。

长春工委在成立后贯彻执行四项任务的情况

长春工委 1948 年 2 月成立到 10 月 20 日进长春 9 个月的工作中，基本上是根据立三同志提出的长春工委四项任务贯彻部署的。

（一）同长春地下党的联系

“七七”抗战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经过长期的挑选和培训，从东北籍的党员中，派遣了一批共产党员经晋察冀中央局的协助，输送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他们有的早于 1941、1942 年前后就进入这些城市，有的在 1945 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到达。经延安派到长春的地下党员，就我阅读到的材料所知，他们是申东黎、徐慎、赵东黎、郭景兆等同志，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广交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和中央保持单线直接联系，无横的关系，没有发展党的任务。1948 年 2 月长春工委成立后，和孙亚明、徐慎同志之间取得了联系，当年 4、5 月以后，由于我军长期包围，长春市民缺粮缺柴，引起市民大量外逃，也引起国民党疯狂的镇压，孙亚明、徐慎同志都介绍过长大与松北联中等学校的一些参加过反对国民党斗争的学生到九台长春学院学习，孙亚明夫妇也于 6 月撤退到九台。徐慎同志则于 7 月撤退到哈尔滨。

长春工委除联系上述长春地下党员外，还有二支派人长春的地下工作关系。

①立三同志主持敌工部工作时期，曾由吕天同志找到过去的同学李天成（当时是个非党同志关系），经过训练派到长春大学，联系到长大学生中一部分进步青年，以交朋友联系感情方式团聚在一起，先是谈学习、谈生活感受，逐渐引导到谈对时局、对政治、对国民党贪污腐败打内战的看法，把在交谈中观点相同，志同道合的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作为团结的骨干与核心，很快把一部分同学引导到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压迫的道路上来，并把其中头脑清醒、表现很好的对象吸收为党的地下工作关系的成员。据赵东黎、吕天同志说，在李天成之外，原是长大学生到九台经过短期学习训练之后又派回长大的还有多人，他们联系发展的地工关系可能达七八十人，成为长大校园内和长春市学生民主运动力量的中坚，曾发动多次向学校和国民党当局要求救济、改善待遇的请愿，获得学校许多进步教授和社会人士的同情与声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和镇压，逮捕关押一些参加请愿的学生，经过当时代理校长张德馨的抗议与营救，部分被捕同学获得释放。据说这是孙亚明同志联系一些进步教授向张德馨先生进言献策的结果。因此长大学生对孙亚明同志和一些进步教授有了更深的敬意与信任，增加了彼此间接触的机会，以后长大学生中许多有利于革命的活动，不少是受到孙亚明同志的启示和指导发动起来的，对解放长春有重大贡献，孙亚明同志的回忆录将会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

②陈少中同志在缸窑联络站时，经过吉林大学王文则（陈少中同志在吉林大学发展的地工关系）同志在长春找到钱泽球同志，钱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日本投降前在青年军当英文翻译，随青年军到缅甸作过战；日本投降后随新七军（青年军

改编后的一部分)到长春,脱离了军队另谋职业。钱思想进步,反对打内战,积极找共产党员想参加工作,经陈少中同志说服回到长春参加地下活动。钱泽球同志在长春有些过去西南联大和青年军认识的朋友,其中不少在长春国民党军政部门教育部门工作,钱和这些朋友中不满现状,思想苦闷,有进步要求的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向他们调查了解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供我方参考。在长春工委成立后,钱曾到九台汇报过工作,还介绍过一些青年到九台长春学院学习。大约在1948年4月或5月,钱泽球同志在长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长春解放前在监狱中被屠杀牺牲。钱泽球同志在长春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一年多是有成绩的。

(二) 关于怎样为接收长春作组织和干部的准备

记得立三同志当时是这样解释的:“为接收长春作组织和干部准备的含义是,在还没有收复长春的时候,要早做好准备工作,要在事前做深入调查,了解国民党统治时期市级的和区级的行政区划与机构设置的具体情况,同时研究我们在收复长春后如何设置自己的市级行政机构和区的区域划分,还必须在进入长春之前配合好市级和区级的领导干部及一般行政工作干部,跟随在进长春的我军后面进驻各自指定的地点,完整地接收国民党市级的和区级的政府办公房屋与档案文件以及其它设备”。工委根据这个指示,首先考虑的是及早搜集有关长春国民党统治时期市级和区级的行政规则与机构设置的材料,在工委1948年2月第一次布置工作时就提到这一点,在长春地下党和地工关系的努力下,以后多次搜集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至于作干部准备问题就比较复杂得多了,这里首先考虑的是需要些什么干部?这些干部从何而来?这要有个积累和组织的过程。回忆长春工委解决干部准备方面的过程大约经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工委成立初期，从三个方面要来一批干部，一是东北局组织部调来几个；二是松江省委给了一批，前后合计可能有五六十人；三是城工部二室分给工委的干部合在一起，大约有 100 多人。总计三个方面来的干部（长春来的学生不计在内）可能在 200 人以上，这是长春工委解决干部准备问题的基础。

第二阶段，开办长春学院。长春学院是 1948 年 4 月 12 日正式开学的，开办长春学院有个过程。

1947 年 5 月立三同志接任东北局城工部长后，相继从北平（现在的北京）、沈阳出来大批大中学生和少数知识分子，分别由西满进入我郑家屯、白城子解放区和由长春、吉林进入我吉北解放区九台和缸窑一带，经当地驻军送东北局城工部接待处理。城工部经过谈话、审查、了解这批人的情况以后，和东北局组织部会商，由组织部分配其中少数到几个中学教书，大多送东北师范大学和北安军政学校学习。到 11 月召开城工会议之前，进入我解放区的学生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坚持要求去哈尔滨，东北局组织部不再同意把这批学生送去哈尔滨，要城工部把进来的学生堵住在九台等地设法自行处理。于是立三同志指示江含同志在九台设立一个招待所收容这批学生，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审查了解，考虑对其中表现较好的和历史上清楚的将来吸收参加基层工作。城工会议后大约是 12 月，我到九台商量筹备长春工委所需房屋等问题，江含同志和我到招待所看望这些同志，当时大约有二三十人，由宣铎同志领导他们的学习，江含同志对我说，从长春出来的学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回哈尔滨向立三同志汇报，我谈到长春出来的学生的情况，提到今后还有日益增加趋势，立三同志当时说，以

后如果来得多，可以考虑办个训练班，但记不起他是否已提出办长春学院问题。大约是2月的最后一周，我同陈少中、马鸿新同志从卡伦回九台，阅读东北局城工部来信，才知道立三同志已同松江省委谈好，工委可以在九台办个“长春学院”，把从长春和国民党其他统治城市进到解放区的学生都送到长春学院学习，办长春学院的干部由松江省委派出，并由冯仲云同志（松江省政府主席）兼任长春学院院长。城工部来信中强调指出，对送到长春学院学生的学习要认真搞好，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应在进行学习教育中抓紧对他们的审查了解，搞清楚每个人的历史情况，准备在将来接收长春时分配作基层工作。松江省委派给长春学院搞教学工作的干部由杨超同志带领于3月底到达九台，4月12日举行长春学院开学典礼，开始学习活动，杨超同志任长春学院教务主任，负责领导全面教学工作。开学的时候大约有100多学生，到七八月最多学生达到400多人。在我军开进长春的第二天，长春学院的学生绝大部分也进长春分配参加接收长春的工作，他们当中许多是长大与松北联中等学校的学生，对长春情况很熟悉，热情很高，在接收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阶段，1948年7月，东北局召开东北城工会议，有辽南、辽西省委城工部、长春工委、有关省市的领导同志和东北局一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参加，在会议上由张闻天同志（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作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和东北局对东北形势发展的分析，指出，经我人民解放军不断的进攻和打击，东北的国民党军目前完全被包围，困守在从长春到沈阳、锦州、山海关一线和辽南部分城市。中央和东北局决定，准备近期对东北国民党军采取进一步行动，东北国民党军已面临穷途末路、完全被歼灭的局面，东北各大中城市将回归到东北人民怀抱。为

此，东北局现在提出在不久的将来接收这些回归东北人民怀抱的城市时必须注意的一些有关政策交付会议讨论，并决定成立准备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筹备委员会及其组成名单，从各方面早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确保将来接收这些城市的工作进展顺利，少遭国民党军撤走时的破坏，并迅速恢复被接收城市的社会秩序和安定人民的生活。我当时看到接收长春筹委会委员的名单，但现记不全，只记得筹委以石磊为主任，唐天际、邹大鹏为副主任，周秋野、张文海、陈刚、杨实人、于克等同志为委员，还有几位同志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会议快结束时又内定了沈阳、长春两个市的市委组成名单，长春市委内定组成名单，是由石磊任书记，邹大鹏任市长，张文海任副市长，杨实人任组织部长，吴铁鸣任宣传部长，陈刚任民运部长，徐慎任秘书长。会议结束后，东北局组织部调给长春工委一百五六十个干部，由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同志和干部科长同志找石磊、陈刚和我，有朱光同志（城工部秘书长）参加，座谈调给长春这批干部有关问题。座谈由刘锡五同志主持，经讨论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①调给长春的这批干部由杨实人、陈刚带队先到吉林市实习城市管理工作，准备在我军进入长春后作为接收长春市级和区级以及群众团体系统干部的主要骨干，在吉林实习时的住宿与伙食供应由吉林省委负责解决，因此，东北局决定，长春工委在由东北局城工部领导之外，还受吉林省的双重领导，同时停止受松江省委的双重领导；②接收长春之后，市政府的组织机构可仿照我解放区现行体制的哈尔滨市政府的组织机构配备干部；③区的行政区划可沿用国民党时期的划分，暂不作变动；④市级的和区级的党政群众团体系统的干部由市委组织部配备，不足数向东北局组织部汇报协商调剂，市公安、财经、文教系统干部，建议请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公安、

财委、文委部门负责配备。以后，我和陈刚同志大约是8月初带领东北局组织部调给的干部到了吉林，在向吉林省委汇报并安置干部实习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回到九台向赵东黎、陈少中、马鸿新、江含等同志传达了东北局城工会议的精神，研究如何按城工会议精神做些什么有关接收长春的准备，主要是如何落实在组织部座谈会上刘锡五同志提的按市区党政群众团体系统配备好干部的准备问题。当时只确定请赵东黎同志和工委组织部积极收集有关干部情况的材料继续研究，还难于短时间内拿出具体办法。最后同工委几位同志商定，我在这以后的时间主要放在吉林市参加实习，不再呆在卡伦，卡伦前方的工作请陈少中、马鸿新同志完全负责，九台后方的工作请赵东黎、江含同志负责，必要时，我也回九台一同处理一些问题。此外还和工委几位同志商量，从长春学院抽调一部分水平比较高、表现比较好的学生到吉林市参加实习城市管理工作。同杨超同志商量后，大约抽调了七八十人在我回吉林时随同到吉林，以后又从东北师范大学与北安军政学校调回了一些原从东北局城工部送去学习的学生（数日记不清）参加吉林实习的工作，所以到吉林实习的干部最多时可能达二三百人。

从长春工委成立到接收长春前夕，经过上述三个阶段，长春工委手中大约掌握有八九百干部。

（三）在长春市郊农村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个工作主要放在陈少中、马鸿新同志肩上，我只从派到市郊农村的工作队、武工队同志回到卡伦汇报工作时了解一些发动群众的进展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没有深入到农民中去亲身参加发动群众的实践体验。在我的印象中，工作队、武工队同志在市郊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是艰苦的，任务繁重，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到城郊农村时正值严冬，严冬过后春耕又

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已逃进城里，一部分地主和有钱的人也进了城，把粮食、种子、牲口带走不少，贫农生活缺粮食，春耕缺种子和牲口，还不时遭受土匪与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抢夺，一些没有逃走和有种子的地主也不敢把地种上，怕秋收时不是他们的。我们工作队、武工队同志放到市郊农村时自己的生活也遇到不少困难，真是困难重重，工作遇到重大压力。但我们毕竟是革命的队伍，是为全国人民谋解放的，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发挥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克服自己生活上的困难，找解放军领导同志商量，把在打土匪时所截到的粮食要了一部分给贫民解决吃粮问题，想方设法帮助农民进行春耕生产，集中武装力量打击与防止土匪逃兵的破坏，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发动群众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当然，工作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1948年5月下旬，邹大鹏同志到双阳围城司令部商谈公务回哈尔滨时，路过卡伦与九台，我与陈少中、马鸿新同志陪同邹大鹏同志从卡伦到九台，召开工委向邹大鹏同志汇报工委工作的情况，谈到在市郊农村发动群众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经邹大鹏同志建议，由工委起草一个报告，由邹大鹏同志和我签名送东北局城工部转报东北局请示解决。武工大队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还扩充了队伍，由二百多人大约发展到四五百人，工作队的干部也有些增加。

（四）卡伦检查站工作的成就

卡伦检查站开始是陈泊同志领导，大约是1948年的5月改由于克、薛焰同志领导，于克、薛焰同志这时是吉林省的公安处长。陈泊同志领导卡伦检查站时，是派侯诺青同志任卡伦检查站站长，直接主持卡伦检查站的日常工作，陈泊同志主要留在哈尔滨照顾松江省公安处的工作。诺青同志带一部分干部住在九台，因为卡伦检查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是九台处

理的。另有一位副站长带一部分干部住在卡伦处理检查站的日常事务。我到九台后和诺青同志取得联系，商定以后每月最后一星期我回九台时，我们之间最少要见二次面；我在卡伦时，则隔日到检查站去看看，并派了几名干部参加检查站的工作，从中获得检查站每天工作情况和所发生的问题。我和诺青同志见面时，一般不过问他们的具体业务，他告诉我什么就听什么，以后接触多了，我了解到除在卡伦对从长春出来的人员进行检查盘问，感到有可疑的对象送驻军进一步审查处理或不让人入境之外，他们还在进行以下几件工作：①派了一批干部潜入长春进行地下活动，还在市内发展了一些地工关系，进行广泛的调查，收集到大量的重要情报与资料；②向国民党官兵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写了一些告国民党士兵书和告官兵书式样的传单散发到市内街头巷尾，号召国民党士兵和军官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来寻求光明前途，这些传单给国民党军士气很大影响；③通过地下工作关系，争取到几个逃入长春的地方保安团队举行武装起义，还组织过数起几个人或一个班携带武器逃出长春向我解放军投诚；④散发大量告市民书，号召市民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向国民党进行请愿要求救济，要求解决缺粮缺柴和生活困难问题，动员市民各界团结起来保护工厂、学校、机关的完整，不要让国民党军撤走时进行破坏，动员国民党政权机关的公务人员保护机关的文件档案和办公设备，不要跟随国民党逃跑，留下来后人民政府可以继续留用。在诺青同志他们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总政联络部的地下工作关系、长春地下党和长大学生以及其它方面的地下工作关系，都在进行这一类的工作，以后事实证明，诺青同志领导卡伦检查站进行的这些工作和其他方面地下工作所取得的资料和宣传攻势活动汇集在一起，对顺利接收长春是个重大的保证。

在接收长春的前夕

1948年7月的城工会议结束后，没有召开“准备接收长春筹委会”，我只记得石磊同志在我和陈刚同志带东北局组织部给的干部快要离开去吉林实习的前几天，找我同陈刚同志又谈了一次接收长春的准备问题。他提到：现在召开接收长春筹委会还不可能，因为军队方面唐天际同志等还没有来哈尔滨，另一方面根据东北局提出的一些有关接收城市工作中的政策，还要收集一些资料订出更具体的贯彻措施提交会议讨论，更要紧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收复长春，这只有中央和东北局能够掌握、判断这种时机了，所以现在只能等待一下再说。各单位可以根据城工会议已提到的各自分头做些能够做的工作，主要的是有关政策的考虑和干部准备问题，如长春工委就可根据刘锡五同志提出的按系统负责配备干部的方针，立即开始研究如何准备和配备长春市委、市政府、群众团体干部问题。我到吉林市安置好干部实习工作后去九台，也向赵东黎等同志传达了这一点。1948年9月上半月我正在吉林参加实习，东北局城工部通知我说，组织上派我担任接收长春筹委会的秘书长，要求把吉林的干部实习工作交陈刚同志负责，把九台长春工委的工作交赵东黎同志负责，限我即日到双阳向唐天际同志报到。我依照通知把吉林的工作交给陈刚同志、把九台的工作交给赵东黎同志后，即到双阳向唐天际同志报到。当时唐天际同志对我说，现在向长春的军事行动已开始，敌人恐慌万状，有随时突围逃跑的可能，我们很快可能接收长春，东北局决定派他代表接收长春筹委会随军队先行进长春，派我担任筹委会秘书长跟随他行动。但这时只有唐天际同志在双阳，没有看到石磊、邹大鹏等同志，也没有设立筹委会办公机构，我住在围城司令部。每日由唐的办

公室送些文件给我看看，没有其他工作。这样过了十多天，大约是10月10日左右，我接到赵东黎同志信，告诉我，从9月底到10月初的几天中，石磊、邹大鹏、张文海、于克、薛焰等同志从哈尔滨带大批干部到了九台，陈刚同志也从吉林到九台，留杜文敏同志带领在吉林市实习的干部等待命令行动，也有其他方面的同志也集中到九台。石磊同志等到九台后已开始紧张地进行接收长春的准备工作，长春市委、市政府、群众组织系统的干部配备已在石磊、邹大鹏同志主持下搞出了一个初稿，正等待最后定案云云。我立即拿赵东黎同志的信找唐天际同志要求让我回九台去，唐天际同志说，如果需要我回去，石磊、邹大鹏同志会给他申报或者信件通知，在他没有接到石磊、邹大鹏同志的通知时，他不同意我回九台。我于是留在双阳到10月20日随唐进长春，没有去九台参加接收长春的具体准备工作。我进长春不久即和石磊同志汇合，并开始参加市委组织部的工作，长春工委从此宣告结束。

为解放长春而战 ——忆吉长武工大队

高秀成

1947年，我东北民主联军胜利地发动了夏季攻势，歼敌3万余人，收复城市45座，使东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陷长春、吉林之敌于空前孤立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我受东北局李立三同志的指示，从哈南情报站来到吉北武工队（我到职后不久即扩编为吉北武工大队），在东北局吉北联络处的具体领导下，和同志们一道搞吉林守敌的情报工作。

1948年3月初，国民党吉林守敌六十军逃入长春，按上级的指示，吉北武工大队留下三中队进入吉林市区执行任务，一、二中队和先后从松江省尚志县、木兰县大队调来的两个中队一起组成了吉长武工大队，由我任大队长，项强同志任教导员。吉长武工大队一组建就被派到长春地区，在长春工作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活动在九台和兴隆山一带，为做好解放长春的准备工作，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敌特和从各地逃窜过来的地主土匪武装，在即将灭亡的时候，对人民的解放军事业表现出更大的仇恨和疯狂，这些家伙是一群亡命之徒，破坏性很大。围城初期，他们经常窜到城外抢粮，刺探我军情报，捕杀我工作人员，残害人民群众，活动十分猖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吉长武工大队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是相当艰巨和复杂的。这个期间，我们除了同有关的部队一道密切监视和及时打击敌特、地主土匪武装的破坏活动，保护长春工作委员会安全地开展工

作外，还不断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和政策，建立群众组织，帮助群众自己武装自己，努力在群众中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从各个方面做好解放长春的准备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热情高涨，斗志旺盛，大家都为能够为解放长春，为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一分力量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

长春守敌在我广大军民的围困下，“当时最头痛的问题就是缺粮”，郑洞国率领10万敌军要在这座孤城之中生存下来，待机反击，没有饭吃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惜冒着被我消灭的危险，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地主土匪武装出城抢粮。因此，严厉打击敌人的抢粮活动，卡住敌人的脖子，加速敌军的灭亡，也就成了我们吉长武工大队的战斗任务。1948年的夏初，有一次长春守敌新七军所收编的一支地主土匪武装千余人，窜至德惠县米沙子一带抢粮，遭我围城部队迎头痛击后，即成多路向长春市溃退，此时我正带吉长武工大队的两个中队在兴隆山以北二道沟一带活动，在我的东面约一里外还有由薛焰同志带领的市工委的部分同志。溃退之敌当中有一股约200人朝着我们的方向窜过来。我当即带领部队迅速隐蔽，从其右翼接近了敌人，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准备伺机给敌人以突然打击，以便既消灭一部分敌人，又保护市工委同志的安全。鉴于敌人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而我附近又无兄弟部队的援助，只能避强就弱，让过敌人的前部，集中力量打其尾部。战斗一打响，由一中队长王海河同志立即率领一中队趁敌人慌乱之际强行迅速插到敌人的左翼，阻止敌向薛焰处逃窜，保护市工委同志们的安全，二中队由我直接指挥，对敌人的尾部展开猛攻，将其拦住，加以消灭。战斗部署刚完成，敌人即由北而

南从我与薛焰处的中间陆续窜过，待其后尾部队一进入我伏击区，我们就对其发起突然攻击。霎时枪弹的呼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然的打击搞昏了头脑，人慌马乱，互相冲撞，走在前面的敌人可能以为又中了大部队的伏击，不管后面同伙的死活，拼命向前逃窜，被我拦击的后尾部队稍事镇定后，还企图夺路逃生，但在我英勇顽强的打击下，很快就丧失了斗志，停止了抵抗，向我投降。整个战斗从打响到结束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干净利索地砍掉了敌人的尾巴，俘虏敌人30余人，缴获马匹30余匹，给了抢粮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1948年10月17日，长春守敌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8日长春工作委员会进城同敌人谈判，吉长武工大队奉命进城，一个中队由我率领负责保卫我方谈判代表的安全。另几个中队由其他领导同志带领，有的在省银行处对敌进行警戒，有的则对市公安局等要害部门执行监管任务。我们进城的第二天，即10月19日，国民党新七军向我投降，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就兵不血刃地宣告解放。之后，长春工作委员会等党的组织即着手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恢复生产、解放市民生活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等工作。此时，吉长武工大队不但担负起市区重要目标、要害部门的警卫，打击敌特残余势力，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而且还负责向市区武装押运粮食，掩埋街道上倒毙的尸体。工作是相当紧张和繁忙的。为了适应长春解放后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吉长武工大队进城后不久，即于1948年的12月底被改编为长春特别市公安总队。于是我们这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诞生，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组织形式下，开始了新的战斗里程。

（王保香、高泽整理）

在长春外围

刘耀宗 口述

肖青 整理

1948年9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的兵力，包围着长春市。这时，强大的辽沈战役已经开始。为了配合兄弟部队全歼锦州地区之敌，我们加强围困长春守敌，防其突围或增援锦州。我们独九师的位置，在长春市东南之石碎林、李家子地区。师侦察连在二道河子一带展开活动，从侦察守敌的外围情况开始，准备渗入长春市区进行侦察。

出入敌前沿哨所

当时，长春已被我军围困数月，市内情况复杂而混乱。守敌是郑洞国亲率之国民党新七军与六十军，新七军是美帝国主义装备起来的，武器较强；六十军是国民党的一个杂牌部队，战斗力较差。长春守敌在我军层层包围之中，与四外交通断绝，处于孤立无援、奄奄待毙的境地。其严重的问题，是缺少粮食。国民党军队指靠空运，一天数十架飞机用降落伞投扔粮食、弹药；岂知大部分降落伞都落到市外，为我军缴获。因而，敌人在饥饿线上，士气极为低落！至于长春市数十万人民，在国民党军的掠夺下，苦难更为深重。居民们没有进咀的口粮，凡是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了；经常传说着有吃人肉、吃小孩肉的惨事。这就更坚定了我军早日解放长春的决心。

为了更好地完成对长春市郊和市区的侦察任务，师侦察科特派杨参谋到侦察连，协助我连进行工作。杨参谋身材高大魁

伟，年约30余岁，在侦察业务上很熟悉。我当时在一排三班当侦察员。我们对完成任务非常有信心。

起初，侦察员们曾全部化装成便衣，在杨参谋的率领下，从八里堡与十里堡之间插进去，越过二道河子，向市区边沿进行侦察。但是由于二道河子有敌人的前哨班驻守的一个水泥碉堡，对我们的行动阻碍很大；他们一发现我们经过这一地带，就打电话向纵深的敌人报告。因此，我们决定，先从敌人在二道河子的碉堡上下手。

我们经过侦察得悉：二道河子碉堡是敌人新七军前沿部队伸出来的一个前哨加强班，驻守着15个人，有一挺轻机枪、六支冲锋枪、八支步枪。这个班，因为离他们的主力部队较远，虽有些战斗力，但很孤立。同时，敌军由于得不到粮食供应，每天都要派一部分人离开碉堡到附近各村摊派粮食，寻找吃食。他们见吃的就抢。

如何收拾这股敌军呢？硬攻，碉堡是水泥的，外面还围着铁丝网和外壕，加上武器都是美式的，会增添我们的伤亡；智取，怎么取呢？党支部让侦察员们展开民主讨论。大伙根据敌军面临饥饿的情况，研究出一个办法。对二道河子碉堡的敌人，展开了攻势，不是用枪弹，是用大米饭！

一大清早，正是敌军快要出来抢粮的时候，我们侦察连一排的同志，已经潜伏在碉堡四周。通向碉堡的小路上，出现了两个穿便衣的彪形大汉，一个人挑一担热气腾腾的大米饭，一个人挑两桶萝卜炖猪肉。这是一班的侦察员陈启云和刘长青。他们俩是既勇敢又机智，有力气也有胆量的老侦察员。他俩挑着饭菜，直奔敌军的碉堡大门。

他俩来到碉堡上面的大门口，陈启云就喊：“我们是来送饭的，你们收不收？”敌军听说有人来“送饭”，个个惊喜，齐拥

出碉堡来看。敌军大胡子班长说：“天天摊粮派款，没见一个给乖乖地送来，今日太阳打西边出来啦？”他向壕沟外面的挑饭人喊：“哪村的？”

陈启云说：“送饭给你们吃，还盘问什么。不收，我们就挑回去了！”刘长青大声大语：“送来白花花的大米饭、猪肉炖萝卜，还不乐意收，咱们走吧！”

敌军见送饭的“老乡”口气这么硬，本想发作，又怕眼看着到咀的饭吃不上。大胡子班长说：“挑进来吧！”他们俩人把饭菜挑进碉堡里。一伙敌军围上来，这个看饭，那个看菜，有的拿来饭碗就要盛，有的说：“作梦也没想到吃大米饭、炖猪肉啊，这口头福还不小哩！”大胡子班长喝虎士兵们：“谁也不准动，一份一份的分！”敌军们拿着盆盆碗碗，全停住了。陈启云大声说：“你们知道饭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大胡子班长问。“告诉你们！这是包围长春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派我们俩送来的，来慰问你们！”陈启云这一说，敌人个个惊慌万状，有的兵失手把饭碗掉在地上摔碎了。“解放军送的？”“慰问咱们？”敌军们惊异地议论着。大胡子班长怒气冲冲地要掏手枪。“别动！”陈启云说着，忽一下，张开衣襟，露出了腰里围的一圈手榴弹。他一只手拉住一根手榴弹弦，喝住敌军说：“不想活啦？我们俩都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敢来就不怕死？谁敢动一动，立刻让你们尸骨分家！”刘长青左右手早从腰里掏出两支手枪，他接着说：“我们不是来打仗的；是听说你们没得吃，上级专门派我们来送饭。你们看这饭，有半点假吗？没有！这是解放军对你们的关怀；你们若不识抬举，不想吃白米饭，只有吃炸弹了。我们部队已经把你们这碉堡全围住了。你们究竟吃什么？”“吃……吃饭还打我们不？”大胡子班长惊慌口吃地问。“要打你们就不送饭了。话跟你讲明：吃米饭，是吃炸弹？你们自己决

定吧！”陈启云说。“那……那我们开饭吧！”大胡子班长看了看他那些饥饿的士兵，向陈启云请求。“开饭吧！要老老实实地吃饭，我们每天来送一趟，准够你们吃一天的！”“每天都给我们送？”敌军们惊喜地问。“对！每天送。”陈启云说。

“条件是什么呢？”大胡子班长问。“条件就是让你们吃饭，别饿死！同时，要让你们懂一些革命道理，我们每天给你们上一次课，今天先给你们讲讲国际形势，明天还给你们讲讲国内形势、我军政策等等，让你们懂得道理，闹清是非。你们开饭吧。”陈启云一宣布，敌军大胡子班长，马上让大伙开饭。这伙久饿未饱的人，饿虎扑食一般，分开饭菜就吃，有的开口夸菜香饭好。

陈启云见敌军都吃开了，就开始讲国际形势。他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无敌，讲到国民党统治的外强中干和经济危机，足足讲了一个钟头。敌军吃罢了饭，就端着碗静听着。

陈启云讲完课最后说：“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见。”大胡子班长问：“两位长官贵姓？”陈启云说：“我们解放军不叫长官，我们俩都是侦察员，他叫刘长青，我叫陈启云；以后你们就叫他老刘，叫我老陈吧！”“是！刘长官，陈长官！”大胡子班长为了表示敬畏和谢意，一时找不到恰当称呼，仍然是叫“长官”。

“别这么叫呀！好，再会了。”陈启云说了一声，他俩就告别了碉堡，挑着空担子走上了小道。敌军全拥到碉堡门口相送。他俩走远了，大胡子班长还喊：“给解放军的长官捎信，谢谢你们！明日一早，我们在碉堡外面等着迎接你们！”

第二天一早，侦察连没有再派部队去包围碉堡，只由陈启云和刘长青继续挑了饭菜送去。他俩快走近碉堡，就听得碉堡上的哨兵喊：“来了，来了！”就见碉堡里的敌军全跑了出来。陈

启云耽心敌军要动作，仔细一看，全是徒手出来。大胡子班长一下口令，敌军们在碉堡门旁站成两排，等着欢迎他俩。他俩挑着饭菜进去，大胡子班长命令士兵立正，敬礼！然后，大伙拥进碉堡里。敌军们抢着盛饭吃。今天由刘长青讲国内形势和时事政策，他说：“解放战争头两个年头，我们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将近 200 个旅，平均每个月是 8 个旅。现在大的战役正在进行着，我们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地消灭国民党军队！全国胜利眼看就要到来，你们要及早觉醒，不要再给国民党当炮灰了！”刘长青继续阐明共产党的政策，说：“弟兄们！你们都是些穷哥们，是被迫给国民党当兵的。咱解放军是专门给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为谁打仗呢？为少数有钱人，为当官的；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你们连饱饭都混不上，闹不好还得挨揍。你们说这罪还能受下去吗？”大胡子班长说：“我们当官的管得紧，不好举动，候时机吧，眼下绝不能跟你们为难！”

以后，陈启云和刘长青仍去送饭，常给敌军上课。敌军对他俩产生了好感，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也有了初步认识。一天，大胡子班长向陈启云说：“我们弟兄们都想好了，要弃暗投明，跟你们当解放军去。你们收不收？”

陈启云请示了领导后，答复他们说：“我们领导上欢迎你们的进步。但目前我们对长春的情况还了解不多，解放长春市的时间还不到。所以，希望你们先坚守这个碉堡，明里仍是敌人的前哨班；而暗里要监视敌人的动态，警戒这一地区，保护我军来往人员的安全。时机一到，就接受你们的起义投诚！”从此，这个碉堡的 15 个敌军，明里还是敌人的前哨班；实际上，不断供给我军情报，对我们来往人员加以掩护。这二道河子碉堡，对敌人来讲，真成了“瞎子的眼睛”了。后来当我们近逼围城时，就通知这个班起义了。

梁家楼赵大嫂

争取了二道河子区碉堡的敌军，等于取消了敌人在二道河子的耳目，侦察员们进出长春市区就少了一道障碍。一天夜里，杨参谋带领一、三班侦察员，从二道河子碉堡下通过，插向长春市边沿，侦察市区里敌新七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事先侦察连通知了二道河子碉堡的敌守军。当侦察员们通知碉堡下时，大胡子班长率领着他的士兵们出来迎接，同我侦察员一一握手，并直道辛苦。由于敌人把重兵聚集在市区里，市外兵力单薄而分散，侦察分队从敌人驻守的村落空隙，插了进去，不到半夜，就顺利地到了市区边缘上的一座小楼旁。正是夜半更深的时刻，居民全都入睡了，小楼附近没有敌军驻防。杨参谋布置开警戒，就带着我们几个侦察员摸进了小楼，进行搜索。

这是一幢两层小楼，原有十几户人家，经战乱和粮荒，除了一家外，都搬走了。楼内仅留下的一个居民，是一位年轻的大嫂，她姓赵，丈夫被敌人抓了兵，剩她一人无处投奔，就仍留在家里。这座楼叫梁家楼，据杨参谋掌握的情况，这儿离特务营仅有半里多地。杨参谋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距敌军越近，敌人越不易发觉，咱们就住这里吧。”赵大嫂知道来人是解放军，甚为欣喜。据她说，她家在松花江北，接近解放区，对解放军有些认识。她十分痛恨敌人抓走了她的丈夫。如今，她就帮着我们做饭，并给我们观察风声。

我们在这儿住了三天。白天黑夜，都采取小组分散的方式进行活动，混进市区内了解敌军的驻防位置、工事构筑、火器配备情况，还查了敌人的几处炮兵阵地和位置。我们在地下党协助下，跟几个内线关系取得了联系，他们有的人给我们提供情况，有的人给我们充当向导。我们把初步摸清的情况由杨参

谋写好信，派一个侦察员送回部队。同时希望上级再派些人来，增强这儿的战斗力，以应付万一情况。

送信的那天前半夜，连里又派了二班来，还带来了一挺轻机枪、一门五〇小炮，化妆用俱也带来了。杨参谋又派出几个侦察员，化妆成敌军模样，趁黑夜去市内活动，留下的人员就睡觉了。正在熟睡之际，突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密集的子弹向小楼打来。我们惊醒了，抽出枪支准备应战。担任警戒的侦察员，负伤爬了回来，说：“小楼被包围了！”杨参谋指挥着我们二十几个人，用桌椅板凳把门窗遮挡起来，从小孔处向敌人射击！陈启云心里纳闷：“情况怎么暴露的呢？现在也顾不上追查了，先对付眼前的敌人吧！”杨参谋向大伙说：“同志们，情况变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要沉着应战，刹住敌人的威风。看情况，咱们再突围！”接着，他分派任务：“刘长青，出去抓个活的来，得把敌情掌握住。”敌人占据了小楼四周的民房顶，几挺轻机枪齐向我们射击，手榴弹也不断向楼房摔来；有的手榴弹因投不准，被墙顶了回去，反而炸了他们自己。

刘长青从后门拖来敌军班长。经审讯，原来是新七军特务营来的 200 多人。据他说是一个拐子向敌人报告梁家楼内住着解放军十几个便衣。原来是侦察分队联系过的一个内线关系不可靠，向敌人报告了我们的住地。杨参谋非常气愤，深深懊悔，说：“怨我执行任务心切，对内线关系了解得不透，工作不够谨慎，才出了漏洞。如今，在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下，得及早突围；不然，敌人再增兵来，我们会受损失的！”

敌人一个劲地向小楼冲锋，进攻后门的敌人，尝到了解放军的炮弹，进攻前门的敌人，被机枪封锁住。敌人摸不清小楼里有多大兵力，进攻不动，就停止了冲锋；他们上了四周民房，远远地向小楼射击。陈启云端着冲锋枪依二楼上一个窗口，向

房顶上的敌人扫射。听得一个敌军官咆哮地喊：“哪个兔崽子报告的情况？楼里何止十几个人？怎么还有机枪和小炮？”原来敌人没估计到楼里新增援的兵力，有些发慌了。杨参谋招呼大伙：“快化装，撤出去。王青春把前门守住！掩护我们出去了再撤。”

王青春是个瘦弱而机灵的侦察员，才19岁。他握着一把“三保险”，提着三个手榴弹，独自守在前门。其他侦察员们全从后窗口撤下来。大伙迅速化装成敌人的士兵，杨参谋化装成敌军少校。大伙列队聚集到后门口，但敌人机枪正封锁着后门呢。出不去怎么办？

敌人见小楼火力减弱，回击的枪声少了，就又下了房顶冲锋。王青春不乱放一枪，专等敌人近了，向敌群投过去手榴弹，一炸一大片；他的枪法也准，瞄好了，一枪准打倒一个。敌人火力虽然猛，可是士兵攻不上来，只好仍退居房顶上向小楼射击。我们在后门急着要出去，见敌军向后门冲来，就枪炮齐发，五〇小炮弹把敌人炸倒一片。可是敌人仍以猛烈的火力封锁着后门。一个侦察员刚冲出门，就负伤倒地了。

赵大嫂见大伙要走，很伤心，说：“盼你们早日来解放长春市啊！”杨参谋说：“你也跟我们走吧？要不敌人攻进来，你是很危险的！”“不怕！你们走吧。我随后也离开。”赵大嫂见侦察员们从后门出不去，猛省地说：“唉！看我，有道都忘记了。跟我来。”大伙跟赵大嫂来到楼角上。她把一个木柜掀开，有个行军锅大的破洞，直通街外一个小巷。侦察员们非常感激赵大嫂，也耽心她的安全，几次要她跟我们走，她都舍不得离开家。杨参谋从洞口探出头一望，本来是漆黑的夜，偏偏有盏明闪闪的路灯。大伙人马一出去，不就暴露了吗？他举起手枪，朝路灯“叭！”一枪，路灯粉碎了，街心顿时一片黑暗。我们二十几个人迅速钻出洞口，向小巷跑去，穿街绕巷，躲过了包围小楼的

敌人，排队大踏步地向市外走。沿途碰到碉堡上的官兵，他们以为我们真是敌军部队，也没过问。我们到了市外，一清查人数，发现王青春还没跟上来；傍晚派出去的一个组也还没回来。

天色拂晓时，侦察分队回到了驻地。大伙虽然顺利地突围了，既消灭了不少敌人，也带回来一些情报；可是还有些懊丧，深恨叛徒拐子，惦念侦察员王青春，也耽心协助我们的赵大嫂是否安全。不久夜里外出活动的小组，知梁家楼发生了战斗，也回连来了。大伙会了面虽然疲倦，可谁也睡不着。党支部组织大伙开战评会，通过检查总结，大伙得到了经验教训。指导员勉励大伙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经过实战锻炼，得到了提高。这次的梁家楼突围，证明我们事先对执行任务存在着急躁情绪，对内线关系的使用了解不足，存在麻痹思想。只要大家克服它，就能避免今后的失利。”

开过战评会，我们决定再派人进市区找王青春和赵大嫂。大伙以焦急的心情，惦念着他们。突然听说：“王青春回来了！”大伙拥到村口一看，王青春一拐一拐地走着，赵大嫂一手搀扶着他。大伙欣喜地迎了上去，把他们接到连部。纷纷询问王青春怎么出来的？王青春说，大伙撤出去后，他右腿中了两颗子弹，血顺裤腿直流，他见走不了，也顾不得伤势，仍就独自变换位置，连连向敌人射击。敌人又冲锋了一次，他扔出两个手榴弹，炸倒了敌人。最后留了一个手榴弹，准备万一敌人包围了他，跟敌人同归于尽。敌人攻不动小楼，天快拂晓时，除留了些士兵监视小楼外，大部撤回去了。赵大嫂见敌人都已撤走，收拾个小包袱，也准备走。她发现王青春还在，就说：“同志，他们都走了，你也走吧。”“你先走吧，大嫂。啊呀！”王青春回头一迈步，扑通一声摔倒了。腿上的伤挺重，血流一裤腿。赵大嫂打开包袱，摸出一件衣裳，“擦”地一声，撕成布条，给王青春扎

住伤口。又回屋找出一条她丈夫的旧裤子给王青春穿上。王青春走了两步，疼痛难忍。赵大嫂心急得不行，说：“你走不动，就留下吧！我也留下来看护你，万一国民党来搜查，就说你是我丈夫！”王青春摇摇头说：“不行，我年岁小，不像。我得回部队，上级和同志们不知怎么着急呢！”赵大嫂就拿定主意说：“走，我送你去！”“这……这哪行？”王青春不同意，但拗不过赵大嫂的诚意，就被赵大嫂强行扶了起来。他俩从破洞处钻出来，躲过敌人，趁天还不亮，就向市外走。王青春走不了，赵大嫂就背他，累得浑身冒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踏过荒沟，溜出了敌人的警戒线，回到部队。同志们赶快把王青春送到卫生连。又把赵大嫂安顿在村里住下。赵大嫂希望同志们能早日解放长春市。

杨参谋对出卖我们的叛徒，非常气愤。他请示了领导后，带着陈启云和刘长青，趁天不明，又进了长春市，直扑拐子家。拐子见是杨参谋临门，表面故作镇静地说：“来啦，老杨。听说你们受惊了！”“没什么。咱们有重要的任务托付你。走，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谈谈去！”“好，好！”拐子惟命是从，拔腿就走，看来是想溜掉。陈启云早一步领先，迈出门外。刘长青紧跟在拐子身后，走向市区外一块荒地里。杨参谋喝问拐子：“你出卖我们得多少赏钱？”拐子早知道来头不对，一道上也没能溜掉，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磕头求饶说：“我的罪恶，我的罪恶！请你们宽大我，宽大我吧！”杨参谋说：“我奉上级命令，来处决你！”说时，他脚一抬，将拐子踢翻在地，手枪一举，连发三枪，这个出卖我们的叛徒，立刻丧了命。

他们三个顺小路绕到市外的小市场，在人多处躲了一阵，不见有敌人的搜捕士兵，就准备回队。这时，见路口上，有两个骑自行车的敌军官，对面相驰；这两个家伙遇到一起，下车攀

谈起来。杨参谋问陈启云：“会骑车不？”“不会。”“我会！”刘长青说。“那好，捎走这两个家伙！”杨参谋悄声说。他们三个就穿过市面上的人群，向路口走去。杨参谋与刘长青接近了两个敌军官，从背后用枪口一顶，说：“跟我们走！”两个敌军官正谈着“夜间有解放军进长春，清早突然全不见了”的奇闻，不意被枪口顶住了后心，手枪被掏出去。他们的手还推着自行车，浑身发起抖来。陈启云走过来向杨参谋说：“人交给我，你们上车吧！”陈启云提着枪，押着俘虏朝前走；杨参谋与刘长青带着四支手枪，骑上两辆自行车，在路旁跟着。他们迅速绕进人少的街道，向市外走。沿途遇上些行人，见是三个便衣捉了两个军官，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当个热闹瞧瞧。杨参谋等人一路上，紧紧盯着俘虏，告诉他们：“要敢出一点声，马上枪毙你们！”两个军官老老实实地跟他们走。快中午时，杨参谋回到部队，向上级汇报了夜间的行动，交了俘虏，就跟大伙畅谈起枪毙叛徒拐子、劫车活捉俘虏的故事。

在新七军特务营营部

我们经过一个时期侦察，对正面的守敌——新七军的防御情况，虽然有些了解，但对敌人的一些内部机密，还了解不足。因而，急需要抓敌人一个校级军官，最好是敌人首脑机关或警戒部队的。这天傍晚，连长接到师里电话后，派我和陈启云、刘长青，跟杨参谋到师侦察科去接受任务。我们三个侦察员跟杨参谋到师司令部见到了侦察科长。科长向杨参谋说：“昨天，有敌人新七军一个连长来投诚，据我观察，这个人倒是真心诚意，你看能发挥作用不？”“见见面吧。”杨参谋说。科长让通信员领来一个人。这人中等个，紫面膛，方脸，大眼，身子粗胖而结实。他穿着国民党军的军官服，佩着上尉军衔。他同屋里的人

们一一握手，自我介绍说：“兄弟叫宋西雄，哈尔滨人，在新七军工兵营二连当连长。兄弟常接到家信，深知贵军是为人民服务，纪律严明，内部廉洁，受人民的爱戴。兄弟在新七军，深感国民党军队纪律废弛，内部腐败，长春被困，面临灭亡，因而特来投诚，献上新七军防御工程图一纸，以表忠诚；如蒙贵军收留，鄙人愿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杨参谋说：“你能及早觉醒，投到人民方面来，我们非常欢迎！”侦察科长说：“新七军的防御工程图，我们研究过了，跟我们了解的差不多，有些更精确的数字补充。我们相信你过来的诚意，所以有个任务，想问你一声。”宋西雄问：“请科长吩咐吧，能使用我吗？”科长说：“我们需要新七军一个校级军官，和一些内部文件，希望你协助我们一下！”“兄弟照办，但不知需要什么人，哪个人？”宋西雄答应的挺干脆，看来是个性情爽快而健谈的人。科长说：“这要看你熟悉什么人；我们准备派你去，并由杨参谋率领三名侦察员同行，如何？”“好好！这人嘛……新七军特务营营长，是个少校，他在军部走动的多，大小事全知道。就是……有个难处，我们是把兄弟，他老大、我老三。”宋西雄说。“难处？这是个方便条件嘛。”杨参谋插言说。科长说：“杨参谋说得对！应该看成是有利的条件，熟人比不熟的更便于接近。你现在投诚到人民方面来，就是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来了；难道你不愿把他也拉出反革命反人民的火坑吗？”

宋西雄点说：“科长指导极是！我去，准把他拉出来。”

在夜黑的时分，我们五个人出发了。临行时，科长为防止万一，特别给我个专门任务：监视宋西雄。宋西雄仍旧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肩扛着三条银棒子上尉军衔。杨参谋和三个侦察员装成有钱的商人和逃亡地主的子弟。陈启云本来有金牙，又架上一副银丝眼镜，就更像个阔商人了。大伙腰里暗插着手枪，

大摇大摆地向长春市区走去。

一路上，宋西雄跟杨参谋絮絮叨叨地说：“杨参谋，这回进去，科长给我的任务我知道，是试探试探我的诚意。你们放心，我说一不二，投了共产党，就不会三心二意。我这不是考虑一天半天的事了，我从小就是个走江湖卖苦力的……”他谈起了他的身世，也是个贫苦人出身。他又说：“这回进去，保险出不了问题，我昨天离开连里，说是请假瞧亲戚，要走一两天，他们不会怀疑到我投解放军。这特务营营长跟我是老交情。今天咱们到营部，我先进去通禀一声，终会让他出来接你们。什么时候下手，杨参谋看情况决定吧。”杨参谋说：“上级分派你任务，正是对你的莫大信任。今天你可要多用脑子，别因小不慎而酿大错哟。”谈着谈着，我们绕过了曾受袭击的地方梁家楼，就进了市区。市内街道宽阔，路灯明亮。我们直奔敌新七军特务营营部。前几天曾来过这一带，路非常熟悉。到了特务营营部门口，哨兵给宋西雄敬了个礼。宋西雄回头说：“四位先留步，待兄弟先禀报一声！”说着，他扭头进了营门。

街面上行人稀少，经常有一队队敌军士兵走来走去。突然营门里响起一阵哨音，不少士兵都跑了出来，枪还上着刺刀。杨参谋一看：糟啦！是不是要包围我们？那也不怕，准能拼它个热闹的瞧瞧。我们都暗有准备，观察着附近地形，选好了隐蔽地点，准备应付变化。敌兵集合成队，慢腾腾地在我们面前走过去，消失在暗淡的街灯远处。原来是去换哨的，我们四个人才松了口气。不久宋西雄和一个矮个子少校走出营门，那家伙肯定是特务营营长了。他转动着狡黠的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伸过手来跟大伙握手，说：“看看！看看！老朋友到了，三弟怎么不直接领进去？还让在外面冻着。快请！快请！”宋西雄说：“怕大哥不在家，扑个空也不好！”敌营长把我们让进去。看他

那带有几分虚伪的样儿，我也暗里提防；表面故做亲热地跟他寒暄。营长领着众人一直上了一座二层小楼，进到一间宽敞的客厅里。敌营长，是满口湖南口音。陪同他的中尉副官，长得又细又高，脸色蜡黄，说一口沈阳话。他让客人坐在沙发上。敌营长从侧屋内室，引出太太来。她穿着高跟皮鞋，烫着头发，涂着红嘴唇，走到客人们面前。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宋西雄给一一介绍，说：“这都是我多年没见过的家乡朋友，在哈尔滨都是有钱的大财主家。后来跑在外面做生意，今天被我碰上了，邀他们来见见大哥大嫂。”说着，专门指了指我说：“这位老弟，我出来时节，还没有桌子高呢；看如今，长成十八、九的大后生了，也胖了。”营长太太瞅着我说：“瞧那老实样儿，真像个没出门子的大闺女！”敌营长吩咐副官在客厅摆下酒席。在一张八仙桌周围，人们按杨参谋和宋西雄推让，插开坐下。就说这个座位吧，也是带“战略”性的，表面符合宾主的次序，暗里却有“战术手段”。靠敌营长卧室的桌正面，是营长夫妇，营长夫人下首是宋西雄，再下是我；营长下首是陈启云，再下面是副官；副官和我之间，是刘长青和杨参谋。八个人团团围住了八仙桌，每人有每人的打算，真要“八仙斗法”了。

酒菜摆上来，我一看：嗬！山珍海味，无奇不有；鸡鸭鱼兔，一应俱全；酒瓶罐头，挤满桌面。我脸上不显，心都要气炸了：如今，长春市民连树皮都吃光了，这些家伙们还这么享受呢，真比吃人肉、喝人血还凶！敌营长给我们倒酒。陈启云是个有社会经验的侦察员，他举杯说：“见到营长和夫人，很高兴，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干杯！”人们都举起杯来，敌营长见我没动酒杯，就让我喝。杨参谋忙说：“他年纪轻轻的，不会喝酒，让他吃饭吧！”杨参谋和陈启云连连向敌营长劝酒。他俩又瞎吹瞎擂了一气，闹得敌营长毫无顾忌地痛饮起来。闻着酒香，我

也真想喝，只是我有我的身份和重要任务，不能因酒失事，就下决心，连酒杯看也不看，尽快地吃饭。敌营长和副官，架不住杨参谋、陈启云和宋西雄的轮流敬酒，不一会儿，副官脸如白纸地发晕了，营长面红耳赤，说话“喔噜喔噜”地含糊不清了。室内是行拳猜令。盘碗叮当乱响；室外是一片寂静，夜半更深。我早已吃完了饭，手在腰里摸着枪柄，心急地想：“怎么还不动手啊？”

杨参谋看时机已到，用脚连踩我的右脚三下；我又踩宋西雄的脚。杨参谋也通知了他下首的刘长青；但刘长青与陈启云之间隔着副官，就见刘长青举杯与陈启云一碰，眼光接触，发出了暗示。说时迟，那时快，杨参谋手拿酒杯“拍”一掷；陈启云“嗖”一声拔出手枪对准了敌营长；我的枪也同时拔出来，明着对准营长夫人，暗里监视宋西雄；敌副官被刘长青的枪口逼住了；宋西雄也掏枪逼住敌营长。

杨参谋跳出座位，下掉了副官的枪，一步跨到门口。

敌营长酒醉猛醒，既慌又怒，立起身来说：“怎么着，弟兄们？老三，胡闹什么？”“缴枪吧！”陈启云一把从敌营长身上摸走了手枪，说：“我们是解放军！”敌营长“咕咚”一声，瘫痪在椅子上了，双手被陈启云反背过去绑上。营长夫人眼瞪着我这个“大闺女”的枪口，蜷缩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宋西雄微笑着说：“大哥！我已经投奔共产党解放军了，再也不跟国民党这些败类瞎混了。今日奉上级命令，特来请你，望大哥弃暗投明，随我们走吧！”杨参谋在门口说：“走吧！否则我们不客气了！把你的文件，全部带上。宋西雄说：“我去找。”他进了卧室，一会儿，就提出一个大皮包。刘长青已经把敌副官绑好。敌营长一看，非走不行，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向宋西雄说：“老三，既然这样，请把你嫂子也带去吧？”“当然了。”宋

西雄说，转向营长夫人说：“嫂子，你放心。解放军不会错待你们。暂时委屈一下，绑好了走吧！”我上去用绳子把营长夫人绑住。由宋西雄领头一行人就向外走。宋西雄把哨兵叫进屋，把嘴堵严，绑在了桌子腿上。我们顺利地走出营门。

街心静的像死城一般。我们通过敌军岗哨，一有问口令声，就由宋西雄回答。天不亮，我们就赶回了部队。将营长夫妇连同一皮包文件，交给上级。宋西雄自愿到侦察连当侦察员，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不久，长春守敌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我军胜利地解放了长春市。

我参加长春围困战的回忆

刘汉勤

当时，我是围城部队某团一名普普通通的宣传干部，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攻心战和解救难民工作，往夕的经历至今还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回忆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参加围困

1948年6月16日，我六纵第十八师、十二纵的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团共计10万余大军，奉东总的命令，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向长春进逼。我独八师，在太阳冒出地平线时，进到净月潭大顶山，我们举目向西北面眺望，就看我大军，像影院散场的群众一样密密麻麻地向长春涌，到下午5时左右，围城部队接近了城边，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师，在东面八里堡、逯家沟子、南面肖家铺子、杨家屯。我六纵十八师、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和独立第十一师及一个炮兵团在西南孟家屯、大房身、纪家窝棚、北面杨家崴子、郭家店执行围城任务。

我军兵临城下，布下了天罗地网，前沿阵地的卡哨密密麻麻，十几步远就有一名战士在战壕里监视守军动态，敌军插翅难飞，已成瓮中之鳖。

6月21日，六十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趁天未亮之时，向我独八师一团前沿阵地发出又一次扰乱我军视线声东击西性的突围，先是用各种炮开道，然后用轻型武器连续射击。侧重方

向是向我苇子沟南山高地轰击，当时我7名战士被炮火击中壮烈牺牲。可是，我一团还不还击，还让我团大踏步向卡伦西北三家子转移，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到了三家子后团长给我们开会，讲了我们不还击是战略撤退，让敌人出来，扎上口袋咀然后再消灭。我们这才理解，高兴不止。守军蠢动一看不妙缩了回去。

第二天凌晨，我团一侦察班10名侦察员在班长朱玉春带领下，深入六十军某团地堡群附近侦察守军动向。完成任务后，陆续回到一个红砖房休息，正当大家半睡不睡时，守军两三个连摸上来了，班长指挥，沉着应战，让大家迅速撤退，他一人掩护。这时一名党员争作掩护，班长说来不及争了，命令你们全撤我掩护，9名战士一一撤回团里。班长一人在砖房里抗击敌人。小房前后死伤许多敌人，敌人不知小房里有多少解放军，一看对付不了，找来大量柴禾，把小砖房点着了，房盖烧塌了，班长牺牲了。加上高地牺牲的7名同志一起装上8口大棺材。给他们洗脸时，我的泪水掉了不知多少。朱班长脸被烧焦了，看不清脸型，我含泪说：“班长，安息吧，我们一定为您报仇，不解放长春决不罢休。”上百名战士抬着他们葬在长郊兴隆山乡分水二队小杨林里。

攻心为上

国民党长春守军10多万人被我围城部队撒下了天罗地网严密围困在城里，就像笼中之鸟展翅难飞。

这时，我军主要任务是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攻心战，全面瓦解守军。围城指挥所根据当时形势，下达了明确指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围城部队遵照这一指示，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向守敌开展了

攻心战。

大唱革命歌曲，震惊守敌触动心弦。各连队文化教员，给连队战士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攻反攻全国大反攻》、《八路军军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游击队之歌》、《咱们是穷人的队伍咱们都受过苦》等革命歌曲，文化教员带领连队战士每天早晚各教唱一次，司号员用号吹奏一些曲子，其中就有冲锋曲。歌声号声特别嘹亮，响成一片，天天都能传到敌军士兵耳朵里。真是守军四面面临楚歌。爬过来的官兵说：“我们每天都听到了歌声号声，知道了城外大军老鼻子了，我们是没法逃出去的，不投降是没活路，突围也是死路一条。”

在墙壁上刷标语。许多连队文化教员、宣传员，钻到守军眼皮底下，能看得着的地方，刷上示语，语词有：“东北我军全面开始反攻”、“锦州被我军拿下”、“蒋总裁叫喊的固守待援是一点希望不存在了”、“蒋军弟兄们你们快过来吧”、“只有投降起义才有路可走”。

许多宣传员，在战友们的掩护下，早晚钻到守军能看见的地方刷标语。独八师一团派我和宋汉学，手提白灰桶在侦察排王排长和五六名侦察员的掩护下去八里堡里边刷标语。有一次我们去东边刷标语，守敌追上来，侦察员跟追上来的敌兵展开了激战，侦察员各个枪法打得都很准，几分钟工夫敌兵倒下好几个，敌人一看对付不了，便逃了回去。有些地方守军将标语涂了，我们又去刷上，这样对瓦解守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降过来的小兵说：“我们站在高处看见了明晃晃的标语，各个心中都有数，到时候非投降不可。”

利用话筒喊话。我军在阵地上，白天寻找好地形地物，利用早上晚上对守军进行喊话。喊话跟战斗一样，开头有一段时间，守军怕瓦解军心，我们一喊话，他们就打枪开炮，子弹像

下雨似的响个没完，有些宣传员被他们打中受了伤。我独八师一团侦察排王排长老练沉着有战斗经验，他很机智，他说：“守军狡猾，咱们喊话他们用武器干扰，他们采取什么方法干扰，咱们就采取什么方法对付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敌人就摸不着我们喊话方向。”后来我就照王排长说的去做，在这个地方喊一段话，又换一个地方再喊话一段，这样守军就摸不清我们到底在哪个角落里喊话。打枪也是瞎打一顿就休了。有一天夜里，天黑洞洞的，看不清路，我们走一段路摔了几个跟头，手脚都摔破了，到了地方开始喊话，喊着喊着一颗子弹冲我头上掠过，差一点中在脑门上，当时也没在乎，接着还喊。我记得那是8月12日，王排长领着我趁月光，登上金钱堡窑盖顶上喊话，王排长说：“这大月亮天多美呀，站得高听得远，喊吧！”我操起话筒就喊起来，“蒋军弟兄，现在东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就剩长春孤城啦，你们快投降过来吧，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跟亲人团聚……”喊着喊着，又来一颗子弹冲我右耳根穿过，把耳朵荡出鲜血我还不知道，用手一摸是血，立刻蹲下，王排长也蹲下，我接着蹲下喊，趴着喊，喊了好一阵子才回军营。

我们喊话不是总用同样的方式，经大家研究把喊话词编成歌。于是，我们把话词用四季小调编成歌，配上乐器在工事里唱给蒋军弟兄听：“八月十五月儿圆，月光照在地堡间，你家亲人想念你，快快回家好团圆。”唱着唱着，听着从蒋军那边传来声音，“好听，再来一个。”这时也不打枪了，我们听了这个话好高兴，分析了他们是爱听不反对，又接着唱，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深夜，方回阵地。

用喊话瓦解守敌在整个周边我军全部动起来，西部西北部我军有一些连营团领导也出头喊话，说的实在又恳切：“蒋介石是个大独裁者，你们为他们卖命不值得，当了炮灰，功劳蒋总

裁一人要，一天不是打就是骂，开小差就杀掉。我们解放军官兵平等，当领导的把战士看成亲兄弟，有错误批评教育改了还是好同志，你们找机会过来吧！只有起义投降方有出路。”蒋军听得很入耳，过来的排连长说：“听了领导喊话，大家议论说共军当官的不厉害，不打骂当兵的，这就是好官，我将来要是……”

喊话不光是我们自己做，还利用投降过来的蒋军官兵对自己人喊话。有一天傍晚过来的一名四川班长，他叫刘德生。我们动员他喊话，他没推迟拿起话筒就喊：“我是某连班长，我叫刘德生，是昨天过来的，解放军待我像亲兄弟，每天吃的可饱啦，不光吃大米，还有包果（包米）、辣子（辣椒）”。他这么一喊不起眼，他那个班的不少士兵带枪爬过来。两天后，一名少校带着家小，向我们八里堡方向奔来。

散发各种传单，让蒋军弟兄拣看。围城我军，利用六〇炮往城里蒋军驻地打宣传弹。哪一天都有打的，打出后在高空爆炸，像天女散花似的，散落在各个角落，蒋军官兵偷着拣传单，每人偷着看，看完揣兜里，找无人地方再看，盘算自己将来怎么不再当炮灰了。

8月15中秋节快到了，我军各处都研究好办法，送传单。我独八师，在八里堡一带，为了给对面蒋军过好中秋节，做了大量的月饼，馅里用蜡纸做成的宣传品，雇了不少农夫，用挑子给各处送月饼。事先我们喊话，告诉蒋军兄弟在什么时我们派农夫给你们送月饼，请你们接纳，过个中秋节吧！农夫各个挑着担子，把大量的月饼送过去，蒋军每人暗自高兴，交头接耳说月饼真香，看完一遍揣兜里，事后，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可是，我们等农夫返回，干等没信。后来，我们又喊话，“蒋军弟兄们，我们是为了让你们过个月饼节，可你们把人给扣下了，

有点不讲道德啦，世上没这个道理。他们还讲点情面，将人放回来了。

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震慑下，六十军于1948年10月18日首先举行起义，19日上午10时新七军宣布投降，按着我军指定地点两个军先后开出城外接受改编。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市区。

解救难民

为了保军，国民党守军实行了“刮民养军”的政策，出动几万士兵，到市郊农村搜刮粮食，逐屯挨户的搜夺，然后抓马车往城里运，把百姓刮得叫苦连天，骂声不绝。有的百姓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在郊区搜刮净了之后，又出兵去周围几个县派抢谷物，每天都抢夺几十马车粮食屯入军需处。许多农户被抢占不多日子就无粮吃，没办法只好采野菜度日。我们团部几个单位驻军对面屋就是用野菜糊口，一锅野菜就放几颗黄豆，我们看了觉得非常可怜，心里不得劲，每天开饭时都盛些给孩子吃，大人孩子高兴得了不得。国民党守军把粮食用完之后，又对城内居民下手，规定每户只留五六十天吃的，其余全部上缴。抢完粮食又开始拆房子，房木房草大部分拿走，许多市民只是住着没窗没门露天屋子，下雨干挨着。蒋军一看市民无油水可炸了，实行“逐民出城”，成千上万的市民无处呆，无粮吃，在城边内来回游动，采野菜、撷草粮（草籽）度饿日。后来什么都采不到了，百姓饿得瘦成皮包骨，铁青色脸，眼珠子在深深眼眶里，走路东倒西歪的。出现了不少“饿殍横陈”，草莽里白骨稀稀拉拉。这时，垃圾成山，房屋破烂不堪，臭气熏天。我和侦察排的王排长去八里堡搞宣传，走到八里堡东段亲眼看见一老奶奶和一小姑娘（大约三四岁）盖被子趟在无门窗露天的

土炕上，嘴不动眼不睁，往嘴喂点水都顺嘴角流出来，我们俩心里好难受，眼泪流出来不少。当我们走到十字路口一侧，又看见一老妇身上盖着棉被躺在大街上，脸上一堆一堆的大蛆蠕动着，我们又是一阵心酸。进入市场中心，看见叫卖米糠，买一斤粮得付好几叠国民党钞票，一斤糠皮付上千元。

在百姓饥寒交迫的时候，我围城部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纷纷向首长汇报，要快采取措施抢救老百姓。第一前指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根据围城部队军师领导的迫切要求，下达两条命令，一是动员我军干部战士节省些粮食救济难民，二是建立难民接待站放难民出城，安排生活出路。

围城大军各处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迅速行动起来。

首先抓第一件大事，规定每个战士干部，一天节约二两粮食送团部后勤处，统一安排转送百姓手里。上级指示传达后，得到广泛响应，战士们一致提出我们要和百姓同甘共苦。

为了解决部队粮食的不足，我们也得吃野菜。从这开始各部队每天都派成班成排的战士去大地草甸子采野菜，城北部队得跑出几十里才找到草甸子，采集野菜。我们城东独八师的部队每天都派出部分战士去东郊稗子沟大草甸子采集各种菜。那里的野菜品种多样，有苦麻菜、车轱辘菜、水芹菜、猫瓜菜、藤蒿、茴香、挫菜、刺菜等。每次都采几麻袋，背回送到各驻地炊事班，炊事员给大家做熟吃，有的生的蘸酱吃。有的野菜苦得很，把舌头都吃麻了，大伙没有一个人叫苦的。

围城部队，每天每人节约二两粮食，一天就节约3万来斤，3个多月节约300多万斤和6.7亿元现金，部队有组织的把粮食和现金送到指定地方，一部分救济外边缺粮户，一部分救济里边的难民，老百姓拿到粮食被感动得直流泪，连声说：“解放

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其次抓第二件大事，各处主要路口设立难民接待站，放难民出城，到解放区协助安排生活出路。

围城部队为难民出来方便，便于迅速救人，北面在宋家洼子，南面在红旗街，西在西安大路，东面在八里堡、东盛路设立了难民接待站，挂上牌子，每个站都安排五、六名干部战士主持工作，有的还多些。和出口相对接的各个区、村政府都做了充分准备，备足了粮食，难民一到就有饭吃。我独八师在八里堡东段设立了难民接待站，挂上“八里堡难民接待站”大牌子，很醒目。安排了八、九名干部、战士做接待工作，派一名女干部，我们称她为宋大姐来站里当站长，主持工作。团领导把我派到这个站工作。

各处接待站设妥后，迅速接待难民出城，每隔四五天放一次，每次每个站口都放难民几百名，多达千名。从7月中旬开始放，一直放没为止。八里堡放的难民较多，对口接待的是十里堡村政府。秋粮成熟时，在一天半阴半晴的天气八里堡站又一次放难民，难民越聚越多，长长一队等待出口。我们检查完后陆续往出放，大部分都是一家一户出走，单行人很少，多数都是步行，极个别的有推车推着老人行。难民由于长时间在城无粮吃，用野菜草籽充饥，到后来草籽也采不着了，一些人身上出现浮肿，脸铁青色，瘦成皮包骨，走路很困难，一歪一斜的。

其中有个姐俩往出走，弟弟十一二岁，姐姐十五六岁，弟弟全身浮肿很厉害，脑袋浮肿得有两个人脑袋大，大腿肿得有两个腿粗。两面脸、两条腿肚子均裂开口子，从里往外淌黄水。姐姐背他走，一起身摔倒了，连续起几次都未成，姐姐哭了。这时，我看怪可怜的，把小家伙背起来，随着人群走，姐姐跟在后面行，高兴的连声说“谢谢！”，我说“不用谢，这是我们应

该做的。”边走小家伙脸上的毒水边流进我的身子里，渗到脚底下。就这样我也没说一声，还是往前行。大约走了二里路，小家伙头歪在我脖子上不动了，我觉得不好，放下来和他姐姐抢救，弄了一会儿，往嘴里喂水，半天才醒过来。于是我背着小家伙又继续往前走，又行有四里多地，才到了十里堡村政府。汗水、毒水浸透了我的衣服，累得头都觉得不得劲，气喘吁吁，急忙找到村长，找到医生先救小家伙，嘱咐村长一定把姐俩生活安排好。村长说：“你放心，到我们这里都得救了。你看这四五口大锅，好几套空房都是给难民用的。”我一看真是不假。空房里坐满了难民，端着碗喝高粱米、包米糗子粥，心里有说不出高兴，暗想政府配合工作做得很出色，凡到这里的难民都得救了。我刚走出不远，那个小家伙的姐姐追上来，到我跟前就跪下了，双手拜起：“一门说谢谢解放军，谢谢解放军救了我弟弟，我们永远忘不了您！”我迅速把姑娘扶起说“不用谢了，这是共产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要谢你就谢共产党毛主席。”告别小姑娘，我就往回赶，到接待站快晚间 11 点了。

长春刚解放，杀人不眨眼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丧心病疯的派轰炸机连夜轰炸长春市中心，一些工厂、学校、民房被炸得破烂不堪，炸伤的百姓哭叫难平。

进城部队配合市政府，整顿城市秩序，再现城市生机。发动广大群众，实施“以工代赈”，清理脏烂臭的垃圾堆和“饿殍横陈”的尸骨，通知家人收葬。无人认领的由民政部门妥善安葬。由于城南工作团和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工厂迅速恢复生产，商店很快开业，学校很快开学，市民随时都能买到口粮，安居乐业，高兴不已。

我接管国民党长春市 警察局第四分局（朝阳）前后的回忆

万世轩

1946年10月初我带着满腔热情和一个盲目的正统观念，考入“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警官班”，学习些警察通论、交通法、法医、刑事诉讼法和俄语等知识。

1947年10月学习期满后毕业后，我被分到七分局。头二个月还给二三十斤高粱米，从1948年起啥也没有了，这些人多数不上班，我也同样每天想着吃饭的事。常到同学和同事陈经田家去喝高粱米粥略以充饥。后来遇到一个亲属到他家解决了食宿问题。到五、六月份，解放军围困长春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城郊的六、七、八分局所管地区已大部解放，多数伪警人员已不上班，市内居民为求生存纷纷出卡哨逃往解放区，伪市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因饥饿所迫各想出路，上班人员逐渐减少。此时长春伪政权已处于苟延残喘，分崩离析状态。

到7月份伪警局把这三个分局警士集中起来编为保安警察第二大队（车巡队和骑巡队为第一大队），到伪皇宫附近的警察训练所轮流受训出操，练习些班、排队形走路、跑步等动作，几个小时后，再放回家吃饭。七分局为第二中队，我为第五区队长，带原分局的20来个人出操训练，约半个月后又把这些人分别派到城边的卡哨附近驻在。二中队分到二道河子八道街附近，五区队住在一个照像馆里。此时警士们除了值班站岗而外别无他事，就各自回家吃饭后再回来，有事请假就走。基本处于土

崩瓦解状态。

恰在此时出现一件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在警校时同一个中队毕业后又都分到七分队的同学金朝柱（哈尔滨人，我地工人员，上班几天后就不来了）来找我，让我帮他出卡，我出于以后的生路答应了。于是，来回二三次到解放区出入南关卡哨都找我来护送他，及至把和我要好的朋友陈经田的警服借给他出卡哨。过了好多天后，他又回来找到我。他给我讲解放区的情况：人民热火朝天的搞生产，解放军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下地（农田）干活，不欺压百姓很受欢迎等，使我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和启发，也是我走向光明的领路人。在8月中旬，一次他回来时我对他说：原七分局长调到四分局当局长，行政股长缺人，要调我去当股长去好不好？他回答我说：你去，正好借此机会给人民办好事，保护好分局，八路军的政策是“首恶者必罚，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这些话给我在思想上又打上了一个深刻的烙印。

在1948年的8月25日，我去四分局报到开始当行政股长，主管户籍、交通、卫生，股内还有二人具体分担此事。这时市内的粮食极缺，高粱米达伪币千元、几千元一斤。上百元的“流通券”买不到几两重的一个苞米面大饼子。到9月份由于我们解放军已把伪新一军和六十军都压缩到城区以内。伪政权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我也和其他人员一样上班时看看没事就走，思想处于苦闷状态。分局内惟独保护分局的直辖队警士们按时值班站岗。

这时伪政府机关曾做过一次调查：即一旦军队撤离长春，是随军南下进关？还是回家当百姓？我在调查簿上毫不犹豫的填上“不走、回家”字样。这是因为二年多来看到了国民党的腐化坠落情况，对他们既失去信心又产生了反感。因为他们既不

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而依靠美帝，反俄反共压迫工农，枪口对内打起内战来了。而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初步认识，所以决定不走。加上在警校时常和长春大学的同学接触，那里我党的地工人员很活跃，反对国民党的气氛很炽烈。从那里学得的歌曲，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学到的歌词如：“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我们天天被人剥削，这是最大的耻辱”。还有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还有思乡曲：“月儿挂在天上……”等等，都使我坚定信心，再不跟他们走了。

正在这苦闷无着落的时候，于9月中旬，就有我在军校和警校时的同学，当时是四分局富锦派出所所长王治栋（解放后改名叫王栋）找我说：“你不想跟撤退的军队走，想不想做点好事，为人民立功？长春快解放了，应当为解放长春立功。解放军是欢迎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既感欣慰又很激动。因为有了前进的方向和领路人了。并和他说此前我护送出入卡哨的金朝柱也向我说过解放区的情况和这样的话。并也看到分局附近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的：“首恶者必罚、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标语。当他看到我的表情后说：等明天我给你拿来两本书好好看一看。这是我在此生前进过程中思想转变上的一个升华，也是一个飞跃和跨越。

果然第二天他给我拿来两本书：一本是白皮带黄色小花中间写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本是白皮中间红字写的是《论联合政府》。在我拿到这两本书后惊喜交加的同时，他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否则会出事的。”这句话我当然心领神会了。我知道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统治下的长春，如果

发现谁有这样的书，定免不了要以“共产分子”为名来“兴师问罪”而不会饶恕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拿回亲属家偷偷地看着。

从书中体会到并联想起：中国人民多少年来受尽了奴役和压迫，鸦片战争；割地赔款；日俄战争的中东铁路；旅顺、营口的租界等等。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解除了套在人民头上的枷锁，他要实行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但不久他却与世长辞，在遗嘱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是蒋家王朝却背道而驰，倒行逆施，独裁统治，新三民主义遭到残酷的蹂躏和践踏。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从思想深处认识了共产党，决心跟着共产党为国为民干革命了。

约隔三四天后，他又来找我，我向他讲了读这两本书的体会和决心。他说：“很好。”他看我已经成熟，就对我说组织上决定给你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你负责保护好分局的枪支、弹药、文书、档案和服装等一切物品不受损失，待解放军进城后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并说当解放军进城问你时，你就说你是“中长部”的。还告诉我找几个可靠的人，准备最近几天开个会。我接受任务后心里出现二怕：一是觉得责任重大怕完不成任务，二是怕暴露身份，除个人受难外，没完成任务还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希望。

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应当搬到分局里去住宿，这样做会取得局长的信任，还不会产生对我的怀疑，同时也防备夜间出现失误导致要保护的物品被盗丢失。再者可接触直属队警士时间多，通过观察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以便物色我心中的人选。思想意识决定后，第二天和伪局长说：我想搬到分局里来住，藉

以保护分局防止物品被盗丢失，还可以稳定直辖区警士们的思想。局长听后很高兴地说：很好，你就在我这屋住吧，还有现成的铁床。这时心想目的达到了，果然取得了他的信任，也不致于对我怀疑了。于是第二天就搬到二楼的局长室来住了。恰好分局最重要的东西——枪库正在局长室的对门，内心也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可以较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了。从此我暗暗地开始接管了这个分局。并从接受任务后白天除了吃饭而外则不多离开分局了。

又隔几天后的9月下旬王治栋来找我问，找到可靠的人没有？我说找到了几个警士，还有康平派出所所长高照元（警校同学），于是决定召开会议。这样第二天就在西安大路和重庆路交叉路处南侧的室外木制楼梯的二楼王占春家开了会议。由王治栋主持，有我、高照元和王占春、岳清泉，还有二个人记不住姓名了，第一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说：长春快要解放了，不要害怕，要他们协助我保护好分局的一切物品，为人民立功。约在一个星期后的10月上旬，又在康平派出所（现在的建设街煤气用品商店）二楼召开了由上述人员参加的第二次会议，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并嘱咐这些人当解放军进城时一定别害怕，坚持守卫保护分局，听我的领导，这些人确实做到了，直至10月19日解放军进城，20日解放军进驻分局，他们六七个人完成任务后才离开了分局，以后没有联系，也不知他们的去向。现在想来虽然对他们不能表彰，但也应表示慰劳，想起来却成了一个憾事。

1948年10月17日是我们解放战争东北战场开始走向全面胜利最值得纪念的时日，也是我全面公开正式接管国民党的长春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时日。驻长春的国民党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领导下起义了。当日早晨起来下楼看到大街和往日不

同，非常静寂，路无行人。值班的警士说情况不明。约在9点左右有个警士来分局说六十军起义了，时而听到广场银行方面有枪声。我便告诉我掌握的六七个警士除换班回家吃饭外不准离开分局。必须保护好分局的枪支、弹药、文件、档案、被褥、服装等一切物品，防止外人盗窃、抢劫、破坏。并叫他们摘掉“长春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牌子。从这天起分局的局长、股长和局内的各股人员都不见了，只有我和王占春、岳清泉等六七个人在守护着分局，我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有我在这，出现啥事要马上向我报告。

就在这17、18、19日三天的空档时间里，有过三次附近的居民到分局的后边仓库里偷抢衣服、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都被保护分局的警士发现制止了。在18日早晨8点多钟，有原分局的刑警队长邹某和李某等五个人闯入分局要烧毁档案。护局警士马上向我报告后我下楼制止时，他们却严声厉色的指向我说：你为什么不叫烧？我说：六十军已经起义，解放军就要进城了，你们烧毁档案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能烧。语言中是警告他们，烧了对他们是不利的。就这样他们几个人气喘嘘嘘无可奈何的离开了分局，他们的破坏行为未得逞。事后我心里想：他们当时都有手枪，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真要“狗急跳墙”，对我开枪我就完了，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组织的委托和领导的信任。

在18日上午10时左右我往市局打电话，询问市局情况。当时有人接电话后反问我四分局的情况，我说有六七个警士在保护着分局的一切东西没受损失后，约半小时有田平、韩文增等三人，坐吉普车来到分局视察，我简要的向他们介绍了保护分局的情况。他们要我写了七个警士的名单后，嘱咐我说：现在是“我们”公安的分局了，一定要保护好分局的一切东西。他

们走后，我叫警士找来木刨子，把“长春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蓝地白字牌子拿出来刨光后，找来墨笔，我亲手写上了“长春市公安局第四分局”的字样，又重新挂出去，表明这是人民政府的公安局了。

当10月19日由红旗街进城的解放军，汽车上架着机枪前进到分局门前时，恰好我站在门前，他们看到分局的牌子后，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下车问我是干啥的？我回答说：“我是‘中长部’的在看守着分局”。他说：“那好是自家人了请上车引路。”我说：有任务在身不能陪行。他问前边几个大楼的情况，我逐个告诉他并指出其中一个国民党的师管区司令部。他上车向我摆摆手，汽车继续前进了。

10月20日解放军进驻分局，我首先把枪库交给他们，并由一名战士在枪库门口站岗。分局门口已由解放军负责站岗守卫了，我告诉帮我保护分局的警士回家不用再来了，我也搬回亲属家。在21日上午接收朝阳区的区长尉肖天和分局长张博文带领刘银、王志刚、韩刚强等同志到分局接收。首先叫我找交通警察上岗执勤，恢复交通秩序，并找保、甲长开会发放救济粮（小米）等工作。接着清点分局的所有物品，我用美浓纸复写一式三份，交代人是我，接收人张博文，各自签名后，我俩各执一份，另一份归档保存。（在三、五反运动时张博文同志单位曾有人找我，了解情况时，我向他说明了当时清点物品，有交接清单的情况。）

在10月23日当时的《长春新报》记者到分局采访接收情况时，由张博文和我共同汇报了保护接管和交接情况。约在10月25日前后的《长春新报》在报道接收长春情况栏内，其中有一段特别提出“原警察第四分局行政股长万世轩保护分局的枪支、弹药、文书、档案、服装等所有物品，完整的交给我政

府”的报道。这是原和我保护分局的一个警士看到报纸上刊登我的名字，报道保护分局交接情况后，乐哈哈的拿着报纸给我看。当我看完报纸后，觉得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完成了，而且得到了政府报纸的表彰，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喜悦。

在10月30日左右，因解放军驻在分局、办公接待群众不便，分局就由现在的解放大路86号楼，搬到西朝阳路的一个小二楼里办公。我接着在分局协同张博文局长和市局派来支援的谭雅峰股长、王志刚等同志写标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伪党、团、警察、特务人员到局登记和办理出卡居民回城、户籍整理等事务工作。但在工作的同时，总觉得对革命知识、理论缺乏，懂得太少，总想找个地方，好好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自己。于是在12月中旬向后来的樊德先局长提出，想找个学习地方去学习。他思考后说：现在只有公安局招待所你能去吗？我说只要能学习就行。于是他给我写了介绍信并说学习完了再回来，有事再找你（学习期间曾找我几次，了解以前的情况，我也曾在节假日休息期间到分局去看他们）。这样我拿着介绍信，并让我带去20来个伪职人员到招待所去，正好看到主任谭雅峰同志。他说：老万来了，欢迎你来学习。然后组织研究决定后叫我当中队长，协同组织带动学员学习，当时年青精力充沛，思想没负担，学得很起劲。

1949年7月起，我走向了教育战线，开始了教书育人工作。

长春围困战大事记

1948年1月1日—1948年10月31日

1月1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总”改称东北军区兼野战军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不变。

1月14日，我军开始发动冬季攻势。截至3月14日解放四平，冬季攻势宣告结束。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占有的地盘，只剩下吉林、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三个孤立地区。

1月22日，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的第三任主帅——卫立煌来东北就任。

本月东北军区政治部任命刘浩为前方办事处处长，杨滨为副处长，下设敌工、宣传、俘管和总务四个科。前方办事处起初在吉林市南的口前一带开展工作，六十军龟缩长春市后转到九台、卡伦一带继续活动。

2月，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你们应准备好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3—4月间，东北局、东北军区利用冬季攻势结束休整的间隙，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中心课题是，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及强攻长春问题。并决定成立第一、第二两个前线指挥所。

3月8日，六十军奉命由吉林市向长春市龟缩。我军沿途阻

击，六十军官兵死伤、被俘、失踪达 3000 余人，汽车牵引火炮和辐重行李大部丢失。

3 月 13 日，四平战斗结束，全歼守敌七十一军 1 个师。

3 月 14 日，“东总”下达围困长春各部行动计划。

3 月 15 日，郑洞国抵长。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名义，担任国民党守卫长春的主将。

3 月 18 日，“东总”指令独五师、独十师向长春逼近，执行封锁长春任务。

3 月 25 日，敌大房身机场遭我军炮火袭击，两架运输机被彻底击毁，一架击伤机尾。从此，长春守敌同沈阳惟一空中运输线，趋于断绝。

同日，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开幕。

3 月 26 日，“东总”电令独五师，传令嘉奖击毁敌机有功的炮长及炮手，以鼓励我炮兵部队勇猛作战精神。

3 月 30 日—31 日，独五师与敌暂五十六师交火。

4 月 13 日，辽东军区前方指挥所改称东北解放军第一前方指挥所，负责围长指挥，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解沛然任参谋长，潘朔端任副参谋长。

4 月 18 日，东北军区总部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预计 5 月份集中 8 个纵队的兵力进行攻城和打援。

4 月 19 日，东北野战军军事会议闭幕。我独五师、独六师、独七师、独八师、独九师，独十师皆逼近长春附近。

4 月 22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回电，一方面同意打长春的意见，同时指出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重要意义。

5 月中旬，东北军区政治部将被俘的原六十军团长张秉昌、

副团长李峥先等以放俘形式分批派遣回长春，开展对六十军中上层将领的策反工作。这批军官通过一年的学习，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主动要求回六十军为人民立功。

5月19日，长春守敌以两个半师的兵力（新七军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向长春西北郊进犯，企图保护机场并逐我围城部队于炮火射程之外。

5月20—24日，我围长部队第一纵队、第六纵队、独二师、独五师、独六师、独七师、独八师、独九师、独十师密切配合痛击从长春出犯之敌，共歼敌4个团，形成了对长春四周的包围封锁。

5月26日，肖劲光、陈伯钧等首长到达六纵司令部。同日，东北军区发出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根据长春外围作战与敌接触的实践及对敌侦察情况的了解，冷静估量我军究竟有无一举全歼长春守敌之把握。并将有关部队上报的讨论意见呈报军委。

5月下旬，在我地下党组织长期工作争取的基础上，我地下党员（六十军五四五团副团长）赵国璋做好五四五团团团长朱光云的工作，提出在我军攻打长春时开放该团防地，配合总攻。朱光云积极响应，并参加制定了实施计划，连同城防部署图一起交地下党组织派地下交通员阎启铭同志送出。

5月底，我军将解放吉林市时收容的国民党六十军军官家属小孩30人护送进长春，让他们用亲身经历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和政策。

6月上旬，长春市地下党组织配合我军对长春“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发动市民开展持久的“反饥饿、夺空投”的斗争，从内部打击敌军。

6月5日，东北军区总部对长春作战提出了三个值得商榷

的预案。并倾向于较长期围城打援的第三方案。上报军委。

6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军区，同意对长春作战的第三方案。即用3至4个月围困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6月15—20日

东北军区在吉林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军区政治委员罗荣桓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东北作战的方针。要点是：截断敌人向关内的退路，关起门来打狗；对长春先围而不攻，待锦州解放后再解决，一定要把东北蒋军全部消灭在关外。会议决定，由党政军联合组成围城斗争委员会，贯彻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为便于军事指挥，决定成立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即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任命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陈光、陈伯钧为副司令员，解方（沛然）为司令部参谋长，唐天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领导围困长春斗争。会议还决定对围城部队进行调整：一、六纵队后撤整训，以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及第六、七、八、九、十等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接替。十万大军兵临城下，围城指挥所向各部队印发了长春市守敌分布图、敌工事编成图，组织部队开始进行全面的攻城训练和培训政治攻势骨干。

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及其内部各种矛盾。肖华政委在会议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利用矛盾，瓦解敌军”的方针，部署了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工作。

同日，“围指”发出《交通通讯工作指示》，要求围城部队进一步加修工事，挖交通壕。除环城交通沟要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系外，并要伸向最前沿，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交通网。

6月29日，围城部队各师防区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各师的政治委员担任主要领导。

6月30日，“围指”发出《侦察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首长亲自动手，从部队、群众、俘虏三个方面，对长春守敌兵力的设防、工事构筑以及内部情况，进行全面的侦察。

7月1日，“围指”在李家屯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敌情，研究改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问题，特别强调加强对接合部的封锁。

7月3日，“围指”通报，据捉获之敌特供称：6月21日由长春派出敌特50余名。30名往吉林，其余在卡伦一带。其任务为扰乱社会治安，侦察我兵力部署。该敌等会晤时联络信号，为上单衣脱下夹在左手腕里。

7月初，“围指”唐天际副政委在长春东郊召开了围城部队敌工科长会议，部署政治瓦解长春守敌的工作。

7月3—6日，长春守敌以4个师的大部兵力，从四面向我军防守阵地出击，并以南面为主，企图试探突围方向，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7月20日，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发出对各联络处及围城部队敌工部门的指示信。提出：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是我军对长春守敌斗争的总方针、总任务。要求我军敌工工作要克服因封锁而造成的困难。尽可能地寻找时机，物色线索，建立关系。

7月21日，“围指”发出加强侦察工作的电示。内容为，近日多方迹象表明，长敌似有逃窜准备。要求各围城部队密切注意侦察长敌各方面的动向。

7月24日，“围指”发出准备粉碎长敌和再次出击的作战命令。并对我东、西两地区队，分别作了打击出击之敌的具体部

署指示。

8月10日，“围指”通报，自7月30日至8月2日，长敌地方游杂部队，曾有四起经我独立第八师地区偷越警戒线外窜，均被我消灭。要求各部引起注意。

8月14日，吉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采取分别收容、紧急救济的方法，挽救被长春守敌驱逐出城的难民。并以唐天际、武少文、董昆一、朱明、李庭序、李俊以及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组成处理难民委员会。

国民党军的杀民养军政策，给长市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市场的粮食被抢动一空，即疯狂地组织外犯抢粮。（仅8月5日到30日，敌地方游杂部队，即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地出城抢粮行动。围长期间，反敌出城抢粮战斗多次。）

8月16日，“围指”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东总”指示，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此时，“围指”已改称第一兵团。司令部亦前伸到距长春20里的四家子。

8月17日，“围指”发出围城部队军事教育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我围城部队攻击训练已有初步基础的情况下，为适应将来作战需要，立即转为打预期遭遇性的追击战斗训练。

8月19日，“围指”发出政治攻势突击周的指示。决定从8月26日起，进行一周政治攻势的突击运动。

8月21日，“围指”电示反敌突围的作战部署。指出，长春守敌在我久困长围之下，日趋瓦解、衰败，饥寒交迫，孤立无援。在发现我主力南下，沈敌及北宁线为我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很有可能突围。

8月24日，“围指”通电称：我主力在北宁线上正准备歼灭锦州南北各线分散之敌。预定下一步敌若龟缩于几个强大据点

内坚守不出，则我主力仍有打长春或打援敌之可能。我围城部队对正式攻打长春应仍做准备。

同日，“围指”通报表扬了独立第八师二团一营二连四班长李凤春同志。他不但模范地执行了封锁政策，而且积极宣传瓦解敌人。

9月1日，我第一兵团向各围城部队发出保卫秋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不让一粒粮一根草被敌人抢去！”“不让一粒粮一根草流入长春！”“不让快饿死的敌人复活！”“不让一个抢粮的敌人逃回去！”

9月初，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发动与六十军中上层军官有故交或是同乡的同志开展书信攻势，指明形势，晓以大义，促其抉择。同时，积极为六十军军官在外地的亲属转递书信，瓦解守敌军心。

9月上旬，为保证锦州战役的胜利，围长部队主力六纵、十二纵南调通江口、开原一线集结。围长部队第六、七、八、九、十和十一等6个独立师根据总部指示继续压缩部署，夺取敌外据点，牵制和迷惑敌人，以配合北宁线上的战斗。同时，积极构筑工事，拟制作战计划，为锦州战役结束后主力部队回头打长春作好充分准备。长春守敌数度突围，都遭到惨败。据统计，围城3个月中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毙伤俘敌近3000名。

9月中旬，我军在北宁线上打响了锦州战役，使长春守敌受到极大震动，其内部矛盾加剧，更加促使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师生陇耀等中、高级将领认真考虑我党我军提出的要六十军反蒋起义的忠告。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我军进军号角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敲响了丧钟，长春孤城之敌也濒于绝境。我第一兵团电示第六纵队和第十二纵队调开原、通江口之线待机击敌；各围城部队停止秋收和筑城任务，马上集结，准备与突围

之敌作战。

9月16日，我第一兵团向各围城部队下达了防敌突围的电令。电令中详尽地分析了敌情，并提出了三个打击突围敌人的方案。

9月18日，我《东北日报》发表记者穆青题为《空中投粮杯水车薪，长春蒋军粮荒加深》的报道称：“为美蒋所大肆吹嘘的长春空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趣剧。每日飞临上空的运输机，最多不过四五架而已，有时更少。这些飞机，在我军四面八方的高射炮火射击之下，犹如惊弓之鸟，从来不敢低飞。只好躲在云层之上作漫无目标的高空投掷。因此，白色的降落伞，黑色的麻袋，经常一包包落到我军阵地上来……”

9月22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召见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密议部队出路问题。曾泽生提出率部反蒋起义的动议，陇耀积极拥护起义，白肇学同意反蒋，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因意见不尽统一，当天没有作出决定。

9月23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敌工会议，决定除继续开展对敌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军外，要特别注意做好敌军上层工作，加强同长春市內和敌军中我地下党组织的联系，组织战场起义，里应外合歼灭长春守敌。会议还对我军对长春实行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方针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据统计，3个多月中我向敌军散发各种各类传单，宣传品达100多万份，接收投诚蒋军官兵13500余人，其中新七军3700余人，六十军3200余人，各士杂部队6200人。

白肇学表明听从军长曾泽生抉择，拥护反蒋起义。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统一了认识，着手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曾泽生、陇耀、白肇学先后六次聚会，密议了起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处置措施，并分别征求了团以上军官的意见。

9月底，我第一兵团电令各围城独立师，内容为，在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已调开原、通江口，我军主力正围攻锦州的情况下，围长作战任务，由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等6个独立师完成，为此，围城部队的防区又做了调整。

绝境中的长春守敌，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组织过多次突围试探性的出击。如9月22日，敌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向我周家碗铺阵地发起冲击；10月4至6日，敌新编第七军主力向长春西我绿园一带阵地出击等，均遭碰壁。

10月9日，我一兵团所指挥的准备歼灭突围敌人的各部队，依据当时情况，又做了新的调整。经这次调整后，在吉长以南100至200公里的狭窄地区内，集中了两个纵队，10个独立师，19个独立团的重兵。

10月10日，蒋介石空投手谕，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并分别给曾泽生、李鸿也写了亲笔信。两天后，蒋介石又空投了第二道促令突围的手令。

10月10日—15日，我地下党组织同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团团长朱光云议定组织该团战场起义计划，由地下党员赵国璋整理成报告，派地下党员赵雄出城到卡伦找前方办事处。由于曾泽生等人也派人出城联系反蒋起义，前方办事处处长刘浩代表外线党组织向赵雄说明了情况，欢迎五四五团的义举，但要停止执行单独起义的计划，改为支持全军起义。

10月13日，曾泽生、陇耀、白肇学再次密议后由白肇学执笔写了三人联名信，决定派张秉昌、李峥先持信出城找我军联系起义事宜。

10月14日，我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经3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10万余人。锦州大捷，引起了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

同日，张秉昌、李峥先持曾、陇、白三人联名信来到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接洽六十军反蒋起义事宜，受到热情接待。

10月15日

我党我军决定欢迎六十军反蒋起义，由第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副参谋长潘朔端等接见张秉昌、李峥先。要张、李转告曾泽生将军，另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问题。

同日，蒋介石派飞机空投手令，严命长春守军立即组织突围。

10月16日，中共中央对六十军起义的问题，复电东北局，指示：我们争取六十军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

张秉昌、李峥先从我一兵团部返回长春，六十军派出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的手令和卫立煌的信来到第一兵团政治部，受到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司令部副参谋长潘朔端和联络部长刘浩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当晚，曾泽生到各师驻地对营以上军官进行起义动员，并在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开设军临时指挥所。与此同时，按我军的意见将障碍起义行动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三个团长扣押。

当日，敌机又空投蒋介石的第三道促令突围的手谕和一份“国防部代电”。

10月16日夜，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带着蒋介石的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代表六十军与我军商谈起义事宜。我兵团当即派刘浩同志为代表，与李佐、任孝宗一同进城，同曾泽生协商。

10月17日，我军代表刘浩同志在李、任二位副师长陪同下进入长春市，来到六十军临时指挥所，会见曾泽生军长。当天下午3时，刘浩陪同曾泽生出城，抵达我军第一兵团部。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代表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等领导同志对曾泽生将军率领起义的行动表示欢迎，并具体商谈了交接防事宜和起义部队进行路线、集结地域等问题。当晚刘浩和曾泽生同车返回市区。

10月18日凌晨，六十军将防地交给人民解放军后撤离长春，按指定路线向九台开进，走向光明。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拟致郑洞国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义举，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促其醒悟，投向人民，走向新生。

10月19日上午，国民党新编第七军被迫放下武器，向我军投诚。

10月20日，我以唐天际、朱光、邹大鹏等同志为领导的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已正式展开工作。第一件事，是连夜组织给市民发救济粮，并发布《告长春人民书》。

是日，长春特别市政府宣告成立，与军事管制委员会合署

办公，邹大鹏同志任市长。

10月21日晨，敌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将军率幕僚卫队放下武器。我一兵团肖劲光司令员亲率独立第九师部队在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门前，等待郑洞国。

10月21日夜，陈正人同志受东北局委托来到长春，参加了第二次军管会议，并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

10月22日，长春特别市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由唐天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效明为副司令员，宋景华为副政委。并发布了第1号布告。

10月31日，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结束军管工作的会议。唐天际同志对十天的军管工作做了总结。

后 记

《长春围困战》一书系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资料专集。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辽沈战役纪念馆、中共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档案馆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编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9年6月30日